
武俠世界
第37年
43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的「亂世驚情」巨型小說。浙江吳縣向出讀書人，每年皆有縣試舉人上京赴考，可謂「好事年年有，今年忞特別」。原因是今年多了個武舉人，武舉人姓朗名重義，三文一武舉人在鄉親的送行下拍馬上道……南宮宇先生撰著的故事着重於「亂」「驚」二字，欲知四個舉人上京赴考路途之中碰到甚麼驚人的事情呢？是否高中狀元榮宗耀祖？內容有別於一般的窠臼故事，欲知詳情，答案此中尋。

*　　*　　*

今期選刊石磊先生撰著的短篇「春風化雨」，分上下兩期刊出。「雷音門」有三絕，奇功傳天下，卜算子因「雷音指」狠毒絕倫，決心不傳弟子，坐化前將此事遺書告於三弟子……石磊先生所著的故事峯廻路轉，令人耳目一新，欲知八月中秋舉行「劍會」的因由，請細閱本文，定令讀友拍案叫絕，切莫失諸交臂。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九天飛蟬」，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侠世界

第37年
第43期
（總號190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亂世驚情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上京赴考 遇賊遭劫

浙江吳縣，向來出讀書人，每年都會派幾個縣試舉人上京赴考。

今年似也不例外。

不過，這不例外之中，却有一個例外。

本來，吳縣每年會派三個舉人上京，但今年却派了四個，四個當中，三個是文質彬彬的讀書人，第四個，却是虎背熊腰的朗重義。

朗重義自小跟隨老父讀書，但他好動成性，老父知他不是讀書材料，便請了一個外江師父，教他一些拳脚，目的在於强身健體。

另一個目的，是要他精神有所寄托，較為定性。

說也奇怪，朗重義學文不成，却非常專注習武，跟隨那個外江師父學了一年，那外江師父也讚他對武藝有悟性，自謙不能再當他師父。

朗重義老父又再請了另一個師父。

這位師父姓穆，名叫成宗，他曾經出外闖蕩江湖，曾經有意到京師考個武狀元，但礙於種種原因，未能赴考，但他對各種功夫拳脚，十八般兵器，雖然不是件件精通，但也有眞材實料。

穆成宗教了朗重義三個月之後，便對朗員外道：「你的公子重義，是個武學材料，員外可有意培養他成材？」

朗員外道：「重義這孩子，讀書不成，可有甚麼本領成材？」

穆成宗道：「做不了文狀元，可以做武狀元！」

「武狀元！」朗員外從來沒有想過，吳縣這地方，多數是讀書人，那有出過武狀元？

穆成宗道：「是的，重義悟性很好，假以時日，他定可以成材，不瞞員外，我在年輕之時，也有意赴京考個武狀元回來，可惜命途多舛，未能如願。」

「那麼你有意……」

穆成宗嚴肅地道：「假若員外不嫌我武功粗淺，我定必嚴格訓練重義，相信他日必有所成。」

朗員外道：「好極，好極，我朗家沒有文狀元，出個武狀元也不錯。」

「但在下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文狀元要寒窗苦讀，這點員外當然知道，那麼武狀元也不是胡混便可得來，也要苦練才成。」

「這個當然，有道是玉不琢，不成器，重義這塊璞玉，便交由師父了。」

「我訓練他時，可要他吃盡苦頭。」

「一切由師父拿主意。」

「我祇希望你不要因他叫苦，便愛子心切，而呵護他，我便……」

朗員外道：「你放心！」

朗員外不但給穆師父最好的待遇，而且撥了一間後院，讓他與朗重義二人同住，一來他們二人練武，不受外人騷擾，二來朗員外也害怕愛子阻礙他們，因此索性不見他們。

穆師父開始用非常嚴格的方法去訓練朗重義，朗重義開始的時候，是叫苦連天，但經過一段時期，倒也適應下來，辛勤苦練。

過了一年，朗重義才得見父親一次。

那一次，朗員外見了重義，差點認不得他，因為重義不但高大了，而且身體健碩，孔武有力。

朗員外更加放心，交由穆師父好好訓練他。

穆成宗眞心希望朗重義可以達成他考武狀元的心願，因此倍加落力，希望朗重義一舉可以成名。

轉眼已過了十年。

朗重義已是十八歲，他到過吳縣考武舉人試，因為參試的人不多，大多是馬馬虎虎學過幾手拳脚，便來應試，那及得朗重義，經過十年苦練。

因此，朗重義輕而易舉地而成了吳縣武舉人，而且有資格上京赴考。



這日風和日麗，吳縣十鄉的鄉親父老都來送行，送的便是三個學人，與朗重義這一個武舉人。

衆人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朗重義的身上。

朗重義外表有些粗獷，不過，他乃劍眉星目，生得一副英雄之相。

三個文舉人騎在馬上，顯得十分生怯，但朗重義騎在馬上，却是威風凜凜。

衆鄉親都來祝賀朗員外。

朗員外祇謙虛與衆人道：「小兒祇是出外見見世面而已。」

其中一個鄉親道：「我們這三個文舉人，文才出衆，相信定有一個，或者甚至三個一齊脫穎而出，如果令郎也可成為武狀元，那麼，便成為吳縣的千古佳話。」

朗員外道：「但願如此！」

這三個文舉人，一個姓吳，叫中興；另一個姓陸，名向游；第三個姓白，名安田，這三人皆鄉中富家子弟，既是富有，又讀書有成，因此十分驕傲。

他們看見衆人都注意朗重義，似是忽略了他們。

吳中興道：「吳縣向來出文人，我想今年也不例外，多一個粗人，反而壞了我們吳縣那種騷人墨客，才子佳人的風氣。」

陸向游也接口道：「而今太平

盛世，當今天子也是重文輕武，個甚麼武……粗人也配稱狀元？」

白安田道：「我看朗兄也是斯文中人，與我們上路，也得個好伴兒。」

朗重義聽了白安田的話，心中好生感激。

不過，那些送行的鄉親，大多是這三位富家子弟的親人，而對富人訶諛奉承，也許是人性如此，漸漸，人們又再把注意力集中三人身上，一時之間，打拱作揖，滿口吉祥話意。

穆成宗師父拉了朗重義過一旁，道：「重義，你此去是考驗你十多年所學，不用理會他人說甚麼，祇要盡力，一切都無需介懷，還有，最重要一點……」

朗重義道：「是以武濟世爲人，不能以武欺凌弱小。」

「還有……」

「還有重諾重義，師父，你不用擔心，我自會秉承師訓，我名字之中，早有重義二字，父親既要我重義，師父也要我重義，我自然是相當重義。」

穆成宗仍不放心道：「路途之上，若有些麻煩，盡量以和爲貴，得饒人處且饒人，與你上路的三位仁兄，雖然對你並不……但遇有事情，亦要以大家鄉親爲重，保護他們。」

朗重義道：「徒兒曉得。」

衆鄉親又送了四人一程。

吳中興回首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各位鄉親，請回！」

陸向游道：「各位鄉親的隆情厚意，吾等當悉力以赴報答。」

白安田道：「各位鄉親請回，靜候佳音。」

這三人倒也算是出口成文，到朗重義說話，一時之間，他也想不出甚麼好說，祇道：「各位珍重！」

四人撥轉馬頭，往大路而去。

朗重義知道這三人對自己並沒有甚麼好感，伴着他們，祇好走在後面。

幸好那個白安田，人也隨和，與他一路而行，也有說有笑。但吳中興與陸向游，却有時冷言冷語諷他。

吳中興道：「朗舉人，你武功好，騎馬功夫也好，你應在我們前面，好好保護我們。」

陸向游道：「如果你祇是浪得虛名，反要我們保護，那便走在咱們後面。」

朗重義也不反駁，拍馬上前。走了幾里，兩人又覺朗重義在前，碍着他們。

吳中興道：「你自恃武功，在我們面前耀武揚威，我們都知你讀書不成，有甚麼威風可言？」

陸向游道：「你在前面，掩掩映映，又不快不慢阻着我們，還是讓我們來領路。」

朗重義道：「好極，兩位兄台領路。」

白安田一直在二人後面，笑道：「朗兄，咱們一道，談天說地，時日反而容易過。」

朗重義感激道：「多謝白兄不棄。」

白安田道：「朗兄言重，大家都是來自一鄉，怎會嫌棄，他們兩位……」

原來吳中興與陸向游不喜歡白安田與朗重義談話，早已一夾馬肚，向前竄去，去了很遠。

白安田也不慌忙，續道：「朗兄，不用理會他們，自古文人相輕，想不到他們連武人也看不起。」

朗重義道：「白兄果然是胸襟廣闊……」他本想說下去，但忽然看到吳中興與陸向游撥轉馬頭，反奔回來。

白安田上前道：「兩位兄台，發生了甚麼事？」

陸向游道：「前面有幾個小賊，攔住去路。」

朗重義聽了，問道：「甚麼小賊，讓我去看看。」

吳中興道：「那幾個人，鋼刀在手，不知你……」

朗重義道：「看看是何方神聖！」他不理會二人，挾馬上前，一竄絕塵而去。

白安田見二人，既看不起朗重義，但他們又害怕得要命，便道：「讓我們上去看看，朗兄武功高强，對付這幾個小賊看來不成甚麼問題。」

「我害怕他是銀樣蠟槍頭。」吳中興道。

陸向游也道：「我們不如繞道走吧。」

白安田道：「你們害怕甚麼？繞過道兒，難道你擔保一定不會遇到另外一些鼠竊狗偷？」

二人無言，祇好跟着白安田走。

他們走了一會，便見那邊塵土飛揚。

白安田一馬當先，祇見塵土處，朗重義一刀正要砍在那個賊人身上。

那賊人跪地求饒。

朗重義也沒有把刀劈下。

三人見地上還有幾個賊人，俱已受傷，倒在地上。

白安田道：「朗兄果然好武功！」

朗重義道：「也不是甚麼好武功，可憐這幾個小嘍囉，祇爲生活所逼。」

白安田道：「是這人說的？」

那跪地求饒的賊人道：「四位

好漢，咱們是吳縣附近的鄉民，近日失收，官府又追稅，咱們無法，祇好在這荒野地，向人乞取一些金錢。」

吳中興道：「剛才你見我們，不是這樣說的。」

陸向游也道：「你們不是要我們金錢，又要我們性命的嗎？」

那賊人道：「小人不敢！」

白安田道：「那麼你們還不多謝這位大哥？」

賊人向朗重義道：「多謝義士不殺之恩。」

朗重義道：「起來，起來，你也不用這麼大禮，你們既是爲生活所迫，我就饒了你們。」

那幾個受傷的賊人聽了，也紛紛起來。

朗重義從懷中拿出一錠銀來，遞與那人，道：「你們拿了這銀回去，好好做些買賣，不要再作這些毛賊之事。」

那賊人聽了，伸手接過，並且連連叩頭表謝意。

白安田也掏出一錠黃金，遞與那賊人。

吳中興與陸向游都是富家子，黃金並不在他們眼內，但威風却不能失去，也拿出黃金，遞給賊人。

這幾個賊人，無端端不用被殺，反而得了黃金，自是十分歡喜，連連叩謝。

吳中興與陸向游，才作大爺般同聲喝道：「你們還不走？」

賊人聽了，轉瞬消失。

白安田道：「朗兄，你不但武功好，而且疏財仗義，實在是俠義心腸。」

朗重義道：「白兄過獎！」他頓了一頓，又道：「兩位兄台才是疏財仗義，俠義心腸。」

吳中興這時，回復了剛才的神氣，道：「我看這是朗兄的武功厲害。」

白安田問道：「不是朗兄的武功厲害，那是甚麼厲害？難道是你？」

吳中興道：「當然是我們的金錠厲害，如果沒有我們的金錠，他們還會走得那麼快嗎，而且，你看不到，朗兄拿出那小小銀兩，能打發他們嗎？」

白安田氣道：「你這兩個傢伙！」

朗重義也沒有甚麼表示，對白安田道：「白兄，何必爲這些小事介懷！」

他們也不再理會這兩個自以爲是的傢伙。

轉眼又過了兩天，他們已出了浙江省，上了官道，也見到不少人上京，行旅之中，有些也像他們是舉人，也有不少是商家。

一路上可算平安大吉。

吳中興與陸向游二人，倒是懂得享受，一邊上路，一邊欣賞風景，倦了餓了之後，又找一些大酒樓，品嚐美酒美食。

白安田家底也不錯，與他們一般用度，也不覺甚麼，但對朗重義來說，倒是一重負擔。

他暗中計算過，如果以他們這樣的吃喝玩樂來計，未到京城，盤川已用了七七八八，還有最重要一點，這樣慢慢上路，可能錯過了考期也說不定。

於是，朗重義首先與白安田商量。

朗重義道：「白兄，我想抄小路再上另一條官道，這樣會比較快一些！」

白安田道：「朗兄爲甚麼這樣心急？」

「不是心急，而是他們……」

「他們好吃懶行！」

「我祇是害怕錯過了科期。」

「我看……」

「就算不會錯過科期，我們預早點上京，到了京城，可以適應一下環境，這才赴試！」

「對，朗兄說得對！」

「那麼，咱們便明天各上各路！」

白安田道：「不，我與朗兄一齊上路！」

「抄小道比較辛苦，你……」

「朗兄可以，難道小弟便不可以？」

「不過，還有一些顧慮，抄小道可能遇上强盜……」

「這點我更不怕，因爲有朗兄在，那些鼠竊狗偷，成些甚麼氣候？」

「既然如此便決定了！」

白安田道：「他們意思如何？」

「你說吳兄與陸兄？」

「我問問他們！」

朗重義道：「不，我害怕連累他們！」

「怎會？我當然是徵得他們同意，如果他們不領情，我們便自己上道去。」

白安田找着吳中興與陸向游。兩人正喝得半醉。

白安田把朗重義要抄小道上路之事說了一遍。

吳中興聽了，道：「爲甚麼要抄小道？」

「趕快一些！」

陸向游道：「我看不是那麼簡單！」

「對，不是那麼簡單，我知，他是害怕花錢！」

「對，他沒有錢，其實，那也不用害羞，對我們說一聲好了，我們可以讓他白吃！」

白安田道：「你們怎能如此說，既侮辱自己，也侮辱了別

人！」

吳中興道：「這怎算是侮辱，我們肯出錢，就算是侮辱，也可以忍受！」

陸向游附和地道：「對，對，如果你們肯出錢，我也願意受侮辱！」

白安田不慣兩人所爲，與他們吵了起來。

其實朗重義在隔鄰，早已聽到他們所說，心裏也覺不是滋味，但心想與這些無見識的紈袴子弟爭論，那着實無意義。

於是，他立刻走了過來，對白安田道：「白兄，何必與他們爭吵，有道是：君子以和爲貴！」

吳中興道：「想不到朗兄既懂道理，而且兼有文采，對，你走你的陽關道……」

陸向游接口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白安田也不甘被他們奚落，道：「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那夜，他們各自回到旅館的房間睡覺。

到了半夜，朗重義突然被一些聲音驚起，他不動聲息的起來，躡手躡脚的出去看個究竟。

想不到在走廊內，見到兩個提刀的人。

提刀的人，當然不會是小二。

他看着二人，撬開了吳中興與陸向游同住的大房，閃身入內。

朗重義心想：「這兩個傢伙，日夕用話奚落我，我也不用理會他們。」

於是，立時回到自己的房間。

可是，心中却有點不安，這樣見朋友有危難，而不加以援手，怎算重義？

自己既是學武之人，也是重義之輩，豈能這樣無動於衷，袖手旁觀？

他不能忍受良心的責備，決定去捉那兩個小偷，他也提了刀，直闖他們那房間。

房間之內，吳中興與陸向游因爲多喝了兩杯，睡得正酣，那會知道有人正在房間大事搜掠？

兩個賊人，正發現兩人行囊之內，有幾袋黃金，還有一些銀票，大喜過望。

兩人正要拿起黃金。

朗重義一躍而入，大聲喝道：「好大膽的賊人！」

兩人嚇了一跳，竟然在手忙脚亂之中，把黃金也撒了在地上。

另外一個，也嚇得把那個包袱拋到吳中興的床上。

朗重義上前，一刀揮下。

那個賊人，立時舉刀相格，於是，兩個賊人，便開始與朗重義打起來。

這兩個賊人，武功並不厲害，祇打了三兩個回合，便顯得手忙脚亂。

其中一個說了些古怪土話，大概是叫伙伴逃走的意思。

這時，白安田也來了，大聲喝道：「捉這些賊人往官府，好叫他們坐牢！」他目的是助威吶喊。

而這些聲音也弄得吳中興與陸向游也醒了過來，他們平日口不擇言，但見了這場面，早已嚇得躲在床上。

朗重義心想要拿下此二人，便擋着去路，兩人無法離開。

忽然，其中一人，跳上了吳中興的床上。

吳中興更嚇得以被蒙頭，瑟縮顫抖。

朗重義打另一賊人，這人也有樣學樣，跳上了另一端的陸向游床上。

陸向游更是害怕得不停叫救命。

朗重義見這二人，平日盛氣凌人，而今却可憐得像一條狗，也不禁笑了起來。

白安田叫道：「你守住他們，我去報官！」

這時，外面的小二與掌櫃也來了。

掌櫃道：「我去報官！」

這兩個賊人，聽見報官，心內也非常害怕，狂叫起來，但朗重義却不知他們在說些甚麼。

在旁的小二道：「客官，他們向你求饒！」

「甚麼？他們抓着我的朋友，却向我求饒！」

小二道：「他們祇想你給他們一條生路！」

在他們說話之間，其中一個賊人，突然發難，他並不是向朗重義攻擊，而是一手扯了吳中興。

吳中興被他一扯，祇覺被他扯去了自己身上一些衣服，那個人更把那張大被一揚，趁這機會，跳至窗前。

另一個賊人，也有樣學樣，也是向陸向游身上一抓，然後一扯，不知扯了些甚麼，便竄向窗前。

朗重義其實也不想迫這二人入絕路。

小二道：「他們逃了！」

朗重義也沒有追趕，祇問道：「他們臨走好像還拿走了一些東西。」

「是的，這地方的賊有一個奇怪的習慣，他們入了屋子，如果甚麼也偷不到，對他們來說，是非常不吉利！」

「入屋偷不到東西，當然不吉利！」白安田道。

「不過，爲了希望下一次好運一些，他們一定要順手帶一些東西

才逃出！」

「他們拿了些甚麼？」

「黃金？銀票？」

「沒有，黃金銀票仍在地上。」

他們三人，同望着床上的吳中興與陸向游。

他們仍在哆嗦，顫抖不停。

朗重義、白安田與小二看了，實在忍不住的笑了起來，並且大笑，一直笑至直不起腰來！

吳中興與陸向游聽到了笑聲，還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不過，已停了顫抖。

再聽他們仍笑聲不絕，便昂起頭來。

「你們笑甚麼？」

白安田指着他們，小二也指着他們。

吳中興與陸向游也低頭看看自己。

祇見他們的衣裳已被扯脫，外袍也早爛了，兩人都露出了下體。

原來兩個賊人，臨走之時，仍然記得習俗，但爲了性命，胡亂一扯，扯下了他們的下裳！

兩人連忙用手掩住下體。

朗重義很識趣，停了笑聲，道：「我們出去了，你們好好……」

朗重義與白安田，走出了房間，仍忍不住笑了一會，過了不久，衙差來了，但抓不到賊人，向衆人問了話，擾攘一番，也即離去。

朗重義與白安田回到房間，又再笑了一會，才再睡至天亮。

朗重義被敲門聲吵醒。

「誰？進來。」

進來的竟是吳中興與陸向游。

白安田也醒了過來，突然又笑了起來。

吳中興與陸向游苦着臉，道：「多謝朗兄！」

朗重義坐了起來，奇怪問道：「謝我甚麼？」

「謝你嚇退那兩個賊人！」

「啊！也不是甚麼，可惜無法抓住他們！」

白安田道：「有沒有損失？」

「金錠與銀票都在！」

「那好極了，沒有損失！」

吳中興道：「幸好你們沒有太過迫他們！」

陸向游道：「他們幸好胡亂一扯，扯下了我的內袴，假如扯上一點……」

朗重義聽了，想起昨宵的情形，又大笑起來。

白安田也笑了一會，道：「幸好扯下的是內袴，否則連祖廟祠堂也沒有了！」

白安田這形容的也實在貼切，連吳中興與陸向游也笑了起來。

吳中興待衆人笑完，才道：「我向朗大哥提一個要求！」

「爲甚麼這麼客氣，吳大哥？」朗重義道。

「我想你與我們一起上路！」

白安田道：「昨天你們不是說過，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陸向游道：「我們……我們昨天是說笑，你們也是喜歡說笑的！」

白安田道：「我們還是要抄小道走！」

吳中興道：「有吳大哥在，我們怕甚麼？」

「我們可沒有你們這麼多銀子可花！」

陸向游道：「我想朗大哥與白大哥也不是這麼氣量狹窄，更不會怪我們這些無用書生。」

白安田本想還要再罵他們幾句。

但朗重義實在是個忠厚的人，道：「安田兄，就讓他們與我們一起上路吧！大家都是同鄉，又是一起上京赴考，一起上路，倒也有個照應！」

兩人立時同聲謝了。

朗重義道：「不過，還有一點……」

「甚麼條件？」

「不是條件，我們而今抄小道，目的是快些上京，節省一些時間，好讓我們到了京師，也有一段時間適應，或者向一些親戚友好問候一下。」

「對，這是個好主意。」

「但上小路一定有些危險！」

「危險？有朗大哥在，我們怕甚麼？」

朗重義道：「我不知有否能力保護你們。」

「你有的，你救了我們兩次！」吳中興道。

陸向游也道：「今科武狀元，非朗兄不可，我們還有甚麼好擔心？」

朗重義道：「你們不要後悔！」

兩人同聲道：「不會後悔。」

於是，四人離開了旅館，各自換了一匹馬，打算翻過那個叫八達的山，然後進入另一條官道，那樣大概可省回半個月的旅程。

經過了兩次的波折，吳中興與陸向游再沒有以前那麼驕傲，跟着朗重義一起上路。

他們一行四人，有說有笑。

那段日子，天氣很好，四人早已購備一些乾糧，曉行夜宿，時日倒也過得很快。

兩個公子哥兒，走了三天，起初還不以爲意，可以忍受下來。

到了第四天，開始有些怨言。

他們尤其是埋怨那些乾糧，吃得他們口也發苦了。

白安田雖然也不習慣，但仍然

可以捱下去。

吳中興突然道：「如果有些肉吃，可好？」

陸向游道：「當然好極！」

白安田接口道：「有些酒喝，那豈不是更妙？」

兩人同聲道：「當然，當然！」他們更是猛吞口涎，現出一副饞相。

白安田道：「你們在做夢！」

「未必！」

三人同時望着朗重義。

朗重義道：「未必是做夢！」

白安田也不相信，道：「你是神仙，可以在這荒山野嶺，變出酒肉？」

朗重義微笑，故作神秘之態。三人見了他的模樣，立時知他一定有辦法。

吳中興道：「朗大哥，求求你！」

陸向游也道：「朗大哥，你眞是神仙！」

白安田道：「朗兄，我眞不信你有這本領！」

朗重義道：「你們先架起一個火爐！」

吳中興是個富家子，道：「怎樣架起一個火爐？」

「撿些枯枝，找些碎石，砌了起來不就成了！」朗重義道：「你們想吃，便要做一些功夫！」

他說完站了起來，走向山邊。

吳中興、陸向游與白安田不知朗重義葫蘆裡賣甚麼藥，但聽見有肉吃，早已垂涎三尺，於是，三人合力，撿些枯枝，也找些石頭，幾經辛苦，也勉强架起了一個爐。

有了爐灶，也沒有用，因爲他們身上並沒有火。

三人坐着，有氣無力的等待，因爲心想吃肉，又沒有得吃，因此身體更覺無力。

不一會，只見朗重義回來，他雙手放在背後，似乎是拿着一些東西。

三人走來，同聲問道：「找到甚麼？」

朗重義把背後的東西拿了出來。

「野兎！山鷄！」

居然是兩隻野兎與三隻山鷄！

「你怎麼有這些野味？」

朗重義道：「是打來的！你們弄好爐灶了？」

吳中興道：「朗大哥果然是個神仙！」

陸向游道：「對對，不過，而今無毡無扇，神仙也難變了！」

白安田不明所以，道：「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我們沒有火！」

朗重義道：「那容易極了！」

「容易？」三人實在無法可以想像。

朗重義從容地放下了山鷄和野兎，然後從懷中拿了一個摺子出來。

「這是甚麼東西？」

「火摺子！」

朗重義打着火摺子，便有了火，點着了爐灶的枯枝。

衆人叫好。

朗重義道：「這是武人與文人不同的地方，我們身上總有這些東西，行走江湖，沒有這些東西，怎能過活？」

「爲甚麼你會學到這些？」

「因爲我年少之時，沒有你們那麼好，可以乖乖的坐在書房讀書，經常在外面走動，才學到這些知識！」

「早知我也往外面走！」

有了火，三個書生依然無法動手。

朗重義道：「你們去宰野兎山鷄。」

三個書生，手無縛鷄之力，殺鷄更無辦法。

朗重義道：「你們掬些水，找些泥回來，總可以了吧？」

三人立刻去掬水找泥。

朗重義用匕首殺了野兎，並剝了皮，便架在爐灶之上，烤起野兎來。

又再用一些濕泥，把山鷄全隻裹了，放在火上讓它猛燒。

朗重義道：「這叫做叫化鷄！」

「甚麼叫化鷄？」

「因爲叫化子有了鷄，又沒有工具煮來吃，只有用濕泥裹了，放在火裏燒，等泥全乾了，便是鷄熟的時候！」

爐火甚旺，必剝作響。

不一會，那些濕泥包山鷄也烤乾了。

朗重義敲開那些乾泥，一時之間，山鷄香氣溢出，四人都垂涎三尺！

接着，野兎也被烤得「茲茲」作響，香味誘人。

四人各扯了一些來吃。

白安田道：「重義兄，你還說過有酒？」

「對，有酒！」

朗重義拿了自己的一個皮囊出來。

白安田道：「原來你帶了一袋酒來？」

「非也！」

白安田立時打開了那囊，笑了一下，皺眉道：「只是水！」

吳中興與陸向游也拿了過去，嗅了一嗅，道：「水也能變酒？」

朗重義又再故作神秘。

陸向游道：「你若能變酒，你說甚麼我都可以！」

「甚麼也可以？」朗重義道。

吳中興實在也無法相信，道：「我也是。」

只有白安田一人，沒有說話，他知道朗重義這人，有很多古怪的方法，不知他又會弄些甚麼玄虛。

「你呢？白兄？」

「我……我也不信！」白安田也忍耐不住。

「好了！」朗重義從身上，掏出了一個小包，包內有幾塊小餅一樣的東西。

這東西已有些酒香。

朗重義把那些小餅放進水袋之內，然後大力搖勻，不一會，又再打開了蓋。

水裏居然有酒香溢出。

三人似乎不信，搶着來嗅，同道：「果然是酒！」

「怎會如此？」三人同問。

朗重義道：「也不是甚麼古怪仙丹，那些是酒餅，我在那飯店，那個小二教我，用這些酒餅，溶入水中，沒酒喝之時，也可解一下饞酒之苦！」

各人用杯子斟了一杯，ナ」下。

多天以來，未曾飲酒吃肉，而今這些只有淡淡酒味的酒，也可以使他們一解酒癮。

有酒有肉，當然是大快朵頤。

四個少年，無牽無掛，半睡半醉，過了半宵。

很多時候，快樂之時，便是苦難來臨的前奏。

突然，四人被一陣馬蹄之聲吵醒。

他們在月光下，也看到那邊塵頭大起。

「荒山野嶺，怎會有這麼多人馬？」白安田問。

朗重義道：「難道是山賊？」

「山賊？」吳中興與陸向游又顫抖起來。

白安田道：「不用怕，有朗大哥在！」

朗重義站了起來，開始他也還以爲是三幾個山賊，那知道停在那邊，却有三十多人。

爲首一個，一臉虬髯，身體魁梧，叫一聲：「放下買路錢！」

三人嚇得抖了起來，躲在朗重義身後。

朗重義道：「大王，我們只是過路的，也沒有甚麼銀兩！」

「你幾個在我山頭亂搞？」

「不知大王在山上……」

那大王喝道：「上！」

十多個嘍囉一齊跑了過來，舉刀便劈，朗重義無法，只好以刀相格。

十多個人，一時之間，却也無法打敗朗重義。

那大王見了，叫道：「原來你是個懂武功的人，在江湖走動，那能不知江湖規矩？」

朗重義道：「望大王恕過！」不過，他一邊說也一邊與那些嘍囉招架。

其中一人，趁他稍一分神，一刀便插向朗重義的要害，朗重義感到一陣勁風襲來，急忙一閃，這一閃却讓吳中興的身體顯露了出來。

這一刀便插入了吳中興的腰處，他痛得大叫，朗重義見自己無法保護吳中興，心下有愧，也立時一刀砍過去，把那個偷襲的嘍囉斬死了。

大王見了，更加憤怒，又再喝道：「你們上，把這男人斬開十段八段！」

另外十個嘍囉，又加入戰圈。畢竟是雙拳難敵四手，況朗重義還要對付幾十雙手，一時之間，他自己身也中了刀，掛了彩。

身後的吳中興，又再被人插了一刀，呻吟不已。

陸向游也並不好過，身上也血濕衣衫。

白安田腰部被插一刀，倒在地上，不知生死。

朗重義知道，再打下去，也只是死路一條，便叫道：「停手，停手！」

大王聽了，道：「停甚麼手？打！」

衆嘍囉又再上。

朗重義道：「我們有黃金！」

大王聽了，道：「好，先收黃金！」

幾個嘍囉上前，搜了他們身上金錠。

忽然，有個嘍囉叫道：「還有銀票！」

朗重義道：「大王是江湖中人，有道是盜亦有道，留下一些，好讓我們上路。」

大王聽了，大笑道：「小子，你以爲我是作善事的，搜，快搜，銀票一張也不要剩下！」

衆嘍囉又搜刮一空。

朗重義知道自己勢單力弱，也不抗拒。

那些嘍囉，把金錠與銀票交到那個大王手上。

大王見了，十分高興，仰天長笑。

朗重義道：「大王拿了黃金銀票，可以讓我們走了？」

大王道：「走！你殺了我們幾個兄弟？」

有人回答道：「八個！」

大王怒道：「你殺了我的人，衆兄弟，連本帶利，給我拿回來！」

衆嘍囉猛回應，又向朗重義攻來。

朗重義大怒，叫道：「你這些人，怎麼不守信義？」

「信義？」那大王又再仰天長笑，笑聲响徹了山谷。

朗重義只好奮力迎戰，嘍囉衆多，他根本連自己也保護不了，怎保護其餘三人。

他看到吳中與先遇害，他臨死之前，雙目瞪着朗重義，好像在埋怨他。

陸向游也被亂刀砍死。

白安田比他們也好不了多少，因爲他被人一刀割斷了喉嚨，沒有哼一句就死了，但他雙眼依然睜大。

他們當然死不甘心。

朗重義這時，也怨恨自己，爲甚麼選擇抄這條小路，害得幾個同鄉，死在山頭，一時之間，他變得瘋狂，揮刀亂砍，豁出命的殺人。

大王見了，叫道：「殺，殺，殺，取這人頭顱，賞黃金一錠。」

一時之間，千刀萬刀，都砍在朗重義的頭上、身上。

朗重義自忖：「我這麼回去，無論上京也好，回鄉也好，也無面目見人，倒不如隨他們上黃泉道，倒也不愁無伴，不愁寂寞。」

這一想更令他神勇過人，又殺了幾個。

不過，他雙手已漸發痳，再無力氣。

可是，那邊的大王，却又多加一些生力軍，似乎誓要把朗重義殺死不可。

朗重義誓死不降。

大王叫道：「好漢子，好漢子，我見你這樣爲朋友，也認爲你是條好漢子，說一句大王饒命，我就放了你。」

「叫我叫你甚麼？你這殺人王！」

大王聽了，怒道：「你叫我殺人王，我便殺給你看。」他竟然親自挾馬過來。

朗重義道：「你來吧！我不怕！」

他迎着大王，那知道，來到大王面前，已被他那隻馬一脚踢了開去。

朗重義祇感到滿天星斗，頭昏腦脹。

大王再挾馬上前，提起大刀，便要砍下。

朗重義自知，這一刀下來，自己再無生還之望，暗道：「祇有神仙……」

突然，大王整個人呆住，連他提着的大刀也停在半空不上不下。

果眞有神仙？

衆嘍囉見了，叫道：「大王，殺，殺……」

那大王本是呆着不動，忽然，哼了一聲，整個人翻了下馬，一動也不動。

衆嘍囉大驚。

有人上前扶起大王，祇見他雙眼翻白，口吐白泡，衆人都驚慌起來。

突然，有一個白影，自南方飛來，因爲速度極快，衆人祇見到一陣白烟似的。

而從南到北這一段，祇要有人，都被這白影所襲，而倒了在地上。

沒有一個人能稍作反抗。

衆嘍囉見此情形，都嚇得驚叫起來，豕突狠奔，一時之間，形勢大亂。

朗重義躺在地上，不敢稍動，因爲日影高照，連張開眼睛也不可能，勉强張開，祇見白影從他頭上掠過，似輕煙，也似有神仙飛騰而過。

他不敢睜開眼睛。

過了很久，本來是非常擾攘嘈吵不堪的山谷，慢慢的靜了下來。

朗重義依然不敢張開眼睛，但感到身上處處有灼痛的感覺。

忽然，他覺得頭頂有些東西遮着。

他稍爲把眼睛張開。

祇見上面有一個白影，他立時把眼睛緊閉，道：「神仙，神仙，你救救我！」

「你要我救你？」那竟是銀鈴似的聲音。

朗重義立時道：「神仙姐姐妳救救我。」

「看你與那三個文弱書生有點不同，你怎會明知這地方有山賊，也要來這山頭？」

朗重義道：「我不知道——我祇想攀過這山，節省一些盤川，也節省一些時光，才……」

他稍爲移動身體，祇覺全身的骨骼都鬆開了似的，非常痛楚，他忍不住叫了出來：「好痛……」

「你放鬆一些！」

朗重義依言，祇見那白影移開了，然後感到身體被這神仙姐姐拍了幾下。

登時，朗重義覺得那全身痛苦的感覺，減輕了很多，他忍不住叫道：「多謝神仙姐姐！」

朗重義開始之時，祇覺這白衣人能在半空飄來飄去，應是神仙中人，而今又發現她祇需拍幾下自己的身體，便能舒緩這痛苦，有這本領的人，除了是神仙之外，還會是誰？因此，他心下更加堅信這人是神仙。

既是神仙，又是一位女的，因此，他毫不猶豫地叫她爲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道：「你試試起來。」

朗重義慢慢起來，可是，到了一半，一陣痛楚攻心，他又再倒了下去。

「怎麼樣？」神仙姐姐道。

「我覺得腰間仍痛。」

神仙姐姐把他輕輕推了一下，道：「我看你斷了一些肋骨。」

「那怎麼辦？」朗重義本來已不覺有甚麼痛楚，而今被提起斷了肋骨，又覺痛極。

神仙姐姐道：「我看要帶你離開此地醫治。」

朗重義突然想起了那三個一同上路的朋友，叫道：「不，我的朋友。」

「那三個書生？」

「對，他們怎樣了？」

「我看他們已沒有辦法救活了。」

「連神仙姐姐也不能救活他們？」

神仙姐姐並沒有回答他，祇聽到她微微地嘆了口氣，然後，神仙姐姐從袖中抖出了一條白色的帶子，三兩下手勢，把朗重義縛了起來。

不一會，神仙姐姐道：「你閉上眼睛，不要理會發生甚麼事。」

朗重義點了點頭。

他果然聽話，閉上了眼睛，這時，他祇覺自己的身體離開了地面，緩緩上升，不一會，他祇感到一陣一陣涼風在自己身上掠過。

他有一種騰雲駕霧的感覺，身邊的涼風，更爲猛烈，他實在忍不住，眼睛張開一線，偸偸的看了一下——他並沒有估計錯誤，前面是神仙姐姐的白影，自己被那白布帶拖着，在半空浮沉而去。

此刻，朗重義更加相信自己遇到了神仙。

他再也不敢睜開眼睛了。

過了一會，他感到自己緩緩的降落了地面，不是地面，而是一張溫柔軟玉似的床上。

他還以爲是自己的幻覺。

不過，他大着膽子，慢慢地睜開眼睛，原來並不是幻覺，而是的的確確的躺在一張床上。

他再看看四周，祇見這房間並不大，祇有幾件簡單的傢俱，他心想：原來神仙洞府也像人間一樣。

過了一會，他忍不住叫道：「神仙姐姐！」

沒有人回應。

他想爬起來，却是力不從心。

忽然，那神仙姐姐的聲音傳來，道：「你好好休息一下，不要胡思亂想。」

神仙姐姐既有此吩咐，他也不敢再違拗，躺在床上，思前想後，不知不覺之間，進了夢鄉。

＊　＊　＊

朗重義實在不知睡了多少時候。

當他醒來的時候，他祇覺得自己腰脅之處，縛了一些東西，而且傳來陣陣草藥之味。

他低下頭一看，原來草藥敷在自己折斷肋骨之處，他稍爲移動，覺得有些疼痛，但比起之前，已不算是甚麼痛楚了。

自己身上的衣服，也完全換了。

他突然感到一陣臉紅，因爲這裏沒有其他人，既然衣服被換了，當然是神仙姐姐所爲。

不過，他想了一下，道：「啊，不要緊，神仙姐姐既是神仙，那麼，她根本不用動手，祇要叫換！我便全身衣服換妥了。」

想到這裏，他眞希望自己可以立刻再見到這位神仙姐姐。

可是，朗重義回心一想，既有如此法力，她又何必要用草藥爲我駁那斷骨，她爲甚麼不大叫一聲——好，那麼我的肋骨便立時好了？

他想來想去，總無法找出一個滿意的答案。

忽然，外面飄入一陣食物的香氣。

這一刺激，使他整個人也完全醒了過來，並且覺得腹鳴如雷。

這時，有一個全身白衣的姑娘，正捧着一大碗食物進來。

朗重義半坐起來。

「公子，你醒過來了？」

「妳是……」

「我便是救你回來的人。」

「啊，神仙姐姐！」

那姑娘嫣然一笑，臉泛紅暈。

朗重義立時起身，並下了床，跪在地上。

「你做甚麼？」姑娘問。

「我要叩謝大恩，救命之恩，沒齒難忘。」朗重義叩頭在地，鏗然有聲。

姑娘放下了那大碗，上前扶起他道：「公子，不用這麼大禮。」

朗重義祇覺這神仙姐姐雙手柔軟，與常人一般。

「多謝神仙姐姐！」他慢慢的起來。

姑娘微微一笑，道：「你先吃了這些粥。」

「謝謝神仙姐姐！」

祇聞到粥香撲鼻，加上腹鳴如雷，他也忘記了客氣，忘記了禮貌，便舀了一口來吃。

這粥鮮甜美味，簡直是稀世美味，人間極品。

姑娘看着他吃。

朗重義想再吃一口，才記起自己無禮，道：「神仙姐姐，妳也吃一些。」

姑娘笑了一笑，道：「你既然叫我神仙，神仙那需要吃人間煙火？」

朗重義道：「是的，是的，神仙姐姐怎會要吃粥，我眞是糊塗。」

姑娘又再嫣然一笑，離開這房間。

朗重義慢慢的吃了這一大碗粥。

吃完之後，祇覺全身恢復了力氣，他走到窗前，猛吸了一口氣，頓覺更爲神清氣爽。

從窗口望出，外面是一片林木，不遠之處，却見那神仙姐姐正在把一些東西放在地上，似乎是晒一些草藥。

朗重義立刻走了出去。

神仙姐姐聽到了脚步聲，回首過來，看到朗重義，問道：「好些了吧？」

「好多了！」

神仙姐姐依然把一些草藥攤開，放在陽光之下。

「妳在晒藥？」

「是的。」

「你要藥來作甚麼？」

「當然有用，至少你腰間的肋骨，也要用這些草藥來敷。」

「妳……妳爲甚麼不……」

「不甚麼？」

「妳是神仙，何必用藥？」

「你明白這道理也好。」姑娘嫣然一笑。

朗重義一時之間，似是在明白與不明白之間。

姑娘又道：「你也好好晒晒太陽，我也要回去吃飯了。」

朗重義坐在太陽之下，自言自語地道：「神仙也要吃飯？」

良久，他才恍然而悟，失笑道：「這救我命的姑娘，不是神仙！」

這時，姑娘又再出來。

朗重義立時拱手道：「姑娘！」

「你想通了？」

「不，我仍然有很多事情並不明白！」

「有甚麼不明白？」

「姑娘爲甚麼住在這渺無人跡的地方？」

「這一點我暫時不想回答你。」

「還有，你怎能把我救回來，而你能騰雲駕霧？」

姑娘笑了起來，道：「公子，你也是學武的？」

朗重義點點了頭。

「輕功，你聽過嗎？」

朗重義又大力點頭，道：「世間上的輕功，竟會到如此地步？」

「祇要你用心練習，你也可以！」

「爲甚麼你可以一拍我身體，我全身疼痛頓減？」

「你懂穴道嗎？」

朗重義恍然而悟道：「你點穴手法高妙！」

姑娘微微而笑。

「還有，還有，那山大王，快要一刀劈向我那時，怎會突然倒下？」

「那更加簡單，我一直在旁，看着他要殺你，我發了一支暗器，使他無法砍下，再發另一支暗器，他死了還不知是甚麼原因！」

朗重義張大了嘴巴。

姑娘道：「那也沒有甚麼，祇是暗器手法而已！」

「武學竟然可以到這境地，我實在慚愧！」

「慚愧甚麼？」

「姑娘，我也是學武的！」

「這點我知道。」

「而且我要赴京考武狀元！」

「我看過你的身手，我想，你也可以……」

「不過，如果把我與你相比——我祇是一個武學上的幼兒而已！」

姑娘笑道：「你沒有遇上一個良師，如果遇到，你一樣可以達到這境地，不過，如果你有了這些功夫，你却也不再會考甚麼武狀元了！」

朗重義道：「是的，有了你這麼高深武功，何必爲這一官半職而埋沒自己？」

「那麼，如果你有些武功，你會怎樣？」

「當然是鋤强扶弱，救難扶危！」

姑娘擊掌道：「好極！」

忽然，朗重義似有所悟，道：「姑娘，你可否收我這愚昧徒兒？」

「收你爲徒？」

「是的，我不敢望能像姑娘有神仙般本領，祇望能做個可以救難扶危的俠義中人！」

「你好志氣！」

「多謝師傅！」朗重義這時懂得把握時機。

「慢着……」姑娘道。

朗重義有點失望道：「難道姑娘不肯收我爲徒？」

「不是，公子，其實我連你姓甚名誰也不知道，怎能收你爲徒？」

「對，徒兒姓朗，名重義，師傅，請問你高姓大名？」朗重義道。

「我姓沈，名霞仙！」

「師傅，你的名字中仍有一個仙字，我猜你是神仙中人，也沒有完全猜錯！」

霞仙姑娘笑了一下，道：「重義兄，你多少歲？」

「我已是廿三！」

「我也沒有猜錯，我祇是二十出頭，重義兄，你年紀比我大，我怎能做你師傅？」

朗重義道：「達者爲先，當師傅不是以年紀來衡量的。」

霞仙姑娘道：「我決不能當你師傅，不過，大家互相切磋一下，

那也不成問題。」

朗重義仍想堅持，不過，他見霞仙姑娘似乎已是有此決意，朗重義也不好再勉强。

過了幾天，朗重義傷勢已完全康復，沈霞仙果然依言，開始指點朗重義的武功。

一經霞仙姑娘的指點，朗重義祇覺得以前所學的一切所謂武功，根本不是武功。

那晚，他們在月下練了一會兒。

霞仙姑娘也十分欣賞朗重義的悟性，道：「學武也不是一朝一夕可成，懂得竅門，努力練習才見功效！」

「多謝師傅……」

「你再叫我師傅，我以後就不再指點你了！」

「不，不，霞仙姑娘。」

「這才像話，重義哥哥！」

朗重義聽了，也笑了起來，忽然，他又想到了他們在相逢之時的情形。

朗重義道：「霞仙姑娘，你那天怎會救我？」

「其實我一早知道下面有一些山賊！」

「爲甚麼你又沒有趕走他們？」

「開始的時候，他們都是一些貧苦的農民，他們被官府所迫，要他們納重稅，但山下年年歉收，那有餘糧，因此，幾個懂些武功的人，便上山劫殺！」

「原來如此！」

「他們也不是甚麼大奸大惡之人，祇是搶劫一些客商，也沒有怎樣傷人，可是，後來越來越多人投靠，那幾個頭子，開始自以爲是，罔顧人命，殺人越貨，越來越猖獗了！」

「我見那大王吆喝連番，眞是令人反感。」

「是的，我一直在山上，知道他們越來越不像樣子，本來他們爲了生存，劫一些富人，也不爲過，但漸漸變成山賊，無所不爲，因此我決定教訓一下他們！」

「剛巧他們劫我們之時，你來到？」

「是的，我初初見你們幾個人，都是文弱書生，看到那幾個山賊，不單要黃金、銀票，最後又殺了你幾個朋友，因此……」

想起了吳中興、陸向游與白安田，朗重義心下黯然，良久也說不出話來。

霞仙姑娘道：「我見你稍爲孔武有力，與他們週旋，不過，最後你也不敵……其實，如果你逃，我想你也不至被傷！」

「不，我怎能逃？」

「爲甚麼不？」

「他們雖然對我不算很好，不過，大家都是同鄉，一齊赴京，我當然不能爲了自己，而拋下他們，我雖然讀書不多，但也讀過孔孟聖人之書，捨生取義！」

「你父親實有先見之明！」

「爲甚麼你會如此說？」

「因爲你的名字中有重義二字！」

朗重義聽了，也笑了起來，不過，他隨即收斂了笑容，一言不發。

霞仙問道：「你爲了他們……」

「我雖然被你所救，但日後有機會，我也無法回鄉去，也無面目回鄉去！」

「爲甚麼？」霞仙問。

「你叫我怎對他們的父母交代？」

霞仙道：「那也沒有甚麼，途中遇劫，其實也不是甚麼罕見的事情。」

「不過，是我提議抄走小路的！」

「你也無須自責。」

朗重義低下頭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霞仙道：「假如你不想回去，那麼，你便暫時住在我這山上吧！」

她說完之後，便回到自己的小屋。

朗重義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不過，他不敢再想下去，因爲霞仙姑娘，既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也是自己的師傅，自己又怎能有非分之想？

* * *

轉眼又過了幾個月，天氣也從秋天將轉入寒冬。

那一日，天氣變得異常，午間時分，竟然是非常酷熱，朗重義與霞仙坐在窗前。

霞仙道：「我看快要下雨了！」

朗重義道：「已入深秋，爲甚麼還會又熱又下雨？」

他說完這話，雨便飄下來。

豆大的雨點，打在屋頂之上，滴答作響。

灑了一陣雨，倒覺清涼，不過，這一陣雨並非祇下了一會，而是下了一整夜。

翌日起來，雨勢不單沒有停止的跡象，而且越下越大，到處是漆黑一片，無法看到遠景。

霞仙姑娘嘆道：「這一場雨不知要下到幾時！」

朗重義道：「也不用擔心，這本是秋高氣爽時節，應不會下太久的！」

雨不停地下，附近山水有如河流一般，湧了下來，再過兩天，雨仍然下着，而從上奔瀉而下的山水，有如山洪爆發，把附近的山泥也衝塌下來。

霞仙看着看大雨，道：「幸好我這一間屋子，建在大石之上，才沒有塌下。」

朗重義道：「眞幸運！」

可是，這話剛說完，他們這間屋子也震動起來。

霞仙驚道：「怎會如此？」

朗重義道：「難道我們這塊大石也鬆脫了！」

「如果這一塊大石也鬆脫，那麼我們……」

朗重義安慰她道：「不會的！」

那知道，話還未說完，整間房子又大大的搖晃着，屋內很多東西都跌了在地上。

霞仙似乎失去了平時的鎭定，驚叫起來。

朗重義道：「不用怕！」

霞仙一撲而靠在朗重義的身上，朗重義輕輕的拍着她，安慰地道：「沒事，沒事，不用怕！」

屋子又再搖晃了幾下。

霞仙緊緊的擁着朗重義。

幸好屋子再沒有塌下去，而屋外的雨也停了下來，朗重義一動也不敢動，擁着了霞仙。

這一夜，終於平靜過去。

霞仙在朗重義懷中睡了一晚，翌日醒來，才知道自己如此失態，滿臉紅霞，低頭不語。

朗重義道：「沒事了，眞的沒事了！」

他們走到窗前。

外面已回復光明一片，不過，大石的旁邊，似乎再沒有大地，所有大地已被水衝塌了。

他們所在的那塊大石，似乎變成了一個孤峯。

「出去看看！」

兩人出外一看，祇見四邊四面都變成了懸崖，他們與這間屋子，都在一個孤峯之上。

「怎會變成這樣？」霞仙問道。

朗重義也不知如何作答。

忽然，有些東西飄下來。

霞仙用手一接，叫道：「下雪，下雪了！」

朗重義道：「剛下完雨，又下雪？」

白雪開始之時，像撒鹽般飄下，漸漸，像一片片的羽毛，再過了一會，雪花像鵝毛一堆一堆的落下來。

他們立時入了屋內，伏在窗前，看着飛雪，倒也覺得非常好看。

不一會，屋外到處已成白茫茫一片。

朗重義突然顫抖起來。

「你怎麼了？」

「我覺得很冷。」

沈霞仙道：「我去生火！」

屋中的柴木並不多，生了火，二人坐在火旁。

「我也覺得十分寒冷！」

朗重義上前，輕輕地把她擁入懷中，霞仙漸漸安定了下來，又再伏在朗重義懷中睡着了。

回鄉探親　祠堂受審

這陣雪下了幾天，把外面環境完全改變過來。

朗重義與霞仙姑娘也因爲這一場雪，使兩人的感情加深了。

不過，朗重義也算是讀過書的人，並沒有越軌。

霞仙姑娘感到非常快樂，偎在朗重義懷內。

朗重義看着外面飄雪，嘆了口氣道：「不知這場雪，還要下多久！」

霞仙幽幽地道：「最好永遠飄下去！」

朗重義沒有作聲。

霞仙忽然挺腰問道，「重義哥哥，你後悔？」

朗重義搖搖了頭。

「你不喜歡我？」

朗重義更加搖搖了頭。

「那你是不高興？」

「不，我只是擔心……」

「擔心甚麼？」

「擔心我們……」

霞仙聽了，倒是哈哈大笑起來。

「你笑甚麼？」

霞仙突然板起臉孔，道：「重義哥哥，下山之後，你一定要遣媒來說親！」

「我一定……一定，不過，我們在此山上，我無法稟告父母，更無法找到媒人……」

霞仙是假裝板起臉孔，但聽到朗重義這番話，也實在再裝不出嚴肅來，又再笑了起來，道：「重義哥哥，你不用那麼緊張！我們有緣，將來當然可成夫婦！」

這時，外面的雪漸漸停了。

朗重義喜道：「我們快下山去！」

「去那裏？」

「我要帶你回去見我爹娘，稟告他們，擇日拜堂成親！」

霞仙姑娘聽了，羞赧地低下頭來。

朗重義推門，却發現門已被冰雪封了，一時之間，無法開啟。

霞仙走過來，道：「我想要費一下手勁，才可以把門打開！」

兩人合力，終於把門弄開。

外面已成了一個冰封的世界。

霞仙與朗重義在外面，雖再無雪花飄下，但仍感到一陣一陣寒冷來自四方八面。

霞仙仔細地在房旁看了一匝，道：「上次下雨，雨水早已把附近山泥衝走，而今這一場大雪，又把

我們附近懸崖也封上一層冰，根本無法下去！」

「冰溶了便可以！」

「也許，不過，要待冰溶，至少也要一兩個月！」

「那沒有甚麼問題。」

「我們已沒有甚麼食物，而且，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下山去！」霞仙姑娘道。

「甚麼事情？」朗重義問道。

霞仙姑娘並沒有回答，但顯得有點心事重重。

朗重義也沒有追問，因爲他明白，如果她這心事可以告訴自己，霞仙一定早已說了出來，而今她不說，追問也必然沒有結果。

過了五天，他們眞的沒有糧食。

那天一早，霞仙趁着朗重義還沒有起來，偷偷的下山去，當朗重義醒來時，不見了霞仙，心下忐忑不安，走出屋外，也不見她踪影。

朗重義也大概猜到，霞仙一定是爲了找食物，離開了屋子，相信她一會會回來。

等到了下午，仍不見她回來。

朗重義走到外面，也想找路下山，可是，這時天氣已變得晴朗，再沒飄雪，但前幾天的雪，早已積壓成爲了冰塊。

冰塊兒滑溜異常，一踏下去，稍一不愼，便會跌倒，這孤石早已變成了一個絕崖，加上了四周冰封，以朗重義的功力來說，根本是行不得也。

朗重義非常焦急，一時走在屋外，一時不停在屋內踱步，走也不是，坐也不是。

終於，在傍晚時份，霞仙姑娘回來，並且帶了好多的糧食回來。

朗重義一見了霞仙，眞是喜極而泣。

霞仙奇怪道：「重義哥哥，爲甚麼你這麼激動？」

朗重義道：「我以爲你不回來了！」

「我會不回來嗎？」

朗重義又道：「我又害怕你途中有意外。」

霞仙笑道：「這地方我非常熟悉，雖然大雨大雪把這地方改變了，但我仍認得。」

「我而今才發覺，假如我沒有了你，我眞是不知如何是好！」朗重義深情地道。

霞仙聽了，也十分感動。

她走近朗重義，朗重義不自禁的擁着她。

霞仙輕輕的推開他，道：「不過，我們暫時還不能在一起！」

「爲甚麼？」

「因爲我要去一處地方，辦完我應該辦的事，我便會回來，再與你一生一世的相守！」

「你要去多久？」

「快則一兩個月，遲則……」

「可以不去嗎？」

霞仙想了一下，搖了搖頭，道：「不，我不能不去！否則，我這一生……」

她沒有說下去。

朗重義本想追問，但見她口唇嗡動，內心似有無限苦衷，一時之間，他也不忍再追問。

霞仙突然又改變了態度，開心地道：「你不用擔心，我很快便回來。」她從懷中掏出了一隻玉珮出來。

霞仙把玉珮遞與朗重義，道：「我身上最重要的東西，是這一個玉珮，你留着它，看見玉珮，就如看見我一般！」

朗重義接過了玉珮，把玩了一下，道：「這玉珮既然是你身上最重要的東西，你還是留着。」

霞仙故作叱責道：「你不喜歡看見我了？」

「不是！」

朗重義當然立刻把玉珮收下。

霞仙姑娘道：「我今日專程下山，買夠了足夠的糧食回來，希望你可以足不出戶，可以渡過這一兩個月！」

「你想得眞週到，到時，我吃完了糧食，你也回來了，我們再一起下山！」

「到時，冰雪已溶，下山再沒有那麼困難。」

「我立即回家，娶你過門！」

霞仙低下頭來，嬌嗔地道：「我是不是一定要下嫁給你？」

* * *

翌日清晨，霞仙也沒有驚醒朗重義，便離開了，朗重義醒來的時候，感到有些惆悵，但回心一想，霞仙只離開一兩個月，那時春天來臨，春暖花開，便可長相廝守，心下也釋然。

世事却永遠盡不如人意。

朗重義在山頂上，每日望着窗外，希望早日可以見霞仙回來。

等了一個月，不見芳踪。

再等一個月，也沒有消息。

再過一個月，整整是三個月，仍然沒有霞仙姑娘的踪影，不過，天氣的確已變了。

外面再沒有雪，孤禿的山頂，也出現了綠草。

朗重義不斷安慰自己：「快回來了，快回來了，也許在路上有些躭擱……」

屋內已無糧食，不過，這也不十分重要，因爲他可以捕獵一些走過的小野兔，糧食並不使他憂慮，他天天看着玉珮，爲霞仙而擔憂。

轉眼是一年，霞仙並無音訊。

不過，朗重義仍然有信心，霞仙終究會回來的。

轉眼又是一年，這一年冬天，天氣正常，飄雪不多，他也很易找到食物。

再等又是一年。

朗重義屈指一算，已是兩年光景，如果霞仙沒事，早已回來，那麼，她定在路途之上，遇到了危險。

不過，他回心一想，霞仙武功如此出衆，道上若有甚麼危險，也必然安然渡過，若以自己武功相比，又怎能救她？

於是，他決定等下去。

轉眼又再一年，前後足足有三年了，朗重義的信心無論有多大，也動搖了。

他決定下山，找尋霞仙。

霞仙臨出門之時，根本並沒有說過要到那裏，天大地大，應該從那裏找她才是？

朗重義茫然。

不過，最後他仍是下了決心，下山去。

在他離開屋子之時，他留下了一張字條，上面寫着：「見字到我老家吳縣，定有消息知我下落。」

朗重義決定，先在這山下四處找尋，若然再無消息，便回老家吳縣，若霞仙回來，也可以到吳縣找他。

＊　＊　＊

幾經辛苦，終於下了那個孤山。

朗重義來到一條小村，村口本有一些村童在玩耍，那知道他一走近，村童便已四散，而且嘩聲大叫，似是非常恐慌。

朗重義不知甚麼原因。

後來，有些成年人出來，一見他的模樣，也嚇了一跳，趕快躲起來。

朗重義覺得十分奇怪。

他走到一口井前，往下一望，這，他自己也嚇了一跳，因爲井中水反映，只見一個頭髮與鬍鬚虯結的傢伙！

原來朗重義這三年以來，誓要見到霞仙後才理髮鬍子，否則不剪也不剃，因此，外形變成了一個野人似的。

他下山時，心裏也只想着霞仙，沒有理會自己是甚麼樣子，山上無人，自己也不察覺，但小孩一遇見到他，甚至成年人，以爲碰到了一個深山野人，嚇得躲了起來。

朗重義看着自己的倒影，只覺一陣心酸。

這小鄉村，並沒有甚麼店舖，朗重義只能在井內，打些水上來，用水把頭髮與鬍子，用手指稍爲梳理一下，他又繼續上路。

他以自己所住的山頭爲中心，方圓五十里，找了一遍，完全沒有見到霞仙的踪跡。

他住在山上三年，附近一帶，已有了很大的變化，無法找到以前熟悉的地方。

這樣兜兜轉轉的找尋，又找了三個多月，霞仙的踪影半分也找不到。

本來他極有信心，可以找到霞仙，漸漸地信心已動搖，心想，這樣去找霞仙，有如在大海中撈針，再這樣下去，也斷無所得。

朗重義想再回山上，不過，他突然想起家中還有爹爹，自己上京三年，毫無音訊，一定使爹爹肝腸寸斷，也使其他鄉親，望眼欲穿。

其實，他與其他三人上京，而今只得他一人，倖免於死，也應該回鄉去，向吳中興、陸向游及白安田父母，有一個交代。

當他快到自己家鄉吳縣的時候，心裏却泛起一種恐慌，所謂「近鄉情更怯」，他恐怕鄉民不諒解自己，不過，想起爹爹，他決定不理一切。

到了鄉村，看來附近改變也不大，却並沒有甚麼人認識他。

他摸摸了自己臉頰與頭髮，雖然沒有打結，但也太長太多，他決定去找剃頭匠。

那個剃頭師傅，朗重義認得他，剃頭師傅却對他毫無印象。

朗重義實在忍耐不住，問道：「師傅，你還認得我嗎？我……」

那師傅看了他一眼，道：「你這樣長鬚長髮，幸好還算乾淨，否則我也趕你出去，還說認不認得……我們這鄉裏，人人講求清潔，沒有人像你這個模樣！」

朗重義被他搶白一番，心內不是味兒，但從鏡中看到自己，又實在是令人害怕，因此，他不再多言。

剃頭師傅大刀闊斧，替他剪短頭髮，刮去鬍鬚。

突然，剃頭師傅似乎有所發現，叫道：「你……你不是上京去考武狀元的……」

「正是我！」

「你是……」

「我是朗重義，你記得嗎？」

剃頭師傅點頭道：「對，對，你是朗家的少爺！你與那三個舉人一起上京，那天，送別你們的時候，我也有去看熱鬧！」

朗重義頓時感到高興，因爲有人還認得他。

「不過，你們一去……一去去了三年有多，毫無音訊，你們有沒有上京？」

朗重義嘆了口氣，便把在山路上遇到山賊的事情，略說了一遍。

剃頭師傅道：「他們……他們三人都已遭劫難？」

朗重義點點了頭。

「你不是去考武狀元的嗎？」

「是的。」

「那麼，你爲甚麼不保護這三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同鄉人，自己却逃了回來？」

「我保護他們，不過……」

「你如果保護他們，爲甚麼要過了三年多，才再回來？」

朗重義一時之間，却不知如何作答。

「你一定是爲了逃命，沒有保護朋友，躲在山上！」

「我不是……」

「你有個名字叫重義，可是，你對那些朋友，却沒有盡到一點義氣！」

朗重義實在沒有想到，剃頭師傅對這件事有這樣的反應。

他匆匆離開了這剃頭舖，走向家中。

他家並非十分富有，但那間房子也算不錯，而且一別三年多，也沒有多大的改變。

他推開了門，便見一個老僕正在園中整理花木，他聽見了推門聲，回過頭來。

他看着朗重義，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富伯，你不認得我了？」

「是重義？」

「是，我是重義啊！」

富伯是朗家一個老僕，見到了這離家三年，突然出現的朗重義，實在懷疑自己在夢中。

他走上前，雙手扶着朗重義，仔細上下端詳了他一會，喜極而道：「重義，是你，是你呀！」

他又回首往屋內叫道：「老爺，老爺，你看誰回來了？」

屋內傳來一聲咳嗽，叫道：「富伯，甚麼事這樣大驚小怪？」

一個老人正從屋內走出來。

「爹爹！」朗重義大聲叫道。

朗重義抬起頭來，看看朗重義，他呆了一陣，才叫道：「重義，是你！」

「正是我！」

「你不是已經……」

「已經甚麼？」

「已經死了？」

朗重義拍拍自己，道：「沒有，當然沒有，你看看我，仍然活生生！」

朗老爹上前，擁着這個早已以爲死了的兒子，那份喜悅心情，實難以形容。

「快進來，告訴爹爹發生了甚麼事情？」

朗重義扶着老父，進了廳內，富伯也通知了其他家人，他們聽到了失踪三年的少爺回來，都立時紛紛走進大廳，一時之間，人人都恭喜朗老爹。

朗老爹也十分高興。

朗重義簡要的把自己的遭遇說了一遍，當然，其中與沈霞仙的事情，却是略過不提。

衆人聽了，都爲少爺僥倖回來，十分高興。

朗老爹吩咐家人，準備了酒菜，爲朗重義接風洗塵，父子兩人，又在大廳中開始家常。

朗重義道：「你們聽到了甚麼消息？」

「自你去後，過了一年也聽不見你的消息，村親都十分掛念，我當然更加擔心，不過，我知你有武功，一定可以照顧自己，但其他吳家、陸家與白家，當然是十分擔心害怕。」

「也是我們的錯，不應抄小路，如果沒有抄小路，也許不會遇到山賊！」

「這也難說，不過，後來有人從京中回來，告訴我們，你們四人根本沒有到過京師，我就有了一個可怕的預感，恐怕你們已在途中遇害。」

「吳家、陸家與白家反應如何？」

「開始當然是十分傷心，也派人上過京。」

「那一定沒有甚麼消息！」

「有，有很多謠傳帶回來！」

「甚麼謠傳？」

「有人說你們因貪玩而沒有上京，也有人說你們在途中病死了，更有人說你們遇劫，被人毀屍滅跡了！」

「啊，那麼多消息！」

「不過，他們都把事情怨到我的頭上！」朗老爹似乎有點不開心地道。

「怎會？怨你甚麼？」

「怨我……不，其實怨你保護不力！」

「怨我？爲甚麼怨我？」

「因爲我們吳縣一向都出文質彬彬的書生，那有一個像你懂得武功，甚至有資格上京考武狀元！」

「那又如何？」

「他們認爲你武功非凡，一定可以保護三個文弱書生的！」

「你可知那些山大王……」

「我當然明白，不過，他們……」朗老爹又嘆了口氣，續道：「不要再說他們。」

這時，富伯出來，道：「快來吃飯！」

朗家人不多，父子二人之外，家中的僮僕都是一些遠房親戚，大家都來恭喜朗老爹，更爲朗重義無恙歸來，舉杯慶祝。

正當他們吃得高興，突然，外面傳來一陣人聲，有人大力拍門。

「開門，開門！」

富伯叫道：「甚麼人這麼無禮，在外亂叫？」

他走了出去，正想開門，門却

已被人撞開了。

祇見外面，有幾十個人，聲勢嚇人。

「甚麼事？」富伯想問多一句，也沒有可能，因爲爲首的一人，已衝了進來。

「朗重義，你回來了？」那人嚷道。

朗重義立時跑了出來，答道：「是，我回來了！」

「那麼吳中興呢？」

「他……」

「陸向游呢？你沒有與他一起回來？」

「他……」

「白安田又如何？」

原來是吳、陸、白三家的人，大興問罪之師。

朗重義道：「他們……」

有人叫道：「他們死了，你却一個人回來？」

朗重義道：「我們遇到了山賊，力戰之下……」

「甚麼力戰之下，你自己沒死，他們三人都死了？」

「我已盡力……」朗重義道。

「盡力保護自己，而不理三個書生死活？」有人狂叫，叫聲震天價響。

這話使其他家人，血脈沸騰。

朗老爹輕聲問道：「他們怎會如此快知道你回來了？誰告訴他們？」

朗重義道：「可能是村口的剃頭師傅！」

又有人叫道：「你兩父子，不要再支吾了，快把眞相說出來。」

「我力保他們，也受傷在山中三年有多！」

「爲甚麼你會沒死？」

「我懂武功……」

「那山賊也懂武功，他可以殺他們三人，當然也可以殺你，你一定是出賣了朋友……」

衆人聽了，七嘴八舌道：「你出賣朋友，不顧朋友的生死，怎能說是個重義之人！」

「重義之人？你這個小人，我們要以你的命塡他們三人之命！」

這話一出，更是羣情洶湧。

朗老爹道：「各位，你們講道理好嗎？」

「講理？還有甚麼道理可講？」

「朗重義，你出來！」

「我當然可以坦然面對你們，天地良心！我沒有害他們，也盡力保護他們，但我寡不敵衆。」

「還說甚麼良心……」有人不理一切，撲了出來，其中一個大漢，手持一支大竹篙敲下。

朗重義當然不會這樣被人打，首先閃開，那人一篙不中，第二篙又來。

朗重義也避過了。

其他鄉人，手中有武器，也一齊上來攻擊朗重義。

一時之間，朗重義欲解釋而無機會。

「你們停手……」

朗老爹越是叫停，越是多人上前。

突然，一條木棒橫掃，打不中朗重義，却掃中了朗老爹，朗老爹老弱，被一棒打中，便倒在地上。

朗重義見了，立時撲上前來，看一下爹爹傷勢，叫道：「爹爹，你怎樣了？」

朗老爹並沒有說話。

朗重義正想俯身看看，那些鄉民，却趁此機會，一湧而上，百棒齊下。

朗重義雙手雖然格開了很多木棒，但身上也中了無數棒，一時之間，痛入心脾。

「你們不講理！」

「你這出賣朋友，沒有人性的人，還要我們說甚麼道理，殺，殺……」

人們在這情形之下，更加心火加盛。

朗重義叫道：「你們再來，我不客氣的了！」朗重義到了這時候，一直沒有還過手。

「殺了這人！」有人狂叫。

這話未完，又有幾十條木棒打下來。

朗重義這時，再無法多講一句，他雙手一格，然後一飛身，提身半空一掃，幾十個持棒之人，全被他掃了出去！

朗重義本來武功還可以，而今在山上三年，得沈霞仙指點，當然更加厲害。

他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一發招，竟有如此功架。

衆人見他大發神威，都十分害怕，紛紛退開。

這時，躺在地上的朗老爹，慢慢爬了起來，叫道：「你們停手！」

朗重義上去，扶起了老爹。

朗老爹又道：「各位，你們究竟想怎樣？」

「殺人抵命！」有人叫道。

這話一出，百聲附和。

朗重義道：「我沒有殺人！」

「那麼，三個書生，去了那裏？」

「死了，死在山賊手下！」

「有誰可作證？」

朗重義一時之間，爲之語塞，祇好道：「天地良心，我怎會殺他們？」

「有誰知道？」

「我朗重義自問頂天立地！」

「那麼，這三年你去了那裏？」

「我……」

「你說不出了，最大的原因，你出賣了朋友，無面目回鄉……」

「我並沒有。」

「那你說出來，你去了那裏？」

朗重義心中嘀咕，自己所遇，又怎能在這衆人之前公開？

朗老爺道：「你們想怎樣？」

有一個老漢排衆而出道：「朗老爹，你兒子雖是不承認出賣朋友，但三位舉人，即使不是令郎所殺，也是他雖不殺伯仁，伯仁却因他而死！」

「你如此說，我也無話可說！」

「不講理？」朗重義反駁道。

朗老爹止住了他，向衆人問道：「那你們想怎樣？」

「最低限度，也要到祠堂去，由鄉中父老審查決定，還咱們一個公道！」

朗老爺道：「好極！」

衆人聽了，議論紛紛。

老漢道：「那麼，朗重義，你跟我們走！」

朗重義望望老父，只見他因受了一棒，臉色蒼白，這時爲了了解眞相，也勉強要跟着去。

朗重義道：「好，我跟你們走！」

衆人鬧哄哄一片。

朗重義道：「不過，不是現在，而是……」

「你不敢去？你這反口覆舌的小人！」有人叫道。

朗重義道：「我要先爲我爹治傷勢，隨後才去！」

「你想逃走？」

朗老爹聽了，十分激動，叫道：「我朗老爹在吳縣幾十年，怎會如此無信用？」

老漢道：「朗老爹在鄉中也算是德高望重，各位，我們先走，明天早上，朗重義，我們便在祠堂等你！」

朗重義道：「我一定會來！」

老漢道：「既是如此，我們走吧！」

老漢領着人羣，離開了朗家，本是殺聲四起，鬧哄哄的一片，轉眼之間，已回復了寧靜。

朗重義上前，扶起了老爹，衆家僕也上來。

朗老爹道：「我沒事！」

朗重義道：「找個大夫看看！」

朗老爹道：「不用了！你們各自去休息，不用理會我們父子！」

衆人似不想離去，因爲他們還關心朗老爹傷勢。

朗重義爲父親看了一遍，道：「沒有甚麼事，你們去休息吧！」

衆人見朗重義也如此說，紛紛離去。

朗重義扶着老爹坐在太師椅上，嘆道：「想不到我這一趟回來，竟是錯了！」

「你問心無愧，沒有甚麼錯！」朗老爹道。

「我也想不到，吳縣的人，大都是書香世代，可是，他們還是那麼不講理！」

「重義，你回來目的是看我？」

「當然是。」

「而今你看過了，我也年紀一大把了，你在我身旁也沒有甚麼用……」

「你的意思是……」

「重義，你快走。」

「走？」

「是，你能走多遠便多遠！」

「爲甚麼？我這麼一走，你在吳縣，還有甚麼名聲，還有甚麼地位可言？」

「不過，你留在這裏，他們一定爲難你！」

「爲甚麼？」

「因爲吳陸白三家，在這吳縣，地位都比我們高，他們三家失去了兒子，也不想我有兒子！」

「他們會如何？」

「單是看他們率衆來問罪，你可想而知。」

「不，我不離開，我要看看他們憑甚麼來留難我，我問心無愧！」

「不，自問問心無愧是沒用的，走，你還是走，而且在最快的時間內離開！」

朗重義道：「不，不可以，爹，你是讀書人，也學過武藝，却知道人生在世，做人一定要憑個信字，你把我的名字取叫重義，你當然非常看重仁義，義氣！」

朗老爹嘆了口氣，道：「這個當然，不過，當前面對一羣不可理喻的人，或者是他們有私心之時，你與他們言義，那等如與虎謀皮，並無分別！」

朗重義仍然堅持不走。

朗老爹還是再三勸導。

朗重義最後道：「我明天到祠堂去，看他們怎樣對付我，再作決定！」

朗老爹也沒有他的辦法。

＊　＊　＊

翌日一早，朗重義單人匹馬，來到了祠堂。

祠堂之內，早已有一大班人在，他們都是怒氣冲冲，吳陸白三家人，更是怨氣冲天。

「來了，來了！」衆人散開。

朗重義走入祠堂大廳之內。

老漢道：「朗重義，你還是守信用的，你來了，先拜過列祖列宗吧！」

朗重義上前，燒了三炷香，向列祖列宗靈牌參拜。

有人叫道：「跪下！」

朗重義也不覺得甚麼，依言跪了下來，當他拜了幾拜，正想站起來之時，突然，有幾個孔武有力之人，從四週走了出來，用力按着朗

重義。

本來，以朗重義而今武功，只要稍爲用力，加以反抗，四五個大漢，應是沒有甚麼問題。

但是，朗重義並不反抗，只問道：「你們想怎樣？」

老漢道：「經過我們一班鄉親父老決定，你出賣了吳陸白三家人的兒子，你應該向他們三家人謝罪！」

「怎麼你們會如此，我與他們三人上路，沒有說過我一定要保護他們！」

「但你懂武功！」

「你是去考武狀元！」

「你自己沒有死，却在外面躲了三年，你又沒有說你去了那裏，你當然有罪！」

叱罵之聲，來自四方八面，此起彼伏。

「我並沒有責任保護三人！」

「你懂武功，學武之人，怎能脫其罪？」

朗重義心中大呼冤屈。

有人叫道：「殺了他！」

這麼一叫，附和之聲，更是厲害。

「爲吳陸白三家，失去兒子報仇！」這聲音更刺激了衆人，起哄更甚。

一時之間，整間祠堂，瀰漫着殺戮的氣氛。

朗重義道：「你們怎能如此無理！」

「咱們吳縣的地保也來了，關地保，你出來主持一下公道！」

關地保站了起來。

朗重義仍被按在地上，他忍不住，掙扎幾下，站了起來，在旁的人，見他可以不用甚麼氣力，便可掙脫幾個大漢的控制，心下覺得此人難以馴服，不過，一時之間，並沒有甚麼辦法，只有看關地保如何處置。

關地保道：「朗重義，你有何話說？」

朗重義道：「我當然有話說，你是地保，你可否保證在這鄉內，每一個人的生命？」

地保搖搖了頭，道：「當然不可以！」

「既是不可以！那你叫我怎樣保護三人？」

「那你們究竟遇到了甚麼强盜？」

朗重義把當日抄小路走，在半山之上，遇到了那些山賊，說了一遍。

地保道：「你與山賊大戰？」

「當然，我也殺了他不少嘍囉！」

「那麼，他們三人呢？」

「他們手無縛鷄之力……」

「你呢？」

我當然盡力保護他們，可是，雙拳難敵四手，你叫我能怎樣？」

「爲甚麼你會不死？」

「我……我……」朗重義不想說下去，因爲他實在不想提及自己與霞仙之事。

不過，衆人却有了這個藉口，衆人叫囂道：「當中一定有些秘密！」

「一定是出賣了吳陸白三人，保你一人的活命！」

朗重義叫道：「我沒有！」

「一定是自己先逃，不理吳陸白三人！」

「我沒有！」

「你向賊人卑躬屈膝，才可活命！」

「不，全都不是！」

「那麼，你怎能活命？」

朗重義道：「我並沒卑躬屈膝，我也是個重義的人！」

「不，你不是！」

「你怎能如此說？」

「因爲吳陸白三家公子，都是讀書人，他們懂得寧死不屈，捨生取義！」

「我當然也懂！」

「不，你幼時已是讀書無成，你老爹才讓你學武，你看我們吳縣，出了多少舉人狀元，那有人去考武狀元，你之所以學武，也是因爲自幼頑劣，不聽父訓！」

這個指責，實在令朗重義無法加以抗辯。

衆人見他這樣啞口無言之狀，當然大事叫嚷，以增威勢。

關地保道：「朗重義，你還有些甚麼可說？」

朗重義道：「我沒有甚麼可說，一切都是出自你們之口，你們要殺我，甚麼也可以！」

關地保道：「那你認罪了？」

朗重義答辯，但其他在祠堂內的人，大聲叫嚷着：「殺他，殺他！」

因此，朗重義說了甚麼，他們都聽不見。

關地保高舉雙手，示意衆人靜下來。

這樣叫衆人靜下來，也費了半炷香的時間。

關地保道：「好了，各位鄉親父老，朗重義既然認了罪，我們便要……」

「殺他，殺他！」

關地保又大聲地叫道：「你們靜下來，聽我說一句公道之話！」

「殺了他便公道……」

關地保道：「你們都是書香世代，知書識禮之人，你們這麼强橫，怎像個是吳縣的人？」

衆人聽了，才安靜下來。

關地保道：「既然我們都是讀書人，明禮義，知國法，那我們把他送往衙門治罪！」

「交往衙門？」

「對，因爲這樣才可以正正式式判他刑，我們在這裡殺死他，只會被人說我們私刑殺人！」

有人反對，但也有人附和。

朗重義聽了，激動起來叫道：「你們憑甚麼送我到衙門？」

「就憑你 出 賣了三位公子。」

「我沒有！」朗重義更激動，他雙手奮起。

「你要動手殺人？」有人乘機挑起衆人的怒火。

關地保在朗重義耳邊道：「朗重義，你不要動武，否則更難以脫身！」

朗重義望了關地保一眼。

關地保又示意衆人靜下來，道：「你們認爲怎樣？送他往衙門！」

「不！」有人突然跳了出來。

不是一個人，而是十多個人，他們不再分說，一起攻向朗重義。

朗重義自然反抗，這一反抗，整個祠堂立時變成了一個大戰場。

朗重義再沒有選擇的餘地，他祇能反抗，盲目的反抗，因爲攻擊來自四面八方，他根本不知是誰打他，他祇能抵擋。

但抵擋祇是消極的方法，那永不完的攻擊，也不能永沒完的任人魚肉，他猛喝了一聲，一掌推出，已打傷了幾個人。

這些人自己打人不算，但朗重義一打傷人，便大叫大嚷：「朗重義要殺人囉！」

於是，這話一傳開，更多人加入。

朗重義抵抗得更爲厲害，不知發了多少掌，也不知傷了多少人，但他知道，他祇是傷了人，並沒有殺人。

那些鄉民，知道並不是朗重義的對手，但一時之間也莫奈他何，祇好作車輪式的攻向朗重義。

朗重義知道，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因爲雙拳難敵四手，蟻多也可以螻死象。

不過，人太多的關係，一時也脫不了身，他突然狂叫一聲，奮力的推出了雙掌。

這雙掌一出，足有八個人倒地。

這些人一時之間無法起來，不知是死了，還是重傷。不過，這一下威勢，倒也嚇退了不少人。

朗重義見狀，又再狂叫，有如一隻受傷的老虎，而實際他也是受了不少皮外之傷。

這一狂叫，更嚇走了更多的人。

一時之間，人心虛怯，沒有人再敢攻來。

朗重義知道，這時不走，更待何時？

朗重義臨危之際，倏從天而降一白衣女子……

他走出祠堂，向屋頂一躍，轉眼已不知所踪。

有人叫道：「追！」

祇是叫，沒有人追，一來不知追那一個方向，二來他們也害怕這隻受傷的老虎發難。

朗重義一上了屋頂，心中也是黯然，自問道：「我應該往那裡去？」

這時，他第一個想到的，便是他父親。

那些鄉人，找不着他，必然往找他的父親，因此，他決定先回家去。

他飛身往屋頂去，從一間屋頂躍過另外一間屋頂，希望這樣可以比那些鄉民更快。

突然，他感到背後有些疼痛。

他伸手一摸背脊痛楚之處，祇覺背後一片濕濡，把手一看，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竟然是染滿血跡。

這時，他才感覺到，自己的背不單在流血，而且早已流了很多，把整件衣服也濕透了。

不知道自己受傷，那倒還好，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可是，當他一知自己滿身是血，整個人突然變得虛弱起來，他覺得自己雙腿也無力。

前面是一間較大的屋子，他也不知是甚麼人的，向前一躍。

那知道，他似乎力不從心，竟然無法到達那屋頂，在半途處便跌了下去。

他直墮下去，受傷的背使他痛得難以忍耐，昏了過去。

因緣巧遇　患難與共

當朗重義醒過來時，發覺自己是俯臥在一張十分簡陋的木板床上。

他感到背部有些冰涼的感覺。

他不敢稍動，看看四周，這地方像間破廟，不過，却聞不到有香火味，祇嗅到一股臭味。

突然，他聽到有人走進來，聲音是從他脚後傳來，因此他看不見是誰。

那人似乎發覺他醒了，問道：「好些了吧？」聲音是低沉而略帶沙啞。

朗重義道：「你……你是……」

「你不要動，因爲你背上塗了些金創藥。」

「謝謝救命之恩！」

「不用那麼快謝我，我救你，可能是害了你。」

朗重義聽了這話，倒覺得十分奇怪，不過，他而今雖然看不見人，但却可以肯定，這位恩人是一個女人。

「恩公！」

「我不是你恩公。」

「多謝恩人。」朗重義又想轉頭過來。

那人冷冰冰地道：「你想看我？」

「當然想，我當然希望見見我的恩人，希望日後有機會，也可作個酬報。」

「不用，我是個施恩不望報的人，況且，我救你祇是因那麼巧，你跌在我住的這個破廟之內。」

「破廟？」

朗重義這時，可以看見左右，加上這女人所說，這地方是個破廟，他看看兩邊，知道恩人所言不虛。

他又再想轉身。

那女人似乎有些發怒，道：「你不要轉身過來，也不要看我。」

朗重義見這位恩人竟發怒，便道：「恩人，你不用發怒，我不看你便是。」

「就算你轉過身來，也看不見甚麼。」

「爲甚麼？」他又想轉過身來。

「我說過你不要動！」那人是厲聲喝責。

朗重義眞的不敢再動。

靜默了半盞茶時分，那女人道：「你以爲祇傷了背？其實你手骨脚骨也斷了。」

朗重義這時才感到手脚也有痛的感覺，而且有布帶木板縛綁着的，怪不得自己想動一下也不易。

「你與很多人打架？」女人問道。

朗重義道：「是的，你怎知道？」

「我看過你受傷的地方，以你的筋骨看來，你是個練武的人，受了這麼重的傷，當然是打架，但如果是以一對一，你肯定不會如此。」

「是的，我被很多人打。」

「你做了甚麼壞事？」

「沒有。」

「沒有做壞事，也有這麼多人打，哈，咱們倒是同病相憐。」

「甚麼？你也被很多人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甚麼時候，甚麼人？」

「你知道也沒有用。」

「爲甚麼？我身體恢復之後，可以爲你出一口氣。」

那女人突然笑了起來。

朗重義道：「你笑甚麼？」

「我笑你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我是說我好了之後。」

「好了以後，你還是泥菩薩！」

朗重義想了想，也覺得她這話也有道理，因爲他自己已不容於這吳縣，祇要再一出現，又會引來鄉民向他圍毆，尤其是那吳、陸、白三家人。

那女人問道：「究竟你爲甚麼被人打？」

「因爲……說來話長。」

「那麼，你長話短說。」

朗重義簡單的把自己的遭遇說了一遍。

那女人道：「那你並不是出賣他們。」

「我沒有，但他們不信。」

「不過，也難怪他們懷疑你。」

「爲甚麼？」

「因爲你被山賊劫掠，却過了這麼多年才回來，這期間竟然有一些事情發生，可是，你却把這些事情隱瞞了。」

朗重義道：「恩人眞是聰明。」

「你沒有告訴他們？」

「沒有。」

「爲甚麼？」

「因爲那是我私人的事情，而且與這上山遇劫之事，並沒有甚麼關係。」

「是一個秘密？」

朗重義點了點頭。

「既然是秘密，那你不用告訴我，因爲我也有很多秘密，你也不要要求我告訴你。」

「這個當然。」

那女人也不再說話，似乎是離開了這破廟。

朗重義心內納罕，這地方究竟是甚麼地方？這女人又是個甚麼女人？

可惜自己是全身動彈不得。

不一會，又有脚步聲傳來。

「我煮了一碗白粥，你吃過了再說。」那女人似乎想了一想，又道：「你把頭轉向左邊去。」

「爲甚麼？」

「因爲我不想你見到我。」

「爲甚麼？」

那女人並不回答，又道：「那你想不想吃粥？」

「想。」

「那你轉向左邊，我會坐在你右邊，然後你好好吃你的粥。」

「怎麼吃？我全身不能動。」

「我會餵你。」她頓了一頓，又鄭重的道：「你不能偷看我。」

「我叫朗重義，是個重義守諾的人。」

「好極，我向來敬重重義守諾之人。」

朗重義把頭轉向左邊。

那個女人果然是向他右邊而來，坐在床沿之上，不過，她是故意，眞的不讓朗重義看到她的面貌。

朗重義心中嘀咕：「爲甚麼這位恩人會這樣？」

這時，那女人已把一羹粥送入他的口內，朗重義一口吞下，看見了那個女人的手。

這女人的手有點粗糙，看來並不是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人，但年紀並不算很大。

人可以把自己容貌加以美化，而掩飾了年齡，但很多時候，手脚會把自己的年齡秘密洩露了。

他眞的想看看這一位女恩人的容貌。

可是，另一羹粥又再送到他的口邊，這粥入口溫暖舒適，這姑娘對自己如此好，也不應違背她的話，況且自己也許下不看她的諾言。

果然，朗重義信守諾言，連偷看她的心念也沒有了。

吃完了粥，他不自覺的睡了。

過了幾天，情形也如前面所述的情形一樣，始終朗重義也沒有看到這個女人的容貌。

有時爲了好奇，眞想偷看一下。

不過，當他有所動作，那個女人便立刻知道，且用「重義守諾」這四個字，使他無法偷窺。

朗重義的背傷已好了很多，不過，他仍然要倒臥在床上，不能多作移動。

那女人日夕照料他，並餵他食物飲料。

朗重義精神也好起來。

那一天，朗重義忽然道：「恩人，我知道妳是一個很美麗的姑娘。」

「你偷看我？」那女人厲聲道。

那聲音使朗重義也吃了一驚，因爲她並不是假發怒，而是非常嚴厲的斥責。

「不，我沒有，因爲我是個重義守諾的人。」

那女人聽了，似乎放下了心，道：「那你祇是在亂說而已。」

「不，我可以肯定，你是個非常美麗的姑娘。」

「你怎知？」聲音又變得嚴厲。

「我想，我答應過不看，但想一下也可以。」

「那麼任由你想吧。」

「姑娘不單美麗，而且宅心仁厚，是我的大恩人，也是個大好人。」

「你可以胡思亂想。」

「還有，你懂歧黃之術，更懂下廚烹飪，是個樣樣皆能的姑娘。」

「那太過獎了！」

「不，那是事實，你懂歧黃之術，因爲你醫好我的背傷，你懂下廚，因爲我每天所吃的粥，也異常美味。」

「那也沒有甚麼，白粥而已，有甚麼好味道！」

「就是因爲白粥也如此好味道，那麼，再加上一些配料，那當然是更加好吃了！」

姑娘並沒有甚麼反駁的話說。

那天黃昏，朗重義果然吃到一碗非常好味道的粥，不是白粥，而是鮮甜美味的粥。

朗重義心想：「姑娘口中雖是冷冰冰的，其實也是一樣喜歡人稱讚。」

那天晚上，姑娘又爲他料理背部。

姑娘看了一會，道：「你的背也好得差不多了，可以轉過來，睡得好一點！」

朗重義是大喜過望，可是，他又想到自己的諾言，道：「不，我不反過來睡！」

「爲甚麼？」

「因爲我一反過來，我便看見你了！」

那女人似乎猶豫了一會，道：「你可以看！」

朗重義大喜過望，他慢慢的轉過身來，祇見一個長髮到腰的女人，正背着他。

那女人長髮如飛瀑，十分好看，衣服並不華麗，却是非常清潔整齊。

他等了一會，那女人却沒有轉過身來。

朗重義實在忍耐不住，問道：「姑娘，你爲甚麼不轉過身來？」

「爲甚麼我要轉身？」

「因爲你說過我可以看見你！」

「你看見了！」

「我祇看到你的背部。」

「對，你祇能看到我的背部，而且，我一直也沒有說過，讓你看到我的臉！」

「爲甚麼你不讓我看看你的臉？」

那女人並沒有回答，祇是仍用背擋着朗重義的視線，走出了那簡陋的房間。

朗重義爲之納悶。

爲甚麼這女子三番四次不讓自己看到她的廬山眞面目？難道她有甚麼苦衷？

其實苦衷祇有一個——那是因爲這位姑娘實在太醜，醜到不敢以面目示人。

天下間竟有這麼醜的人？

也許，她天生貌醜，又或者是遇過了甚麼意外，面目被弄壞了，但是，她是朗重義的恩人，就算最醜，他也希望見她一面。

那一天晚上，那位姑娘也沒有再過來，而他的晚餐，也不知甚麼時候送在門外。

轉眼又過了兩天，朗重義又有部份皮外傷也好了起來，他試試坐了起來，毫不困難。

突然，他聽到有脚步聲，他連忙又睡了下去。

他索性轉身向牆那邊。

「是你，恩人姑娘？」朗重義又改了稱呼。

姑娘有些笑意道：「你叫我恩人姑娘？那也沒有甚麼，你今天一定好得多了！」

「是，我嘗試起來過，而且可以！」

「那你爲甚麼不起來？」

「因爲我要守我的諾言，也要尊重你的選擇！」

「也沒有甚麼，你可以起來！」

「我可以起來——但我會看到你的眞面目！」

那姑娘反應似乎並不大。

「你起來。」

朗重義心中十分高興，恩人姑娘終於想通透了，可以讓自己一睹她的眞面目！

他立時轉過身來。

姑娘再不是以背部向她，也不是以長髮掩着一切，不過，她仍然看不到她的廬山眞面目！

爲甚麼？

因爲她已帶上了一個面具，那面具是銀灰色的，緊貼她的臉龐。

雖然朗重義可以清楚看到恩人姑娘的臉孔輪廓，不過，他仍然無法看到她的眞面目。

朗重義顯得有點失望。

不過，這位戴上銀灰色面具的姑娘，却不以爲意，道：「朗公子。」

朗重義道：「姑娘，你不想把芳容展示於我面前，我也沒有辦法，不過，你至低限度，也要讓我知道你的姓名，我連大恩人姑娘的名字也不知，實在使我慚愧！」

「其實名字並不代表甚麼！」

「你總有一個名字！」

那姑娘慢慢提起了右手，輕撫面具，半晌才道：「我姓風，你叫我風姑娘！」

「風姑娘，請受在下一拜！」朗重義立時拜了下去。

風姑娘上前，輕輕一扶，道：「朗公子，你認爲我是你恩人，便是你恩人，但老實說，我救你祇是那麼湊巧，我並不是一心一意救你！」

「無論如何，你是我的大恩人！」

「究竟詳情如何？」

「那說來話長！」

朗重義把過去的事情，一一細述，當然仍是沒有把自己與沈霞仙一段情說出來。

風姑娘聽了，道：「那些人可算是不講理！」

「是的，他們懷疑我害了他們的子侄，其實我沒有，祇不過遇上了强盜，我也沒有辦法！」

「不過，爲甚麼你這麼多年才回來？」

朗重義一時之間，並不想回答。

風姑娘並沒有催促他，祇道：「我的性格也像你一樣，你不喜歡說，我絕不勉强！」

朗重義欲言又止，祇顧左右而言他地道：「那些鄉人還有追尋我嗎？」

「我不知道！」

「爲甚麼？」

「因爲我沒有出去，就算出去，我也祇在夜間，而且在這附近，根本不入吳縣之內！」

「你一向如此？」

風姑娘點點了頭，道：「我一向如此！」

「爲甚麼你會一個姑娘家，在這……這地方居住？」

風姑娘笑笑道：「這是一間被人放棄了的破廟，這個菩薩也失運，却也是物以類聚！」

這話似有弦外之音。

「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風姑娘不想再多解釋。

朗重義道：「風姑娘，我已好得多了，我想到外面去看看！」

「看甚麼？」

「看看那些人還想對我怎樣！」

風姑娘道：「你起來走走，當然可以，但說到要打架，還不可以……」

「那我要躲到甚麼時候才可以走？」

「你也不能一生……一世在這裏？」風姑娘如此說，說話時帶有傷感，頓了一頓，才道：「讓我去看看情形怎樣！」

那日下午，便不見了風姑娘。

朗重義覺得肚子餓，自己起來，希望可以找到一些食物，他從床上下來，祇見這間破廟實在是破得不成樣子，最奇怪的是，這地方根本沒有舉炊的地方。

那些粥，或者其他食物，究竟是從那裏來的？以前他以爲是風姑娘自己煮的，不過，他找遍了也沒發覺有甚麼炊具，更沒有食物！

食物既不是自己煮的，那麼食物究竟從那裏來？朗重義滿腹狐疑，但走遍了整個破廟，這個破廟已不成破廟，祇不過是一堆頹垣敗瓦，僅有一些還可以暫擋風雨的地方，也沒有風姑娘的踪影。

而他也發覺，自己所住的地方，是整間破廟最好的地方，他立時覺得更加感動！

而這位恩人姑娘身份，更益添神秘！

朗重義走回自己的床上，半睡半醒的等待着風姑娘回來。

那夜，接近初更時分，風姑娘才回來。

她帶了美味的食物回來。

「這食物不是你煮的？」朗重義道。

風姑娘點點了頭。

「從那裏得來的？」

她似乎勉强的道：「買……買回來的！」

朗重義祇覺有懷疑，但也不以爲意。

風姑娘道：「我進了吳縣。」

「他們……那些鄉民……」

「他們還在通緝你，聽說你老爹也因這事失了踪影！」

「失了踪影？難道他們……」

「他們會殺你老爹？」

「我想不會，因爲吳縣之中，祇有我老爹略懂武功，不過，他們會請人來……」

風姑娘道：「不過，可以肯定一點，你千萬不能再在吳縣露臉！」

「是……是他們想把我趕盡殺絕？」

「你一定要走！」

「爲甚麼？」

「我看吳縣這地方實在不容你，因爲我聽每一個人所說，都認爲你是吳縣的大仇人！」

「他們如此說？」

「他們說你陷害讀書人，不顧情義……總之，不好的話盡安在你的身上！」

「我一定要向他們解釋！」

「解釋？祠堂那次，豈不是解釋了，但結果怎樣？」

「幾乎是被活活打死！」

「所以，我覺得你不能再在吳縣出現，更不能解釋，你一定要離開！」

「但我一定要他們明白我是清白的。」

風姑娘想了一想道：「祇有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

「你要解釋，除非你做了官！」

「官？爲甚麼？」

「如果你中了武舉人，獲朝廷封一官半職，回到吳縣，他們才會聽你解釋的！」

朗重義也覺得這話不錯。

「朗公子，我看你而今的武功造詣，要考一個武狀元，根本是一件探囊取物之事！」

「也不一定！」

「你何不考慮一下，否則，你一輩子也不可以還鄉，更使你老爹也沒有機會還鄉！」

朗重義想了一會。

忽然，風姑娘道：「你不要動，躲在這裏！」然後她吹滅了那盞油燈。

風姑娘走了出去。

朗重義不知發生了甚麼事，躲在他的床上，過了很久，仍不見風姑娘回來。

他好奇心重，也希望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他慢慢移出了床

外，往外走去。

外面是一片月色，玉兔高懸半空，銀光灑滿一地。

走出了那堆頹垣敗瓦，祇見那邊有幾條人影，他閃身往那邊去。祇見人影之中，赫然是風姑娘在其中。

她被五個黑衣人圍攻，可是，風姑娘似並不吃力，應付綽綽有餘。

突然，圍攻的人多了，而且一來便是十個，加上剛才五個，一共是十五人。

十五人對付一個弱質的風姑娘，朗重義當然不能袖手，他正想撲出去。

突然，風姑娘猛喝一聲，這一聲，把寂寞的黑夜也喝破了，朗重義不敢妄動。

接着，風姑娘向外一飛，衆人隨着她的人影追去，轉瞬之間，完全不見人影。

朗重義想幫忙也沒有辦法，也來不及。

風姑娘外表看來，是個弱質的女子，除了戴有面具之外，而今更添神秘。

甚麼人來追殺她？她的武功這麼好，爲甚麼還要流落在這堆頹垣敗瓦之中？

眞奇怪的是，她爲甚麼要救自己？

朗重義實在無法找出答案，他唯有希望，風姑娘快快回來，因爲祇要她願意，才可以把這秘密揭開。

他在夜色之中，呆呆地等了一晚。

風姑娘並沒有回來。

天亮之時，他立刻躲回破廟之中，因爲他害怕有鄉民路過，發現了他，那時他又有大麻煩。

第二天晚上，月亮一樣是那麼光亮，朗重義依然在月色之下，又再呆等了一夜。

第三天也是如此。

本來滿是希望的他，漸漸也大失所望。

那十五個人衝着風姑娘而來，他們當然不會放過她，風姑娘武功再好，也是難敵四手，何況，驟眼看來，那些人並非弱者，更非善類。

到了漸近天亮，朗重義已完全失去希望，他下了決心，明天一早，便要起來，上路去找風姑娘。

他入了破廟之內，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寢，可是，當他正矇矇矓矓之際，他突然被一陣撞擊的聲音所驚醒。

他睜開了眼睛。

站在他床前不遠之處，竟然是風姑娘。

不過，她並不是平日的風姑娘，而是滿頭亂髮，一臉鮮血的風姑娘，鮮血幾乎把她的銀色面具染成了紅色。

朗重義還以爲自己在做夢。

他跳了起來，叫道：「風姑娘！」

風姑娘「嗯」的應了一聲，便倒了下去。

朗重義此時才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做夢，他立時一躍而起，撲上前來，抱起了風姑娘，把她放在床上。

「風姑娘，你怎麼了？」

在血紅的面具之下，風姑娘突然睜開了眼睛，道：「朗公子，你……你快走！」

「走？走往那裏？」

「走……走往那裏也可……離開吳縣……甚至要離開浙江江蘇這兩個省。」

「爲甚麼？」

「你不要問。」

「那麼你呢？」

「不要理會我。」她斬釘截鐵地道。

朗重義本想再問下去，不過，風姑娘的頸已再度低了下來，他推了她一下，祇覺得她已昏倒了過去。

一時之間，朗重義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他再推風姑娘幾下，她似已不省人事，朗重義知道，他不能再逗留在此地，看來風姑娘是冒着生命危險回來通知自己，離開此地。

他不再猶豫，一手抱起了風姑娘，從破廟走了出來，也不理前面是甚麼方向，施展輕功，一直向荒野的地方而去。

祇有到達人煙罕有的地方，他們才會安全。

朗重義不知跑了多久，直到雙手酸軟，雙腿再無力之時，才停了下來。

風姑娘在他懷內，似乎是昏迷了，不過，她一直身體溫暖，看來暫時性命並無大碍。

到了黃昏日落，朗重義不能再跑動。

這時，他才發覺自己站在水邊，他無法再抱着風姑娘，才把她放了下來，並且把臉埋進了湖水之內。

冰冷的湖水，使他再度精神過來。

「朗……朗公子……」

朗重義立即回過頭來，祇見風姑娘呼叫着自己的名字，他走近風姑娘，問道：「妳怎麼了？」

風姑娘並不能回答他，祇道：「朗…… 朗 公 子…… 我……你……」

風姑娘發出來的祇是夢囈的聲音。

「快……快離開……不要理我了……」

看着風姑娘，朗重義心中實在感激，因爲她自己仍是身陷險境，却依然在記掛他。

朗重義道：「不，不，我不會離開妳。」

突然，風姑娘全身抽搐。

朗重義立時把她翻轉了過來，雙手按着她的背部，把內力傳入她的體內。

本來朗重義並不懂得這些內功急救之術，但他與沈仙霞在一起之時，他也向沈仙霞學了不少。

那時祇是好奇而學，想不到而今却是有用。

不一會，風姑娘不再抽搐，而且氣息平靜，呼吸也轉爲正常。

這時，暮色開始四合，風也大了起來，朗重義看看四周，並沒有甚麼遮擋的地方，他正在躊躇，不知如何渡過這一夜。

一陣大風吹來，竟夾雜了一些人聲。

「我看那丫頭走得不遠。」

「她會否來這湖……」

聲音似近，但朗重義回首四望，却並沒見人影，看來那些說話的人，並不在附近，但風聲把他們的說話，送到朗重義的耳內。

朗重義知道，如果再在這湖邊躭下去，說不定天未到完全入黑，那些人便追到來。

風姑娘武功那麼好，猶不及那些人，如果以自己的武功，一定是不堪一擊。

他一定要盡快離開這裏。

他再看看湖內，祇見不遠之處，有一隻小艇在水中蕩漾着。

朗重義並不懂水性，不過，他知道，祇有坐這小艇蕩向湖心，才可以避開那些追踪而來的人。

忽然，大風又起。

「不殺……這丫頭……你叫我們如何回去交代……」

「她受傷不輕……」

「她不會回去……就算回去了，她也……」

聲音似乎越來越近，朗重義不大明白這些人說些甚麼，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那些人正在追殺風姑娘，而且不殺死她，誓不罷休似的。

聲音似乎比上一次還要近。

朗重義知道，不能再猶豫下去。

他抱起了風姑娘，走近湖邊，先把她放在小艇之上，然後自己也坐在艇上。

他一拉開那繩索，小艇便順着湖水，順風的飄向湖中央，爲了免被追來的人發覺，朗重義也睡在一旁，讓小艇自由飄流。

他不知小艇會去那裏，他祇想他們不被任何人發現，直到月懸半空，他才坐起來。

這時，他才看見，自己這小艇，在湖水之中，月色銀光之下，四周是水。

看來他們已來到了湖中。

湖中的水勢却是靜止的，小艇在水中，也像停了下來，看不見岸，當然不會再有人追來。

朗重義這時才安下心來。

不過，隨即却又擔心起來，因爲剛才是爲了逃避，盲目的逃避，完全沒有計較到後果，可是，而今平靜下來，心中却又驚懼起來。

「我……我在那裏？」風姑娘這時甦醒過來。

「我們……我們在湖水的中央。」

「湖水！」風姑娘睜開了眼睛，望了朗重義一眼，又道：「我是在做夢？」

「不，你不是在做夢，我是朗重義！」他用手輕輕的拉着風姑娘的手。

「你還沒有走？」

「走？我應該走到那裏去？」

「你不要理我，如果他們追到來，你也一定沒有命，我們何必死在一起？」風姑娘激動地叫道。

「不，不，不會的了，他們永遠追不到來的。」他雙手緊緊的拉着風姑娘雙手。

這時，風姑娘才眞正甦醒過來。

朗重義道：「其實，我並沒有救你。」

「爲甚麼你這麼說？」

「因爲我們逃離了敵人，却在這小艇內，在湖水之中，也是死路一條。」

風姑娘勉強坐了起來。

「你怎樣來到這湖水中央？」

朗重義把風姑娘回到破廟之時，自己爲了救她，一直跑來湖邊之事，叙述了一遍。

「你爲甚麼要救我？」風姑娘問。

「你爲甚麼要回破廟救我？」

風姑娘並沒有回答。

朗重義道：「其實，我們這時執拗這些問題也再沒有意思了。」

「爲甚麼？」

「我們在這小艇之內，無糧無水，可以支持多久？」

「有水，我們週圍都是水。」

「祇要風一起，白浪騰翻，我們……」

「不用怕，明天風一起，不單不會把我們的船弄翻，而且還會送我們到小島之上。」

「甚麼？你怎知道？」

「因爲我懂得看天象——你看，東方一片暗紅，明天天氣不會好，而且會有東風……」

「有東風又如何?」

「那會把我們這小艇吹到龜島之上。」

「龜島?」

「這湖中有龜島。」

「你也知道這湖?」

「當然知道,我以前是個喜歡游山玩水的人,那當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朗重義道:「風姑娘,妳究竟是甚麼人?」

風姑娘的面具,把她的表情遮蓋了,但朗重義仍然可以感到她在笑。

風姑娘道:「那你以爲我是甚麼人?」

「你是我的大恩人。」

「不要再提,好了,我知你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我救過你一次,你也救了我一次,那麼,我們互不拖欠,你也不要再說我是你的恩人了。」

朗重義道:「也好,我們既然扯平了,你也應該告訴我,你究竟是甚麼人?」

風姑娘並沒有回答。

「爲甚麼你還要戴這面具?爲甚麼有這麼多人追殺是你?爲甚麼你以前是個活潑的人,喜歡游山玩水的人,又怎會變成一個躲在破廟瓦礫中的人?爲甚麼?」

風姑娘道:「不要再問下去了。」

朗重義道:「風姑娘,你不把我當作一個朋友?」

「朗公子爲何如此說?」

「因爲沒有人祇知道自己朋友的一個姓之外,甚麼也不知道的。」

風姑娘嘆了一聲,道:「你眞的要知道?」

「當然。」

「你會後悔。」

「爲甚麼?我要知道你的一切,我怎會後悔?」

「不過,我告訴你也沒有甚麼大關係,因爲我可能是將要死的人了。」

「怎會?你精神奕奕!」

「我大有可能是迴光反照,我中了那四個人的重掌,我應該沒有這樣的氣力。」這時,風姑娘反而發覺自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有精神。

「不會的,你受傷是事實,但你不會死。」

「雖然我也許有幸逃過這掌傷,但我仍然逃不過……逃不過……」

「逃不過甚麼?」朗重義非常困擾地道。

風姑娘突然指着自己的面具,道:「一切都應該從這面具開始。」

朗重義望着她,沉默不語。

他突然感到有些緊張,因爲他日夕盼望要看到的臉孔,快要看到了。

風姑娘突然又停了下來,道:「朗公子,你以爲我這面具後面,是一個怎樣的容顏?」

朗重義一時之間,却不知怎樣回答。

「你以爲是一張怎樣的臉孔?」風姑娘催促地問道。

朗重義道:「一張怎樣的臉孔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顆善良的心!」

風姑娘聽了,突然大笑起來。

「哈哈哈……」的聲音,不絕於耳。

「你……你笑甚麼?」

風姑娘停止了笑聲,道:「公子,老實告訴我,你有沒有想過,我這面具背後,是一張怎樣的臉?」

「是一張……我並不介意看到甚麼!」

風姑娘道:「一張非常醜陋的臉!」

朗重義這時,反覺得不想看到這一張臉。

「你也不用欺騙自己,我面具的背後,當然是一張非常醜陋的臉,否則,怎麼要把我的臉孔收藏起來?」

「並不一定,你可能不想別人看到你眞正的容顏,或爲了一個信念?」

「朗公子,你是個好人!」

「不是,不是!」

「好了,好了,結果我還是要給你看,朗公子,你預備好了沒有?」

朗重義低首不語。

風姑娘不再說話,慢慢地把臉上面具揭了開來。

朗重義在這時刻,竟然不敢看!

「你看,你快看!」

風姑娘這時竟又要催促朗重義抬頭細看。

朗重義終於鼓起了最大的勇氣,抬頭一望……

他看見的並不是一張醜陋的臉,而是一張蒼白但非常漂亮的臉。

這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

風姑娘實在是可以稱爲一個美人兒,除了因爲長年累月被面具罩着,有些蒼白,沒有血色外,一切都可以稱爲完美。

兩道入鬢長眉,一泓清水似的眸子。

「你這麼……」

風姑娘道:「你不要給外表蒙蔽了,你再看清楚一點……」

朗重義走近了一步,再細看一下。

是美人胚子,這點毫無疑問。

「你是一個大美人!」朗重義實在忍耐不住,也不怕風姑娘說他輕薄。

風姑娘又再笑了起來,笑聲却是乾澀,漸漸已便成了哭聲。

「怎麼,你怎麼了?」朗重義問道。

風姑娘道:「如果有這麼一個美人的模樣,我怎會把我的臉孔用面具罩起來?」

朗重義實在是大惑不解。

「你看清楚我臉頰!」

朗重義上前,在慘淡的月色之下,細看她所指的臉頰,可是,他依然看不到甚麼。

風姑娘嘆了口氣,道:「表面還沒看到,也許沒有太顯現出來!」

「究竟你在說甚麼?」

「我皮膚之下,滿佈了一絲一絲的藍筋!」

「藍筋?我不明白!」

不過,在風姑娘的指示下,果然,他看到她臉頰之下,果然是滿佈藍色的筋,好像是血管筋,又好像是一些病徵。

「你不會明白……」突然,風姑娘褪下了她的鞋子。

朗重義退了幾步。

一向以來,無論古今,一般女子都不輕易把自己的脚暴露於人前,這動作與衆人前寬衣,不遑多讓。

風姑娘的脚趾現於朗重義的跟前,她忍不住顫聲道:「你看,你看……」

朗重義低下頭來,看到風姑娘的脚趾——五隻脚趾,腫脹中有些扭曲,非常難看。

朗重義一時之間呆了。

風姑娘本來是十分激動,但看見朗重義的模樣,反而又平靜下來,道:「你明白了?」

朗重義道:「不會的,不會的!」

「怎麼不會?再遲一些,連我的臉孔也會如此……那時,那時……」

「不會的,不會的!」朗重義把臉轉向另一邊,似乎眞的不想看下去。

風姑娘道:「我以前也像你一樣,不忍再看,不過,我知道,終有一天,我的臉孔也會如此,那時,沒有人敢接近我,甚至也不敢再多看我一眼!」

朗重義道:「不,不!」

「連我自己也不敢面對,我告訴你,這的確是麻瘋病!」風姑娘的語氣,竟是如斯鎮定。

朗重義叫道:「不會的,不會的!」

麻瘋病是不治之病,最慘的是六親不敢接近,甚至旁人一旦發現,也是走避唯恐不及。

朗重義終於鎮靜了下來,但他也不敢正視風姑娘。

風姑娘道:「好了,你知道了眞相,我是個患了麻瘋病的女子,你可以走了!」

「走?我可往那裏去?」朗重義反問道。

「我不知道,你可以到任何地方,甚至回到你的老家,也好過和一個不祥之人在一起!」

「你怎會不祥!就算你有這種病也不是你自己的過錯。」

「我不知道……」風姑娘茫然的望着朗重義。

「是你父母……」

「不,他們都是正常的人,並沒有這樣可怕的疾病,可能,我前生作孽太重,一生下來,就是如此。」

「沒有可能的,你看過大夫嗎?」

風姑娘點點了頭,道:「看過,大夫也不敢說甚麼,只建議我自己找個地方,躲藏起來!我爹爹是城中大官,富甲一方,財雄勢大,爲了他自己的面子,他竟然要我自殺!」

「爲甚麼?」

「他害怕我影响他的聲譽,他有麻瘋病的女兒,怎能再容於鄉仕之間,他開始要我自殺,但我覺得我雖然有這種病,但我身上仍沒有甚麼跡象,只是皮膚下佈滿藍筋,而且我仍然十分健康……也許,這只是我自己的感覺,我實際上是有麻瘋的……」

「你當然不會自殺!」

「一個好端端的人,怎能自己殺自己?而且,我自小學武,慣於活動的人,更加不能坐以待斃,不過,我爹却不能再容忍我,他還有一點情,不忍親自下手殺我,因而便派人殺我!」

「那五個人,是其中的一些?」

「對,自我離家之後,一直有人追殺我!」

「爲甚麼他要這麼趕盡殺絕?」

「我不知道,其實我早在他面前發誓,永遠不會在別人面前,提起他是我爹,不過,他似乎並不放心。」

「令尊既要殺你,你又怎能逃出來?」

「那是我母親,她知我有這個可怕的疾病,她明知是絕望,也不忍心見我死,於是,趁人們沒有注意,放了我一條生路!」

「令堂仍有一些良知。」

「她本想與我一起逃離,不過,我反而不想累了她,因此獨自逃了出來。」

「你出來多久了?」

「快三年了。」

「你日夕生活如何渡過？」

「我四處找地方躲藏，最近是住在那破廟之中。」

「你爲甚麼救我？」朗重義突然有一個疑問，一個自己也不能顧及自己的人，怎會救人？

「我其實並不想救你！」

「那你又爲何……」

「其實我救了你，可能已害了你！」

「害我？」

「我不知道，在這十幾廿天之中，我們同住一處地方，雖然我已盡量不和你有所接觸，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把麻瘋傳了給你！」

「不會吧！」

「我不知道，我只是盡量小心，甚至我不會煮東西給你吃，我給你吃的粥，全部都是偷回來的！」

「怪不得我在那破廟處，找不到一些舉炊的用具，而我又有東西吃，原來是你去偷來的！」

「是的，我不想把你也傳染了！」

「我看你並沒有病！」朗重義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你想我開心一陣子？」

「不是。」

風姑娘道：「那你有甚麼根據？」

「因爲你昏迷了後，我曾經用內力，迫眞氣入你背部，我感到你體內一切正常！」

風姑娘聽了，低下了頭。

「對不起，我不是……」

「沒有甚麼，你救我，不過，我只怕這樣肌膚的接觸……我害怕你已被我傳染了！」

「那更加好！」朗重義這樣說，並不是在欺騙風姑娘，但風姑娘却並不明白。

「怎麼好？」

「因爲你一直害怕把這病傳染了我，而今，也許眞的早已傳給我了，那我們都一樣了，你也不再害怕我，我也不會再害怕你了！」

「同病相憐？」

「對，不過並不是同病相憐，而是同病關照！」

這話眞的使風姑娘開心起來。

他們這樣談說着，竟然已過了大半夜。

月兒已西墜，而風也起了，正如風姑娘所預料，東風已起，把小艇吹動了。

朗重義也覺得小艇在移動，道：「風姑娘，你果然懂得觀天象，東風果然吹起了。」

風姑娘道：「也沒有甚麼，我少時在家中，常常有些陌生人出入，他們都有本領，我扯着他們教我一些，他們知我是府中千金，當然樂意教我，我這些觀天象，甚至舞刀弄劍、輕功，也全是那個時候學會的。」

「你眞聰明，如果你眞有一個正式的師傅，那麼，你在武學方面，一定大有成就！」

「想不到當時貪好玩學到的本領，在我這幾年逃亡的生活中，竟用得着！」

這時小艇順着風吹一直飄流，果然看到前面一個小島，過了一會，小艇泊近了小島。

朗重義先跳上了岸，然後回身扶風姑娘。

風姑娘開始仍有些避忌。

朗重義道：「你忘記了？」

「忘記甚麼？」

「我們不是同病相憐，而是同病互相關照？」

風姑娘聽了，才嫣然一笑，讓朗重義扶了她上岸去，這時，天色已開始明朗，只見小島當中，有茂密的樹林，二人一直走往樹林。

* * *

經過了幾天的整頓，一切都安定下來。

朗重義在樹林內的一棵大樹上，建了兩間小屋，當中用一些藤蔓做的繩索連接起來。

樹林之內，有很多野果，香甜美味，而在黃昏或者清早的時候，有很多小動物出現，因此，他們雖處在無人小島之人，倒也食物無憂。

吃膩了野兎野鹿，來到海灘，也可以輕易獲得游魚，因此二人覺得在島上生活，比在任何地方爲佳。

沒有再戴上面具的風姑娘，臉色更爲紅潤，當然，也比初初相見之時，更加美麗。

兩人的身體似乎越來越好。

風姑娘果然是學識廣博，她運用很多以前學過的東西，無論是武功、技藝、觀天象、採藥等，本來是一些皮毛知識，但經二人一一整理，互相切磋研究，居然整理出一些有系統的實用學問。

因此，他們在島上生活，非常快樂。

而日子也過得很快。

有一天，風姑娘躺在沙灘之上，與朗重義一起觀星，忽然間，風姑娘道：「你看今夜星星閃爍不定，我害怕……」

「害怕甚麼？」

「害怕有人會入侵我們這裏！」

「入侵我們這裏？」朗重義笑了起來，又道：「我們住在這裏，幾乎三個月了，你有沒有看過有人前來？」

風姑娘搖搖了頭。

「既是如此，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在這裏，那裏會有人入侵我

們？」

風姑娘沒有再說下去，不過，以她多年觀星的經驗，她知道日內一定會有變化。

那夜，他們便睡在沙灘之上，柔和的風，輕濤拍岸，使他們悠然入夢，可是，到了半夜，二人被狂風驚醒。

天上再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

狂風海浪捲起，接着便是大雨傾盆而下，二人迅速離開海灘，回到樹林中的樹上小屋。

風雨一直不停，不過，他們的樹上小屋也十分牢固，雖然有一些漏水，却也不影響他們睡眠。

翌日醒來，風雨稍停。

朗重義想出外找些食物，他剛走出樹林，便遙遙的看見有一艘小艇，正在海浪中載沉載浮。

朗重義立即叫了風姑娘，兩人奔到海灘，祇見那小艇上有漁人，正想把小艇泊岸，但由於逆風，他們無法使小艇泊岸。

船上的人，見到沙灘上有人影出現，便大叫救命，朗重義與風姑娘也沒有猶豫，急急回到樹林，拉出一些他們用籐蔓自製的繩索，然後再往海灘上，把繩抛了出去。

但風浪太大，一時之間，無法接近。

朗重義是個非常熱心救人的人，也不理會對方是甚麼人，可惜他又不懂水性，祇拿着繩索在海邊乾着急。

這一次，風姑娘却變成有點冷漠，無動於衷，可是，見到朗重義那麼焦急，她也不理會一切，自己拿了繩索，抛入水中。

她懂水性，游在小艇附近，抛上了繩索。

朗重義立時用力來拉，幾經辛苦，才把小艇拉了上岸，小艇之內，有漁夫婦一家大小共五人，他們對二人非常感激。

這風高浪急的日子，祇維持了兩天，一切又再平靜了下來，漁夫婦一家大小，拜別了朗重義與風姑娘二人，便離開了小島。

他們送別了漁夫婦，風姑娘一直有點不安，可是，朗重義却是滿臉歡喜。

忽然，朗重義也發現了風姑娘的不安，便道：「你怎麼了？」

風姑娘沉默不語。

突然，風姑娘却又反問道：「你爲甚麼覺得那麼歡喜？」

朗重義道：「助人是快樂之本。」

「我却擔憂。」

「擔憂甚麼？」

「我擔心前夜觀星所得，似乎應驗。」

「你說這一家漁夫婦，會告發我們？」

「我想他們不會恩將仇報，不過，會無意之中，洩露了我們居住在這小島上的消息。」

「就算知道，那又如何？」

「我爹一向廣佈線眼，而我們也是在湖上失踪，說不定他又再派人來。」

「令尊眞會趕盡殺絕？」

風姑娘點點頭，但朗重義心中却不大相信，人誰無骨肉之情，就算有一個麻瘋的女兒，也不會忍心這麼趕盡殺絕。

「令尊一直是要把你殺了才安心？爲的是甚麼？」

「因爲我有麻瘋，因爲麻瘋這種病，會影響一個家族，他實在不想我存在。」

「影響一個家族，那麼嚴重？」

風姑娘點點了頭，並道：「如果你也染上了，將來，你的家人也會如此對你！」

朗重義忽然仔細地端詳着風姑娘的臉頰！

風姑娘道：「你看甚麼？」

「記得我當初看到你脫下了面具的時候，你告訴我你臉上有藍筋，不過，你脫下了面具這麼多月，我再看不到有甚麼藍筋！」

「是嗎？」風姑娘有點歡喜，不過，她隨即又有點愁眉苦臉地道：「你是想讓我開心！」

朗重義嚴肅地道：「不，我當然想你開心，但我絕不想騙你，因爲你臉上的確沒有了藍筋！」

「不過，你看我的脚趾！」

風姑娘的脚趾，依然是有些腫脹，似又有些潰爛，又有些屈曲。

「我看這並不一定是麻瘋的病徵！」

「爲甚麼不是？這些徵象，會一直在我身上蔓延，我身上、雙手、臉上將會出現這些潰爛……」風姑娘哆嗦着，想到這裏，不禁全身也顫抖起來。

「不會的，不會的，你看，我却完全沒有！」

「你當然沒有！」

「可是，你記不記得，我曾與你輸內功，而且這一段日子，我們食物相同，如果你有這病，我沒有理由不會染上的。」

「也許，這種病並非立時發出來。」

「要多少日子？」

「我也不知道，這種病在你身上的話，突然有一天，便會發作出來！」

「我不信，你看，我身體越來越好，甚麼感覺也沒有，怎會患上麻瘋？」

風姑娘觀察了朗重義一會，似乎又覺得他的話有些可信，再加上朗重義的好言安慰，漸漸風姑娘也

破涕為笑。

過了兩天，當他們各自在樹屋之上安寢之時，突然聽到了「轟隆」的聲音。

兩人被嚇醒過來。

朗重義立刻往找風姑娘，兩人攀上較高的樹上遙望，祇見遠處有一艘大船，船上有旗幟，寫着一個「風」字。

最令二人觸目的，竟是這艘大船之上，有一支大砲，而砲口正對着他們。

又是「轟隆」的一聲。

火光一起，他身旁幾株樹也被炸毀了，兩人祇感到灼熱非常，轉眼之間，整個樹林也着了火。

幸好二人並沒有躲在屋內。

那艘大船，又再向島上發了幾炮，看到島上已變成了火海，才離開了。

兩人看着這青翠的樹林，變成了火海，轉眼之間，又成了一大片灰燼，內心沉痛不已。

「那是令尊的船？」朗重義問道。

「你沒有看見那旗幟上的『風』字？」

「他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也不明白。」

「祇要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他也不會放過你，為的是甚麼？」

「我們要離開這小島了！」

「為甚麼？」

「再過幾天，我爹又會派人來，看看有沒有我的屍體，這樣他才會安心！」

「眞會如此？」

「你不相信，可以多等幾天。」

果然，過了幾天，那艘大船又再回來，這一次，並沒有發炮，祇派了一隊人上來。

那些人並不是穿了軍服，祇像一般家僮傭僕，不過，他們的行動，却顯示每一個人，都經過訓練，一切都是像軍隊一般的行動。

這些人巡視了整個燒焦的樹林，似是十分滿意，才收隊離開。

朗重義與風姑娘一直躲在一旁細看。

當那些人離開了小島，風姑娘才道：「你而今相信了嗎？」

「也不由我不信！」

風姑娘重重嘆了口氣。

朗重義道：「他不應這樣對你！我要去問他，去親口質問他，為甚麼對親生女兒，竟如此滅絕人性！」

「你不能夠！」

「為甚麼我不能？」

「因為你根本沒有機會見到我爹，既然見也見不到，你可以說些甚麼？甚麼人會聽你的話？」

朗重義道：「你爹究竟是誰？」

「風於陽，我名叫風素玉。」

「風將軍？」

「你也聽過他的名字？」

「當然聽過，他是朝廷中數一數二的將軍，十多年前，領兵邊關，為朝廷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天下那個人會不知道……不過，人們說他是個非常有大丈夫氣概的大將軍，大將軍當然有大丈夫氣概！」

「有時人不可以貌相，聽來的更不可信。」

「他祇有你獨女一人？」

「不，我還有一個弟弟！」

「他對你弟弟如何？」

「當然是好，好到極點」

「那沒有理由的……」

「怎麼沒有？最重要的是，我患有痲瘋病！」

「不，我不相信你有痲瘋病！我要去找一個最好的大夫，把你這種怪病治好過來！」

風姑娘沒有說話。

朗重義又道：「我要去見你爹風將軍，就算他是將軍又如何，我一定可以見到他！」

「沒有可能，如果他不知你是誰，他不會見你，如果他知你知道我的下落，他會見你，套你口供之後，殺死你，然後來殺我。」

「那麼，我去見他，反而累己累你？」

「對。」

「但你可不能一輩子永遠如此。」

「有你——我不在乎其他！」

「不，我要你活得堂堂正正，也要明白令尊對你如此態度的眞相！」

「沒有可能……」風姑娘頓了一頓，道：「除非……」

朗重義聽了，接口追問道：「除非甚麼？」

風姑娘欲言又止。

朗重義道：「為了你，我赴湯蹈火，在所不計！」

風姑娘非常感動，徐徐的道：「除非你晋身朝廷，得了一官半職，還有，並不是普通的官職！」

「這個倒難！因為我一來不是官宦之家，二來，我也沒有家財，可以買到一官半職！」

「除非……」

「還有甚麼機會？」

「我不想說！」

「為甚麼？」

風姑娘並沒有回答。

朗重義想了一會，恍然而悟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我知你不想我離開！」

風姑娘含情脈脈的低下了頭。

「我朗重義是個重情重義的人，而且，我要你活得堂堂正正！」

風姑娘道：「我相信你。」

「我要治好你的怪病，讓你活得像個眞眞正正的人。」

風姑娘道：「不，不，我而今已生活得很好。」

朗重義道：「你這樣東躲躲、西閃閃，怎算好好的活着？那不是眞正的活着。」

風姑娘的表情是非常的複雜的，她既感激朗重義為自己，但也害怕他為自己出頭，而可能把整件事情弄得更差，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

朗重義道：「你有辦法的。」

風姑娘道：「我有一個辦法，却要靠你。」

「怎樣？快說。」

風姑娘道：「你還記得，你以前欲去考武狀元？」

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朗重義道：「對，祇要我考上了武狀元，我自然有機會見到了風將軍，那時……」

「他仍未必聽你的話。」

「如果我是武狀元，那定是大大不同。」

「如果以你而今的武功考武狀元，我看成功的機會一定很大。」

「但願如此——不過，我這樣去，也是不成。」

「當然不能這樣去，否則，你被吳縣中的鄉親父老們所發現，那時，你連上京的機會也沒有。」

朗重義道：「其實，我也像你一樣，躲躲閃閃的生活着，祇要我能中了武狀元，我才可以衣錦還鄉，鄉中父老才會原諒我以往的過失。」

他越想越覺這件事情的重要，不過，在這無人的海島，怎能赴京考試？

風姑娘看着朗重義的表情，知道他已下了決心，便道：「明天，我與你離開這裏。」

「離開這裡？為甚麼？」

「明天便開始轉吹西風，祇要我們今天合力做一塊木排，大有機會回到中原處。」

朗重義立即開始工作，島上樹木極多，也很容易結成木排，到了第二天，果然風向轉變。

二人把需要的東西拿在手上，然後乘上了木排，向東岸而去。

朗重義坐在木排之上，滿懷希望。

風姑娘一直沒有多說話。

朗重義道：「你不覺得開心？」

「不，為了你，也為了我自己，我當然覺得開心。」

「不過，我知你擔心。」

「擔心甚麼？」

「擔心我一去不返！」朗重義道。

風姑娘沒有表示甚麼。

朗重義道：「風姑娘，妳放心，當我考上了武狀元，我一定會向妳爹說明一切，而且要找最好的大夫回來，給妳治好這怪病！」

風姑娘依然沒有說話。

「妳害怕我扯謊？」

風姑娘祇望着遠遠的前方。

朗重義道：「假若有一天我負風姑娘，我朗重義會死無葬身之地！」

風姑娘吃驚地道：「重義你何必下此重誓？」

「因為我害怕你不相信我。」

風姑娘終於展開了那難以看到的微笑。

正說話間，遠處竟然出現了一艘相當大的船，那船並沒有飄起甚麼旗幟。

風姑娘道：「奇怪，這地方從來沒有這麼大的船，難道是……」

「也許是路過的。」

他們的木排是順風順水而去，而那大船竟然逆風逆水的向他們迫近而來。

風姑娘見了，似是自言自語地道：「怎會如此？」

朗重義也覺得奇怪，道：「他們怎會……」

「莫非是那一家漁民的通風報訊？」

「怎麼會？」

「怎麼不會？」

「因為我們是他一家大小的救命恩人，他們怎會如此恩將仇報？」朗重義氣憤地道。

「不要責怪他們，祇可憐他們生活迫人，他們來湖中捕漁一輩子，也不及他們去舉報我們一次的酬金，這難怪他們心動。」

「我再見那家漁人，我一定要把他們殺死。」

那大船已向他們迫近。

船上並非軍士，但一眼看過去，都知道他們比軍士還要威武。

風素玉道：「這些是我爹僱來的江湖人士，他們武功高强，很多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我不害怕！」朗重義以身體掩護着風素玉。

「我們可能會死在他們手下。」

「就算是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

風素玉緊緊的依偎着朗重義，多少年來，她過着被人追殺的顚沛流離生活，那有人安慰過她，那有人同情過她，而今竟有人肯為她而死，她感到人生實在是有意義的。

朗重義也是以必死的心態去護着風素玉，也以必死的心來迎接這大船的進襲。

但大船上並沒有派人下來。

祇見當中有人似是撒下一些東西來，朗重義不知那是甚麼，想加以抵抗也沒辦法。

却原來船上的人，用漁絲縛住

了鐵爪，釘在他們的木排之上。

風素玉道：「他們要把我們整個木排扯上去。」

朗重義掏出佩刀，砍下那些魚絲，那知道那些漁絲非常堅韌，連砍了十幾刀，也無法砍斷。

船上的人，見他如此狼狽全笑了起來。

朗重義非常焦急。

一時之間，風素玉也沒有甚麼辦法。

船上的人，想全力一扯，把他們這個木排扯上去，活活的捉着朗重義與風素玉二人。

可是，人算却不如天算，他們這隻木排，是臨走時迅速編成，也不十分牢固。

船上漁絲一扯，那木排竟立時散了開來。

這一下子却使朗重義更加狼狽不堪，他不懂水性，落了水之後，不但不能保護風素玉，連自己也顧不了，祇能大口大口的喝下水，不及一刻，已不省人事。

* * *

朗重義以爲這一次，一定遭劫難，他唯一不甘心的是，剛答應了要一生一世保護風素玉，却遇到這情形，人的生命根本上並非可以自己控制。

他覺得自己飄浮了很久，也飄浮了去很遠很遠的地方，他以爲自己已到了極樂世界。

他不敢張開眼睛。

可是，當他用手摸索附近物件的時候，忽然，他發覺附近有被褥床鋪，而且還有枕頭。

那一定不是極樂世界。

他終於勇敢地睜開了眼睛，祇見自己睡在一張床上，並不是豪華的床，但也足夠他舒服地躺着。

他雖然仍有飄浮的感覺，不過，他可以肯定那是一張床，不過，床並非在一間屋內。

這地方相當狹窄，好像是一條船似的。

他再睜大眼睛，眼前出現了一個人，那人有點面善，再看清楚，竟然令朗重義無名火起三千丈。

因爲眼前的人，竟是日前他們曾幫助過的漁夫。

朗重義跳了起來。

那漁夫見了，叫道：「相公，你沒事了？」

朗重義道：「你這無情無義的傢伙！」

漁夫似乎並不明白。

「你去告官，才累得我們……」

「我……」漁夫吶吶，被他嚇得不知所措。

朗重義便要跳起來，向漁夫攻擊。

「重義，重義，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聲音竟是來自風素玉。

風素玉把一塊小小的簾子掀了起來，才進入這個斗室，並道：「余大哥並沒有去告官，反是救了我們。」

朗重義一臉漠然，因爲他還記得，在他們的木排被抓碎之前，他們還談論着這個漁夫可能因黃金而出賣了他們。

風素玉道：「你聽我解釋一下，原來余大哥被我們送回岸上，他並沒有去告密，却被官府捉了，官府的人威迫利誘，他却死也不肯說。」

漁夫道：「可是，還是我對不起你們，他們官府那些人，聽我們說，知道小島中有人，他們也不理會甚麼，似乎是寧枉無縱，派船往小島去，那時，他們已放了我，我發覺他們派船去小島，爲了你們，我也冒險前來。」

風素玉這時也是一身漁家打扮，道：「幸好他們冒險前來，才把我們自水中救起。」

朗重義聽了，才道：「那要多謝大哥了，大哥貴姓大名？」

漁夫道：「我叫余利。」

余利道：「朗大哥怎能如此說，不是你們先救了我們一家，我們那還有性命？」

朗重義還是再抱拳，謝了余利一番。

兩人又客氣了一會，朗重義祇覺身體仍是浮浮沉沉似的不穩，問道：「我們而今在那裏？」

「在余大哥的漁船之上。」

朗重義看看四周，才發覺這窄小的地方，根本便是一個船艙，祇不過他被溺昏了一段時間，不知身在何處。

風素玉道：「余大哥會實現你的願望。」

朗重義道：「甚麼願望？」

「你不是說過，要重新上京去？」

朗重義點了點頭。

風素玉續道：「如果你再經吳縣去，你以爲有沒有麻煩？」

朗重義點了點頭。

「幸虧余大哥替我們想過，若我們再逗留在附近的地方，說不定會遇到更大的麻煩，因此，他決定載我們離開這地方，然後再讓你上京。」

余利道：「朗大哥，你睡了多天，出來看看。」

風素玉上前，扶着朗重義，並與他一起出了那個狹小船艙，原來這隻漁船，正放中游。

「這是甚麼大江？」

「這是長江。」余利道：「我們沿着這江水，三天之後，應該可以到達金陵，金陵是個非常繁榮的地方，那時你可以從那裏上京。」

風素玉道：「再休息三天，你

會完全康復了。」

朗重義道：「我想可以了，素玉，妳沒事？」

風素玉笑道：「你看我，有甚麼事？」

「我們那木排被那些鐵爪抓散之後，我們便……」

「你不懂水性，自然是會被溺，但我却不同，我一面找你，一面潛往水下，不過，那時風高浪急，我救得了自己，也救不了你。」

余利道：「不，不，風姑娘在說謊，當我搖船來到之時，她不顧自己生死拚命的抓住你。」

朗重義輕聲對風素玉道：「謝謝妳！」

「風姑娘一直以你性命爲重，她眞是一個……」

風素玉不讓余利再說下去，接口道：「也沒有甚麼，祇因爲在水裏，我懂水性，而朗大哥不懂，我自然要盡力救他。」

不過，從余利的眼神，朗重義知道，自己這一條命，根本是風素玉拾回來的。

可是，風素玉一直沒有居功，反而要把這事淡化，朗重義內心非常感激。

漁船沿着長江，一直往金陵進發。

日間，風素玉像個漁家女，幫助余利工作，也煮了很多既滋補又好吃的東西給朗重義吃，朗重義這一次，並沒有受甚麼傷，祇不過是被溺了一會，也很快便復原了。

那天，風素玉正在船頭學補網。

朗重義與余利在船尾中閒聊。

余利道：「明天我們便可到達金陵了。」

「那麼快！」

「我們已經航行了三天有多了。」

朗重義看着江邊的風景。

余利道：「朗大哥有甚麼打算？」

「上京！」

「這個當然，不過，小弟倒有個忠告！」

「甚麼忠告？余兄不妨細說！」

「風姑娘是個好姑娘！」

朗重義道：「我知！」

「那你一定要好好對風姑娘，她捨命救你，我知她對你一往情深，你千萬不要辜負她！」余利說得非常眞切，使朗重義非常感動。

「我知道！」

余利道：「朗大哥，我是個粗人，不懂說話，請你原諒我！」

「但說無妨！」

「你只說知道，這有甚麼用？」

「你想我怎樣？」

「第一，你至少也應向風姑娘有一些表示，」他頓了一頓，道：「也許是我太多事，你早已向她表示了而我却不知道！」

朗重義紅着臉笑了起來。

不過，他自忖道：「余大哥也說得有理，素玉一直以爲自己有那個大病，不敢與我稍作親近，而今這一刹，我一定要向她有所表示！」

余利又道：「你一定要上京？」

朗重義點點了頭。

「不可以不去？」

朗重義本來欲加以解釋一下，但想到風素玉身上這病，會令一般人害怕，因此，他並沒有說出來。

「我一定要去。」

「我不知你上京是爲名爲利……也許是爲着甚麼事情，但無論你高中與否，你一定要回來找風姑娘！」

「這個當然！」

余利並沒有再說，但一臉憂慮。

「余大哥，你似乎有些憂心？」

余利點點了頭，道：「朗大哥，我也不怕直言，我聽大戲也聽得多了，很多公子哥兒，上京赴考，一旦高中，即拋棄了糟糠！」

「我不是這種人！」

「對，我不應該懷疑大哥的！」

這時，風素玉從船頭那邊過來，對兩人道：「兩位大哥在談些甚麼？」

朗重義道：「我們只是隨便談談，我們明天便可以到金陵了！」

風素玉道：「明天到金陵，那好極了，朗大哥，爲甚麼你的語氣似有不快？」

余利道：「他不想離開我們！」

提起離別，風素玉也爲之一愕。

余利道：「我還有很多工作做，你們好好談一下吧！」

他向朗重義打了一個眼色才離開去。

風素玉道：「重義，你不想離開？」

「我多次死過翻生，都是多得你救我！」

「不，也只是因緣巧合！」

「我眞的不想離開你！」朗重義情深款款的望着風素玉。

風素玉也低下了頭。

「不過，爲了你，也爲了我，我一定要上京去！」

風素玉道：「對！我不想一輩子也不能回家去，更不想讓你們鄉中父老，家中老父永遠誤解了你。」

「而且，我也要爲你洗這沉冤！」

「我這個病……」

「不，你一定不是染上這個病，我更加要在京師中找皇帝的御

醫來醫你！」

風素玉不言，她自己似乎對自己的病也開始有懷疑。

朗重義續道：「而且，我也要為你找出令尊為甚麼一直如此對待你的緣故！」

其實風素玉一直也希望知道父親為何如此對自己的眞相，她慨嘆道：「是的，讓我知道了原因，那麼，我死也死得明明白白！」

「你不會死的，而且不能死！」

「那怎能？」

「因為你還要等我回來，我要用大紅花轎，明媒正娶，娶你為妻！」朗重義終於勇敢的說了出來。

風素玉聽了，滿臉泛紅霞，其實，她是十分歡喜的。

「不過，我害怕……」

「害怕我不回來？」

風素玉並沒有說話。

朗重義望着滔滔江水，道：「假如朗重義我有負風素玉，自當被溺水中，屍骨無存！」

風素玉道：「你不必發這樣重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你何必……」

朗重義道：「我一定會守我諾言！」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我上京之後，你會如何？」

這時，余利已走了過來，道：「她會跟我們住在這艘船上！」

風素玉點點了頭，道：「余大哥已答應讓我住在船上，我們沿江捕魚，也不容易被人發覺！」

朗重義道：「那要麻煩余大哥你多多照顧。」

風素玉道：「我們三人投緣，不如結拜為兄妹，如何？」

朗重義道：「好極！」

余利道：「不可以！」

兩人聽了，面面相覷。

余利道：「我與風姑娘結為兄妹尚可以！」

「為甚麼我不能？」

「因為我想你成為我的妹夫！」余利道。

朗重義聽了，也歡喜地笑了起來，道：「對，對，我不能成為你們兄弟！」

風素玉低下頭來。

余利道：「重義，而今風姑娘成為我的妹妹，我有責任照顧她，也有責任提點你，你上京之後，無論是否有成就，都一定要回來娶我妹妹！」

朗重義嚴肅地道：「一定，一定！」

勘破世情　攜美隱居

翌日，他們的漁船抵達了金陵，並且約了明年秋天，再在金陵見面。

風素玉與朗重義當然是臨別依依，可是，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朗重義雖然不捨，但為了素玉，也為了自己，咬緊了牙關，上岸去了。

朗重義換了另一身打扮上京師，免在路途多生枝節。

到了京師，報考武狀元，當時的主考，覺得他年紀比其他的人大，不過，幸好他口才也了得，說自己因父親在世，不敢離鄉，而父親過了世，才上京赴考。

主考聽了，反覺得這武夫，倒也天生孝順。

當時朝廷，並不十分重武，應考武狀元的人並不多，大都是孔武有力，加上學了一些武藝，便來應考，那些拳脚功夫，如果對江湖人來說，只是三脚貓功夫。

朗重義的武功，經過多人的指點，自然是勝他們很多，考這個武狀元，有如探囊取物。

果然，經過幾番測試，朗重義果眞高中武狀元。

朗重義在開榜之日，立時被風將軍召見，風將軍本是領兵邊疆的大將軍，為國立了不少汗馬功勞，這幾年來，被召回京師，極受聖上看重。

朗重義知道，這位風將軍，正是風素玉的父親。

其實，他這樣努力上京赴考，目的也是為了一見這位風將軍，希望可以為風素玉一進美言。

朗重義不明風將軍為甚麼要連番追殺自己女兒，當中一定有一些重大秘密，因此，他一直告誡自己，假若有機會見到風將軍，也要異常小心，否則不單幫不了風素玉，連自己也可能脫不了身。

那日，風將軍又派人來，迎接這位新科武狀元朗重義到將軍府去。

將軍府是一幢氣勢磅礴的建築物。

連那些僕人，也是雄赳赳的，經過一連串的迴廊曲樹，朗重義來到了一間大廳。

廳內一張太師椅，椅上鋪有虎皮。

旁邊有很多太師椅，分別排列兩邊，看來這個大廳，不單是招待客人，而且可以用來與謀臣討論國事，調軍遣將，策劃軍事。

朗重義被招呼坐下，兩旁站滿了僮僕，也有一些軍士，不一會，風將軍從後廳出來。

朗重義立時站了起來。

風將軍人如其名，果然是丰神俊朗，雖已上了年紀，但器宇軒昂，目光凌厲，令人震懾。

朗重義拱手，深深一揖道：「學生朗重義，拜見風將軍！」

風將軍打量了朗重義一番，道

：「朗狀元，請坐！」

「謝坐！」

這時，僮僕軍士分別為風將軍與朗重義奉上香茗。

風將軍道：「朗狀元，請茶！」

朗重義謝過，心暗忖：看來這位風將軍，雖然是一介武夫，但在這時候，却是文質彬彬的。

風將軍道：「那日你上朝面聖，我早已見過朗狀元，你在那幾個探花榜眼之間，已然出衆！」

「風將軍過獎！」

「而今你單獨在老夫面前，更顯武狀元神采過人！」

「風將軍謬讚！學生一介武夫，還望將軍多多指點！」

風將軍似乎對朗重義非常有興趣，問了很多關於他身世之事，朗重義一一回答。

不過，風將軍却覺得朗重義似乎有點拘謹，便問道：「朗狀元，你覺得我將軍府如何？」

「將軍府氣勢非凡，令人欽羨！」

「為何你却有點如坐針氈之感？」

「不，只不過學生是村野之夫，未習慣將軍府氣派，隆重森嚴……」

風將軍笑道：「啊，原來你不習慣有這麼多人在旁，你我既然投緣，我們好好再談一下，不用這麼多人在旁，打擾咱們雅興！」

風將軍叫人備酒，並且吩咐軍士僮僕離開。

朗重義見風將軍對自己那麼看重，心裏却有另一番滋味在心頭，不知是福是禍。

那些軍士與僮僕離開之後，這一個大廳反覺冷清，兩人對坐談起話來，竟有回聲。

風將軍也覺不是味兒，道：「朗狀元不介意進入我們偏廳，再與老夫淺斟細談？」

朗重義道：「風將軍如此盛意招待，學生銘感五內。」

兩人移入了偏廳。

傭僕又是為他們打點了一切。

兩人在一個圓窗之前對飲，非常風雅。

風將軍與朗重義閒聊，漸漸問及他進一步的身世。

朗重義一一告之，但心中忐忑，因為他害怕若風將軍提起婚姻之事，怕一時說不清楚，引生尷尬。

為了免開罪將軍，朗重義想編一個故事。

風將軍忽然道：「朗狀元，請你不要怪我向你問一個私人問題！」

朗重義立時道：「當然不介意！」

「你年紀有多大？」

「學生虛度廿六。」

「你廿六歲了？」

「將軍也可能奇怪，為何我這麼大年紀才考武狀元，是嗎？」

「正是。」

「在下十八歲已在吳縣中考到武舉人，不過，那時先父仍在，但年紀老邁，很多病痛，因此，學生不敢離鄉應考，所以才蹉跎歲月！」

「喲，原來如此！你倒是個孝順之人！對，對，雖然我們是學武的，但當然也要明理孝順！」

「那是為人子者應該之事！」

「你既然已廿六歲，可曾置家？」

朗重義心中自忖：「果然問到這問題了！」幸好，他心中早已有了一個腹稿，便道：「學生並未置家！不過……」他欲言又止。

「不過甚麼？」

「老父在生之時，早已為我匹配了同鄉一位姑娘，我已是下決心，如果這次高中，光宗耀祖，便回鄉娶妻！」

風將軍聽了，道：「好極，好極！」

朗重義聽了這話，如釋重負。

風將軍見他如此表情，奇怪道：「你為甚麼這麼高興？」

朗重義臉帶靦覥，無法解釋。

風將軍隨即大笑。

朗重義見了，祇好陪着笑，但並不知道他究竟在笑甚麼。

風將軍道：「奇怪，實在奇怪！」

「有甚麼事情使將軍覺得奇怪？」

「我見過很多中了狀元，或者為官的，假若被上司看中，招為女婿，一定是大喜過望！而你……」

朗重義聽了他的話，吶吶不知如何說話。

風將軍道：「我並不是想招你為婿，而事實上我連一個女兒也沒有！」

「你沒有女兒？」朗重義幾乎有點失言。

「是的，我沒有女兒，却有一個兒子！」

「啊！」

「我這個孩兒，年已十八！」

「將軍的令郎當然是十分英俊！」

「你怎知道？」

「因為風將軍本身已是……」

風將軍雖然明知道是拍馬屁的話，但也聽到十分入耳，大笑起來。

「我這個兒子，自小雖勤力讀書，人却好武！」

「好武？也是跟隨將軍左右所致！」

「也許是，可惜，我一直無法

找到一個人，可以作我兒子的師傅！」

「將軍府那麼多……」

「他們都是我屬下，對我兒子，自然是十分忍讓，一個忍讓的師傅，怎能教出好徒兒？」

「這個也是！」

「我就是希望你作我兒子的師傅！」

朗重義心中更是一寬，自忖道：「原來如此！」立時又再接口道：「多蒙將軍提攜，不過……」

「你不用客氣，也不用推搪，我看過你在此武試之中，你的武功比任何一個武舉人都好得多！」

原來風將軍一直注意朗重義，是爲了他兒子找師傅。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甚麼？」

「我也是將軍屬下！」

「不，你不是，你是聖上的今科武狀元，並不是我的屬下，因此，我相信小兒並不會因爲你的嚴厲管教而生甚麼不快之心……」

「我……」

「祇要你嚴加管教，假若我兒有不服，你大可搬出聖上，他一定要俯首服從！」

朗重義笑道：「將軍公子一定是器量過人！」

「不，你一定要好好管教！」

「學生自當盡力而爲！」

「好極，狀元郎，你今晚即留在府中晚飯，與我小兒相見！」

朗重義拱手道：「多謝將軍！」

不一會，風將軍已吩咐下人，召了兒子來見。

這位將軍兒子，生得唇紅齒白，非常俊美。

風將軍道：「快來見過今科武舉狀元郎！」

將軍兒子上前，拱手道：「在下風從龍，拜見今科武舉狀元！」

「風公子，請！」

風將軍道：「狀元郎，你叫他從龍便可！」

朗重義祇好道：「請，從龍公子！」

風從龍雖然貴爲將軍之子，但也禮貌周到，對這位武狀元十分尊敬。

風從龍道：「狀元公，我非常羨慕你啊！」

朗重義道：「你羨慕我甚麼？」

「我羨慕你可以在千百人之中，脫穎而出，成爲了狀元！」

「那祇是僥倖而已！」

風將軍道：「我兒，你可是認爲他是僥倖嗎？」

風從龍非常乖巧地道：「當然不是，這話祇是狀元公客氣之言。」

朗重義聽到了這話，倒也覺得這位公子，雖是年紀輕輕，但也知書達禮，識大體，將門之後，果然與一般平民百姓不一樣！

風將軍道：「你們既談得投緣，那麼，我有些要事要辦，你們好好談一下，晚飯之時再見！」

朗重義立時起來，道：「將軍有要事在身，請隨便，在下與公子閒談一下！」

風公子也站了起來，拱手道：「爹爹，請！」

兩人目送風將軍離去。

這偏廳之內，祇留下朗重義與風公子二人。

朗重義望着風公子。

風公子低下頭來，可是，再抬起頭之時，又見朗重義又望着自己。

風公子不禁問道：「狀元公，我有甚麼好看？」

「公子你英俊秀美，當然好看！」

「不，我知這不是你看着我的原因！」

「你怎麼知？」

「我看到你的目光，你雖然是看着我，而事實好像是在想到了另一個人似的！」

「你眞聰明。」

「那麼，你想到那一個朋友？」

「對，是一個朋友！他的樣子非常像你！」

「像我？是誰？」

「你有沒有孿生兄弟？」

「沒有，我祇是一人。」

「兄弟姐妹呢？」

「我……我……」風公子似乎有些顧慮。

其實這是一條極爲普通的問題，但公子却吶吶欲言，似有所隱瞞。

「我祇是個獨子！」他終於如此說。

朗重義一見風從龍，早已覺得他相貌與風素玉一模一樣，祇不過是一個男一個女而已。

風從龍的外表看來，可以一口肯定，風素玉一定是他胞姐，可是，他又怎會說自己是將軍的獨子？

風公子似乎也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多說甚麼，便立時改轉話題，問了許多有關考武舉之事。

朗重義也不敢再多問，免風公子起疑心。

兩人談論起來，倒也投緣。

轉眼之間，便到了晚飯時間。

風將軍先來到偏廳，見二人十分投契，也十分開心道：「咱們一邊吃一邊談！」

兩人跟着風將軍來到另一個雅緻的小廳。

小廳之內，早已備了美酒佳餚，三人坐下，已有僕人爲他們斟酒盛飯。

風將軍舉杯道：「狀元郎，乾杯！」

朗重義立時舉杯，道：「多謝將軍！」

風公子也道：「爹爹、狀元公，我也與你們乾杯！」

風將軍笑道：「好極好極，其實你已長大，喝一杯酒又何妨？」

風公子果然喝了一杯。

於是，他們一邊吃一邊閒聊起來。

風將軍向風公子道：「你與狀元公談了半天，可學到不少東西！」

「有，狀元公人生經驗豐富，聆聽之下，實在得益不少！」

「公子太客氣！」

「你可知狀元郎是個武狀元？」

「當然知道。」

「他武功了得，你又可知？」

「武狀元當然是武功了得！」

「那麼，你喜歡學些好武功嗎？」

「當然喜歡！」

「那好極，你既然也喜與狀元公談笑，那就拜他爲師，學學武功！」

風公子奇道：「爹爹，你眞懂得孩兒心思，若是你不提出，孩兒也想向你要求拜師！」

「是嗎？」

風公子立時上前，並要跪下，但朗重義却扶了他起來，不想他跪下。

可是，風將軍却道：「對，孩兒，你跪下拜師！」

風從龍跪了下來，道：「拜見師傅！」

朗重義又急忙扶起他，道：「好徒兒！」

風將軍道：「這祇是一個拜師的見面禮，他日你們正式拜師，我會大排筵席，宴會羣臣！」

「將軍太隆重了！」

風將軍向風從龍道：「我兒，這位狀元公，是由聖上欽點出來的，並非我屬下，因此，有甚麼差池，我也保不了你！」

風公子道：「我當盡力，尊師學藝！」

風將軍開懷大笑道：「好極，好極！」

朗重義也十分高興，道：「明日開始，我便來將軍府教導令郎，不過，我祇能暫教一段時間，因爲我還要回鄉祭祖！」

風將軍道：「沒有問題，我想你在京還有一些應酬，你有空便教我兒，到了安排回鄉，你便回鄉，當你回來京師之時，又可再教！」

朗重義道：「多謝將軍！」

這一餐飯大家都吃得異常開心。

* * *

翌日，朗重義應酬了京中一些官員，也辦了一些事情之後，便來到將軍府。

朗重義早與風從龍約定，不從將軍府大門進來，而是從一個邊門那處進來，不遠便是風公子所住之小樓。

這小樓地處將軍府一角，有獨立的練武場地，完全沒有人騷擾。

風從龍親自出來迎接，這天，他已換了一套勁裝，與昨天所見，又是另一個模樣。

公子臉貌已是俊秀，加上武裝，更是英姿煥發。

他帶着朗重義來到一個校場，四周放置了十八般兵器，要甚麼便有甚麼。

朗重義道：「公子，你以前學過甚麼兵器？」

「師傅，請勿再叫我公子，叫我從龍好了。」

「好極，從龍，你學過甚麼，玩給師傅看看。」

「先看些拳脚？」

朗重義點點了頭。

風從龍便耍了一套長拳出來，祇見他招式非常好看，耍完之後，便問道：「師傅，如何？」

朗重義並不立時批評，祇道：「耍些兵器！」

風從龍先耍劍，然後耍了一套紅纓槍，兩種兵器，一長一短，也耍得飄逸有緻，十分好看。

風從龍一額是汗，心急地問道：「師傅，徒兒玩得如何？」

朗重義道：「很好看！」

「好看？」風從龍反問。

「是的，你所學的拳脚兵器，每一招一式，都非常好看，但並不實用！」

「爲甚麼？」少年人總認爲自己學得不錯。

「你眞想知道？」

「當然。」

「那我們比試一下！」

風從龍當然一口答允，但又道：「我武功怎及……」

朗重義道：「先比拳脚，你用長拳，我也用長拳，你便明白！」

風從龍立時擺了一個架式。

朗重義一看，道：「從龍，我是你長輩，晚輩對長輩，無論是比武或切磋，也要以禮爲先。」

他教了風從龍一個尊敬長輩的起手式。

風從龍也從善如流。

於是兩人開始比武。

風從龍一直搶攻，朗重義先是閃避，使他拳拳落空，根本無法碰到自己。

過了一會，風從龍忍不住氣，快攻一輪，這一次，朗重義用快動作，與他硬碰，但着着機先，風從龍雖然盡力全攻，但仍不能打着朗

重義任何要害。

朗重義突然使用輕飄飄的一招。

這招看似輕飄飄，但當風從龍一碰到朗重義的手臂時，一股極大的力量便從朗重義的手臂傳來，風從龍感到手臂一酸，接着，整個人更被那股力量彈了開去。

朗重義並非使出甚麼怪招，祇是這輕飄飄的招數之內，蘊藏了內勁。

風從龍被朗重義勁力彈開，還算他身手敏捷，下地之時，倒可把握重心，並沒有跌倒下去。

風從龍穩住了身體，道：「師父，好厲害！」

朗重義道：「也沒有甚麼。」

「明明是飄忽無力的一招，怎麼一碰之下，如此勁力迫人？」

「你學招式，有沒有練過內功？」

「練功？沒有。」

「有道是，練武不練功，到老一場空。」

「我也有聽過。」

「這老話的意思是，你單練招式，不練內功，那麼你使出來的祇是花拳繡腿，毫無勁力。」

「師父，那你快教我練內功吧！」

「內功以氣爲主，講究吐納，你一定要有好耐性才可以。」

「徒兒明白，內功是講求時間，不能一蹴即至。」

朗重義笑道：「你眞聰明。」

於是，朗重義先把他所學過的招式，一一指正，然後授以內功口訣，叫風從龍每朝每晚，勤加練習。

一個下午，師徒二人指指點點，很快便過去了。

晚膳之時，風將軍又再來與他們一起吃飯。

風從龍顯得非常開心，對爹爹道：「爹爹，狀元師父教我一個下午，好過其他師父教我一年。」

風將軍聽了，也十分高興，道：「狀元師父，眞是與衆不同。」

朗重義立時道：「風將軍誇獎了，並不是我有甚麼出衆，而是令郎乖巧，爲人聰明。」

「朗狀元太客氣，我祇盼你能好好教我龍兒，他日有成，必重重有賞。」

「多謝將軍。」

這一頓飯，三人吃得十分開心。

由第二日開始，朗重義每日下午來將軍府教授風從龍武藝，但風將軍極忙，並沒有甚麼時間可以見到他，朗重義也樂得不用見他，不用那麼拘謹。

轉眼學了半個月，風從龍爲人聰穎之外，也是非常用心學習，加上他已有一些粗略根底，稍加指點，一切都十分容易上手。

但練功這一層，無法急進，風從龍也頗明白，早晚練習，雖未見甚麼成效，但見他面色紅潤，氣魄雄渾。

那日，師徒練完了武，僮僕特別拿了一些糕點出來，招呼朗重義。

僮僕道：「朗狀元，這些糕點是御廚所製，特別爲將軍而炮製，將軍無暇，吩咐在下，叫你們好好品賞。」

朗重義道：「請你代我多謝將軍。」

僮僕退出，兩人坐在涼亭之內，喝茶吃糕點，果是御廚之物，非常好吃。

朗重義忽然問道：「徒兒，請恕師父多口問一句，你家中高堂尚在？」

「當然還在。」

「怎麼沒有見過？」

「因爲家母不喜熱鬧應酬，日夕唸經拜佛，躲在她自己經堂之內。」

「啊，原來令壽堂是那麼虔誠禮佛，那你家中尚有何人？」

「有……我是……我是獨子。」

「你有沒有姐姐妹妹？」

「我……本來有……不，我沒有姐姐妹妹。」

這答案聽來，使人覺得有點奇怪，朗重義道：「你本來有甚麼？」

風從龍臉上有些發紅，吶吶的道：「我本來有一個姐姐的。」他本來並不擅於說謊，但這事不說謊又不能，因此，無端口吃起來。

「你有姐姐？」

「不……是……不……她早已死了。」風從龍吶吶，並不想再多說，立刻轉了個話題，道：「師父可吃過這種糕點？」

「沒有。」

「既是沒有，那便多吃幾個。」

風從龍故意多夾幾個給朗重義，看來他是不想多提剛才所說之事。

朗重義也沒有再提起，他想而今還不太熟絡，多等些時，他可能會透露一些眞相。

又過了幾天，僮僕又拿來了一些水果來，也是風將軍留下給他們師徒潤喉的。

兩人吃着水果，又閒聊起來。

這次話題是在風從龍學武之後。

朗重義道：「這幾天來，你內功似有進步。」

「是嗎？我也覺如此，我使出每一招式，都比過去有勁力，這是否內功之益？」

「對，有勁有力，招式更見雄渾，你眞勤力，早晚也練？」

「是的，我有空之時，也學打坐。」

「不過，練這些內功，絕對不能速成，否則，一下不慎，大有可能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

「太迫切練功，使內在血脈經絡紊亂，那時身體不受控制，那便糟了。」

「像發瘋一般？」

「對！」

突然，朗重義發覺風從龍說到那個「瘋」字，似乎有些敏感，有些壓力。

朗重義道：「不會發瘋那麼嚴重。」

這時，風從龍又顧左右而言他。

朗重義也沒有迫他，因爲迫他說實話，可能會弄巧反拙，把他希望探查風素玉是否風將軍的女兒這事弄糟了便麻煩。

朗重義道：「從龍，你那麼努力學武，爲的是甚麼？繼承父業，將來當個將軍？」

「不，爹爹說當將軍並不太好，有很多時候會戰死沙場，他要我努力學武，有一個原因。」

「甚麼原因？」

「你猜一下。」

朗重義想了一會，道：「如果不想你當將軍，那學武除了健身強體之外，還有甚麼用？打架？」

「當然不是，有誰敢打我？」

風從龍這話並沒有誇大。

朗重義道：「我眞是想不出。」

「我告訴你也可以，但你千萬不能告訴任何人。」

「這個當然。」

「我爹爹希望我能當駙馬。」

「駙馬？」

「不要這麼大聲。」

朗重義笑了起來，道：「其實我爲甚麼想不到，以公子你這麼一表人材，當然是有條件當駙馬的。」

「師父不要笑我。」

「我不是取笑你，而是你的確有當駙馬的條件——你有顯赫的家世，你既讀書，又習武藝，而且唇紅齒白，俊秀過人，你不當駙馬，誰可以當？」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

風從龍十分歡喜，但過了一會，却又低下頭來，似有些隱憂。

朗重義道：「你似乎有些……」

「我害怕不能如爹爹所願。」

「爲甚麼？」

「因爲……因爲……」

「因爲你文材不夠，武藝不好？」

「不，我害怕……」

「害怕甚麼？」

「家世。」

「甚麼家世？」朗重義笑了起來，道：「你家世顯赫，有一個大將軍是你爹爹，還不夠？」

「不是，我原有一個姐姐。」

「你姐姐早已死了。」

「你怎知的？」

一時之間，朗重義也覺得自己露了點口風，祇好反客爲主的道：「你自己曾說過。」

「我說過嗎？」

「你說你姐姐死了。」

「是的，不過，姐姐死了，也會影响我的。」

「爲甚麼？」

「因爲她有一個怪病。」

「甚麼怪病？」

風從龍也十分機靈，知道自己可能說得太多，改口道：「沒有甚麼，既然早已死了，那還有甚麼影响。」

「是的，你不用擔心，祇要用心讀書，用心練武，我相信你一定不會令你爹爹失望。」

「是嗎？」

「我對你絕對有信心。」

「不過，我還有很多對手。」

「誰？」

「朝中幾個大臣，都有兒子，而且他們都是文韜武略，風采過人。」

「不用怕，我多教你一些武藝招數，既炫目的，又實用的，那麼，在聖上面前表演之時，一定給聖上一個突出的印象，便會選你爲婿。」

風從龍聽了，更是歡喜，催促朗重義快快教導。

那日，兩人更是投契。

而朗重義始明白，爲甚麼風將軍一直把風素玉這個女兒迫害，原因是他要自己的兒子成爲駙馬，而當駙馬一定要有好家世，他的家世極好，但如果有一個女兒，懷疑是痳瘋的，那麼，無論風從龍如何俊秀，如何聰明伶俐，如何文韜武略，一切都變成無濟於事。

朗重義心想：「這風將軍爲了一己之私慾，迫害自己的親生女兒，實不像話，況且風素玉並不一定眞患上痳瘋，爲甚麼要這樣迫害自己女兒？我一定要爲風素玉平反。」

那天練武完畢，風將軍並沒有陪他們吃晚飯，師徒二人，無拘無束的吃飯，更覺快樂。

朗重義別了風從龍，回到府中，他覺得有點兒疲倦，很早便上床入睡。

到了半夜，他突然發覺有人在瓦面走動，驚醒了他，接着，外面是拍門的聲音。

那時已是初更。

朗重義覺得奇怪：「爲甚麼這

個時候，還有人來找自己？」

他走出大門，叫道：「找誰？」

「奉將軍之命，找武狀元郎。」

「將軍之命？」朗重義自言自語，忽地，整個人清醒起來，這個時候，將軍怎會來找自己？

「開門，開門。」

朗重義已知事態嚴重，但想不到，他一開門，已有幾十個勁裝大漢闖入，而屋頂也跳下了許多人。

他被圍在當中。

「我便是狀元朗重義！」

「殺！」

這些人已一湧而上，刀劍槍戟齊發。

朗重義已有準備，抽刀護着自己，立時與人周旋起來，那些人如狠似虎，似乎誓要把他殺死，這才肯罷休。

朗重義知道，他們都是奉將軍之令來殺自己，但爲甚麼將軍要殺自己？

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出一個理由。

但在這一時，他閃避稍爲慢了一點，肩部已中了一刀，這一刀使他痛入心脾，但也使他思緒更爲清晰，他立時想到，風縱龍可能把今日與自己談起姐姐之事告訴了將軍，這對將軍來說，實在是一個致命之傷。

風將軍爲了實現自己的願望，當然不能放過自己！

甚麼人也不能保守秘密，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當他興起了這個念頭之後，他不再猶豫，把大刀舞了幾個刀花，一躍而上，上了屋頂。

衆大漢也一起追下來。

朗重義已不辨方向，只向離開將軍府越遠的地方走去，越遠越好。

他的輕功比這些大漢强很多，轉眼之間，幾個縱落後，再過一會，也再沒有人追來。

這時，他才發覺自己走到了京城的東大門，一出這個大門，便是郊野，將軍就算再派人追來，也不再這麼容易找到他。

因此，他決定立刻離開。

大城門是緊緊閉着，不過，這當然是難不倒他，他一躍上城門，那守城軍士發覺他越牆跳下之時，他已不知所踪。

出了城門，一直向前奔去。

他拚命施展輕功，可是，離開城門不久，却發覺前面有人影幢幢。

那地方是個峽谷，無法遁避。

當他猶豫之際，已聽到有人道：「將軍果是料事如神，殺！」

立時，又湧出到一大批人，人人手上是長刀長槍，每個人都如狠似虎。

原來這一批也是將軍派來的，他預料朗重義會打退了第一批人，越出城門，而且會奔向這一個峽谷，因此，再派一批人屯守於此，萬無一失。

這一批人的武功似乎比上一批人更見眞章，朗重義受制在他們包圍之中，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架之力。

轉眼之間，朗重義身上已中了七八刀之多。

他心想：「想不到這樣辛苦，還逃不過大難！」忽然，他想起了風素玉，如果自己這麼一死，風素玉也將會永遠不能面對人羣。

他立時奮力招架，他以豁命的招式，嚇得那些人一陣手忙脚亂，就在這時，朗重義找到了一個空隙，跳出重圍，見路便跑。

出了峽谷，四邊都是山野。

也沒有甚麼選擇，奔向其中一個山路較爲崎嶇的地方，這樣可以使他們無法這麼容易追來。

可是，那些大漢鍥而不捨。

此時，朗重義已到了絕路，因爲他盲目的奔上了一個斷崖，他正想躍下，却聽見人聲鼎沸。

他再無法回頭。

這時，大漢已追來，叫道：「殺，殺！」

果是殺聲震天。

朗重義再沒有選擇，但實在不甘心在這地方被他們殺了，一時情急，也顧不了那麼多，便向着斷崖一躍而下，他想：「就算是死，也由自己決定！」

衆大漢來到崖前，只見朗重義躍下崖下，衆人上前來看，已不見他踪影。

有人道：「跳下這崖，一定是屍骨無存！」

也有人道：「找些屍骨回來作證！」

可是，這懸崖下，深不見底，那有人敢下去，擾攘了一段時間，衆人決定回去。

朗重義豁命的躍下去，也自以爲必死無疑，不過，當他醒來之時，只見滿眼翠綠。

朗重義自忖：「地獄也許不會這麼翠綠！」他再睜眼看看四周，只見自己睡在一個草坪之上，附近還有些花木，潺潺流水之外，更有蜂蝶飛翔。

他喜道：「我沒有死！」但身體稍爲一動，便使他痛入心脾，尤其是雙腿。

他看看雙腿，只見雙腿腿骨有些變形，他正想起來，却聽見有一把沙啞聲音道：「勿動！」

他想動也不能動，因爲雙腿痛極，他倒回草地之上，睜眼一看，却見一個矮老頭在前面。

「你是誰？」

「你不必理我是誰，我也不理你是誰，我而今祇要醫好你雙腿，你雙腿骨折，一定要先用木枝夾好，那才可以復原！」

那矮老頭上前，他手上已拿着一些木枝，把他雙腿骨，分別用那些木枝夾好，然後包紮。

那矮老頭手法並非常好，雖然有點痛，但並不厲害。

矮老頭在嘀嘀咕咕，一邊包紮，一邊道：「你從上面跳下來，不死算是個奇蹟！」

「謝謝你，大夫！」

「你怎知我是個大夫？」

「因爲你把我斷了的雙腿也接駁包紮好了，而且手法純熟。」

「但我並不是個普通的大夫！」

「你了不起，並多謝救命之恩！」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會醫治，沒有錯，但我並不是個普通大夫！」

「你是個了不起的大夫！」

「不！」老頭有些氣急敗壞地解釋，道：「我可以醫治，但不醫人！」

「你不醫人，醫甚麼？」

「醫飛禽走獸！」

「那你怎懂醫我？」

「我當你是一隻走獸而已！」

朗重義聽了，覺得有些好笑，道：「你當我是甚麼也好，只要你醫好我就是！」

「我喜歡駁骨，尤其是駁鳥腿骨！」

朗重義聽了，已覺啼笑皆非。

「你休息一下。」轉眼之間，矮老頭不見了，忽然，有幾隻小鹿、小兔，在他身旁走動，過了一會，那些小鹿來舐他面龐。

這些小動物非常友善，矮老頭出現之時，端了一砵粥給朗重義，他也沒有問朗重義怎麼跌了下來。

過了兩天，朗重義雙腿有力，可以坐了起來，這時，他才知道這地方是個草坪，四面有些山洞，矮老頭便是住在這些山洞之內。

這時，矮老頭又捧了一大砵粥出來。

矮老頭道：「吃得慣嗎？」

「好吃極了。」

「不過，這全是齋粥，我在這裏，是吃齋的。」

「老丈如何稱呼？」

「我姓華。」

「華大夫，你沒有名字？」

「有，但記不起了，你看我的駝背。」

朗重義這時才看清楚，他這麼矮，原來他是一個駝背。

華大夫道：「因此，有人叫我亞駝，我便叫自己做華佗！好笑嗎？」

「你當之無愧，華佗大夫！」

「不，我並不醫人，我只醫飛禽走獸，牠們不會叫我，因此，你叫我甚麼也沒有關係！」

這一日，華大夫爲他解開了雙腿木枝夾板之處，並敷了一些氣味濃郁的草藥。

再過天，果然有效，其他身上刀傷，他也爲朗重義敷了一些草藥，早已好了很多。

不及十天，朗重義已可以走動。

那日，華大夫坐在草坪之上，與朗重義閒聊。

「大夫，爲甚麼你一直沒有問我，爲甚麼會跌了下來這裏？」

「我不習慣，因爲我一向醫治飛禽走獸，也不問牠們爲甚麼受傷，其實問牠們，也問不出所以然來！」

「你眞的當我是飛禽走獸？」

華大夫嘆了口氣，道：「醫治飛禽走獸，比醫治人好得多！」

「爲甚麼？」

「因爲他們不會埋怨，只會感激！」

「你以前也醫人？」

華大夫點點了頭。

「爲甚麼却躲在這裏？」

「因爲……因爲我醫過一個人，那人的身邊有很多人，那病人已病入膏肓，我盡力也救不了他，可是，他的人，並不放過我！」

「那些人這麼無賴！」

「也許並非他們無賴，而是那個病人太重要！」

「重要，他是誰？」

「聽說是皇帝。」他一臉忿然。

「皇帝，皇帝也要死的！」

華大夫聽了，十分高興，好像找尋了很久，終於找到一個知音人似的。

「因此，我逃走了出來，並且以後不再醫人！」

「你又醫我？」

「我早已說過，我當你是一匹馬而已！而且是死馬當作活馬醫！」

「你醫術高明，甚麼也能醫？」

「也不一定，」他突然從懷裏抽了一本書出來，又道：「我最愛醫奇難雜症！」

朗重義接過了書，只見書內繪畫了很多病人，全是一些怪相。

朗重義忽然想起風素玉，問道：「你醫過麻瘋病嗎？」

華大夫點點了頭。

「醫得好嗎？」

「那要看發病的情形，早一些發現，治好的機會會大一些！」

「其實麻瘋病怎麼得來？」

「傳染的。」

「不過，天下間眞正的麻瘋病人並不太多！」

「爲甚麼？」

「因爲患有這些絕病之人，早已死了！」

「是否患有痲瘋的人，手脚潰爛，直至死？」

「不一定，而且手脚潰爛，並不一定是痲瘋，很多人因爲身體有潰爛，人人怕痲瘋，不想檢查，便推說是痲瘋病，害了不少人！」

朗重義聽了，把風素玉的情形，向華大夫敘述了一遍，問道：「她是否患了痲瘋？」

「不一定，我要看過才知！」

「那你可否與我一起去看看她？」

華大夫道：「我喜歡這裏的小動物，也不想離開這個可愛的山谷！」

朗重義懇求他道：「這人身世可憐，並且在我最悽慘艱難之時救了我，求你去看她一次！」

華大夫依然不肯。

朗重義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並把風將軍陷害女兒，務求使自己身家清白，讓兒子有機會當駙馬之事，一一告訴了華大夫。

華大夫聽了，起初並不感動，但聽到了風將軍竟是一個如此無恥的父親，却大大地生氣了。

華大夫道：「你不怕痲瘋症？」

「我怕，可是，一來我懷疑她並非患上眞正的痲瘋病，二來，一個有這一個好心腸的紅顏知己，就算自己患上痲瘋，也在所不計。」

華大夫道：「你的確人如其名，重情重義！」

朗重義聽了他的口氣，知道他有所心動，立時道：「如果你一見了風姑娘，你也一定會爲她悉心醫治！」

又過了半個月，朗重義身體已好了，華大夫也決定與他一起上路，回到金陵附近，找尋余利的漁船。

朗重義與余利早有約定，除非他不在金陵，否則一定把漁船泊在那棵從江邊伸出來的大樹下面，他與華大夫來到樹下，早已見到余利在船上，正在修補漁網。

朗重義歡喜的叫道：「余大哥！」

余利抬起頭來，見到了朗重義，也歡喜得跳了起來，叫道：「重義，你回來了？」

「對，我回來了，而且帶了一個大夫！」

余利道：「大夫？是醫治素玉的？」

「對，她怎樣了？」

余利道：「她這幾天又開始不對勁了！」

「爲甚麼？」

「因爲我們知道你在京中，高中了武狀元，却完全沒有回鄉祭祖的消息！」

「她以爲我高中了後不回來？我怎會是這種人？」

「我也說過你一定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朗重義把華大夫介紹了給余利，余利道：「大夫，你立刻去看看素玉，好嗎？」

華大夫點點了頭。

朗重義道：「華大夫是個好郎中，素玉呢？」

「在船艙內！」

「朗重義正想掀簾內進，裏面却傳來了聲音，道：「是朗大哥嗎？」

「是的！我回來了！」朗重義的聲音充滿了喜悅，又要掀簾。

風素玉却道：「大哥，你不要進來！」

「爲甚麼？」朗重義奇怪的問道。

「因爲……因爲……我不想見你！」風素玉的聲音充滿了憂愁。

華大夫道：「這位姑娘，心內滿是不平，滿是憂鬱，心病比身病還多。」

朗重義道：「對，大夫，你一定要好好的醫治她！」

「我一定會，我一向如此，越難醫我越要醫，一定把死馬當活馬醫！」華大夫認眞地道。

「是誰來了？」風素玉的聲音，充滿了警覺性。

「我帶了一個大夫，一定可以把你的病治好。」

「不，不，我不看大夫……」

「這個大夫與衆不同，我被你爹派人追殺，幾乎喪命於京師，也多得這位大夫……」

「甚麼？你被我爹追殺？你受了重傷……」

話未說完，簾子已被掀起，風素玉臉戴面具。

「素玉！」朗重義見了她，有點仿若隔世之感，忍不住上前，便要擁抱她。

那知道風素玉一把把他推開，道：「又說你受了重傷？幾乎送命？」

「是的，如果沒有華大夫，我早已命喪陰間！」

華大夫望着風素玉，祇見她戴着面具，看不見她的表情，但從她言語行動中觀察到，她是那麼關心朗重義，他早已知道風素玉是個多情而賢良淑德的女孩子。

華大夫道：「重義，素玉姑娘有一顆帶病的心！」

「甚麼？」風素玉問。

華大夫道：「你心地善良，關心別人，可惜心上總纏有一些事情，自己想不開！」

風素玉聽了，道：「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我還知道很

多！」

風素玉道：「大夫，你可以醫治我？」

「我不知道，因爲你還戴着面具！」

「要我脫下面具？」

「不，讓我先猜猜！我猜猜你臉上已有一些潰爛，但並不覺得痛楚！」

「你怎知道？」風素玉十分驚奇地問。

朗重義道：「怪不得你又戴起面具了！」

風素玉一手扯下了面具，道：「大夫，你看，你看我這痲瘋，發到臉上來了！」

華大夫看看風素玉的臉，果然，她臉頰之上，有些發紅的地方，近嘴角處有些潰爛。

突然，華大夫笑了起來。

兩人望着華大夫，不知他爲甚麼這樣笑起來，風素玉更以爲自己的病太嚴重了，竟幽幽地低下頭來啜泣。

朗重義不知用甚麼話來安慰她。

華大夫止住了笑聲，道：「姑娘，你哭甚麼？」

「我……」

「我先告訴你，我笑甚麼！」他頓了一頓，才道：「我笑你說自己染上痲瘋！」

「這不是痲瘋？」

「當然不是，如果是痲瘋，你還會有這個漂亮的樣子嗎？」

「這些……」風素玉伸出了雙手，手臂之上也有同樣有潰爛的地方。

華大夫審視了一會，又道：「你脚上的部份，還比這兩處更爲厲害！」

「對，你怎知道？」

「你把脚也給我看看！」

朗重義道：「我們站在這裏，看不清楚，倒不如進內，讓大夫仔細的看一看？」

風素玉道：「對，我還沒有招呼你們進來！」

她招呼了二人進內。

余利也送上了香茗。

華大夫坐了下來，風素玉把鞋子脫了，露出了較多潰爛的雙脚，華大夫小心檢視，半晌才道：「姑娘，你這些祇是一種較特殊的皮膚病！」

「不是痲瘋？」

「當然不是。」

「能否治好？」

「當然可以。」

「怎麼醫治？」

華大夫並沒有回答，祇在他自己的行囊之中，拿出了紙筆，似在寫藥方。

風素玉却是非常心急，不停地問道：「我這些祇是皮膚病？怎樣才醫好？華大夫，你若醫好我這病，便是我再生父母，是我最大恩人！」

朗重義道：「我早已說過，你一定不是染上痲瘋，這多年來，你自己嚇自己也嚇夠了！」

風素玉又問華大夫道：「要用甚麼藥，價錢貴嗎？要多少日子才可以醫好？」

華大夫一直沒有回答，直至把藥方寫好。

風素玉仍然在問。

華大夫道：「重義，我早說過，我不喜歡醫人。」

「爲甚麼？」

「你聽不見，風姑娘一直在問，如果我醫小鹿小兔，牠們那會有這麼多問題？」

風素玉這時才發覺，自己問得太多。

朗重義道：「華大夫，你也不能怪她，這個病已困擾她多年，而今可以醫治，誰不會多問幾句？」

華大夫沒有再多說，祇道：「這張藥方上，有生藥熟藥，在金陵一帶，很容易買到，也不是甚麼貴重藥材，熟藥用來飲用，生草藥用來熬湯洗澡。」

風素玉不敢再多問，接過藥方。

華大夫反而又覺得奇怪，問道：「姑娘，你沒有問題了嗎？」

風素玉靦覥地笑道：「多謝大夫！」

「你有甚麼問題，問重義好了！」他轉向余利道：「這位大哥，我很久沒有喝過酒了！」

「喝酒？對！人生快事，那及喝酒好？」

「風姑娘有很多問題，要朗重義解開，我們還是上岸，找些好酒喝！」

「好極，好極！」

余利又轉向風素玉，道：「你把藥方給我，我回來之時，一定會把藥買好，你有甚麼事情，可要好好的同重義談談。」

華大夫與余利雙雙上岸去了。

風素玉道：「你怎會遇到這位大夫？」

「這事說來話長……」

「對了，我剛才聽他說，他喜歡醫小兔小鹿，他是個醫野獸的大夫？」

「是，我跌在一個深谷之內，全身也幾乎跌碎了，也多得這位華大夫相救，因此，你不用害怕，他醫野獸可以，醫人更好！」

「你怎麼跌至全身碎了……」

風素玉當然有很多問題要繼續問下去，朗重義就把自己中了武狀元之後所發生的事情一一告之。

風素玉聽了，才明白這多年

來，父親一直迫害自己的原因，原來是害怕自己身上生有怪病，或者可能是痳瘋，因而會影響自己弟弟入贅駙馬的希望。

「爹爹還會追來？」

「我不知道，祇要我不露臉，相信他們也以為我死了，不會追來！」

「永不露臉？」

「我們隱居江上，看明月清風，比起甚麼名利更好，你認為如何？」

「我祇怕委屈你一生，而且，你而今雖中了武狀元，也不能回鄉祭祖，更不能向你的鄉民解釋當年你不能救三位同鄉的事情！」

「不解釋，不祭祖，那又有甚麼關係？祇要你身心都沒有病，那比甚麼都重要！」

那天夜裏，余利與華大夫醉醺醺的回來，不過，他們都也了兩大包藥回來。

朗重義依照華大夫所指示，為風素玉熬了生草藥，用來清洗身上潰爛之處，又再用藥洗澡，再煎了藥，為她清除身上內毒。

華大夫果然是個好大夫，他的藥方十分靈驗，不及半個月，風素玉已如脫胎換骨，身心無病。

華大夫這段日子也過得十分愉快，因為既有余利與他喝酒，又教他捕漁，生活極為愜意。

那日，華大夫與余利沒有喝酒，兩人談話，朗重義與風素玉都不知他們在說些甚麼。

余利召了兩人，來到華大夫面前。

余利道：「重義、素玉，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訴你們！」

「大哥請講！」

余利道：「我與華大夫商量過，你們要做的事情，都已做好了，祇有一件，尚沒有完成！」

朗重義與風素玉齊聲問：「甚麼事？」

華大夫道：「你看他們這麼齊心，這事一定成了，成了！」

「甚麼成了？」兩人又同時追問。

余利道：「我知你們情投意合，又經過這麼多波折，也應該好好成親，讓我們喝一杯喜酒！」

風素玉立時低下了頭，並道：「大哥，我不來了，你笑我們……」

「不是笑，是認眞的，你意下如何？」

風素玉道：「我不知道……一切由大哥決定！」說罷便回身走進船艙。

朗重義道：「那我們怎麼辦？」

「怎麼辦？當然是辦婚事喜酒！」

「她……不知她……」

華大夫道：「重義，你比一隻小白兔還要蠢，她說一切由余利大哥決定，那便是早已答應！」

朗重義當然是十分歡喜。

余利道：「這一次我義妹與重義成婚，我想一定要辦得高興些，熱鬧些！」

「那也不錯！」華大夫也大表贊成。

朗重義道：「不，我害怕風將軍發現我們，那時，麻煩便多了！」

余利道：「我們地處長江，風將軍在京師，兩地距隔遙遠，他怎會發現你們，不過，我們說的鋪張熱鬧，也是找附近幾艘船，一起來為你們辦喜事！」

雖然說是簡簡單單的辦事，也要十多天，才打點好一切，那天，幾艘漁船泊在一起，擺上筵席。

一時之間，本是寂靜的長江，響起了鼓樂，充滿了熱鬧與歡愉。

朗重義早已戴上簪花紅帽，身上也披了紅帶，水上人家不用大紅花轎，但也在簇擁之下，先往岸上，再乘一艘小船，前來大船，迎接新娘。

當小船在離岸之後，朗重義偶爾望出外面，發現了幾艘並不常見的小船，似乎在旁窺伺。

朗重義告訴了余利，余利却道：「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不用理會他們，無論是甚麼人也好，最多請他們一同來，吃一杯喜酒！」

朗重義深知余利不欲破壞他的大喜日子，而那幾艘小船也沒有甚麼行動，朗重義也不再多理會。

小船終於泊近大船。

船上的喜娘迎接了朗重義上大船，她當然是說盡了好話和吉利話。

朗重義往船艙之處，向紅色的垂簾，揖拜了一番，那喜娘又替他說盡了好話。風素玉披着大紅衣裳，頭戴鳳冠霞帔，走了出來，同拜天地。

眾人見了，拍手叫好。一場迎親熱鬧的節目，配上周圍燃起的鞭炮烟火，一時之間，熱鬧非常，喜氣洋溢。

迎親既畢，立時便擺下了筵席。

來賀的賓客，全是附近漁船的漁民，他們平素辛勤工作，很少有此機會聚首一堂，而今藉這喜慶，大家擧杯，既賀新人，也為自己親朋好友，歡聚一堂而高興。

正在杯酒交錯之際，坐在朗重義身旁的風素玉輕輕拉了朗重義一下。

朗重義循她所指望去，只見有三隻小艇，由三個不同方向，疾馳而來。

風素玉輕聲道：「看來有些不

尋常！」

朗重義道：「不用怕，可能是一些江湖朋友……」

話未說完，三艘小船，已泊近大船，並且分別躍來六個人。

其中一人叫道：「朗重義……」

眾人已靜了下來。

朗重義上前，道：「不知是那一路的江湖朋友……」

那六個人，見了朗重義，也不回答，即時撲上，好像立時就要把朗重義逮了下來似的。

朗重義想多問幾句也不成，只好立即招架。

余利也上前，叫道：「各位，萬事好商量，何必一言不發，便要動手？」

那六人依然不言，出手更快。

余利不懂武功，但見六個人如狼似虎，朗重義雖然可以抵擋得住，但一時之間，也忍不住加入戰圈。

他那是那些人的手腳，動不了幾下，已被人甩了出來，幾乎被拋了下江。

風素玉看不過眼，也上前加入戰圈。

眾漁民朋友並不知道風素玉原來有一副好身手，只見她一加入戰圈，三兩下手腳，已有四個人倒了下來。

其餘兩人仍在力戰。

朗重義也施展他的武功，一腳踢出，踢倒了一人，左掌橫挺，也把另一人打至船沿處，幾乎跌落下江。

那人叫道：「朗狀元……」

這話一出，朗重義知道，這些人全是風將軍派來的，望了一眼風素玉，風素玉也立時緊張起來，趕快把紅頭巾蓋上。

這時，江中有一艘中型的商船，却比一般商船快得多，直迫他們的船而來。

不一會，那商船已近，站在其中的，赫然是穿了便服的風將軍。

他身後有幾十人，看來這一次來，非要把朗重義逮回去，或者置他於死地不可。

風素玉站在朗重義身旁，突然，全身顫抖起來。

朗重義道：「素玉，有我在，不用害怕！」他輕輕地把她的手拖着。

這時，商船已近，幾個軍士（雖然他們是平民打扮），已躍上了船，並且包圍了朗重義與風素玉。

接着，風將軍也躍上了船。

風將軍笑道：「想不到是你朗狀元大喜之日，我來得時日不對。」

朗重義道：「怎會不對，難得將軍前來，既可喝杯喜酒，還要作個主婚人！」

「主婚人？」將軍似在揶揄，這時，他並不知道，朗重義身旁穿着大紅衣服的是他女兒風素玉。

風將軍道：「你知我此行目的，不用我多說，你也明白！」

朗重義道：「我當然明白。不過，將軍，我並沒有壞你甚麼名聲，為甚麼你要這樣趕盡殺絕？」

風將軍似乎不欲再多言，只道：「上！」

那些軍士，都奉命撲了上來。

風素玉突然開口道：「慢着！」

朗重義道：「將軍，其實我不單要叫你作我們證婚人，我還要叫你一聲『岳丈大人』！」

「甚麼？」

風素玉立時掀開了臉上紅頭巾。

風將軍一見了風素玉，神情大為驚駭，道：「你……你還沒有……」

風素玉走了上前，道：「我當然沒有死去……」

「你……你……」風將軍向後稍退。

風素玉道：「我並沒有你想像中患了那種不治之症，那只不過是一些……」

突然，華大夫也挺身而出，道：「一些皮膚病而已！」

「你是甚麼人？」

風素玉道：「他便是醫好我的大夫。」

朗重義道：「令千金是我救命恩人，她在我最落泊之時，不怕世人白眼，救了我一命，我也為了她，上京赴考，為的是想向將軍你說一句話——你的女兒，並不是你所想像的，患上那種病！」

華大夫道：「其實就是患了痳瘋，自己親生的女兒，又怎能忍心這樣趕盡殺絕，況且，你還沒有請大夫替她看清楚，就這樣下手！」

風素玉上前道：「華大夫，我明白你為我好，但爹爹……」

「這個時候，你還為他說甚麼好話？」余利也忍耐不住，上前插口。

朗重義道：「岳丈大人，你有攀龍附鳳之心，我們並沒有反對，而我們也決定退隱在這長江之上，永不上京。那麼，你可以當作沒有了我們，那便不會阻碍你以及風從龍上朝面聖之事……」

朗重義故意說得不明不白，但在風將軍來說，當然是明白不過。

華大夫突然道：「我們這裏還要喝喜酒的，你們都懂游泳？」

風將軍道：「不懂！」

華大夫道：「如果你還有一些人性，快喝了你女兒的一杯喜酒，然後回你的京師，做你想做的事情，否則，喜酒不吃吃罰酒……船上的親戚朋友，你們都懂水性？」

親友都是水上朋友，那有不懂水性的，同聲齊叫道：「當然懂！」

華大夫道：「既然懂，我們即使弄穿了船也不怕？」

「不怕！」

風將軍聽了，知道在這條船上，任憑自己如何勇猛，如何機智，也不及這一班漁民，而他這時已知道，自己的女兒無病，因爲朗重義也肯娶她，當然是沒有痳瘋，他是個有深謀遠慮之人，立時改口道：「華大夫說得是，我應該喝這一杯喜酒！」

有人立時遞上了酒。

風將軍一口喝盡，風素玉見了，非常高興，她相信她爹已原諒了她。風素玉也立時與朗重義雙雙捧上了酒，恭恭敬敬地向風將軍敬了一杯。

風將軍道：「打擾了。」

他命令身邊軍士，回到自己的商船之上，轉眼之間，這商船已隱沒江中。

余利道：「衆親友，我們繼續喝酒！」

衆人聽了，當然叫好。

風素玉與朗重義回到筵席之上，很多人上前敬酒祝賀，朗重義也一一喝過。

風素玉害怕朗重義醉了，輕聲道：「不要多喝了！」

「好個多情娘子，重義夫婿！」

朗重義本來已有三分醉，聽了這話，他整個人似乎更加昏醉了，只見船桅之上，飄下了一個白衣人，白衣人一身素白，却繫有一條長長的彩帶。

這人飄下，有若神仙中人。

朗重義叫道：「沈霞仙！」

「你還記得我？」

「當然記得……」

「你還記得當年對我說過些甚麼？」

「當年我……我在山上等了妳三年，可是……」

「你這無情無義的小人！」沈霞仙怒道，並且飄身上前，似要向朗重義進襲！

風素玉已閃身上前，護着朗重義，道：「這位仙子姑娘，朗重義當年如何負妳，請言明一切！」

朗重義也道：「霞仙，我始終得不到你的消息，我誤以爲你已經不在人世，這位姑娘，在我最落難之時，救了我，一切的一切都是……」

風素玉也道：「朗重義確重情重義，想我當年，人人以爲我染上痳瘋，他却依然不怕，爲我療傷，赴京考武狀元，爲了向我爹爹說明一切誤會，找出我被爹爹所棄因由，他還帶回大夫，爲我治病，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他重情重義！」

沈霞仙道：「當年我也救過他！」

朗重義道：「是的，可惜天意作弄人，如今，我與素玉之情，經過如此風風雨雨，我不能離棄她！」

衆人聽了朗重義這話，覺得朗重義確是一個重情重義之人。

沈霞仙突然大笑起來。

衆人並不明白這個突如其來像神仙一般的女子，在弄些甚麼玄虛。

沈霞仙道：「朗重義，我知你重情重義，我這一次來，並非找你晦氣。」

朗重義聽了這話，心才放了下來。

沈霞仙又道：「其實，自你回來，携夫人在船上，並邀了華大夫上船治病之事，我一一得知。」

風素玉立時上前，揖道：「多謝！」

沈霞仙道：「我是個飄泊不定的化外之人，男女之間的事不會太計較，不過，我此次前來，其實祇有一個目的。」

「甚麼目的？」

「剛才風將軍來過？」

「對，他也被我們感動，已離開了！」

「可是，他的船在江外沉了！」

風素玉叫了起來，道：「怎麼會？」

華大夫叫道：「我眞的作孽了，讓他的下人知道痳瘋之事！」

風素玉道：「我爹爹雖是原諒了我們，但他依然……」

沈霞仙道：「我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仍然想攀龍附鳳，讓他的兒子登上駙馬之位，凡是有碍他這一個理想的人，沒有一個人可以逃脫！」

「這一切你都知道？」

「當然，我此來就是要告訴你們，喝了這喜酒之後，你們也應立時離開，去到一處沒有人知道的地方，否則……」

沈霞仙說罷，躍上了船，再往岸上飄然而去。

風素玉與朗重義向岸上一拜。

飲宴之後，兩人離開了余利漁船從此寓於山水之間。

華大夫也上路了，回森林處去醫禽醫獸，其樂無窮！

（全文完）



春風化雨

湖海倫理恩仇記／石　磊・文
可　飛・圖

中秋論劍　傳說紛紜

八月桂子飄香，陽光掠過岳陽樓頂，照着一片汪洋的洞庭湖，湖面舟帆點點，曉風興波，已是正午時分。

臨湖一家「滿園春」酒樓，生意特別好，二樓正廳形形式式的食客已濟濟一堂，有的三五成羣，各據一方，猜拳行令，鬧聲喧騰，有的雙雙對飲，竊竊私語，祇有靠湖窗口方桌旁，坐着一名年僅弱冠少年書生，遠眺矗立湖中的君山，默然出神，即使是秋天了，書生的右手仍搖着一把綠色摺扇，扇柄繫着兩顆紫色圓珠，與他身邊的一襲紫色長衫極爲調和。

近街窗口也坐着一名少年，年約雙十，雪白長衫映着白晰的面龐，神色冷漠而高傲，虎眉生俏，英颯中含有一股肅然煞氣，尤其是烱烱的雙眼，一觸之下，更懾人心弦，他腰掛一柄黑色長劍，自酌自飲，偶而用眼神瞟向進樓梯口的左角，因爲那兒正坐着一對很不相襯的食客，女的年近三十，一身紅色錦緞對襟勁裝，外罩紅色披風，長得雖如花似玉，眼角却泛着妖冶，不時笑盈盈地望着白衫少年，可惜少年的反應是冷漠的，男的身材矮小，醜得像賣燒餅的武大郎，留着一綹山羊鬍子，看來已年逾花甲，然而却與美貌少婦正在喁喁私語。

坐在白衫少年對面桌上的是兩位年高道長，氣宇不凡，全是灰色素裝。

突然，右手角落有人輕聲道：「三哥，你究竟去是不去？」

「呃！」被喊作三哥的顯然是喝醉了，打着酒嗐道：「老四，去他媽的甚麼地方呀？」

「劍堡。」

「劍堡？」老三拉着大嗓門重覆了一句，全場好像爲「劍堡」兩個字所吸引，於是不約而同的向他們兩人投以好奇的眼光。

「小聲點！」老四緊張地道：「這兒耳目衆多，三哥，等會兒再商量吧！」

「怕甚麼？」那老三嚷着道：「就是劍堡堡主葛長風，也不是他媽的好東西。」

老四知道事情鬧大了，一時臉色慘白，慌忙叫過酒保付完帳，立即打算匆匆拉他三哥下樓，不料眼前人影一晃，一名蓄着山羊鬍的小老頭兒擋着去路，笑嘻嘻地道：「兩位敢情是湖州五虎的穿山虎嚴豹及飛雲虎嚴彪二位當家了？」

嚴彪可眞的愣住了，就憑人家

這一手輕功，也不知打那兒冒了出來，何況，這小老兒一開口，就叫出了自己的字號，但湖州五虎畢竟是江湖上頂尖人物，因此，嚴彪胸膛一挺，禮貌地拱手道：「不敢，正是在下兄弟，請問前輩是？」

「小老兒的名字不說也罷，聽二位之言好像也是來參加劍堡的劍會，不知何以對葛堡主不滿？」

嚴彪知道惹了禍，連連道：「我兄弟喝多了酒，胡言亂語，尚請前輩見諒！」

「胡說！」嚴豹忽然掙脫了嚴彪，大聲道：「你才胡言亂語，咱們湖州五虎也非無名之輩，怕個誰來，葛長風不仁不義，謀殺師兄師弟，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十五年了，如今突然舉行中秋劍會，老頭兒，你說爲的是甚麼？」

「願聞其詳！」小老頭仍然笑顏相向。

嚴豹帶着酒意，環視四週，見全場鴉雀無聲，嘿嘿地冷笑兩聲，緩緩地道：「他怕一件事，也在找一件事。」

「甚麼事？」

「雷音鏢！」

「三……」

嚴彪三哥兩字還沒叫出口，忽然噴出一口鮮血，雙目圓睜，血如泉湧，狀極恐怖，隨即翻身栽倒。

嚴豹目睹嚴彪暴斃，酒醒了一半，怒目瞪向老頭兒，不想小老頭兒仍是笑嘻嘻地站在那兒，嚴豹以爲是他下的手，大喝一聲，一掌當胸推出，掌風到處，那裡還有小老頭兒的影子，祇震得桌椅齊飛，這一掌功夫端的了得。

於是，全場嘩然，有人大叫「出了人命啦！」食客紛紛奔向樓梯口，嚴豹醉眼迷糊，恐怕小老頭兒在人羣中逃下樓，又舉掌向樓梯口人羣中劈去，如果這一掌被擊中，少說也有六、七人被打成肉餅了，誰知嚴豹的手剛剛舉起，突然全身一震，臉上肌肉一陣抽搐，和他的弟弟嚴彪一樣，口吐鮮血，當場死亡。

同一時間，擁在樓梯口的人羣，像遭遇一陣無法抗拒的旋風，紛紛向後倒退，祇見一名鶉衣百結的斷腿乞丐，正以一支黑亮亮的木杖，支着斷腿，一篤一篤地邁向樓梯。

上樓之後，對倒在樓梯口的兩具屍體視若無睹，眼光一掃，用一隻髒兮兮的左手摸摸頭上長短不齊的亂髮，突然眼神一定，向坐在臨湖窗口的紫衫書生一拐一拐地走去。

酒樓發生了兩宗命案，對紫衣書生毫無影响，他一直遠眺着君山，似乎是陷入沉思之中。

自然，斷腿乞丐的出現，及至走近他的身邊，他仍然毫無所覺。突的，斷腿乞丐的髒手落在他的肩膀上，紫衫書生「哎唷」一聲，猛然回頭，感到痛苦地道：「快鬆手，窮叫化子，你要幹甚麼？」

紫衣書生一回頭，在座的人都看清他的面目，唇紅齒白，長長的細眉，白裡透紅的面頰，眞是好一名清秀的文弱書生。

斷腿乞丐一鬆手，咧着嘴噗嗤一笑，道：「小老弟，好久不見了啊！」說着，一屁股就坐下來，抱着半壺白乾，旁若無人地喝了清光，隨後伸出髒手，對四碟殘餘的菜餚，大嚼大嚥起來。

紫衣書生眉頭一皺，道：「窮叫化子，你我素昧生平，要請客，我認了就是。」

「嗳！」斷腿乞丐啃着半截鷄腿道：「你老弟記性眞壞，等叫化子吃飽，再說不遲。」

此時，二名道長中年歲較長的道長，起身走近倒在血泊中的湖州二虎屍體，略一審視，便對美艷少婦唸了一聲「無量佛」繼續道：「仙子的散花針，端的毒絕無比，祇是造孽太深，何不放下屠刀！」

被稱仙子的美艷少婦，忽然發出一聲銀鈴般的笑聲，格格地道：「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武當二老天眞子、地眞子二位長老，難怪一眼便識破賤妾的手法，雖蟲小技，尚望二位長老不要見笑才好。」

天眞子稽首道：「仙子說那裡話來，十五年前，黑白兩道英雄，提起桃花仙子大名，無不聞而色變，湖州二虎有辱葛堡主令譽，略施懲戒足以，何必置之死地？」

桃花仙子一時臉色大變，原來十五年前，桃花仙子是江湖施毒能手，且係有名蕩婦，凡被她看中的男子，必不擇手段要到手，事後當場毒發致死。

天眞子一語，無疑揭發她的隱私，因此，立即柳眉倒揚，正準備發作，不想坐在她身邊的小老頭兒用手一拉，嘻嘻地道：「小妹子，稍安勿躁！」然後望着天眞子一揖到地：「長老大概還記得小老兒？」

天眞子緩緩道：「如果貧道的記憶力不差，閣下想必是久匿江湖的無影叟楊施主了。」

「老兒正是楊平，長老是否對湖州二虎之死感到不平。」

「正有此意。」

「依長老之見呢？」

「人死不能復生，貧道之意，尚請施主善爲薄葬。」

「倒也使得。」楊平伸手對桃花仙子道：「小妹子，暫借仙品一用如何？」

桃花仙子一陣冷笑，從懷中掏出一個磁瓶交給楊平，楊平一聲不

響，走近湖州二虎屍體，拔開瓶蓋，滴二滴藥水在二虎鼻中，屍體瞬即冒出一股黃色濃烟，隨即散佈全室。

忽然地眞子大叫道：「師兄快退！」

天眞子略一移身，退開一丈多遠，屏住呼吸。

另一角落，斷腿乞丐發出「喀喀」咳嗽聲，大罵：「好臭，好臭，誰在這裡放屁！」

頃刻間，濃烟散去，祇見斷腿乞丐握着紫衣書生的綠色摺扇大搖不已，却仍在破口大罵：「好小子，誰放的屁！臭煞人也！」而紫衣書生却癱瘓在乞丐的懷中。

當天眞子再向樓梯口看去，屍體不見了，祇留下了一灘黃水。

桃花仙子與無影叟似笑非笑的望着武當二老，地眞子虎地一按桌面，桌面立即粉碎，隨即道：「師兄，這二害不除，永無寧日。」

天眞子道：「師弟言之有理。」立即向桃花仙子與無影叟走去，沉重的步伐，連一層酒樓也震得「吱吱」作响。

武當二老的純陽正罡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無影叟自量與桃花仙子的武功，雖不致一觸即敗，但求勝也非易事。

祇見無影叟楊平眼皮一翻，搖手道：「慢來，慢來，二位也是血肉之軀，即使內功修爲已有火候，難道已到了百毒不侵之境了。」

果然，二老停止脚步，天眞子朗聲道：「爲民除害，盡其在我，二位準備吧！」

雙方相距不到五尺，二老緩緩伸出雙手。

正逢此時，樓梯發出一陣急遽脚步聲，十二名銀衣大漢魚貫進入酒樓，猛聽窗口斷腿乞丐大叫一聲：「不好，快走！」人影一閃，乞丐抱着紫衫書生，瞬即失去蹤跡，如此快捷輕功，連以輕功著稱的無影叟楊平亦大愕不已。

武當二老在十二名銀衣大漢出現的一刹那，雙雙收掌後退，仔細一打量，個個精壯慓悍，太陽穴隆起，分明都是訓練有素的內家高手。

很奇怪，在這一連串發生的事情之中，白衫少年仍獨自喝着他的酒，對於命案、毒烟以致斷腿乞丐出現，視若無睹。

但無影叟楊平與桃花仙子，在銀衣大漢們出現後，和剛才準備與武當二老動手時的神情完全兩樣，尤其是無影叟，恢復往常的嘻皮笑臉，祇見爲首一名銀衣大漢向他和桃花仙子躬身爲禮道：「我等奉銀旗侍衛車統領之命，前來迎接您老和仙子大駕！」

無影叟道：「侍衛少禮，車統領可曾來？」

「隨後即到！」

「甚好，此地有一事，尚須貴侍衛料理！」

「你老吩咐！」

「湖州二虎有辱堡主令譽，已爲仙子賜死！」

「謝過仙子。」

「惟兩個雜毛老道路見不平，有意與我等爲難，侍衛如何處理？」

「既與劍堡爲敵，誓不兩立。」

銀衣大漢說完，「嗆郞」一聲長劍出鞘。

「且慢。」無影叟突然道：「侍衛可知他倆是何人？」

「小的不知。」

「武當二老。」

「啊！」銀衣大漢似乎也不敢輕視，隨即揮手一劍，四名銀衣大漢立即出列，拔劍，一字排開，面向武當二老。

祇聽得地眞子一陣爽朗大笑，內力充沛，震動屋宇道：「好個沒出息的無影叟，何不自己動手！」

「住口！」爲首銀衣大漢喝道：「劍堡與武當，一向井水不犯河水，既欲與劍堡爲敵，休得對劍堡貴賓無禮。」

天眞子厲聲道：「好個貴賓，好個銀衣侍衛，就是劍堡堡主，對貧道尚禮讓三分，這是貧道不願與劍堡爲敵的主要原因。」

「你是怕了？」無影叟不懷好意地加上一句。

「彭！」突然傳來一聲巨響。

衆人循聲望去，祇見武當二老身後白衫少年一脚已將方桌踢開，正襟危坐，雙腿左右分開，左手握着黑色的劍柄，劍身畢直，放在兩腿之間，一臉冷漠神色，令人打心眼兒裏感到一陣寒噤。

爲首銀衣大漢冷喝道：「閣下何人。」

「與劍堡爲敵之人。」

「好大的口氣，過來領死。」

白衣少年雙腿一曲，白影一閃，四名銀衣大漢面前多了一名風度翩翩的美少年，臉無絲毫表情，祇聽他冷冷地道：「二老請暫後退。」

武當二老一遞眼色，閃過一旁。

爲首銀衣大漢不禁打了一個冷顫。銀衣大漢跟白衣少年之間，少說也有一丈多遠，白衣少年略一晃身，便到了面前，他知道遇到了勁敵，隨即向四名銀衣大漢一點首，四人立即分東南西北，將白衣少年圍在當中，白衫少年的眼睛一瞬也不瞬，但他左手劍柄「卡刷」一聲，左手輕握劍柄，劍身慢慢自劍鞘拉出，立時寒光四射。

白衫少年的長劍出鞘之後，右

手持劍，劍身右斜，劍尖垂地。

四名銀衣大漢的長劍一律平胸而握，抱元守一，一看便知道訓練有素，四人略使眼色，心領神會，向中心逼近。

白衫少年像一尊玉雕的塑像，站立正中，目不斜視，望着正前方的銀衣大漢。

忽然，白衫少年的劍光開始抖戰，並發出一股輕微的龍吟聲，像響自遠遠的雷鳴，當四名銀衣大漢漸漸逼近時，白衫少年的劍身顫得更厲害，龍吟聲亦愈來愈響，震耳欲聾。

突然，一陣金鐵互擊之聲，眼前銀光交錯，四名銀衣大漢恢復原位，白衫少年僅換了一個相反方向，擊聲驟止，長劍下垂，沿着長劍正滴着一點點鮮血。

四名銀衣大漢雖抱劍而立，但僅剩下半截劍身，每人眉心多了一斜刺紅痕，一瞬間，紛紛栽倒，當場氣絕。

武當二老、桃花仙子、無影叟不約而同的倒抽了一口冷氣，驚呼道：「雷音劍！」

這眞是石破天驚的一擊，劍堡堡主葛長風便以雷音劍稱雄江湖，當年武當二老，曾目睹葛長風以一柄雷音劍痛誅爲害江湖的七大惡寇，確實怪異絕倫，深異玄妙。

據武當二老所知，雷音劍共分四招一十六式，第一招：「醉花弄月」，第二招「春風化雨」，第三招「鸞鳳換巢」，第四招「燭影搖紅」。

這四招可以單獨使用，亦可以連貫不絕，前兩招爲守，後兩招爲攻。

而白衫少年剛才所施的便是最平常的第一招「醉花弄月」，仔細看來，又並非全是「醉花弄月」的招式。何況這招是守而並非攻，武當二老有點糊塗了。

劍堡的侍衛們自然也練過雷音劍，但也僅限於前兩招而已，聽人叫出雷音劍，其餘八名銀衣大漢更是面面相覷，尤其是爲首的銀衣大漢更是大惑不解，立即再指揮七名銀衣大漢將白衫少年圍困當場，情勢一觸即發，忽聽得洪亮呼叫：「閃開！」

八名銀衣大漢隨即分立兩旁，一名身材魁梧，全身銀緞勁裝的青年，站立樓梯口，手抖劍柄，貌相威嚴，看來是一表堂堂。

「閣下究竟是何人？」

「恕難奉告。」

「既使雷音劍，諒與堡主淵源不淺？」

「恕難奉告。」

「雷音劍天下無雙，閣下身佩的是眞是假？」

「識者識之，不識不問。」

「堡主廣交天下英豪，如蒙賜

臨劍堡，參加中秋劍會，在下銀旗侍衛統領車北雄，代表堡主竭誠歡迎！」

「盛意可感，屆時自當前往。」

「請！」銀衣統領車北雄忽然側身抱拳道：「君子一言，後會有期。」

白衫少年頗感意外，稍停，隨即歸劍入鞘，回首向武當二老一拱手，昂首闊步，揚長而去。

白衫少年走後，銀衣統領車北雄怒向爲首的銀衣大漢喝道：「命你前來何事？」

銀衣大漢俯首答稱：「迎接仙子與無影老俠！」

「誰令你多生枝節？」

「這……」銀衣大漢眼望無影叟，臉有難色，祇見車統領斥道：「還不與我退下！」

「遵命。」

車北雄轉首向桃花仙子及無影叟道：「堡主候駕多時，盼請立即入堡，尚有事商議。」

「多謝統領，」無影叟略感不悅的道：「我等隨後即到就是！」

車北雄微微欠身，不再理會二人，便向武當二老走去，距離兩尺，抱拳躬身道：「晚輩叩見前輩，並請金安！」

天眞子稽首道：「賢侄免禮，堡主可好？」

「前輩賜福，堡主不知前輩提前到達，尚請原諒。」

車北雄與武當二老一段對話，不但八名銀衣大漢呆在當場，連桃花仙子及無影叟楊平亦大感惑然。

隨後，車北雄爲二老引見桃花仙子、無影叟，天眞子畢竟年長幾歲，道了一聲「久仰」，不再言語，但地眞子因不齒其爲人，從鼻孔冷哼了一聲。

須臾，車北雄指揮銀衣大漢清理現場後，即護送武當二老及二魔離去。

月冷星稀，岳陽城東南方西塘鎮被夜色所籠罩，沿南嶽山脈古木參天。一條黑影像流星般在樹梢飛馳，越過兩座山峯，消失在一座破落的古廟中。

借着微弱月光，看到掛在簷角一塊匾牌，上書「天府廟」三個字，也許是年久月深，匾上的泥金業已脫落。

黑影進入廟中後，直奔正殿，屏氣靜立一瞬後，即走向龕前蒲團，自懷中放下一軟綿綿物體，敢情正是在「滿春園」昏迷的紫色衣衫的書生，這黑影不用說，即是言行怪異的斷腳乞丐。

紫衫書生仍安詳地躺在蒲團上，斷腿乞丐對他略一審視，以迅快的手法在書生的身上連點七處，少年翻了個身，鼻腔微喘了一聲，睡得似很甜。

斷腿乞丐不再理會他，盤膝打坐，片刻已入無我之境。

曙光透過殘破斷垣，紫衫書生迷糊地張開雙眼，突然一骨碌爬了起來，好奇地打量四週，發現身邊有二件東西：烏亮亮木杖和他隨身攜帶的綠色摺扇，他急忙將摺扇納入懷中，深恐失掉它似的。

木杖和摺扇，使他恢復記憶，昨天……「嗳，叫化子那裏去了。」他自言自語，左顧右尋，卻不見叫化子的影子。

突然，他聽到一種蒼勁的聲音響自後腦門：「孩子，你是找我嗎？」

紫衣書生不禁一驚，這聲音好熟，但卻想不起是在哪兒聽過，然而，他可以斷定，那是叫化子的聲音，忽地，「哈嗤」一聲，這聲音和昨天叫化子的聲音相同。

他循聲向頭上望去，樑下高懸着一塊方匾，匾旁伸出一個滿頭亂髮的腦袋，道：「我在這裡。」

「好高啊！」紫衫少年驚訝道：「你是怎麼上去的呀，又沒有拐杖。」

「傻小子，有拐杖也上不來，我是說不懂武功的話。」

「你懂武功？」

「你不懂？」叫化子反問一句。

紫衫書生搖搖頭道：「要不要下來，我找梯子接你。」

「嘻嘻……」

紫衫書生眼前一花，可不是窮叫化好端端的站在他面前，紫衫書生立時瞠目結舌，他天眞地道：「好快呀！你一定不是好人。」

「胡說，那騷女人才不是好東西。」

紫衫書生知道他說的是誰，臉紅道：「我昨天可是中了那女人的毒？」

斷腿乞丐在懷中掏出一隻油漬漬的鷄腿，往地上一坐，一面啃鷄腿，一面道：「幸虧沒有中毒，不然，我也沒辦法可想。」

「那麼……」

「是我點了你的穴道，斷住呼吸，要不然，嘻嘻，你那能活到今天。」

「這麼說，我倒眞要謝謝你。」說着，向乞丐叩了一個頭，隨後，卻兩眼盯着乞丐的半截鷄腿，說眞的，看到乞丐吃得津津有味，他感到飢腸轆轆。

斷腿乞丐的眼睛何等銳利，一眼見到他的饞相，便將半截鷄腿遞了過去，紫衫書生眉一皺，他可沒有伸手去接。

那叫化子「嗤」的一聲笑了起來，又自懷中掏出一個油紙小包打開之後，兩隻完整鷄腿，一塊鹿脯，芬香撲鼻，還正冒着熱氣啦。

紫衫少年笑了。

老少二人飽食了一頓，立時精神煥發，紫衫少年不再對叫化子髒兮兮感到討厭，他忽然想起甚麼似的問道：「你爲甚麼要救我？」

叫化子道：「自然是有原因，我問你，你手上的摺扇是從那裡弄來的，不，我是說扇上的二顆紫色珠兒。」

紫衫少年突然一怔，隨即若無其事道：「這不是甚麼值錢的東西，你問這珠子作甚？」

「你不願說也罷，不過這關係着武林一件大疑案。」

「是嗎？這珠兒是如此重要？」

「不錯，它看來雖然是珠兒，却是一件稀世的暗器。」

紫衫少年忽然感到興趣，迫不及待問道：「這珠兒竟是暗器，不知叫何名字。」

「雷音鏢。」

「雷音鏢？」

叫化子精湛的眼神望着紫衫少年，一瞬間，紫衫少年的表情是複雜的，但祇是一剎那間，便似懂非懂的問：「雷音鏢與武林疑案有甚麼關係？」

叫化子眼神一斂，笑道：「你願不願聽一段故事？」

「好，我最喜歡聽故事。」

於是，叫化子告訴紫衫少年一段被人遺忘的武林往事。

* * *

二十年以前，江湖動盪不安，血腥四起，南嶽衡山出現一位武林奇人，名叫卜算子，決心聯合武林各大正派肅清魔羣，以挽武林惡運。

卜算子年事已高，却有三名得意徒弟，大弟子名倪成，二弟子葛長風，三弟子上官雲。

卜算子有一個綽號叫「雷音客」是根據卜算子所擅長的「雷音三絕」而來。

「雷音三絕」係指三種武林奇功：「雷音掌」、「雷音劍」、「雷音鏢」。卜算子按着他們三人習性，分別授予倪成「雷音掌」，葛長風「雷音劍」，上官雲「雷音鏢」，事實上這三種武功他們都會，祇是每一武功的精深招式，各人所授不同。

「雷音三絕」均爲四招，除雷音鏢外，其餘兩絕，內含十六式，且三者相同的是前兩招均爲守，後兩招均爲攻。

三人均練過前二招守招，而後兩招攻招，則分別按各人之所長而練，這是三人不同之處。

雷音掌的四招：「移星換斗」、「春風化雨」、「隔山渡仙」、「碎石平沙」。

雷音劍亦爲四招，「醉花弄月」、「春風化雨」、「鸞鳳換巢」、「燭影搖紅」。

雷音鏢四招是：「百鳥齊鳴」、「春風化雨」、「歸去來兮」、「星月滿天」。

這三絕的第二招，何以通名「春風化雨」。三人亦曾問過卜算子，卜算子笑而不答，可是，師兄弟萬萬想不到「雷音」不止三絕，還有一絕「雷音指」，其威力遠遠超過雷音三絕之上，不但內功修爲不到火候無法練成。而且由於「雷音指」端的是狠毒絕倫，卜算子決心不再傳人，而將秘笈深藏其隱居古洞之中。

三人之中，以上官雲天性悟穎，授予「鏢」，葛長風淳樸，授予「劍」，倪成沉練授以「掌」。

出道之後不到兩年，掃蕩羣魔，江湖平靜，而彼此亦分別安居，倪成落籍兵州城北青沙溪，與建青沙別墅，祇是膝下無嗣。

葛長風在城西興建劍堡，每年中秋，邀友論劍，相互切磋，極一時之盛，爲武林稱道。

祇有上官雲娶武昌俠女藍婉娘爲妻，隱居君山，建翠湖莊，享盡田園之樂，膝下並有一男一女承歡，均尚年幼。

三人離開卜算子時，曾相約每年九月初九，前往衡山紫星岩拜師。

是年，葛長風喜獲千金，但重陽之約轉眼即至，祇好收拾行裝，離開劍堡。上官雲送愛妻子女回武昌娘家之後，亦直奔衡山。

師兄弟又重逢了，彼此寒暄相偕進入紫星岩洞府，詎料一代大俠雷音客卜算子業已在洞府石室中坐化仙逝，但卜算子預料三人重陽必來，而有遺墨一則，書曰：「雷音本爲四絕，因『雷音指』歹毒絕倫，爲師決定在本門絕傳，秘笈存石室，你等可將石室封閉後離去可也。」

恩師謝世，三人內心沉痛可想而知，由大師兄倪成建議，守孝七日，再各自返回原地，這期間三人絕口不提雷音指秘笈之事。

前六天相安無事，第七天深夜，睡夢中突然一聲巨响，這响聲驚天地而泣鬼神，紫洞府在剎那間山崩地裂，自然雷音岩的三個弟子，亦慘被活埋在洞府之中。

紫洞府從此沉沒，三人的生死如紫洞府的消失渺無音訊，而更不幸的是重陽節後的第十天，青沙別墅、劍堡、翠湖莊同遭浩劫，所有家屬莊丁均被屠殺，屋宇全毀，這消息很快傳到武昌，三天之後，上官雲的妻兒子女亦同告失踪。

像閃爍夜空中的流星，雷音客和他的傳人從此在江湖消失，武林深感惋惜，雖有人曾想追查，但究竟是何人下的毒手，並無蛛絲馬跡可尋。

然而，一年以後，雷音客弟子葛長風突然出現江湖，並重建劍堡，組織「黃衣」「銀衣」、「藍衣」等侍衞隊，網羅武林黑白兩道精英，勢力浩大，揚言爲師兄師弟復仇，重振雷音雄風。

葛長風的所作所爲，引起武林人士懷疑的有下列三點。

一、紫洞府突變經過，係葛長風本人自述，自稱爲亂石所困達一年之久，師兄弟三人既在一起，何以僅一人受困生還？

二、葛長風往年八月中秋節舉行的劍會，自他重建劍堡後，不再舉行，理由何在？

三、葛長風的妻子被殺，而他是年所生獨生女却依然健在，據葛長風自稱，其女係爲一褓姆所救，而此褓姆，究是何人，何以不見。

這三點疑案，無人敢質問葛長風，至今整整二十年了，疑案懸而未決，二十年啊！漫長的歲月，人們早已忘得乾乾淨淨，但劍堡於今年舉行劍會，使人又將二十年前的往事拉回記憶中……

斷腿乞丐一口氣對紫衣少年說完這個故事，紫衫少年不但聽得聚神會神，而且表情亦隨故事的經過而時喜時哀。

斷腿乞丐又接口道：「小老弟，葛老頭子爲甚麼要舉行劍會？」

紫衫少年毫不考慮地道：「我想，可能是葛長風已查出殺死他師兄弟的仇人，欲藉劍會作個了斷！」

叫化子自懷中掏出一個小葫蘆，倒了一口酒，道：「你的想法和其他人相同，因此，被邀和參加這次劍會的，都是武林有聲望的人，也想瞭解葛長風的眞正動機，然而，這想法都錯了。」

紫衫少年一怔，「呀！」了一聲，奇怪的問道：「你老人家的看法怎麼樣？」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三個月以前，劍堡的藍衣侍衞十餘人，一夜之間均被殺害，事後經葛長風審視，發現這十餘人都死於一種暗器，這暗器便是久絕江湖的雷音鏢！」

斷腿叫化子說完後，用另一種罕有的眼神注視紫衫少年，紫衫少年果然一驚，但瞬即笑道：「依你老人家的看法，葛長風的眞正目的是在追查使用雷音鏢的人？」

「不錯。也就是你扇上的那兩顆珠兒！」

紫衫少年又是一愣，道：「這麼說，我眞要毀掉這兩顆珠兒了！」

斷腿乞丐笑道：「如果你怕惹上殺身之禍，倒是毀掉的好，不過，我要問問你，這珠兒你從那裏弄來的？」

紫衫少年滿不在乎地道：「一家珠寶商賣給我娘的，很便宜。」

「那家珠寶商？」

「不知道。」

「你有母親？」

「老人家說笑話了，誰沒有母親呀？」

斷腿乞丐一時語塞，嘻嘻地摸摸亂髮，道：「我說你母親還健在，她住在那兒？」紫衫少年調皮的道：「不告訴你。」

斷腿乞丐一怔，他隨即道：「你不告訴我也罷。」

此時，陽光透過殘樑，不知不覺已快正午了，斷腿乞丐突然大叫了一聲：「不好！我還有一件重要事情，小老弟，往這兒下山，沿官道即可到岳州城，記住，藏住那兩顆珠兒，我要先走了。」

說着，斷腿乞丐一閃身，已上了牆頭，祇見紫衫少年叫道：「前輩留步。」

老叫化子一轉眼間又回到正殿。紫衫少年道：「我還要問兩件事，前輩尊姓大名，何以對雷音客及傳人的事如此的清楚？」

「嘻嘻，」斷腿乞丐笑道：「我的名字見不得人，你就叫我化子吧，客氣就稱我一聲老哥兒，至於……唉！反正三人之中，我認識他們其中一人，而且相交很深。」

紫衫少年急切道：「你認識的是……」

可是斷腿乞丐似乎知道紫衫少年有此一問，未等少年問完，忽然又驚叫了一聲：「晚了，後會有期！」

一剎那間，走得無影無踪，但紫衫少年並未目送斷腿乞丐離去，却呆然木立，因爲他身旁已遠遠傳來乞丐的答覆：「傻小子，我認識的是你父親，他叫上官雲。」

* * *

農曆的八月十三，由岳州通往劍堡的官道上更加熱鬧，三山五岳的一羣，大都佩帶隨身兵器，有的騎馬，有的步行，但却是走向同一目的地——劍堡。

遠遠，烟塵四起，一輛鑲着金邊的黑色馬車，自官道向劍堡飛馳，車前八名藍衣大漢開道，車後四名黃衣侍衞，全部身佩長劍，均騎赤色駿馬，浩浩蕩蕩，威風凜凜，道旁行人，紛紛走避。

車馬急行，快速如風，一名行人閃避不及，翻身栽倒，滾落道旁一丈多遠，滿臉灰塵，一副狼狽不堪神色，輕輕罵了一聲：「眞是混賬！」

祇見馬匹嘶鳴，駕車的藍衣大漢忽然勒馬停韁，馬車亦隨着揚起的灰塵停了下來，藍衣大漢以一種火辣辣的眼睛瞪着叫罵的行人道：「你罵誰？」

「愛罵誰就罵誰。」

藍衣大漢怒叱一聲：「狗種。」隨即揚起馬鞭，向這行人揮去。

「劈叭」，好響亮的聲音，可惜並未打着，這人嚇得向後一仰，就倒在地上，馬鞭與他身體祇差一寸，好險！

藍衣大漢一鞭未着，不禁大怒，剛要再揚起馬鞭，祇聽車中傳來一聲嬌脆呼斥之聲：「休得無禮！」

車簾微啟，露出兩個女人的臉龐！而車中的美人亦目不轉睛的望着他。

她，烏溜溜的鬢髮，斜插着一支翠綠的金步搖，輕顰淺笑，雅麗脫俗，眞是美人胚子，另一個姿色略遜，但亦秀麗可愛。他呢？敢情正是一度在酒樓出現的紫衫大漢書生。

彼此一瞥，一剎那間，兩人在意外中還帶點驚訝，然而，也祇有一剎那，車簾低垂，香車美人，急急而去。

「紫娟，這少年傻里傻氣，差點把命給送了。」

「是啊，小姐，他要是不傻，也不會這樣大膽看劍堡的千金小姐。」

「鬼丫頭，妳又來了啦，眞寵壞妳了。」

紫娟急忙一躬身道：「小姐，下次不敢了。」

車中沉默了一陣之後，就聽得車輪聲和馬蹄聲。

小姐生氣了嗎，自然不會，她正是劍堡的葛曉鳳，紫娟是她的貼身丫頭，由於長期相處，性情相投，名義上雖爲主僕，私下裏却形同姊妹般親切。

紫娟朱唇輕啟，又說道：「這人長得好俊，可惜不會武功。」

葛曉鳳見紫娟又提紫衫少年，心中雖喜，但却裝得一本正經地道：「可惜甚麼？妳看中了他？何不教他武功呀？」

紫娟嬌嗔道：「小姐眞沒良心，我是爲小姐着想，難道……」正說着，車已進入劍堡護河吊橋，隨即駛進堡中。

劍堡的建築，堪稱規模龐大，富麗堂煌，佔地極廣，樓台亭閣，比櫛爲隣，山下爲藍衣侍衛駐守，銀衣侍衛盤踞半山，半山祇有一條石級直通山頂，山後爲絕壁，山底即一片汪洋的洞庭湖，山上建有一排三棟樓房，左旁居黃衣侍衛，右首專爲接待貴賓，正中一棟，係堡主葛長風和他的獨生女兒葛曉鳳的住所。

劍堡在山下建一道圍牆，牆外另有一道護堡河，進出必須經過吊橋，就形勢看來，極爲壯觀，層層防守，門禁森嚴，如想進至山頂，實非易事。

馬車在廣場中停了下來，四名黃衣侍衛與八名藍衣侍衛紛紛下馬，分兩排站立，車門啟處，葛曉鳳偕同紫娟輕移蓮步走下馬車，祇見這位劍堡堡主的掌上明珠，一身雪白湖綢勁裝，外罩綉白花緞披風，身旁紫娟却是一身紅色，主婢二人丰姿綽約。

紫娟向藍衣侍衛揮手道：「你們可以退下了。」

一名藍衣侍衛齊道一聲：「是。」躬身而退。

四名黃衣侍衛則尾隨主婢二人之後，向半山冉冉而去。

葛曉鳳向父親請過安，一名使女行禮稟道：「小姐，萬老先生已來過了。」

葛曉鳳眉頭一皺，紫娟接着道：「這老古董眞是一天也不放鬆，小姐今天剛上香回來，婢子去通知一聲，不去了。」

葛曉鳳立刻斥道：「紫娟，休得無禮，萬老先生也是長輩，再說，老先生滿腹經綸，詩詞歌賦，無一不精，這幾年來，妳我主婢二人受惠不淺，快些爲我卸裝，前往書房請安，受學。」

原來，葛曉鳳不但武功盡得乃父所傳，葛長風並另請近年盛名岳州的一名老學究萬儒芳，教授女兒經、文等。

提起這位萬老夫子，在岳州眞是大大有名，不但文章蓋世，學問淵博，且通易理，精於卜算，人們特別送他一個「聖人」綽號，可惜瞽目不明，也由於此一原因，葛長風特地請來劍堡，爲愛女教學。

萬聖人對葛曉鳳也眞投緣，愛護備至，傾囊相授，出自名門的葛曉鳳，自然對這位萬老夫子極爲恭敬，紫娟知小姐的脾性，那敢怠慢，立即爲小姐換裝，前往後園書房。

萬聖人的書室離葛曉鳳的閨樓不遠，穿過後花園便見一座平房，尚未進門，即聽萬聖人書室中，傳來了陣陣的咳嗽聲，葛曉鳳想起前兩天老先生曾說過，他的氣喘痼疾又發作了，聽咳嗽聲好似很厲害，因此，立即加速脚步走進書室，但萬聖人的耳覺很是靈敏，以蒼老的聲音問道：「妳是曉鳳小姐？」

葛曉鳳答道：「是我，老夫子，你身子好一點嗎？」

萬聖人又咳了兩聲，欠欠身體，身穿一襲灰色長袍，瞽目平視，仍坐在書案高背椅上，案上放着一本詩經，道：「痼疾雖發，不足爲患，小姐請坐。」

葛曉鳳作了個萬福，在對面椅上坐下，紫娟亦請過安。

萬聖人又道：「小姐今天下山去了。」

葛曉鳳悽然道：「是啊，過兩天是八月中秋，抽空到大覺寺爲母親靈骨上香。」

萬聖人瞽目突然一翻，臉上肌肉也抽搐了一下，隨即平靜道：「難得妳如此孝心，那麼，今天的詩經不要讀了。」說着，萬聖人也連連咳嗽着，葛曉鳳趕忙令紫娟倒了一杯香茗，並婉聲道：「老夫子，身體不適，今天不讀也好，祇是無人照應，弟子深感不安。」

萬聖人連連搖手道：「不妨事，不妨事。」

葛曉鳳接着道：「如果老夫子不再固執己見，我想請爹爹派一個小僮來侍候老夫子您老人家。」

「小姐有所不知，大凡讀書讀多了，都有一個古怪脾氣，這是我堅持到底的原因。」

紫娟調侃道：「您看由婢子來侍候您老人家如何？」

「使不得，再說，小姐一天也少不了妳，這樣，如果一再推辭，那有拂小姐盛意，我有個外甥，今年十七歲，倒也乖巧伶俐，煩小姐和堡主說一聲，將他接來就是了。」

「好啊！」紫娟首先鼓掌叫好。

葛曉鳳道：「夫子是有一個外甥，從未聽說過，不知住在那裡？」

萬聖人嘆了一口氣，道：「唉，此是何處，自蒙堡主不棄，進入劍堡，早與親人隔絕了，果眞小姐不見外，我這個外甥住在西塘鎮，姓宮單名一個玲字，不過，到岳州城『春滿園』酒樓，問胡掌櫃的便找到他。」

葛曉鳳道：「好的，我去爲你老人家辦妥就是，老夫子沒有事，我先告辭啦！」

「多謝小姐，恕老朽不送了。」

次日清晨，一名藍衣侍衛領着一名青色布衫少年進入劍堡，進堡之後，一雙清澈的眸子東張西望，似是劉姥姥進入大觀園，充滿了與奮與好奇。

藍衣侍衛領他入一間石室，門外兩旁站着四名藍衣侍衛，面容嚴肅，毫無表情，進門之後，又是兩排藍衣侍衛，共十六名之多，祇見領他的那名藍衣侍衛道：「站在這兒。」

那少年駐足而立，望着兩旁的佩劍藍衣侍衛，一個個目不斜視，當眞稱得上「刁斗森嚴」四個字。

不久那藍衣侍衛自室內出來，帶他走進石室，石桌後站着一名五短身材，禿頭細目的壯漢，一身藍色勁裝，一柄長劍放在石桌上。

藍衣侍衛躬身道：「啓稟統領，宮玲帶到。」

被稱爲統領的藍衣壯漢一揮手，隨即以一雙精湛的眼睛向少年身上上下打量，少年顯得有點不自在，突見壯漢自桌上拾起長劍，露出一臉陰笑，「嗤」地一聲，長劍出鞘，劍光四射，少年身體陡然一震，向後退了兩步。

長劍又是颼然一聲，劍身平舉，劍尖向少年鼻尖刺去，距離不到一尺，少年露出畏縮的眼光，壯漢忽地欺身，劍尖向少年面門刺去，少年忽然大叫一聲，返身就跑，不想「卜通」一聲，跟蹌摔在地上，祇見室外藍衣大漢個個嘩然大笑，少年慢慢爬起，摸摸脖子，回頭看見使劍的統領正歸劍入鞘，滿臉得意的獰笑。

「你認識我嗎？」

「不……不認得。」

「我是藍衣侍衛統領穆南生，記住，以後稱我穆統領。」

「小生記住就是。」

穆南生冷冷地道：「你倒是眞的不會武功，來人，與我搜。」

兩名藍衣侍衛走進石室，動手就向少年身上搜去。

少年忙道：「慢來，慢來！」

穆統領一怔，道：「怎樣？」

少年期期艾艾地道：「小生怕癢。」

又是哄堂大笑了，連穆統領也笑了。

穆統領又正色道：「你身上有何物？」

「白銀一兩。」

「還有呢？」

「一把扇。」

「拿出來。」

少年自懷中掏出一錠白銀和一把綠色的紙扇，祇是扇上沒有了兩顆珠兒。

穆南生對白銀看都不看一眼，自少年手中拿過紙扇，正面劃着山水，仔細一看，竟是洞庭湖君山遠眺圖，背後題的一首詩，署名不見經傳，倒是扇骨雕刻玲瓏細緻。

穆南生將紙扇放在石桌上，一揮手道：「帶上山。」

少年望着紙扇急切道：「請統領將紙扇還給我吧！」

穆南生雙眼一瞪道：「嚕嗦。」

少年生氣道：「你不還我，我便回去。」

穆南生一愣，道：「爲甚麼？」

少年道：「這是我舅舅的。」

穆南生不敢對萬聖人含糊，他是堡主和小姐的上賓，因此，哼了一聲，自桌上將紙扇抛給少年。

少年用手接住，却向後連退幾步才站穩，祇聽得穆南生哈哈大笑。

半山，銀衣侍衛的檢查較爲簡單，侍衛統領車北雄，因忙於接待來自各地的武林英雄，略略問過少年宮玲的身世後便交與黃衣侍衛，有病秀才之稱的黃衣侍衛統領趙晃，並不重視這名又土又憨的少年

書生，略加盤問便令人帶往後院，不料中途巧遇無影叟楊平與桃花仙子金艷梅。

無影叟突然止步道：「哼！這小子中了仙子的『化骨迷魂散』，居然未死？」桃花仙子眼睛一亮，敢情這少年，比酒樓白衫少年還生得清秀。

少年暗道一聲：「糟了！」不想桃花仙子扭腰搖步，蕩笑着走過來道：「小哥兒，你的命眞長啊！」

黃衣侍衞垂頭爲禮道：「見過無影老前輩及仙子。」

宮玲見機躬身道：「參見仙子，小生這裡有禮了。」

桃花仙子一愣，隨即道：「喲，眞酸，讓仙子看看你。」說着，伸出一隻雪白玉手向少年臉上摸去，宮玲眞不知如何是好，正在左右爲難，忽聽身後傳來一聲嬌呼：「凌侍衞，和你在一起可是宮公子？」

桃花仙子的手伸出一半，凌侍衞可不敢得罪這位小姐身邊的寵兒，忙道：「正是宮公子。」

紫娟不認識這兩名匿跡江湖的魔頭，但當她看到少年宮玲，即使宮玲本人，也不禁同時一怔，兩人不約而同地叫了一聲：「是你？」

「是妳？」

紫娟見外客在場，立即道：「你將他交給我吧！」說完，領着宮玲便走。

無影叟搶前一步道：「姑娘慢走。」

紫娟回頭道：「你是叫我嗎？」

無影叟道：「正是，請教姑娘如何稱呼？」

凌侍衞忙道：「她是小姐貼身侍女紫娟姑娘。」

紫娟向凌侍衞白了一眼，似是怪他多嘴，凌侍衞立即躬身而退，不想桃花仙子嘴角一挑，哼了一聲道：「一個婢子如此目中無人。」

紫娟正想反唇相稽，不想被宮玲拉了一把，一口氣忍了下來，無影叟趁機道：「姑娘可識得老朽？」

紫娟冷言道：「貴賓如雲，恕婢子眼拙。」

無影叟道：「老朽無影叟楊平，這位是桃花仙子金艷梅姑娘。」

無影叟如此自我介紹，紫娟到底是一名侍女身份，忙躬身一拜道：「婢子有眼無珠，拜見兩位前輩，前輩呼喚小婢，不知有何吩咐？」

無影叟乾咳了一聲，笑道：「這位公子是劍堡何人？」

紫娟杏眼一轉，答道：「和前輩一樣，也是劍堡貴賓。」

無影叟似乎很意外的「啊！」了一聲，說道：「這位貴賓可識武功？」

紫娟向宮玲看看，宮玲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紫娟即道：「文弱書生，想來不諳武功。」

無影叟陰笑道：「這就怪了，既不諳武功，何以中了仙子『化骨迷魂散』，居然安然無恙？」

紫娟道：「前輩可否詳細一點說。」

於是，無影叟便將岳州城「滿園春」酒樓殺害湖州二虎之事說了一遍，無影叟並稱：「分明這位公子昏倒，何以……」

紫娟不等無影叟說完便道：「前輩可是看錯了人？」

無影叟說道：「絕不會錯，如果老朽記憶不錯，當天這位公子身穿紫色長衫，手搖綠色紙扇。」

這一下連紫娟也糊塗了，以一種懷疑的眼光望着少年宮玲，並問道：「此事可當眞？」

宮玲一時不知如何答覆，因爲他無法將斷腿乞丐救他之事說出，正猶豫不決，忽見桃花仙子笑道：「楊平兄，你忘了這小哥兒，好像被誰救走了？」

無影叟忽然叫道：「對，窮叫化子。」

紫娟愕然道：「前輩說的是誰？」

無影叟道：「斷腿，亂髮，一身髒兮兮，就是……」無影叟尚未說完，祇見紫娟响起了一連串銀鈴嬌笑，道：「那就更沒有問題了，宮公子，我們可以走了。」

無影叟如墮五里霧中，急道：「姑娘，那叫化子是誰？」

紫娟正準備領走宮玲，忽然反身正色道：「那是劍堡太上護法斷丐申老前輩。」

無影叟與桃花仙子固然一愣，最驚愕的却是少年宮玲，呆在當場目瞪口呆，半晌，方聽紫娟道：「怎麼啦，公子敢是感到了意外？」

宮玲如夢初醒，立即恢復正常，趁機道：「眞是想不到，那叫化子武功眞了不起，等我醒來，身在一座破廟中，那叫化子却是無影無踪。」

紫娟得意地道：「嗯，申老前輩的武功已至化境，幸虧你遇着他，要不然，小命早已到閻王那裡去報到了。」

宮玲伸伸舌頭，不再說甚麼，跟着紫娟穿過後園進入書室。

少年宮玲何以與劍堡萬聖人攀上了親戚，這裡讓筆者交代一下。

＊　＊　＊

且說紫衫少年離開天府廟之後，第二天計劃自岳州前往城陵磯，行至中途，忽見道旁盤坐一個身穿灰衣老者，身後豎起一竹竿，上懸一塊白色長條方布，正中書寫着：「能卜過去未來，專相天下之士。」

紫衫少年好奇地望了一眼，方發現這老者竟是一個瞎子，正準備離去，老者忽然左手平擧，瞽目而視，道：「小哥兒，看你臉露愁容，是否心懷深仇大恨？」

紫衫少年不禁大驚，這老者明明是個瞎子，何以知道他的年齡和心腹之事，再左右看看，道旁並無他人，更爲驚愕不已，暗道：「母親一再囑咐不得洩漏身份，看來知其底細者，大有人在，如斷腿乞丐便是一例，然而，斷腿乞丐憑雷音鏢識其身份，尚有可說，這老者雙目失明……這……這……」

紫衫少年儘管百思不得其解，但他深知世上奇事很多，也許又遇到和斷腿乞丐一樣的奇人也說不定，因此，佯裝笑道：「老先生是對我說話麼？」

瞎子頭道：「正是。」

少年道：「你何以知道我有深仇大恨？」

瞎子白眼一轉，向兩旁望了一望，便道：「此地非談話之處，隨我來！」

紫衫少年略一猶豫，便隨着瞎子進入一座叢林中，在一塊空地上，瞽老者坐了下來，等少年亦已坐定，老者即道：「你可叫上官玲？」

紫衫少年心頭又是一驚，幾乎無法回答，祇見老者擺手道：「你不必告訴我，但是，如果要報殺父之仇，以你倆之力量，是不可能。」

「你倆」二字，會是何人？老者並未說明，紫衫少年亦未問，却道：「依前輩之見呢？」

老者道：「必須先有一人混入劍堡。」

少年道：「這……你看晚輩是否適當之人？」

老者笑道：「你正適當，所以我才找上了你。」

少年略一考慮，道：「前輩與先父……」

「朋友，你稱我萬聖人吧。」

「但不知如何才能混進劍堡？」

「我自有道理。」

於是，老少兩人低語商量了一下，忽見紫衫少年招指算道：「祇有五天的時間，恐怕來不及。」

老者道：「爲甚麼？反正你無事。」

少年道：「不！我還有點事。」

老者想了想，又抿嘴笑道：「來得及，來得及，我走了，無論如何，你要在八月十三日趕到『滿園春』。」

老者說完，立即揚長而去，紫衫少年稍停，即走出叢林，他並未選擇官道，一刹那消失踪跡，但瞽目老者却突然出現，望着紫衣少年的背影，頷首微笑不已。

紫衫少年行程甚快，三天不到工夫，已趕到了武昌，在城中略稍休息，天黑之後，趁月色鮮明，出城直奔東湖，越過重山峻嶺，進入一座湖畔小島上，島上有一間茅屋，茅舍中露出一絲微弱燈光。

紫衫少年打心裡感到一陣安慰，微微一笑，雙臂一張，輕如薄葉，以凌波虛渡上乘輕功飛越湖面，沒入小島之中。

忽然，一條黑影比紫衫少年的速度還快，尾隨少年的身後，也進入了小島。

在茅舍門前停下來，在門上輕敲三下，大門忽地呀然而開，一名中年婦人站立門內，紫衫少年盈盈拜倒，忙道：「孩兒叩見母親。」

中年婦人道：「起來吧！」兩人略向門外看看，便相偕入內。

室內，佈置雖簡陋，却淸雅爽目，一塵不染，桌上一支紅燭，中年婦人往桌子旁長櫈上一坐，關切地道：「你哥哥剛走，說你被一個斷腿乞丐抱走，爲娘正爲你擔心，不想，你倒是回來了。」

少年往婦人懷中一靠，撒嬌似地道：「娘，妳還說呢，孩兒正在怪您爲甚麼不告訴孩兒，父親有一個斷腿的乞丐朋友？」

中年婦人認眞地道：「自你哥哥告訴娘後，娘想了一夜，也想不起這個人。」

少年又道：「何止這個人而已，還有一個瞎子，娘，這兩人眞怪。」

隨後，紫衫少年將遇見斷腿乞丐與萬聖人經過述說了一遍。

這個名震江湖的俠女藍婉娘，聽得很認眞，也問得很詳細，但在記憶中就是勾不出這兩人的輪廓，因此，柳眉緊皺，苦思不語。

最後，紫衫少年又道：「娘，您看，我要不要混進劍堡？」

藍婉娘一言不答，似乎拿不定主意，少年接道：「今天已經十一，祇有兩天的時間，娘，您說話呀！」

突然，藍婉娘一口氣吹熄了燈光，返身自牆上摘下一把短劍，紫衫少年亦迅速地扣住紙扇上的珠兒。

「甚麼人？」

半晌，祇聽見一聲「嘻嘻……」

紫衫少年輕聲道：「娘，是那個斷腿乞丐！」

果然正是那斷腿乞丐的嘻笑聲，忽見他在窗外道：「小哥兒記憶不差，正是我這窮叫化子，嗨，讓我來點燃蠟燭吧！」

說着，一點螢火自窗外冉冉飛進，居然在空中繞了一圈，一會兒燭光大明，室內多了一個髒兮兮灰色身影，那不是斷腿乞丐會是誰？

祇見他端坐在長櫈上，正自懷

中掏出一隻鷄腿，右手握着酒葫蘆，獨個兒喝酒啃鷄腿。

藍婉娘可驚呆了，一聲不響望着斷腿乞丐，張口結舌，紫衫少年大惑不解道：「娘，妳怎麼啦？」

那中年婦人還未開口，斷腿乞丐却說了話道：「別問了，你趕快走吧，再遲就趕不上萬聖人的約會啦。」

紫衫少年當着娘親面前，他可不會聽斷腿乞丐的話，祇見娘親呆滯的眼光仍然望着斷腿乞丐，却點着頭道：「玲兒，你可以去了。」

紫衫少年眞糊塗了，似乎想說甚麼，但見娘親擺擺手，催他快走，少年一頓脚，身形平飛，自窗口疾躍了出去，立即消失在夜色中。

但紫衫少年却聽到身後傳來一句道：「閣下是何人？」這是他娘親的聲音，他又突然停住身形，想聽聽斷腿乞丐的答話，不想只聽到斷腿乞丐嘻嘻笑道：「別急，這孩子尚未走，妳看，再看看這個，可以令他先走。」

紫衫少年不知是甚麼，却聽娘親喝道：「玲兒，快走吧，這裡沒你的事。」

還說甚麼，走吧，紫衫少年懷着一肚子疑團，祇好疾躍而去。

* * *

紫衫少年就這樣的來到了劍堡，他是上官玲，也是化名宮玲的少年書生，當他聽紫娟說出斷腿乞丐是劍堡的太上護法，他幾乎驚惶失措，原來一切都在別人的計劃中，換而言之，他中了斷腿乞丐的圈套了。

然而，宮玲回頭一想，也不盡然，因爲斷腿乞丐並無害他之心，否則，斷腿乞丐可以隨時除掉他的，不要說是武功比他高出多了，即使在「滿園春」和「天府廟」，斷腿乞丐舉手之勞，便可以將他置之死地，何況他娘見到斷腿乞丐後的驚愕和信任。暗忖：「那斷腿乞丐一定是先父的摯友，故意臥底劍堡，以便查出這件十五年前的疑案。」

但萬聖人，他也是先父的朋友嗎？也是臥底在劍堡不成？他沒有再深想下去，但却打定主意，要見機行事。

是夜，月明如晝，涼風習習，劍堡燈火輝煌，尤其是山下接待處，到處席宴不停，猜令聲此起彼落，凡是進入劍堡的武林豪客，一律受到劍堡的熱情款待，藍衣侍衛川流不息，個個虎虎有生氣，而且彬彬有禮。

半山中銀衣侍衛負責巡邏，來往川梭，戒備森嚴。

山頂正樓花廳中一席酒筵，男女老少，僧道丐俗，濟濟一堂，上首坐着氣宇軒昂的劍堡堡主葛長風，兩鬢花白，臉色紅潤，太陽穴隆起，眼神閃閃有光，一身銀色外袍，雲髻高聳，貌相威嚴。

坐在葛長風左首的是滿頭亂髮的斷腿乞丐申昆，右首爲武當二老天眞子和地眞子，其餘尚有無影叟、桃花仙子，少林一弘禪師身披大紅袈裟，寶相莊嚴，旋風客奕奇，他是屬於青城派的劍俠。這些貴賓中，却沒有萬聖人，據說是生了病。

花廳四週，林立着黃衣侍衛，病秀才趙晃肅立在葛長風身後，一張無血色臉孔上，閃爍着兩顆灰黃眼珠，却不時瞟向坐在左下首的桃花仙子，仙子在向堡主敬酒時，無意對病秀才抛了一個媚眼，惹得病秀才渾身一震，更是臉無人色，這情形祇有無影叟看在眼中，他知道桃花仙子又在尋找新面首。

前廳是很熱鬧的，後廳除了時而發現幾名黃衣侍衛巡戈外，却靜寂無事，祇有花園綉樓中，尚聽得見主婢兩人喁喁私語。

「小姐，妳猜猜，萬夫子的外甥是誰呀！」

「我那裡知道，管他是誰。」

「妳一定想知道。」

小姐愣了，她知道這丫頭一肚子鬼，半晌才道：「妳說說看。」

紫娟却不立時說出，賣了一個關子道：「小姐，妳認得他的。」

小姐有點惱了，道：「誰呀？妳這死丫頭。」

紫娟笑道：「妳看，急成這個樣子，就是他嘛，那個被馬車撞倒的書生。」

「是他？」不知怎的，提起這少年，她心裡就卜卜跳，臉上也不自在起來，但葛曉鳳仍忍不住道了一聲：「是他！」這下讓小丫頭抓住了，嗔聲道：「是他呀，叫甚麼名字？」

小姐祇回答了一句：「死丫頭。」紅着臉不再言語，但心裡却期望紫娟說出來，紫娟自然摸透小姐的心事，然後扮起「紅娘」中的張君瑞語調，一揖到地道：「小生姓宮名玲，年方十七，尚未娶妻喲！」

小姐一樂，却是一臉羞澀，突然，樓下一聲喝斥：「甚麼人？」

「小生宮玲。」

「何事？」

「奉夫子之命，爲小姐送書文來。」

黃衣侍衛正打算返身，却見人影一閃，樓梯口正站着丫環紫娟，道：「放他上來。」

黃衣侍衛道了一聲「是」，便立即走開。宮玲却畢恭畢敬地向紫娟拱手一拜道：「多謝姑娘。」然而却站立不動。

紫娟「噗嗤」地一笑：「你上來

呀！」

宮玲道：「小生不敢，這是小姐的閨樓。」

紫娟急了，身形閃動，來至宮玲身邊，用手將宮玲臂膀一提，並道：「叫你上去，你就上去，眞嚕嘛。」

宮玲身體飄浮在半空中，一轉眼，已身不由主地上了綉樓，迎面一看，珠簾輕啓，走出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兒，這和車中一瞥不一樣，裝束也不同，柳腰輕搖，蓮步生香，宮玲不禁暗道了聲：「她眞美！」然後立即一揖到地，稱道：「小生宮玲，叩見小姐。」

葛曉鳳本打算制止紫娟，畢竟男女授受不親，何況又是自己閨房中，不想，剛移步走出來，却見紫娟已領着宮玲上了綉樓，一時嬌羞不已，祇好用手一托，道：「公子免禮。」

宮玲立即奉上一本書道：「小生奉夫子之命，老夫子因身體不適，停課三天，送來『詩經』，請小姐自行溫習。」

「多謝公子勞步。」紫娟顯得格外殷勤，雖然沒有將宮玲往房裡推，但却趕忙拉住宮玲坐下來，如此，葛曉鳳也不得不先就坐。

剛一坐定，忽聽外面傳來嘈雜之聲，隨即一陣急速脚步聲向綉樓行來，主婢二人一怔，葛曉鳳向紫娟一點頭道：「妳下去看看。」

紫娟匆忙下樓，正遇着病秀才率領一隊黃衣侍衛走了過來。

紫娟站在樓下梯口道：「趙統領，發生了甚麼事？」

病秀才冷淡地道：「堡內有奸細，花廳門首發現一柄飛刀，字條上寫着辱罵堡主字句，因此奉命搜查各處。」

紫娟又道：「劍堡戒備森嚴，奸細如何進得來，有人看見嗎？」

病秀才道：「祇知身穿白衫的人影，向後園方向逃逸，因此，很可能隱進小姐綉樓。」

紫娟這下可急了，忙道：「不可能，不可能，我和小姐一直未離開過綉樓。」

病秀才顯得不耐煩道：「職責所在，小姐也不能例外。」

紫娟驚叫道：「慢來，小姐閨房，豈容汝等無禮。」

紫娟可不怕甚麼奸細，她却擔心宮玲，如果讓病秀才在小姐房中找出一個大男人，畢竟不是體面的事。

不料病秀才獰笑道：「妳敢故意違抗堡主的命令？」

紫娟忙低首道：「婢子不敢。」

病秀才忽然厲聲道：「閃開！」

病秀才總算有點顧忌，令其他黃衣侍衛留在樓下，逕自上樓，紫娟緊隨其後，出乎紫娟意料之外，小姐和宮玲並不在廳，病秀才回頭冷然道：「小姐呢？」

紫娟膽色也大了，滿不在乎地說道：「不知道呀！」

病秀才一聽，不禁怒從心頭起，正準備發作，忽聽室內傳來一聲嬌喝：「誰在這裡無禮？」

紫娟忙道：「是趙大統領，要搜小姐的閨房。」

以陰詐出名的病秀才眞不敢招惹堡主的掌上明珠，雖然隔着珠簾，忙躬身說道：「正是在下趙晃，因爲……」

忽聽見小姐接道：「我聽見了，進來吧！」

病秀才一愣，他可不能貿貿然闖進去，略一猶豫，用手撥開珠簾，却見小姐已寬衣而臥，立即放手肅然道：「小姐見諒，在下打擾了。」

紫娟又在旁譏笑道：「趙統領搜過了。」

病秀才趙晃冷哼了一聲，下樓而去。

紫娟頃耳細聽，確定他已走遠了，才奔進房中，祇見小姐正在穿衣，滿臉羞紅，再看床上，宮玲剛自被褥中爬了出來，紫娟向小姐作了一個鬼臉，却轉向宮玲道：「你的膽子可不小，居然敢親我小姐的香澤。」

葛曉鳳忙道：「休得胡言，快送宮公子回去。」

紫娟忙應了聲：「是！」於是拉着宮玲，便急步向室外走去。

「慢來，走後窗。」

紫娟小眼珠一轉，道：「不成，他是送書來的，一名黃衣侍衛見過他。」

「說的也是。」

但是，當紫娟一轉身，葛曉鳳突以一種悽然的口胳道：「宮公子，剛才雖情非得已，但說來，公子已見過妾身清白之軀，此事千萬不可對外人言，尚盼公子善檢言行，以免人言可畏。」

紫娟忽然義正詞嚴道：「這是甚麼話，小姐乃千金之軀，何況還有同床之緣，如果不幸被病秀才撞見，即使不說，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宮公子與小姐如蒙不棄，婢子倒願意做個現成的媒人，彼此委托終身，以防後患。」

這反應兩方面不太一樣，葛曉鳳雙頰飛紅，低頭無語，但內心却期待對方的答覆。

宮玲則大驚失色，連連「我！我！」不已。

紫娟急了，忙道：「別我，我的，難道我們小姐配不上你這個窮書生？」

宮玲一咬牙道：「蒙小姐垂愛，小生更是受寵若驚，唯此次尚須稟明舅父才是。」

紫娟道：「那是自然，走吧！」

說完拖着宮玲而去，留下葛曉鳳八成兒喜，兩成兒愁，愁的是怕父親不答應。

愁的成份畢竟不多，但在喜多於愁的心情下，葛曉鳳一返身不禁呆住了，身後何時竟站定一人，他一身雪白勁衣，身佩黑色長劍，英風颯颯，冷峻的臉容，看不出絲毫表情，忽見他冷冷地道：「好個千金小姐，如此不知羞恥。」

在葛曉鳳的眼下，本對這冷面少年的印象不壞，聽他滿口譏諷，敢情人家對她私訂終身之事已全然瞭解，一時不禁惱羞成怒，同時想到病秀才說的奸細爲白色身影，立時柳眉倒豎，嬌叱一聲：「住口，你敢情是進入劍堡的奸細。」

白衣少年仍冷冷的說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葛曉鳳又冷笑道：「是與不是，拿了你再說。」說着，纖指突伸向白衣少年的面門點去。

祇見白衣少年身形一動，疾退五尺，葛曉鳳玉指落空，却聽白衣少年道：「恐怕未必！」

白衣少年儘管如此說，但內心不禁一愣，這妮子的手法眞快，指尖與面門僅一寸之隔，如不是退得快，倒眞的被她點着了。

不知葛曉鳳這一招是虛着，一指落空，忽然飛身而起，頭下脚上，反退八尺，白光一閃，已自牆壁上摘下長劍，隨即運劍向少年撲去，一進一退，僅是刹那間的事，少年錯愕之間，已是朶朶劍花迎面而來，白衣少年那敢怠慢，白影一晃，橫飄七尺，口中却唸道：「醉花弄月，妳倒是把父親的本事學會了。」

劍鋒到處，白衣少年業已失踪，葛曉鳳一招落空，怒從心起，但聽對方叫出自己的招式，更是一驚，看情形白衣少年並無搏鬥之意，冷峻的臉龐亦溫和得多了。

葛曉鳳道：「你究竟是甚麼人？何以識得雷音劍招式？」

白衣少年道：「我麼？不說也罷！」

葛曉鳳怒道：「好，再接我一招。」

白衣少年忽然道：「慢來！」

葛曉鳳道：「你可是怕麼？」

白衣少年道：「即使是妳父親，又何懼之有，祇是在下並無意比試，而且尚有一事對妳說明。」

葛曉鳳收劍道：「你說吧！」

白衣少年又恢復冷然的神色道：「妳可知妳母親遭何人殺害？」

葛曉鳳一驚，並感茫然，父親告訴她母親是病死的，這少年却說遇害。

白衣少年又道：「還有，妳的乳娘，又是被何人所殺？」

葛曉鳳這次不止驚愕了，在她的印象中似乎有一個乳娘，但對她並無太深的印象，如不是這白衣少年提起，她幾乎忘了。但何以她父親從未說過？她陷入迷惘之中了。

然而，葛曉鳳略一冷靜，想到白衣少年與劍堡爲敵，可能不懷好意，因此立即厲聲道：「你休要胡言亂語。」

白衣少年認眞地道：「絕無虛言。」

葛曉鳳見他不像說謊，便急切的問道：「你說說看，是甚麼人害了我的母親和乳娘。」

白衣少年道：「說出來妳未必相信！」

葛曉鳳道：「你說說無妨！」

「葛長風！」

「狂徒無禮！」

葛曉鳳心頭如遭五雷轟頂，怒喝一聲，欺身出劍便刺，適時樓下傳來了輕微脚步聲，白衣少年略略一怔，白衣一晃身形向窗外飛去，祇聽「刷」地一聲，白色衣服上的一角也應聲而落，却聽窗外白衣少年漸漸遠去聲音道：「在下一字不假，小姐三思，尚望保重。」

葛曉鳳望着消失的白影，緩緩地拾起衣角，一會兒，紫娟已進入室內，望見小姐持劍而立，一臉失魂落魄的樣子，驚叫道：「小姐，妳怎麼啦？」

葛曉鳳心神一定，幽幽地說道：「沒有甚麼，妳將宮公子送過去了？」

紫娟應了一聲是，却以無比懷疑的眼光望着小姐。

葛曉鳳又道：「夜深了，妳先去睡吧！」

紫娟一愣，見小姐剛才是一陣熱，現在一忽兒冷，正想問個究竟，不想小姐又道：「去吧，明天再告訴妳。」

紫娟不敢再說甚麼，懷着一肚子疑團的走了。

＊　＊　＊

却說紫娟將宮玲送至萬聖人的書室門首，立即便離去，忽見長廊一隊黃衣侍衛穿過後花園而來，宮玲正打算返身推門而進，忽覺身後有衣袂之聲，他本想錯步擰身，猛想起自己是裝着不懂武功的，即刻伸手推門，不料腰間一痲，身體一軟，便倒在一人懷中，頓失去知覺，隨後銀影一閃，同時亦失去宮玲的踪跡。

黃衣侍衛並未進入書室，祇是巡邏經過這裏。

當銀影抱起少年宮玲時，不覺心頭一震，越過牆頭，在濃密花木中停下來，將宮玲放置草地，駢指疾伸，宮玲悠悠然醒來，却見一張臉如冠玉的臉龐望着他，全身銀色勁裝，宮玲不禁大驚。（未完‧一）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上文提要：拿着一罎酒下注三千兩黃金的人原來是風雪人，紅辣椒沒能留下風雪人，她自己也離開了賭坊……不苦大師雨天趕路，碰到風雪人車廂中避雨，他邀老和尚吃狗肉，此際地寇堂「震山一刀」彭怒攔着他，因老和尚殺了他們卓堂主的寵妾雁妃，而雁妃是因盜取勝音寺寶殺戮寺中逾百僧侶才被老和尚所殺。老和尚不辭而別，此際風雪人又碰到唐大石……

千里迢迢爲決戰　寵妃一死方寸亂

「半眞不假！半假不眞！」唐大石跺脚大叫。

「那個丁珍珍，聽說是個大美人哪！」

「她是大美人？老子呸他奶奶……她……她充其量祇能算是不太難看罷了。」

「好看也好，難看也好，算來算去，似乎跟你還是很匹配的！」

「別再提了，省得老子心煩意亂！」

「明天，必然是個好天氣。」

「你眞的打算前往紫石鎭？」

「明天的事，明天再作道理吧！」

＊　＊　＊

一覺醒來，「明天」已變作今天。

這一次，風雪人猜中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天氣。

不苦大師老早已在官道上練功。

他要出一套大瘋魔杖法。

杖聲呼呼，聲勢嚇人。

在馬車頂上睡覺的唐大石不禁埋怨：「大清早的，在搞甚麼鬼？」

風雪人悠然笑道：「對出家人來說，此刻已算是日上三竿。」

「管他媽的三竿五竿，老子要睡覺！」

「還睡甚麼覺，咱們要趕路啦！」

「趕路？咱們要趕往哪裏去？」

「當然是紫石鎭！」

「甚麼？你再說一遍？」

「我已說得很清楚，是紫石鎭！今天一定會很熱鬧的紫石鎭！」

「既然你要到紫石鎭去，老子可不阻路啦，再見！」

唐大石說「再見」，並不是說說便算。

在頃刻之前，他還是睡眼惺忪，彷彿就算用十條大牛也拉他不動似的。

但忽然間，他又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

不！

他並不是變成了另一個人，而是變成了另一種東西！

他似是變成一頭鳥！

一頭受驚過度，拚命要從馬車車頂上飛走的怪鳥！

＊　＊　＊

怪鳥！

好大的一頭怪鳥！好快的一頭怪鳥！

轉瞬間，唐大石已飛掠出十丈開外。

似乎世上再也沒有甚麼力量可以把他阻攔得住。

但偏偏不是這樣。

正當唐大石打算繼續飛掠出去之際，眼前忽然出現了一團黑影。

這黑影看來似是「一團」，但又似是一層輕紗。

那是甚麼東西？

唐大石還沒看清楚，已給這一團神秘的黑影重重罩住。

他很快就知道那是甚麼東西，却已太遲。

那是一張網！

一張恰好可以把他整個人罩住的黑紗網！

唐大石不再是一頭怪鳥，而是變成了一條魚。

魚已在網中，他變成了網中之魚。

在那一瞬間，唐大石心中祇有一個想法：「這必然是風雪人的把戲！」

不錯！除了風雪人，還有誰會在此時此地來這一套？

一定錯不了！

一定是風雪人。

但唐大石却又是料錯了。

把他當作魚兒般罩在網內的，並不是風雪人。

而是那個老和尚。

不苦大師！

* * *

網在老和尚手中不斷收緊。

唐大石彷彿又已變成了另一種東西。

他不再像是一條魚，而是像個大粽子。

他憤怒極了。

他從來不揍老人。

老和尚、老尼姑更不揍。

他此刻，他却恨不得一拳打爆這個老和尚的鼻子！

可惡的老和尚！

該死的老和尚！．

但他却在可惡兼該死的老和尚網中，動彈不得！

「快把老子放出來！」

「一定放！但却不能快放！更不能立刻便放！」不苦大師道。

「老子跟你無怨無仇……」

「老衲跟誰都無怨無仇，就連昨天給老衲吃掉的那隻狗，也跟老衲無怨無仇！」

「你這個狗肉和尚，想死嗎？」

「老衲不是狗肉和尚，老衲法號不苦，不是的不，很苦的苦！」

「你再不把老子放出來，遲早會在老子的手底下大吃苦頭！」

「吃苦頭，老衲是吃慣了的，祇是……」

「祇是甚麼？」

「祇是吃慣了苦頭，任何苦頭也不再是苦頭，眞是不苦！不苦！」

「瘋和尚！」

「罵老衲是瘋和尚的人，施主是第五百三十九個。」

「他媽的……大……大……大師，你要甚麼條件才肯放老子？」

「甚麼條件都用不着，祇要這輛馬車到了紫石鎮，老衲定必放人。」

「老子早已說過，不去紫石鎮！不去，不去，一定不去他媽的見鬼的紫石鎮！」唐大石怒吼起來。

「你心中是很想去紫石鎮的，因爲你心中很想見的人，就在紫石鎮！」

「那是誰？」

「『一丈青』丁珍珍！」

「沒這種事！你是個出家人，這些男女間的事，你懂個屁！」

「老衲是出家人，對佛經多多少少還算有一點點的認識，但對於屁這種東西，老衲是一竅不通的！」

「快放老子出去！」

「可惜……」

「又可惜甚麼鳥？」

「可惜老衲練功七十載，幾乎甚麼武功都練過了，偏偏就是不懂得怎樣點啞穴！」

唐大石臉色驟變，怒道：「老瘋僧，你敢？」

不苦大師又苦着臉，道：「不是不敢，祇是不懂……眞的不懂！」

忽聽一人嘻嘻笑道：「大師不必擔憂，這點小事，就讓晚輩代勞可也！」

一聽見這人的聲音，唐大石就跳了起來！

「風雪人……」

話猶未了，他已再也說不下去了！

他的啞穴給點住了。

這是風雪人的傑作。

「你再不規規矩矩，小心我再點你二三十個穴道，好教你連眼皮也抬不起來。」

這是對唐大石最有效的恫嚇。

唐大石的臉雖然快要變成豬肝之色，怒氣直湧上腦門，但他眞的不敢再動。

老瘋僧也許眞的不懂得點穴。

但風雪人點穴手法之高明，唐大石却是比誰都更清楚的。

* * *

陽光普照，天氣上佳。

駕駛着馬車在官道上行走的，並不是風雪人，而是不苦大師。

不苦大師不喜歡看見馬匹拉馬車。

但不喜歡是一回事，此刻他却駕御着這輛華麗的馬車。

「阿彌陀佛！」

「駕車樂趣如何？」

「有如唸經一般沉悶。」

「一面駕車，一面唸經，那又如何？」

「雙重沉悶者也……」

「大師，敢問咱們要到何時才

能抵達紫石鎮？」

「該抵達的時候，一定抵達！」

「路上可有地寇堂的兔崽子？」

「老衲看不見兔子，祇有一些蜻蜓在半空飛來飛去……」

兩人在馬車上不時交談，倒也不算眞的太沉悶。

但被網罩住的唐大石，却是連「嘴裏也淡出鳥來」！

黃昏左右，馬車終於來到紫石鎮！

* * *

紫石鎮，平時並不是個太熱鬧的地方。

這裏，祇有兩家客棧，總共有二十六間房子。

但在兩天之前，這二十六間房子早已住滿了客人。

其中最大的一間房子，住在裏面的客人，赫然正是地寇堂的堂主「寇中寇」卓蓋天！

卓蓋天相約不苦大師在紫石鎮決戰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

對於不苦大師其人，一般江湖人物是不太清楚的。

但對於卓蓋天其人，他的名號却是響噹噹極了。

在東北，誰不知道地寇堂？

地寇堂是東北第一大幫。

卓蓋天是東北第一條好漢。

可是，他最寵愛的愛妾，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一個老和尚手下。

這是震驚東北的大事。

卓蓋天的一張臉，眞不曉得擱到甚麼地方去了！

* * *

園中有花，花正盛開。

卓蓋天已十年沒到過江南。

他不認識這些花。

他祇知道，這地方叫紫石鎮。

他將會和一個老和尚決戰。

決戰地點，不在東北，却在江南。

江南，紫石鎮。

對卓蓋天而言，這是很不光彩的一戰。

這一戰，並不是爲了幫會，也不是要爭奪名利。

祇是爲了一個女人莫名其妙地死在一個老和尚的手下。

就連卓蓋天都不相信會有這種事。

堂堂地寇堂的堂主，居然會爲了一個女人、一個老和尚，從東北千里迢迢來到江南一個小鎮決戰。

這是甚麼話了？

簡直就是天大的笑話。

不像話，完全不像話。

這是不可能發生在卓蓋天身上的事情。

但此刻，卓蓋天已在紫石鎮中。

他在這間不像話的客棧裡，等候那個老和尚的出現。

但那個老和尚眞的會赴約嗎？要是他爽約，不來決戰的話……

那豈非又是另一個天大的笑話？

卓蓋天感到自己方寸大亂。

從事情一發生開始，他就已方寸大亂，六神無主似的……

不！他感到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他曾經努力制止……但怎樣制止才對？又該從何着手制止？

制止甚麼？制止那個老和尚？還是制止自己留在東北，不到江南？

卓蓋天在途中想了很久，很久……

但他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祇知道，他並不如別人表面看自己那麼强壯，那麼堅毅不屈。

人人都說卓蓋天是東北第一條好漢。

好漢中的好漢！

鐵漢中的鐵漢！

但他的雁妃一死，他就變了。

不是外表在變，而是整個人由心底裡開始在變。

那種變化，絕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其萬一的。

他祇感到，天地都在崩潰。

途中一座一座大山，也在崩潰。

天欲塌！

地將裂！

大山全都要一座一座的倒下來！

* * *

天沒有塌，地沒有裂，每一座大山還是完完整整的，依舊在大地上巍峨矗立。

變的祇是卓蓋天。

變的還有地寇堂。

地寇堂之變，全然是因爲卓蓋天在變。

而卓蓋天之變，則在於雁妃之死。

雁妃之死，若根據不苦大師之說，是和勝音寺一場浩劫有關。

雁妃眞的曾經闖入勝音寺嗎？

卓蓋天不敢肯定。

他祇知道，雁妃曾經離開過地寇堂十天。

在這十天之內，這女人曾經在外面做過甚麼事，他是全不知情的。

他祇知道，當她回到地寇堂後，不久就殺出一個半瘋不癲的老和尚。

不苦大師！

雁妃懂武功，卓蓋天是知道的。

一般人都認爲，不外乎是一些花拳繡腿，卓蓋天知道。

但卓蓋天畢竟是卓蓋天。

他並不是一條糊塗蟲。

他也知道，雁妃的武功，看來祇是一些花拳繡腿，那是她故意裝作出來的。

她把自已裝作是一隻可愛的小羊。

但她絕不是小羊。

她是甚麼樣的一個人？

卓蓋天雖沒完全弄清楚，卻也不至看走了眼。

最少，他看得出，她的「鴛鴦十八腿」便會變成威力可怕的「纏絲奪命脚」。

「纏絲奪命脚」在武林中失傳已久，但雁妃最少已練到了七八分火候。

她也有一身卓絕的暗器功夫。

但沒有人見識過。

卓蓋天也不例外，但他卻找到了她愼密收藏在一塊青磚下的暗器。

那是極難使用，但卻威力無儔的「仙女八器」。

八器者，已包括鏢、針、刺、毒葉、鋼珠、迷魂彈、鎖喉金葉以及無定小飛刀。

就算把這「八器」交給卓蓋天，恐怕以他那樣能耐的人物，也未必就能操縱自如。

雁妃能嗎？

看似不能。

卓蓋天也沒看過她施展這「八器」。

但他卻隱隱覺得，她能！

而且造詣極高！

她絕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小羊」！

她在地寇堂，以至在每一處地方，都儘量掩飾她的武功、師承來歷。

但她的武功根底，畢竟瞞不過有識之士。

卓蓋天是她的枕邊人。

卓蓋天是獨具慧眼的大豪傑。

要是他眞的看不出來，這位地寇堂堂主，恐怕在還沒有打出江山之前，便已給敵人砍爲肉醬。

祇是，卓蓋天沒有拆穿她。

她要扮「小羊」，他就把她當作一頭眞眞正正的「小羊」。

她也的確對這位卓總堂主千依百順。

她既是「小羊」，也是「小鳥」。

小鳥依人。

她是可愛的。

雖然，她有一身殺人不見血的本領。

* * *

園中有花。

卓蓋天眼中也有花。

淚花。

他是威鎮八方的大豪傑，居然會爲了一個女人而流淚嗎？

也許是，也許完全不是這回事。

他流淚也許是爲了另一個人，另一椿事。

倘眞如此，能令他流淚的另一個人又是誰？

另一椿又是怎樣的事？

淚在流。

他並沒抹乾，也不掩飾。

雖然，這時候園中來了一個人。

他的一個手下——彭怒。

彭怒並不是個好看的男人。

尤其是今天，他的臉看來就和一堆狗屎一樣。

他看見卓總堂主在流淚。

但他絕不會問原因。

卓總堂主流淚也好，流血也好，他都不會問原因。

因爲以他在地寇堂的地位，根本不配問。

他不問，卓蓋天卻說了：「風砂入眼，因而流淚。」

這是眞的原因嗎？

彭怒不相信。

但他祇是心裡不相信，在表面上，他顯得完全相信。

卓蓋天凝視着他，良久才問：「你試過老和尚的武功了？」

彭怒點頭。

「屬下無能，敗了！」

「笑話，你以爲憑你的本領，可以打得過不苦大師？」

「屬下不敢！」

「我祇是想弄清楚一件事，你是怎樣逃出鬼門關的？」

「稟告總堂主，屬下能夠死裡逃生，全憑風雪人及時出手相救。」

他很老實。

他實話實說。

在卓蓋天面前，他不敢把事實眞相隱瞞。

卓蓋天聽了，卻臉露不滿之色：「你說的這些事，我早就知道。」

彭怒一呆，欲言又止。

卓蓋天又沉聲說道：「我要弄清楚的，是風雪人爲甚麼要救你性命？」

彭怒忙道：「風雪人曾是屬下的朋友……」

「朋友？」

「曾經是的。」

「如今又怎樣？」

「屬下不清楚。」

「不清楚？」卓蓋天的眼睛，似是升起了一層霧：「可否解釋一二？」

「在屬下尚未加入地寇堂之前，風雪人不錯曾經是屬下的朋友，但如今，風雪人是否對地寇堂不利，屬下還沒摸探清楚，是以對他有所保留。」

「換而言之，風雪人若跟地寇堂爲敵，他以後就再也不是你的朋

友了？」

「稟告總堂主，事實確然如此！」

「唔……你對本堂，倒算是挺忠心的。」

「屬下既效忠於本堂，更效忠於總堂主。」

「很好，本堂正當用人之際，有你這種忠心不二的心腹份子，乃本堂上下衆千幫衆之福。」

「多謝總堂主讚譽。」

「可惜……」卓蓋天瞧了他一眼，又似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

彭怒沒有動。

既不動，也不說話。

他知道，此刻既不宜動，也不宜說話。

祇宜聽。

但卓蓋天却沒有再說下去。

他祇是在園中踱步。

他在園中踱着方步。

他背負雙手，眼中閃動着不尋常的光芒。

沒有人知道他心裏在想甚麼。

他自己又如何？

* * *

卓蓋天，人稱「寇中寇」。

他是大盜中的大盜。

但更多人說他是好漢中的好漢。

卓蓋天，出道江湖甚早，年方十三，已仗劍掃平東北第一大盜窩——滅魂寨。

沒有人相信那是眞的。

一個十三歲小童，竟能在一夜之間，斬殺逾百强盜，連滅魂寨寨主「不活無常」康百定也死在他劍鋒之下。

但其後六年，這神秘的小童，卻一直在武林中銷聲匿跡。

彷彿根本沒有這麼一個少年劍手的存在。

但到了第七年……

那一年，卓蓋天年已二十。

他天生一張國字臉，身形高大，手粗腳長。

他並不是美男子。

但他有氣概。

男子氣概。

他比起許多漂亮的美男子，更能令女人爲之傾慕、心儀。

但他並沒有太多紅顏知己。

能令他看上眼的女子，二十年來就祇有寥寥三四人。

但這三四個女子，有些已嫁作商人婦。

有些紅顏薄命，嗚呼哀哉已艷骨長埋於地下。

唯獨剩下雁妃！

她是那樣聰敏可人，她是那樣令人心折！寵愛！

然而……

雁妃也被殺了。

這是勝音寺的浩劫？還是地寇堂總堂主卓蓋天畢生最大的遺憾？

* * *

雁妃死，卓總堂主心亂。

心亂如蔴，不祇一日。

更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止住這心不亂。

卓蓋天是强盜也好，是好漢也好，他並不是個容易動情的男子。

也因爲他不易動情，一旦動起情來，定必一發不可收拾。

這就是卓蓋天。

普天之下，莽莽神州，還會有另一個雁妃嗎？

絕無可能。

雁妃就是雁妃，無論她到底是個怎樣的女子，世間上再也沒有任何一個女子可以取代她。

卓蓋天心亂了。

隨時都會大亂，亂得一塌糊塗，亂得完全無法自控。

倘若他祇是一個江湖上的小人物，那是不太重要的。

最少，對別人不太重要。

但卓蓋天不是芝蔴綠豆般的小人物，他是東北第一大幫派地寇堂的總堂主。

地寇堂，幫衆逾五千。

幫衆都有家眷（極少數幫衆例外）。

連同所有家眷在內，地寇堂的榮衰盛敗存亡，最少影响及二萬餘人。

二萬餘人的命運，都在卓蓋天掌握之中。

他的每一個決定，甚至每一句話，對這二萬餘人來說，都有舉足輕重的影响。

這一點，卓蓋天是很明白的。

雁妃一死，他已方寸大亂。

天與地都在他眼前崩潰！

但眞正面臨崩潰的並不是天與地，而是他的意志。

人在江湖，每一天，以至每一刻，都面臨着種種不同的挑戰。

要戰勝，必須倚靠堅强的意志。

沒有自信，沒有堅定意志者，必敗！

這是千古不易之理。

卓蓋天很明白這種道理，但無奈雁妃一死，他再也無法把持。

他情難自控，每每遇事進退失據。

就像此刻……

在這園中……

他對彭怒說了一句：「可惜……」之後，他就在園中踱着方步。

他背負雙手，長眉緊皺，似是若有所思。

他在想着些甚麼？

彭怒以爲，總堂主在望着一些和他有關的事宜。

但他錯了。

卓蓋天雖然正在跟他交談，但倏然之間，卓總堂主的思維，却忽然繫在另一個人身上。

雁妃！

他說了一句：「可惜……」之後，他想念着的人，便是雁妃。

可惜！

彭怒這個人，有甚麼值得可惜了？

在卓蓋天心中，唯一眞正值得可惜的人，除了雁妃之外，又還有誰？

雁妃的一顰一笑，雁妃的每一句溫馨軟語……

那才是最值得懷念的，但可惜……眞是萬二分的可惜……

* * *

夕陽漸西下。

彭怒在園中站着。

已過了一頓飯時光，彭怒還是在園中站着，卓蓋天還是在園中踱着方步。

倏然間，一隻花貓在園中掠過。

牠在幹甚麼了？

彭怒不知道，卓蓋天也不知道。

人有人的事，花貓也有花貓的事。

人不瞭解貓，就正如貓也不瞭解人一樣。

但這花貓在園中的奔跑，却驚醒了正在緬懷中的卓總堂主。

他猛然回頭，望向彭怒。

彭怒！

這人在不少武林人物心中，也算是一號响噹噹的好漢。

但這祇是無名小卒的看法。

在卓蓋天眼中，他雖然不算是一無是處的庸才，但距離「大將」兩個字還很遙遠。

卓蓋天心中的「大將」，應該是一位飛揚跋扈，神采不凡的英雄人物。

但彭怒不是這種人。

此刻不是，將來也不是。

眞正的大將，絕不會像他這副德性，呆呆地站在一旁連大氣也不敢吭出來。

卓蓋天嘆一口氣，忽然對彭怒說道：「可惜你的武功，進境緩慢！」

彭怒的耳根在發熱。

他等了大半天，就祇是聽到卓總堂主這兩句話。

他聽了之後，心中一陣憤怒。

但過了一瞬間，他這一陣的怒火已平熄下來。

因爲他再想一想，便覺得卓總堂主說的都是眞話。

這十幾年來，他的武功並無寸進，這是他心中有數的事情。

究其原因，是他在這十幾年以來，不但好酒貪杯，而且好色。

酒色過度，本來就是練武之人的大忌。

他祇好繼續呆呆地站在園中，側耳傾聽卓總堂主的訓誨。

祇聽得卓蓋天接着又說道：「念在你對本堂一片忠誠，這便隨我來吧！」

然後，卓蓋天就施展輕功，離開了這間客棧。

* * *

卓蓋天武功卓越，那是衆所週知的。

他輕功厲害，也是每個人都知道的。

但他的輕功究竟厲害到怎樣的地步，彭怒一直都不甚了了。

直到這一個黃昏。

卓蓋天宛似一陣風般直飄掠出客棧，彭怒苦苦追從。

看卓總堂主，祇是輕描淡寫地，甚至是足不點地，凌空在空中飛翔。

彭怒拚命追趕。

他一面追趕，一面淌汗。

黃豆般大的汗水，佈滿他的臉龐。

他總算「跟得上」。

彭怒心中有數，那是卓總堂主故意放慢一些，他才能勉强跟隨在後。

否則，恐怕還沒有轉出街角，彭怒已瞧不見卓蓋天的身影。

* * *

紫石鎮外，北有大山，南有小湖。

卓蓋天望南疾馳。

他帶引着彭怒，來到一座恬靜的小湖邊。

天色更黯了。

在湖邊，有一座帳營。

營外有篝火，火燄熊熊。

帳營內有沒有人？若有人，又是些甚麼人？

彭怒很想知道。

但沒有卓蓋天的命令，他是萬萬不敢進入這神秘帳營內的。

倏地，彭怒看見在這帳營左側，插着一支錦旗。

錦旗看來異常殘舊，上面繡着一個篆字。

彭怒定睛一看，赫然發覺這個篆字是：「邵」！

邵？

江湖中姓邵的高手，說多不多，說少也不算少。

諸如祁連山邵家堡的「鐵掌金刀」邵尚志、隴北紅葉派的「一葉知命」邵海、山西大同府武林大豪「神眼太歲」邵天行等等。

這些姓邵的江湖高手，都很有點來頭。

但彭怒却猜不出，在這帳營內，若是有人，是否就是上述幾位其中之一？

祇是卓蓋天在這神秘帳營外站定，動也不動。

既不動，也不說話。

連總堂主不動也不說話，彭怒自是噤若寒蟬。

就算卓蓋天在這裡站上一晚，彭怒也祇有在旁奉陪到底。

幸好兩人祇是站了片刻，帳營內就有人開腔：「兩位請進！」

卓蓋天却搖頭：「不！」

帳營中忽然响起了一陣狗吠之聲。

彭怒心想：「原來帳中有人，也有犬。」

未幾，帳營中人有道：「我欠你一個人情，你既到江南會我，今天，這人情是非要清還給你不可的，免得日夜牽掛，變成一筆鈎腸債。」

卓蓋天道：「卓某也曾欠下別人的人情，至今未還，也許……也許這一輩子都還不了的。」

帳營中又响起了一聲豬叫。

彭怒一呆，忖道：「這營內不但有犬，也有豬……眞是怪哉！」

隔了片刻，營帳中人又道：「卓總堂主可以欠下別人的人情債不還，但我不能，萬萬不能！」

卓蓋天道：「邵先生執意如此，眼下倒有一個良機。」

帳營中人哈哈一笑。

然後，裏面又响起了一頭牛的吽叫聲。

彭怒更感詫異，心想：「這帳營內的邵先生倒也怪異，居然帶着一隻狗、一口豬、一頭牛在帳營裡。」

牛吽叫過之後，帳營中那人又道：「人情是要清還的，但也不可過份趁勢挾恩漫天開價！」

卓蓋天道：「卓某爲人，向來都是得勢不饒人，見風駛盡𢃇，要是不趁此良機漫天開價，豈非對不起祖宗十八代？」

帳營中又傳來了一聲羊咩叫聲。

「啊！還有一頭羊呢！」彭怒心中更是驚詫。

羊咩叫聲响過後，帳營中人又道：「算了，誰叫我欠下你這個人情，你要怎樣，快說。」

卓蓋天伸手一指彭怒，道：「他是卓某的兄弟，姓彭名怒，武功甚差！」

彭怒一呆。

他不明白卓總堂主何以會對帳營中人這樣說。

帳營中人道：「這位彭老弟武功甚差，跟我老人家又有甚麼關係？」

卓蓋天道：「你指點他三招兩式，欠下我的人情就此一筆勾銷。」

帳營中人倏地大笑：「此語當眞？」

卓蓋天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豈有兒戲？」

帳營中人怪叫一聲，倏然之間，犬吠聲、豬叫聲、牛的吽叫、羊的咩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

然後，又是那人的叫喚聲：「彭怒，你進來！」

彭怒一怔，忍不住瞧了卓總堂主一眼。

卓蓋天揮了揮手，道：「不必看了，要是由我來指點你三招兩式武功，堂中兄弟祇怕不服氣，但這位邵老先生，並非地寇堂中人，由他來傳授你三幾手武功，諒也不成太大問題。」

彭怒兀自在猶豫。

帳營中人冷笑一聲：「莫非你認爲邵逍遙沒這個資格指點別人的武功不成？」

一聽見「邵逍遙」這三個字，彭怒差點沒當場昏倒過去。

他做夢也想不到，在這神秘帳營內的高手，赫然竟是人稱「酒帝」，又稱之爲「頂天一劍」的邵逍遙！

這是不可能的。

彭怒居然有幸蒙受「頂天一劍」指點他三招兩式武功！

彭怒傻住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會有此奇遇！

他很快就鑽入帳營之內。

在他想像中，帳營內除了「頂天一劍」邵逍遙之外，最少還有犬、豬、牛、羊……

但他錯了。

帳營內，祇有一個白袍老人。

老人鬚眉皆白，唯獨有一個殷紅的酒糟鼻子。

他就是「酒帝」、「頂天一劍」邵逍遙！

* * *

彭怒在帳營內東張西望。

他看不見任何畜生。

邵逍遙哈哈一笑：「這裏祇有兩個畜生！」

「兩……兩個畜生？」彭怒聽了，不禁爲之莫名其妙。

邵逍遙又是哈哈一笑，然後伸手指着彭怒的鼻子：「你是個小畜生！」

彭怒不禁爲之眉頭緊皺。

他已四十六歲，但却給邵逍遙說是一個「小畜生」。

要是這句話出自別人之口！說不定彭怒已大動肝火，立刻大打出手了。

但這句話却是邵逍遙說的。

就連卓蓋天那樣的大人物，恐怕也不敢開罪「頂天一劍」邵老先生。

彭怒又豈敢稍微表示不滿？

但邵逍遙接着又指着自己的鼻

子，笑道：「你是個小畜生，而我却是個老畜生！」

彭怒又不禁爲之呆住。

天下間豈有人以「老畜生」自居？

要是別人這樣說，彭怒一定會以爲他是個瘋子。

但名震天下的「酒帝」、「頂天一劍」邵逍遙，又豈會是個瘋子？

邵逍遙不理會彭怒，抓起了一罎酒，仰首便喝。

喝了兩大口之後，帳營內相繼響起了狗吠、豬叫、牛羊的叫聲！

彭怒終於明白了。

發出那些畜生叫聲的，並不是帳營裏眞的有犬、豬、牛、羊，而全是邵逍遙所發出的。

要不是親眼目睹，彭怒實在難以相信，天下間竟有人能發出那麼多種維妙維肖的畜生叫聲來。

至此，彭怒也明白了邵逍遙何以把自己當作是「老畜生」！

怪人！怪哉！

眞是怪人怪事哉！

江湖上，奇人輩出。

邵逍遙是武林奇人，彭怒當然是知道的。

但他却未曾料到，邵逍遙不但在武功上有獨特出衆的驚人造詣，連本身的性格，也是與別不同。

卓蓋天走了。

他把彭怒留下，天色漸漸黑暗。

＊　＊　＊

夜已深。

一輛馬車，緩緩地駛入紫石鎭。

駕駛馬車的，是個老和尚。

一個曾經令地寇堂陣脚大亂的老和尚。

不苦大師終於來了。

這輛馬車，本來早已來到紫石鎭。

那時候，天色尚未晚。

祇是黃昏。

但不知如何，不苦大師忽然又把馬車駛離紫石鎭。

風雪人沒有問爲甚麼。

唐大石則想問而又問不得，因他已被點了啞穴。

不苦大師把馬車從紫石鎭鎭口駛離去，到了鎭外一間小廟院前停下。

小廟院裏沒有和尚，祇有一個廟祝。

這廟祝很老，看來甚至比不苦大師還要蒼老得多。

馬車一到小廟院門外，老廟祝就捧着一碗熱騰騰的齋菜走了過來。

「老師太，齋菜在此，吃不吃？」

不苦大師搖搖頭。

老廟祝「哦」的一聲：「既然不吃，棄之也罷……」

不苦大師忙道：「不是不吃你煮的齋菜，老衲搖頭，是說老衲並不是個老尼姑！」

老廟祝揉了揉眼睛，半晌才恍然大悟：「果然不是個老尼姑，你不是師太……你是……你是個老和尚……」

「對了！」

「是不苦嗎？」

「也對了！」

「多年不見，今日終於又再相逢！」

「你早備齋菜相候？」

「不錯……」

「何以會把老衲當作老尼姑？你莫非存心跟老衲開個玩笑不成？」

「不！老朽老矣，早已沒有閒情逸興跟別人開玩笑……祇因老朽曉得，在這一天，既有老和尚到此，也有老尼姑到此……又因老朽年事已高，老眼昏花，因此才把老和尚當作是老尼姑罷了！」

「老尼姑……哪一位老尼姑會在此地出現？」

「恬閒老師太是也！」

「恬閒？是水月庵的恬閒？」

「不錯！」

「恬閒近年已不理會江湖中事，你怎曉得她今天定必到此？」

「紫石鎭熱鬧非凡，她又怎能錯過機會？」老廟祝的神情怪異又神秘。

「江湖上熱鬧之地多得不可勝數，何以她偏偏會到紫石鎭？」

「還不是爲了要見你這個老和尚一面嗎？」

「老衲有甚麼好瞧的？」

「的確沒有甚麼好瞧的……但恬閒偏偏喜歡瞧一瞧，那也不足爲奇。」

「你怎曉得她一定會來？」

「她若不來，你也不會來！」

「老……老衲來了……」

「你既來了，她又豈會不到嗎？」

「這個……」

「還是先吃點齋菜吧！」

「好的……」

＊　＊　＊

熱騰騰的齋菜，一直都是熱騰騰。

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因爲這碗齋菜一直都在冒烟，並沒有冷却下來。

已過了一頓飯時光。

熱騰騰的齋菜還是熱騰騰，它還是一直都在冒烟。

碗在不苦大師的手裏。

碗沒有古怪。

古怪的是不苦大師的手。

他的手，竟似是一座細小的火

爐。

他祇是捧着這一碗熱騰騰的齋菜，不言不語。

老廟祝已返回廟院內。

風雪人似是視而不見。

唐大石却在心裏大罵「他奶奶個熊」！

＊　＊　＊

一個時辰過去了。

齋菜還是熱騰騰的。

不苦大師的眼神却似是漸漸暗淡下來。

一直沒有開口的風雪人忽然嘆了口氣：「老師太也許正在趕來。」

不苦大師緩緩地在點頭。

但他沒有說話。

風雪人續道：「大師功力之高，令人驚異。」

不苦大師這一次却是搖頭。

風雪人又再嘆一口氣：「祇是，修爲再高，若祇是冥頑不靈地爲了一碗齋菜而浪費功力，那是天下間最混帳的事情。」

不苦大師笑了。

他笑得凄然。

「風老弟說得不錯，老衲本來就是天下間最混帳的老和尚。」

「這碗齋菜，你還是吃掉吧！」

「吃！老衲一定吃……」

「其實，吃不吃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要讓這碗齋菜一直冒烟！」

「唉……」

忽聽一人怪叫道：「要這碗齋菜不再冒烟，老朽自有最妥當最快捷的辦法！」

話猶未了，已有一桶冷水向不苦大師迎面潑了過來。

潑水的是老廟祝。

他也許眞的太老了。

他這一潑之勢，並不算快。

不苦大師身形騰起，輕易地閃開這一桶冷水。

他人在半空，姿態看來並不如何美妙，但總算是輕易地避開。

可是，竟又有另一桶水，自他左後方直潑過來！

這一潑，事前毫無半點跡象可尋，但一經潑到，不苦大師已是無可再避！

好大的一桶水！

好厲害的「偷襲」！

不苦大師全身濕透。

齋菜也不再冒烟，全給冷水浸住了！

＊　＊　＊

不苦大師臉上木無表情。

他知道，潑水的人是誰。

那是一個老尼姑。

恬閒師太！

恬閒師太果然來了，而且似乎早已來了。

她祇是不現身，任由不苦大師在乾等。

不苦大師緩緩地轉身，望向老尼姑。

老尼姑比他年輕一點點，但也祇是一點點而已。

老和尚、老廟祝都是臉上木無表情，祇有老尼姑在笑，吟吟地笑，得意地笑。

彷彿像個女頑童。

女頑童——

曾幾何時——她的確曾經是個可愛的女頑童。

那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

最少也有七十年以上吧……

那時候，她還是個小女孩，她有一條烏亮粗大的辮子，笑起來的時候頰上有兩個深深的酒渦。

她是五台山上最俏麗也最頑皮的小女孩。

她叫小念。

小念。

她總是教不苦念念不忘。

但那時候，不苦已是一個和尚。

小和尚。

＊　＊　＊

小和尚並不是個風趣的小和尚。

他一本正經，有如老僧一般。

他立志要做一個眞正的出家人。

但在心底裡深處，這個小和尚却還是念念不忘熱騰騰、香氣迷人的狗肉。

儘管他忽然不再吃狗肉，甚至感到自己很憎厭這種肉味的香氣……

但在他的心底深處，依然對這種「香肉」念念不忘。

然而，他更掛念着的，却是小念。

小念！

七十年以來，一直都令他念念不忘的小念！

但他是個小和尚。

老和尚是和尚，小和尚也是和尚。

小和尚沒有和小念永遠在一起，只因爲他始終是個出家人。

但他永遠不會忘記小念。

因爲他第一次吃狗肉，小念就在他身邊！

＊　＊　＊

十年人事幾番新。

十年又十年……轉瞬七十年……

人生能有幾個十年？

過了七十年，人生又還能怎樣發展下去？

想到這裡，不苦大師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雖然，他已成爲了勝音寺方丈，但他是個「得道高僧」嗎？

這只是似是而非罷了！

十年又十年，小和尚變成了老

和尚。

當年的小念，也變成了一個尼姑。

早已年逾七旬的老尼姑。

恬閒師太。

「老方丈，何苦平白浪費珍貴的功力！」

「功力有何足惜？」

「老方丈與地寇堂主之戰，正逼近眉睫，何苦爲了一碗粗淡齋菜，虛耗功力？如此一來，豈非自尋滅亡之路？」

「生死有命數，毋須執着。」

「要是此戰僅僅關乎大師一人之命，那是不足重視的。」

「此戰本來就只是老衲之事，與旁人無尤。」

「大師此言差矣……當今天下，妖氣瀰漫，邪魔充斥於道，要是地寇堂氣焰高漲……」

「地寇堂在老衲眼中，仍然不成氣候。」

「地寇堂也許尚未成氣候，然而若受奸人利用，助紂爲虐，則情況大大不同……」

「這個……」

「紫石鎮之行，關係重大，切莫等閒視之！」

* * *

經過一番轉折，不苦大師、風雪人、唐大石終於進入紫石鎮。

恬閒師太似是並未隨行。

但這一位出家人，神出鬼沒，說不定隨時會出現於紫石鎮中。

紫石鎮內，所有客棧都已擠滿。

但不苦大師並沒有去找客棧，只是把馬車停放在長街之上。

唐大石被封住啞穴多時，忽然血氣翻湧，不知如何被封閉之啞穴解了。

「姓風的，快放了老子！」

「已到了紫石鎮，自然放人。」

未幾，唐大石恢復自由，正要破口大罵老和尚，忽然嘆了口氣：「罷了，這是老子倒楣，怨不得別人……」

風雪人悠然一笑：「人貴自知，難得你知道自己倒楣，幸甚！幸甚！」

唐大石哼一聲：「咱們已在路上折騰了整天，怎麼如今還在路上？」

風雪人道：「此地已是紫石鎮，咱們在長街之中。」

唐大石道：「怎麼還不到客棧投店？」

風雪人道：「所有客棧都滿了。」

唐大石瞪眼道：「你怎曉得？」

風雪人眨了眨眼：「是猜出來的。」

唐大石道：「老子不信！」

風雪人道：「這輛馬車，豈非是最好的客棧嗎？」

唐大石不理睬他，獨自找客棧投宿去了。

不苦大師在馬車上輕輕咳嗽兩聲，緩緩道：「此鎮好大的殺氣！」

風雪人道：「不錯，地寇堂高手盡出，這些全是殺人不眨眼的綠林豪傑，自是殺氣衝天。」

不苦大師道：「卓蓋天本來也可算是一號人物，但如今所見，似是名大於實。」

風雪人道：「何以見得？」

不苦大師道：「率眾遠離老巢，南下至此只爲對付老衲一老和尚，豈非過份勞師動眾嗎？」

風雪人道：「也許是的，但卓蓋天並不是庸才，他必然有他的一套！」

「卓蓋天有他的一套，你有你的一套，老衲也有老衲的一套！」

「此謂之各出奇謀。」

「唐施主又如何？」

「他是個非常聰明的人。」

「自以爲是的聰明人？」

風雪人笑而不答。

夜色不錯，明月當空。

「難得有此良宵，可惜風老弟面對的並不是絕代佳人，而是一個老和尚。」

「佳人每惹禍，還是對着大師穩當一些。」

「佳人有佳人的痲煩，和尚也有和尚的煩惱，不見得刮掉三千煩惱絲，便眞的可以四大皆空，無憂無慮。」不苦大師嘆一口氣，「況且，老衲惹下的痲煩恐怕比吹牛大王的肚皮還要大八千三百倍！」

「大師確是個煩惱滿身的出家人，在下佩服！佩服！」

「老衲有甚麼地方值得你佩服？」

「單就這份招惹痲煩的本領而論，大師已可算是一等一的好手！」

「聽了風老弟這些話，老衲眞想喝個痛快的！」

「大師若有此雅興，在下立刻便去買酒！」

「好極！最好有酒，也有肉！」

「狗肉？」

「不一定，但凡肉即可！」

* * *

浮萍居，是紫石鎮最著名的酒家。

酒家雖小，但永不打烊。

酒家主人，是個滴酒不沾唇，非常節儉的守財奴。

酒家不打烊，是爲了要儘量多做點生意。

雖然，在夜半深更時候，顧客定必稀疏，甚至是無人在座。

但這守財奴老闆還是照例不打烊。

（未完・三）

新派俠義緝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潭飛鳳

智計搗毀陰陽谷　夜探柴府截叛徒

上文提要：「痲鷹」「痲雀」緊追風小月與星星，二人跑進姓涂的富戶內堂療傷，涂大少爺以爲他們是汪洋大盜，着如夫人去報告岳丈總兵大人……二人化裝進入大別山，又被「痲雀」等追擊，幾經驚險，才搶了四匹駿馬逃出山，不料問題出在馬蹄上，老逃不脫對方的追殺……從星星口中知道是黑鷲殺死布天星，於是風小月決定到「陰陽谷」探險……

兩人突然發現山坡上一塊大岩石後面，有白烟冒起：「星妹，這是暗號麼？」

「不是。」星星看了幾眼道：「好像是有人在炊食。」

有人在山上炊食，會是甚麼人？絕對不會是山民，也不會是「陰陽谷」的人。風小月動了好奇之心，飛上山坡，尚未到岩石前，猛見兩枝長箭迎面射至。

風小月早有準備，抽出如意棒邊擋格邊上升，兩枝長箭落地之後，石後射出一條人影來，兩人迎面而立，相距八尺，兩人同時住步叫了一聲：「是你！」

原來那人竟是雲飄，風小月道：「雲大哥，你怎會在此？南宮大俠呢？」

雲飄剛說了句說來話長，石後便已走出南宮守義夫婦及朱鳳。朱鳳快步奔前道：「風大哥，你那天不辭而別，咱們十分擔心，是故到處找你，因聽你提及這廬山有個山谷是他們的巢穴，因此咱們來這裡找你。」

風小月大喜：「那眞是天助我也，在下正想去『陰陽谷』，正擔心實力單薄哩！」他向山下揮揮手。

雲飄問道：「她是誰？」

「星星。」

「星星？」雲飄微微一怔：「就是那個在新月池畔揭露你之身份的女人？她不是他們一夥的麼？爲何會跟你在一起？」

風小月道：「說來話長，長話短說吧！她如今已背叛了他們，正要陪小弟去『陰陽谷』哩！」

朱鳳道：「你小心她這是……陰謀！」她本想說是美人計，但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

風小月笑笑：「在下並非好色之徒，而且她曾經在柴府放走咱們，是故被上面懷疑，因而將她擄回去，是我救了她的。」他見星星已走上山坡，連忙改口道：「有機會在下再將過程告訴諸位。」

雲飄在他肩上拍了一拍：「老弟，雲大哥相信你。」風小月祇覺有一道暖流通過全身，忍不住反手握住他，兩隻手緊緊地相握。

俄頃，星星上來，風小月替他們介紹。藍仙音拉着她的手道：「咱們正在煮晚飯，歡迎妳加入，飯就快煮好了。」

風小月道：「咱們帶了醬牛肉、臘肉，待在下下去拿。」他下山把馬拉上來，六個人圍在岩石後面吃飯，有說有笑，星星見他們態度和善，方慢慢放下心頭大石。

風小月道：「此處太過礙眼，咱們另找地方商議吧！」當下眾人魚貫下山，拉到一座小樹林，把馬收藏好，然後將夜探「陰陽谷」之計劃說出來。

雲飄道：「咱們正計劃去哩，正愁不知深淺，如今有星星姑娘帶路，何愁不斬樓蘭。」

朱鳳道：「可否請星星姑娘先將『陰陽谷』裡之情況介紹一下，萬一有變也可應付。」

星星一口答應，叫風小月點了火把，以石頭在泥地上，將『陰陽谷』之地形、機關設施、地窖入口等等標示出來，再詳細解釋一番。

雲飄問道：「谷裡有多少人？」

「通常祇有二三十個人，大部分是學員及教頭，一部分是打雜的，另一部分是假扮山民耕田的守衛。武功最高的便是鷹字輩的教頭，最可怕的反而是那些學員……」

南宮守義問道：「原因何在？」

「他們都是些孤兒，自小受訓，祇知聽命，不吝嗇生命，通常要在他們下山數年之後方會慢慢醒悟。」

朱鳳問道：「依妳這般說，反是他們在山谷裏時最可怕？」

「不錯，武功雖不可怕，但最可怕的是他們不怕死，因此諸位出手之後，便絕不能手軟，能殺就殺！」星星說得殺氣騰騰，衆人心頭均是一凜。

雲飄道：「有道理，敵衆我寡，手下留情祇是婦人之仁，後果不堪設想！」

南宮守義聞道：「咱們準備何時動手？」

「因爲咱們背後一直被貓頭鷹率人追殺，是以越快動手越好，最好就在今晚！趁貓頭鷹未回來，駐守谷裏的老鷹尚未知道星星已經背叛，先由星星混進谷內，解決那些守衛，咱們再進谷，如此可收出其不意之效！」

雲飄一拍大腿。「說得有理，不過不知星星姑娘之意思如何？」

星星深情款款地望了風小月一眼，道：「祇要他要小妹去，我萬死不辭！」

「想不到星星姑娘這般義氣，不知貓頭鷹他們爲何要追殺你們？」

風小月這才將經過說了一遍，當然隱瞞了路上打情罵俏，卿卿我我之情況，經此一說，衆人對星星方放心，朱鳳向她緩緩鞠了一躬。「星星姑娘如此大義，教小妹沒齒難忘！他日若爲布大哥和小妹報仇出氣，小妹再向妳叩個頭！」

星星忙道：「朱姐姐這樣反令小妹汗顏無地了！諸位不嫌棄小妹，小妹已經深銘五內，豈敢他求？」

藍仙音忙道：「彼此均是爲了鋤邪扶正，都不必客氣，以後咱們六人便共生死同患難吧！」

星星大喜，「能得大嫂視之姐妹，眞乃小妹之幸，不敢三心兩意，諸位但請放心，假如小妹敢背叛諸位和武林正義，死無葬身之地！」

風小月心頭大喜。「星妹，此去『陰陽谷』尚有多遠路程？」

星星看了一下天色，道：「如今起程，到谷外時已近三更！」

「事不宜遲，走吧！」當下六人在星星之帶領下，抄小道上山。一直急行至陰陽谷外，果已將近三更。

星星低聲道：「待小妹先進谷，將守門的人解決之後，你們再進去。」

風小月握一握她的手，低聲道：「星妹，妳要小心！」星星粉臉微紅，但仍大方地點點頭，然後閃進山谷。風小月很緊張，跑到谷外等候星星之暗號。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裏面方傳來星星的一個咳嗽聲，風小月連忙向後一揮手，首先射了進去。他們五人順利越過那堵「山牆」，進入谷內，祇見星星在一座屋外向他們招手，風小月立即竄過去，低聲問道：「情況如何？」

星星向內指了一指，風小月由窗口處望進去。祇見裏面有四個漢子正在賭錢，興高采烈，大禍臨頭，仍無所覺，星星忽然長身走過去敲門。屋內一陣忙亂，接着有人問道：「不識廬山眞面目！」

星星答道：「吹盡殘花無人見！」

「問君能有幾多愁？」

星星又答：「鳳凰台上憶吹簫！」

裏面的人鬆了一口氣，其中一人向木門走過去，風小月連忙竄至門旁，俄頃木門打開。「妳怎地回來了？」

星星道：「有事要向老鷹報告！他在麼？」

「在地宮裏。」星星抬頭向內，但左手伸至背後，向風小月打手勢。

風小月立即竄至她背後，祇聽那廝訝然道：「你背後有人！」

「怎會有人？」星星忽然跨步向旁，風小月動作疾如閃電，立即撲前，如意棒如小花槍般，刺進那廝的左胸，與此同時，星星亦倏地向第二個大漢揮掌擊去！他倆配合得天衣無縫，幾乎在同時出手，也同時得手！

此時，另外兩位坐在桌前的大漢方醒悟過來，其中一人喝道：「火鳳凰，妳叛啦？」星星叫了一聲「快！」立即抽劍撲過去！外面的南宮守義夫婦、雲飄和朱鳳也閃進屋內。」六人同時出手，那兩個大漢幾個照面便被結果了。

星星噓了一口氣，道：「幸好

他們還未拉動警鈴，否則前功盡廢！」

風小月道：「咱們如今是否立即下地宮？智取還是硬闖？」

星星想了一下，道：「先以智取，再以力勝！」

朱鳳道：「請星星姑娘明言，以免配合上出差錯！」

星星道：「小妹先下去摸一摸情況，然後再賺開入口，放你們下去！」

風小月道：「如此甚好，不過萬一老鷹那廝已對妳起了疑心，而將妳扣住，咱們如何救你？」

星星沉吟道：「說得有理……小妹先下去，想辦法解決守門的，然後你們再下去！」

風小月甚是擔心，又問：「守門的有幾個人？」

「兩個，你放心，小妹可以對付他們！」星星言畢便拉動警鈴，三長兩短，衆人默默記住。俄頃，牆角幾塊石板拉開，露出一個僅容一人出入之洞口，星星立即下去，緊接着，地板呼地一聲又恢復原狀。

風小月等人立即將那四具屍體放在另一個牆角，衆人均十分緊張，尤其是風小月更是擔心。過了兩三盞茶工夫，地板方再拉開，風小月手握如意棒，首先鑽了下去。

他沿着石級，走下三四丈，方見星星在下面招手。石級盡頭，便見到地上倒着一條大漢，前面不遠之處，又有一道石門。星星見他下來，便輕易地推開石門閃了進去。風小月緊躡其後，祇見石門後又倒着一個大漢，前面則是條曲折的甬道。

星星低聲道：「小妹先進去，你們稍候一陣再進去，記住，老鷹的住所位置是過了大廳的左首第三個房間！」她不等風小月有任何反應便先走了進去。

片刻，南宮守義等人也都來至風小月身邊，衆人心情均十分緊張，蓋深入虎穴，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他們等了三盞茶工夫，才沿着甬道走過去。

忽聞一個腳步聲傳來，風小月連忙向後打了個手勢，五人立即退回原處。俄頃，一個大漢吹着口哨走過來，忽然叫道：「小雲雀今晚怎地聽不到妳的歌聲……喂，妳……」他話未說畢，風小月已突然冒身，向他射出一柄飛刀！這一記他全力拋射，距離又近，那漢子猝不及防，「噗」地一聲，飛刀已射在他胸膛上，他尚未呼痛，風小月已經撲前，一指在他暈穴上一戳，然後將他拉了回去。

雲飄道：「咱們先問一問！」他一手捏住他之喉嚨，一指解開其暈穴，道：「你敢叫一聲，咱們便殺了你！快說，裏面有幾個人？」

那廝醒來，見到幾張陌生的臉孔，甚是驚詫，喉底裏冒出一句話：「二十個人……」便已傷重斃命。

雲飄道：「可惜小風出手太重，咱們進去吧！」五人走出甬道，便見到一座可容四五十人議事，可擺四張八仙桌的廳堂，四邊插着八根兒臂粗的火把，把周圍照得光如白晝。

大廳無人，風小月一揮手，便向廳後甬道走去。所謂擒賊先擒王，他打算到左邊第三間房制服老鷹。當他一踏上甬道，倏地有兩條大漢自暗處撲了出來，雲飄立即上前，與他並肩作戰。南宮守義見狀，忙將兩個女人拉到一旁匿伏。

那四個人一動手，立即驚動了其他人，祇見左邊第三間房的門倏地打開，自內衝出一條人影來，正是星星！星星一翻腕，手上多了一柄飛刀，她趁還未暴露身份，倏地一刀，刺在一個黑衣漢後背上。

猛聽背後傳來一個虎吼：「臭丫頭，原來你吃裏扒外，還把人帶進來！你們都上前，全部給我拿下，若放走一個，從嚴處理！」

剎那間，石門紛紛打開，自內跑出好些大漢，大部份祇穿褲子，上身赤裸，料都在睡夢中，那些漢子向星星撲去，雲飄忙道：「咱們退後！」

他倆緩緩後退，對方則步步進逼，待到了大廳，祇見南宮守義倏地撲出，鐵筆直刺而出！三名大漢毫無防備，右脖被刺個正着，筆尖幾乎自左邊穿出，這些日子來，南宮守義彆了一肚子悶氣，是以這一招貫滿了眞力，那漢子中筆之後，身子還向旁撞去！

他身旁之同伴虞不及此，被撞得手臂揚了起來，雲飄覷得眞切，一掌印在其胸膛上，一口血箭立即噴出！與此同時，衆人已在大廳形成混戰！

一位臉色紅潤，滿頭白髮的老漢緩緩走過來：「不可放過三丫頭！」

星星叫道：「老鷹，你助紂爲虐，不得好死！」這是故意提醒風小月。風小月立即捨棄了對手，而撲向老鷹。

老鷹冷笑道：「你要找死，老夫樂得成全你！老三，你也別閑着了！」蒼鷹聞言也加入戰圈，他首先找上星星，此人沉默寡言，但出手却十分狠辣。

南宮守義夫婦聯手，以二敵五，仍然穩佔上風，雲飄見星星不是蒼鷹之對手，忙跑過去接下了她。「以老欺少，不算英雄，你還是跟雲某比個高低吧！」

星星脫離鷹爪，登時鬆了一口氣。她見朱鳳不敵，忙上前助她，

首先以飛鏢傷了一名大漢，再抽出一對短劍應戰。她的短劍招式兇悍毒辣。對付那些師弟師妹，大佔上風，幾個照面，已讓她傷了一個，與此同時，藍仙音也結果了一名女徒！對方再失三將，人數距離比較接近，局面便穩定下來。

老鷹之武功果然不同凡響，功力深厚，經驗老到，頗有大將之風。風小月祇交了十來招，便知道遇到勁敵，他亦一改作風，顯得十分沉穩，如意棒一發即收。

老鷹見招破招，穩守突擊，他每次反攻，都迫得風小月採取守勢。但風小月反應極快，一守之後，立即用連消帶打之招式，瓦解對方第二疊攻勢，看來兩人要分出勝負，非兩百招以上不可。

那邊廂的雲飄和蒼鷹亦鬥得難分難解，蒼鷹作風沉實，充分在打鬥中發揮出來，正好是雲飄身法多變的剋星，以往雲飄對敵，均是利用自己之特長制勝，但今日卻有力不從心之感！

激戰之中，忽聞一聲慘呼，原來星星之飛刀又奏效，射傷一名男徒，她趁那斷退後包紮傷口，又射了一枚飛鏢，暗助南宮守義夫婦。

那漢子雖然精靈，聞得風聲，忙不迭轉身將飛鏢磕飛，可是顧得後面，又失卻前面，大腿被南宮守義之鐵筆戳中，鮮血猛流。

老鷹斷聲叫道：「孩兒們，今夜不拚命，咱們將全部被殺，拚命方有生機！」此言一出，大有作用，那些男女學徒立即奮不顧身斷殺，連受傷的亦上前，抽冷子施襲。料不到形勢逆轉，羣豪反而陷於苦戰！

風小月急忙提醒他們。「不必急，先守後攻！他們拚命，正合一鼓作氣，再三而竭之理！」

「臭小子，你自己泥菩薩過江，還想保佑別人！」老鷹已逐漸摸清其如意棒路數，放心搶攻，同樣將風小月之攻勢壓住。風小月被譽爲年輕一輩數一數二高手，豈是省油燈？形勢雖險，但仍能沉着應戰。

今夜對手太強，絕對不能力敵，只能智取，風小月心念電轉，暗中計劃擒敵之策，同時眼觀六面，耳聽八方，同伴形勢危急，他都瞧在眼中，激鬥中，他突然採取游鬥，雙腳連動，不斷移挪位置，暗中又摸出一把飛刀在手。

老鷹目光如炬，冷冷地道：「你那把飛刀在老夫眼中，跟紙紮的沒有兩樣！」

風小月長笑一聲：「吹牛皮也得看對象！」他右手猛地一揚，老鷹話雖說得輕鬆，卻不敢大意，不由自主地錯步閃開，風小月正要他如此，只見他半轉身子，飛刀這時才出手，卻不射老鷹，而是取身後的一位男徒！

這下因爲距離近，風小月又是用足了勁，但聞「篤」地一聲，飛刀沒柄而入。

蒼鷹道：「孩兒們，你們平時也學過暗器手法，爲何不施展一下，而儘在挨打！」

話音剛落，風小月對老鷹射出兩顆鐵蓮子，同時左臂一甩，向旁射出一枚三才如意神針，神針射在一位女徒的粉頸上，朱鳳眼明手快，趁對方失神時，長劍立即在她胸脯上劃了一劍！

南宮守義心中暗暗佩服。「風小月果然名不虛傳，智勇雙全！今日若不是他，咱們要想取勝還眞不容易呢！」

兩組人各自少了一名敵人，形勢便告穩定下來，過了一陣，正如風小月所料，這些年輕之學員，只憑一股銳氣，再三而竭之後，羣豪又佔了上風，星星更是氣盛，乘機不斷發射暗器，登時又解決了一人。

風小月道：「小心他們也用飛刀尅敵！」他左手隨身握着一柄飛刀，有時以匕首替用，配合如意棒之攻勢，守在前胸，使老鷹佔不到便宜。

果然受傷的學員回內堂取出暗器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羣豪只得分心提防，老鷹笑道：「讓你們也嚐嚐苦頭！」

風小月心頭大急，只見他左手猛揚，遠處那漢子連忙閃開，此刻，風小月的飛刀方眞正出手，直射進其小腹！老鷹大喝一聲，一掌向風小月胸膛印去。

好個風小月不上當，倏地穿花蝴蝶般閃開，手腕一抖，如意棒橫擊，「叭」地一聲，抽在一位女徒的後背上，登時衣破血冒，雪白的背肌上，現出一道嫣紅。

風小月一招得手，閃進敵陣，指東打西，指南打北，登時將敵陣衝開，氣得老鷹哇哇大叫，卻又奈之莫何！

風小月一閃進敵陣，遠處那個受傷的男徒，頓時不敢再發暗器，恐防誤傷同伴。風小月身子再一歪，如意棒猛地向蒼鷹之後背抽去。

蒼鷹猛喝一聲，返身一爪，抓向如意棒！與此同時，老鷹見風小月中門大開，雙掌如山，猛擊風小月之胸膛。

電光石火之間，但聞「啪」地一聲過後，風小月突然手上一緊，如意棒已被蒼鷹抓實，他當機立斷右手鬆開，迴護胸前，似欲與對方對掌！說時遲，那時快，左手中指一曲一彈，一縷指風射出，同時飛身後退！

老鷹陰溝裡翻船，料不到風小月有此一着，腰上痲穴被射個正着，登時不能動彈，就在此刻，雲飄趁蒼鷹回身抓如意棒時，一掌擊在其後背上。

蒼鷹早料到他有此一着，早將眞氣佈滿後背，但聞「蓬」地一聲响，他蹌前幾步，體內氣血雖然翻騰不止，但受創不深，他乘勢撲向老鷹，意欲替他解穴。

風小月遠水救不了近火，心頭一急，兩柄飛刀猛地射出！幾乎同時，老鷹痲穴被解，但那兩柄飛刀亦已射至！他狼狽地移動身子，但已慢了一步，「噗噗」兩聲，一柄中其脅下，另一射中其左臂。

風小月如離弦之矢般射前，老鷹喝道：「老夫跟你拚了！」瘋虎一般迎了上去。

突見風小月雙腳一頓，身子猛地拔高，凌空縮腰卷腿，如皮毬般滾動，老鷹一擊不中，也拔身而起，向風小月追去！猛見兩柄飛刀射至，他左袖一拂，將飛刀拂飛，但去勢稍慢，風小月已落在地上，以逸待勞，雙手運勁，鐵蓮子、飛鏢、飛刀一口氣射了三批！

老鷹身在半空沒處着力，猛一口氣，勉力揮動袖管抵擋，眼看離地只餘五尺，猛覺腰上又是一痲，「咕咚」一聲，跌落地上，不能動彈。

蒼鷹擺脫雲飄，手揮如意棒，追殺風小月，風小月標前俯腰抱起老鷹，向如意棒迎上去，道：「老匹夫，看你有多凶！」

蒼鷹吃了一驚，急忙吸氣住步，如意棒方不至於戳在老鷹身上，說時遲，那時快，背後的雲飄已至。

「蓬」地一聲，這一掌出其不意，只打得蒼鷹口吐鮮血，如意棒跌落地上。風小月一掌按在老鷹的天靈蓋上，喝道：「都給少爺住手！」

尚有餘力作戰的幾名男女學徒見兩個教頭一個倒地，一個受制於人，鬥志全失，如奉綸音，不期然地住手退後，朱鳳道：「把兵刄丟在地上，退到一旁去！」

星星道：「讓小妹來！」她踏前幾步，迫他們退入一間石室，再將門關上，急又拍開門旁的一塊活動石頭，露出一個鐵環，她將右手短劍交到左手，再以右手用力將鐵環扭斷。

蒼鷹受傷匪淺，早被雲飄制住，見狀嘆了一聲：「三丫頭，妳心腸好毒，活活把人餓死，倒不如一刀一個殺了乾淨！」

星星冷冷地道：「你們訓練這麼多殺手，在武林中興風作浪，心腸就不毒？今夜我若放了他們，異日也不知武林又要死多少人！」

老鷹頹然道：「陰陽谷算是毀在妳手中了……全部毀了！也毀了老夫半生之心血！」

風小月撿起如意棒，恢復了平日態度，笑嘻嘻地道：「老匹夫，你半生均在黑暗之中，有甚麼意思？毀了這座地宮，對你大有益助，起碼可以重見天日！」他頓了一頓又道：「不過能否重見天日，還得看你們之態度！」

老鷹索性閉上眼睛，蒼鷹恨恨地道：「士可殺不可辱，你有種的便將咱倆殺了吧！」

風小月口中嘖嘖有聲。「眞稀奇，當日你們陷害風某，暗殺布天星，强暴朱鳳時，有否想到這是無種的行爲？」蒼鷹也閉起眼睛。

雲飄道：「這兩個老匹夫十分可惡，咱們消遣消遣一下，也好出口鳥氣！」

風小月道：「他倆落在咱們手中，不怕能飛上天去，咱們先在此搜索一下吧！」當下留下朱鳳看守，由星星帶隊，到石室內搜索。

這個組織有個優點，雖然他們以陰謀詭計製造武林混亂和殺人，但不使用毒藥，亦沒有甚麼特殊的暗器，兩排石室之後，有條石級往地面，星星打開出口，外面竟是座小小的山谷。

那座山谷十分隱蔽，四周全是峭壁，中間約有五六畝地，十分平坦，經星星解釋方知那是學徒平日訓練的場所。羣豪返回地宮，到石室內仔細搜索，只搜到幾封密函，內容均十分簡單，只是查詢老鷹有關訓練學徒之過程，而署名之處只畫了一個葫蘆，一筆而成，唯肖唯妙。

風小月收了信，然後到大堂，問老鷹。「在下很想做個有種的人，只不知你肯不肯合作！」老鷹及蒼鷹均閉口不語。

風小月道：「其實在下也知道你倆在他們組織之中，地位十分低微，任務簡單，也許了解不深，但一定也知道不少內情，希望你倆能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則風小月大可放你們一條生路！」

老鷹睜開眼睛看了他一眼，又閉了起來，朱鳳怒道：「既然他們所知有限，又不肯合作，何須浪費心血，一刀一個殺了乾淨！哼，他們對小妹這麼殘忍，小妹也不會讓他倆好過！」

風小月道：「他倆只是被利用之工具，咱們要的是主謀人！殺了他倆於事無補。」他稍頓又道：「老鷹，你們眞姓名可否相告？」

老鷹沉吟了一下方道：「老夫譚可夫，他是岳凌霄。」

此兩人之名頭，幾個人均聽聞過，南宮守義忍不住插腔問道：「兩位以前名聲不惡，爲何甘心助紂

爲虐？」

「咱們受人點滴之恩，不得不湧泉相報！」

風小月再問：「欠誰之恩惠？」

「江夏柴老爺子。」

「那一位柴老爺子？他叫甚麼名？」

老鷹道：「人人均叫他柴老爺子，誰也不知道他的眞名字，老夫也不例外。」

「他長相如何？何時對你施恩，你幾時開始替他工作？」

「一個長相普通而慈祥的老漢，十五年前，他救過咱倆一命，咱們是在十三年前開始在此替他訓練人材的！」

南宮守義又問：「他頭髮是黑的還是白的？」

「黑色的……外形普通，不好形容。」

雲飄道：「十五年前，頭髮當然還是黑的！最近你倆有否再見到他？他要你們替他訓練人材，目的何在？你倆要替他工作多少年？」

蒼鷹岳凌霄道：「命是他送的，他要咱們幹多少年，咱們也無異議，以前還較常看到他，最近幾年就很少見到了！至於他要咱們訓練這些青年，目的何在他不說，咱們也不問，反正今生已把有生之年賣給他了。」

雲飄續問：「最近一次見到他，他的頭髮是甚麼顏色？」

老鷹譚可夫及岳凌霄同時道：「事隔多年，他頭髮已經全白了！」南宮守義夫婦同時「啊」地叫了一聲。譚可夫訝然問道：「諸位斤斤計較他頭髮之顏色，道理何在？」

雲飄道：「說來話長，有機會再說，『貓頭鷹、麻鷹和雀鷹』他們三人之情況是否跟你倆一樣？」

「他們三個是在我倆工作了四五年才來的，情況不大一樣，咱們是還恩，他們好像不是，平常亦是由他們三個跟柴老爺子聯繫！」

風小月冷笑道：「但據在下所知，你是此處之老大，所有訓練課程均由你編排及主持的，事實俱在，不容你推卸。」

譚可夫冷笑道：「老夫連死也不怕，還要推卸甚麼？此處雖然是由老夫當家，但出了此谷，便一文不值了！」

朱鳳忍不住插腔道：「難道這十三年來，你倆未出過此谷？」

岳凌霄道：「那倒也不是，不過大部分是去德化，十三年來，只下過十五次山。」

風小月冷冷地道：「照你倆所述，根本完全不了解姓柴的目的及組織了？」

譚可夫應：「是。」

岳凌霄道：「老實說，這個疑問也存在咱們心中好些年，咱們也很想知道，你們知道麼？」

譚可夫道：「老三，這許多年來，既然不知也就罷了，何必知得太多，咱們只是還恩以求心安，其他的不必多管！」

朱鳳冷笑道：「只求心安？眞是笑話！你們替他訓練了不少不知父母只知接受命令的殺手，可知又殺死了多少無辜？如此還能心安？眞不知你們安的是甚麼心！」

譚可夫及岳凌霄不由低下頭去。

過了半晌，譚可夫道：「你們要殺便殺吧，咱倆無話可說，大不了以死謝罪！」

「說得眞簡單！」朱鳳想起被辱之往事來，怒火塡膺。「可知世上有很多事比死還難過的，是性命不能補償的，殺了一百人，祇用你們兩條命來補償，補償得了麼？你們問過受害者的家屬沒有？」

譚可夫和岳凌霄腦袋垂低得幾乎觸及胸膛。南宮夫婦見他倆眞有悔意，不加爲難，忙岔開話題：「咱們在地窖未必安全，萬一走漏風聲，被人堵住出口，便更糟了，還是先上去吧！」

衆人覺得有理，遂由風小月開道，挾着譚可夫及岳凌霄由來路上去，幸好南宮守義之擔心沒有發生。到了地面，羣豪到對面那排石屋裡面，此時天色已微微發亮。

南宮守義和雲飄一個在山谷外，一個在谷內放哨，星星去找吃的，風小月則繼續審問：「老鷹，這些年來，難道你對他們之所作所爲均不知道？」他邊問邊爲他止血。

「老夫已一把年紀，就算不知道，也猜得到他們幹的不是好事。」

「這十多年來，柴老爺子來過陰陽谷否？是否還有其他人來過？柴老爺子是否他們的首領？」

「就算不是首領，地位也一定很高。」岳凌霄道：「他曾經來過兩次，第一次是咱們剛來的時候，第二次是帶貓頭鷹他們三個人來，而且還有一批蒙面的人，這些人一望便知功力深厚，必是武林高手無疑。」

風小月精神一振，忙問：「來者一共多少個人？難道不能從他們之舉止、眼神和說話口氣中，辨認出幾個人來？」

「大概六七個人。」譚可夫及岳凌霄都陷於沉思，過了半晌，譚可夫方道：「其中有一個是出家人，因爲他說溜了嘴，自稱貧……還有一個好像是『鐵扇子』苗玉章。因爲老夫以前跟他打過幾次交道，從聲音及身形辨認出來。」

風小月再問：「盧公鼎有在裡

面麼？」

譚可夫及岳凌霄同時道：「不認識他！」風小月拿布條替他倆包紮。譚可夫忽然道：「這些人對柴老爺之態度十分平和，似乎是同輩或同等地位，說不定他是那干人的總管也未定。」

「他們平時如何管理陰陽谷？」

「基本上沒有讓他操心的事，他若有命令便寫封信派人送來。」

風小月嘆了一口氣，問道：「兩位可知在下爲何要來『陰陽谷』？」譚可夫和岳凌霄沉吟了一陣才搖搖頭，風小月這才將自己之遭遇，扼要地說了一遍：「在下最初以爲可在星星身上得知秘密，洗脫自己之寃情，後來知道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却又以爲來『陰陽谷』最低限度會有眉目，不料又失望了。」

岳凌霄也嘆了一口氣：「其實我倆也曾私下議論過幾次，覺得不該助紂爲虐，但是又敵不過報恩之念頭，結果蹉跎了十數年。」

朱鳳問：「兩位甚麼都不知道，爲何會有助紂爲虐之感？」

「祇要稍爲思索一下也想得到，若不是爲了作奸犯科，野心篡位，培養人材何須這般神秘？」

風小月笑笑：「兩位可知柴老爺子爲何不來看你倆？」

譚可夫道：「也許是怕咱們當面問他一些不能解答的問題，亦可能是怕咱們當面向他請辭。」

「此兩種情況都有可能，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怕你倆知道他的眞姓名眞身份。」

譚可夫微微一怔：「閣下有何高見？」

「在下突然萌生了個念頭：柴老爺子可能經常化裝成不同的身份，甚至有許多人都假扮柴老爺子，以應付不同的對象。」

岳凌霄問道：「他們爲何要如此做？」

「因爲他們在武林中都有很好的聲譽和地位。」風小月在石屋內踱着方步：「兩位去過幾次柴府？」

譚可夫道：「祇去過兩次。」

風小月用誠懇的態度道：「譚兄可否畫張柴府的地形圖以及機關設置給在下？」

譚可夫沉吟道：「可以，你敢解開老夫的麻穴？」

「爲何不敢？」風小月俯身一指解開其麻穴。譚可夫霍地站了起來，雙目烱烱地望着他，風小月坐在板櫈上，道：「此處沒有紙筆，請到外面畫在地面上。」

譚可夫推門走了出去，蹲在地上以石頭畫着，南宮守義不知風小月葫蘆裡面賣的甚麼藥，便走了過去。譚可夫道：「老夫解釋一下，你過來聽吧！」風小月依言走過去。

南宮守義急道：「危險，小心他使詐。」

風小月道：「小弟看他其實不壞，我以誠待他，不相信他會對我起歹意。」言畢走過去，蹲在譚可夫對面道：「請你解釋，在下洗耳恭聽。」

譚可夫目光灼灼地道：「你眞的不怕老夫突然發難制服了你？」

「不是不怕，而是在下相信你是好人，在下是想跟你交個朋友，不想跟你爲敵，你以爲你昨夜手下留情，我看不出來？」

「胡說，老夫怎會手下留情？」

「昨夜你祇使出八成功夫，在下不知道你的用意，但這份情我會記住。」

譚可夫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嘆息道：「小夥子，你果然是個人物，難怪他們想殺掉你，來，老夫仔細解釋，你可得記清楚。」於是他將柴府之上下兩層各處機關佈置，一一指出。

風小月牢牢記住：「老譚，你老實說，你祇去兩次，爲何會知道得如此詳細？」

譚可夫微微一笑，道：「老夫沒有騙你，自始至今的確祇去過兩次，但第二次距今祇兩年，那次去住了半個月，是以府內之機關知之甚詳，至於是否尚有一些老夫不知道之機關，則無法確定。」

風小月已把他所列出來之標記熟於胸，乃長身而起，道：「老譚，眞要多謝你了，你跟岳凌霄可以回家了，不過希望你倆不要將咱們之行止告訴柴老爺子。」

譚可夫抱拳道：「多謝少俠義釋老漢，老漢不才也是個人，豈會恩將仇報？異日有機自當圖報。」

「不敢，請問兩位準備去何處？」

「尚未決定，不過絕對不會去找他們，以免加了一條作戰不力之罪名，少俠最好放一把火毀掉地宮。」

* * *

風小月等人在一陣烈焰衝天之後，魚貫下山。這次他們決定到柴府探秘。記熟了柴府之地形及機關設置，已多了幾分勝算。羣豪曉行夜宿，不一日已抵江夏地界，他們正想找個地方打尖，不料官途上一隊人馬風捲殘雲般地急馳過來。風小月等人不欲惹事，正想躲避，不料對方眼尖，已認出他們了：「師兄，你看，那不是南宮守義那個奸賊？」

風小月轉頭望去，原來來的竟是華山派之弟子，開腔的正是鍾岱，羣豪見躲不了，祇好勒馬於道旁。鍾岱催馬上前，冷冷地道：「南宮守義，你不是說要給咱們華山

一個交代麼?爲何在此遊山玩水?」

南宮守義連忙抱拳道:「鍾二俠誤會了,南宮某等人正到處去調查眞相,那有心情遊山玩水。」

鍾岱冷笑道:「這些日子你們到底查到了甚麼?」

雲飄快口道:「限期未屆,鍾二俠何須咄咄迫人?屆時咱們自會向天下英雄交代。」

「哼,受害者是華山派,要交代也得先向華山派交代,姓雲的,請你不要多管閒事。」

風小月忙向雲飄打了個眼色,道:「請問鍾二俠,華山派弟子不遠千里南下,未知目的何在?莫非你們聽到甚麼消息,或已掌握了甚麼線索?」

鍾岱瞟了他一眼:「華山派的事不用別人多管。」

風小月哈哈大笑:「鍾二俠說話當眞奇怪,誰敢管華山派的事?在下隨口問問,難道就戳中了鍾二俠的痛處?」

「你不過是個風流浪子罷了,憑甚麼身份跟鍾某說這種話?」

風小月臉色一沉:「風某性格跟你一樣,也極看不起閣下,同是華山派弟子,你跟令師兄差得太遠啦,今日就算是一善大師或懷竹道長,也不敢對風某說這種話。」

高峯再也忍不住,拍馬上前道:「閣下不可挑撥本派弟子之感情,所謂河水不犯井水,諸位還是多花點心血在正事上吧!」他在馬臀上抽了一鞭,首先馳出,餘下那十多個華山弟子都跟在他背後,獨有鍾岱臨走時,惡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

雲飄恨恨地道:「這小子雲某一見便覺得討厭。」

朱鳳附和道:「小妹也覺得他不是個正人君子。」

星星則道:「何止如此,九成這廝不安好心,咱們不如悄悄跟上去看看動靜吧,反正他們走的方向,也是要去江夏。」

風小月忙道:「不可,咱們不必跟得太近,提防讓他們發覺,又要惹來痲煩,反正他們坐騎多,路上之蹄聲淸楚得很,不怕會甩掉。」

雲飄也改變了主意,道:「說得也是,咱們循馬蹄印跟踪吧!」

羣豪循馬跡跟踪,却發現他們竟是進入江夏城,星星道:「希望他們之目的跟咱們不一樣。」

朱鳳訝然問道:「若是目的相同不是更好?起碼多幾個幫手,實力也比較雄厚。」

「就怕他們不更事,反而攪亂了局。」

雲飄道:「你們先去找一家客棧歇下,不要讓華山派弟子發現,雲某到處找找他們,摸摸他們來此之目的。」

風小月道:「大哥你留下,待小弟去。」

「不,他們都恨不得啖你之肉,寢你之皮,你在外面到處亂跑十分危險,還是由愚兄去辦比較穩妥。」雲飄說畢便策馬走了。風小月則帶着羣豪到客棧投宿,因恐暴露行藏,不敢踏出客棧半步。

吃晚飯時,雲飄還未回來,南宮守義夫婦十分擔心:「會否他發生意外?也許華山派弟子惱他強出頭,對他不懷好意,不如讓愚夫婦去找找他。」

風小月忙道:「雲兄輕功十分了得,他就是遇到痲煩,也可以逃回來,兩位去找他反而不美,咱們先吃飯吧,相信不久他便會回來。」

不料,他們吃飽飯閒聊了一陣,仍不見雲飄回來,南宮守義再也忍不住,換了衣服,化了裝便出門去找他。朱鳳道:「夫人留下來,讓小妹陪大俠去,由我相陪,對方反而不容易認出大俠之身份。」

風小月和星星再三叮囑他倆小心,三人雖然在客棧內,但一顆心都飛到外面去,還是風小月比較瀟洒,吩咐小二送湯到房內洗澡。

一直待二更過後,雲飄才回來,風小月剛換好衣服,一見到他便問:「大哥吃過晚飯否?」

「不忙,愚兄見到鍾岱那小子進了柴府。」

風小月叫星星把爲他準備的那碗大鹵麵取來給他吃:「大哥,他是拍門光明正大進去,還是翻牆進去?」

「是拍門進去的。」雲飄滿嘴都是麵條,話音十分含糊,看那副吃相,便知他已餓壞了。

風小月詫異之至:「他們一道來的,爲何祇鍾岱一人去柴府?目的何在?」

雲飄放下碗,道:「愚兄也不明白,是故連忙趕回來,咱們今晚進不進柴府?咦,南宮兄爲何不在?」

星星道:「他跟朱鳳去找你,如今還未回來。」話音剛落,南宮守義及朱鳳已推門進來,「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

朱鳳脫口道:「原來你已回來了,咱們還到處找你哩!」

「你們當然找不到我!」雲飄道:「咱們正在商量,鍾岱單獨一人進去柴府了,要不要在今晚行動?」

南宮守義訝然問道:「他怎會獨自一人行動?高峯知不知道?」

雲飄搖搖頭,表示不知內情。

風小月道:「小弟認爲鍾岱獨

自行動,高峯一定不知道,否則華山派絕不會讓他獨自一人去冒險!由此可見此人說不定是柴老爺子安插在華山派的人,是故小弟建議咱們立即行動,若能揭發鍾岱確是華山叛徒者,則華山掌門梅冬季之死因,便不難知道矣!」

星星道:「小妹認爲姓鍾的雷聲大雨點小,表面上叫得厲害,其實怕死得很,若不是跟柴老爺子有勾結,他絕對不敢一個人去冒險。」

南宮守義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兩位說得有理,咱們立即去柴府探查!」

風小月自懷內取出一張紙來攤開,却是柴府之地形及機關設置標誌圖。「這是小弟在路上默記出來的,請大家過目,看看有沒有錯漏,」羣豪看了一陣,未曾發現有錯漏,都暗暗佩服風小月記憶力,「請大家記好,咱們由此處翻牆進去,由小弟跟雲飄先行,其他人待咱們發出暗號之後再進去……」當下又訂下暗號及萬一分散之後到何處集合,如何分頭到幾個重要地方探取消息以及萬一被人發現之後,應變之法。

當下六個人換了夜行衣,分三批出發,未幾即到達柴府外面,只見更夫沿着圍牆來回敲打更鼓,風小月和雲飄待他走到另一邊後,才雙雙振衣逾牆而入。

入牆之處是柴府中院左廂房後之甬道,雲飄及風小月之輕功均十分了得,落地之後,即悄無聲息地竄到屋簷下暗處,打量四周情況。

偌大的一座柴府,此時竟然靜得落針可聞,平添幾分緊張,雲飄和風小月雖然老於此道,亦禁不住心頭忐忑。兩人見四周沒有動靜,便抛出一塊石頭,這是他們事先約定好的暗號。

石頭落地之後,星星和藍仙音也踰牆而入,雲飄訝然問道:「南宮大俠和朱姑娘呢?」

藍仙音道:「外子突然改變主意,與朱姑娘跑去通知華山派的弟子,請高峯看看鍾岱裡通外敵的事實。」

風小月低聲問:「雲大哥,咱們等不等他倆?」

雲飄沉吟了一下才道:「等一下,一齊行動比較妥當!」話剛說畢,星星已猛向他們打手勢,原來有一隊巡邏家丁提燈走過來,四人連忙找地方躲起來。

可是附近可匿藏之地方不多,加之巡邏隊員搜索得十分仔細,眼看躲不過去,風小月索性向其他之人打了個手勢,準備不得已之情勢下,先發制人。

那隊巡邏隊員一共有七個人,其中那位隊長是位五十左右的漢子,目光烱烱,步履沉穩,一望便知是名高手,雲飄低聲道:「老弟,你的暗器厲害,其他三個交給你們,隊長由雲某打發!」

俄頃,那七個人已來至跟前,廂房走廊的柱子很細,根本沒法藏人,風小月心想一動手,實在沒有把握在對方呼叫之前,完全將之解決,是以當機立斷,立即躍上橫樑。其他三人一見,紛紛依法炮製,全部伏在走廊的横樑上。

那七個人慢慢搜過來,居然連走廊也不放過,踏上走廊魚貫而過,四人閉住呼吸,一動不動,也幸虧他們無人抬頭,居然未被發現。

過了兩盞茶工夫,那七個人才轉到別處去,雲飄運起「傳音入密」與風小月交談。「老弟,咱們還要等下去麼?你有何高見?」

風小月想了一下,他實在很想知道,鍾岱來柴府作些甚麼勾當,是以回答之:「小弟想帶星星進入內院探查一下,請大哥跟南宮大嫂留在此處接應。」

雲飄實在不放心。「此處無異是龍潭虎穴,你倆勢單力薄,進入內堂不是去送死麼?不可不可!」

「再等下去,鍾岱可能已離開了,小弟有個感覺,華山派梅掌門之死,一定是他出賣的,只是沒有証據!」

雲飄咬咬牙道:「愚兄陪你們去,大嫂在此處等候南宮大哥和朱姑娘吧!」當下將決定告知藍仙音,三人恐高處有人監視,是故不敢上屋頂,便沿走廊前進。

中院兩排廂房之後,有一道洞門,分隔中、內兩院,但風小月突又改變主意,繞道到圍牆邊的甬道上去,「小弟先過去,你倆待小弟平安才前進!」他不等雲飄和星星有何反應,便竄了出去。

出乎風小月之意料,居然一路沒有受到阻攔,風小月懷着忐忑之心,竄進內院一座假山後面,先觀察一下四周,但見黑暗之中,一片寂靜,只有風吹花草之响聲,不見一道人影,他實在不敢相信,柴府既然是龍潭虎穴,警戒怎會這般鬆懈!

他分不淸是外弛內張,還是對方在擺空城計。俄頃,風聲微响,原來星星和雲飄已至,星星在他耳邊問:「情況如何?」她呵氣如蘭,風小月由耳朵癢到心裡。

風小月尙未開腔,只見內院大門打開,自內走出兩個人來,前面那個看來比較年輕,後面那個却是個白髮白鬚的老漢。三人目光一及,都禁不住心頭狂跳起來,原來前面那個正是鍾岱,背後那一位似是南宮守義所述的柴府之人。

當下三人屛息靜觀,只聽那老

的道：「你速速回店去，以免被高峯他們發現。」

鍾岱恭敬地道：「是的，屬下省得，後會有期！」言畢轉身欲去，却又被老的喚住，他忙回身問道：「總護法還有甚麼吩咐？」

「這幾天，總壇無人，都往東北跟長河幫算賬了，老夫也不想在這時候節外生枝，你且想辦法將華山派弟子留在附近，待大軍回來，便替你解決問題，至於該如何騙高峯，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鍾岱低聲道：「但屬下身上的毒，不知……」

總護法哈哈大笑：「要讓你當華山派掌門，難道老夫不會徹底拔除你身上的毒？再說要老夫每年上一趟華山替你拔毒，老夫也無此閑情，就怕你心生異志，屆時可就怪不得老夫食言了！」

鍾岱機伶伶地打了個寒噤，忙道：「屬下對本幫忠心耿耿，豈有異志？總護法大可以放心……」

總護法似乎不願意聽他拍馬屁，揮揮手道：「你去吧，總之本幫賞罰分明，只要你忠心不二，絕不會虧待你。」他回身向內走，又丟下一句：「出入小心，最好不要驚動守衛！」

「是，」鍾岱標前幾步，飛身越牆而出，風小月連忙拉拉雲飄的衣袖，向牆外指一指，並打了個手勢，雲飄會意，低頭疾走兩步，也越牆出去，他之輕功造詣，乃宇內有數高手，當眞是輕若落葉。

風小月則拉着星星，回身向中院走去，却見有巡邏隊員走來，兩人連忙分頭匿在暗處，一是假山，一是花樹，也許長期以來，無人敢闖柴府，守衛有點痳痺大意，到此處又搜得不是很仔細。兩人未被發現，忙匆匆溜回中院，只見藍仙音仍匿在走廊橫樑上。

星星召她下來，三人也越牆出去，走進一條胡同，風小月立即躍上屋頂視察，却聞遠處是隱約有人聲，遂乃向下面打了個手勢，一齊奔前。

穿過兩條街道，果見雲飄及高峯等人將鍾岱圍住，只見高峯寒着臉沉聲問：「師弟，你再不老實交代，便莫怪愚兄公事公辦了！」

鍾岱道：「小弟不是已說過幾遍了，因爲睡不着，是故出來溜躂一下麼？」

南宮守義輕笑一聲：「你這個藉口只能騙三歲小孩，就算溜躂也用不着這般久！」

鍾岱色厲內荏地道：「華山派的事，外人無權干涉！」

風小月道：「既然鍾二俠自認對得起華山派的，未知敢不敢回客棧？」

「鍾某有何不敢？你是甚麼東西，敢用此口氣跟我說話？」鍾岱臉色忽然一沉。「師兄，這幾個人是殺死師父的疑凶，你爲何反而相信他們胡謅？師父屍骨未寒，你如此對得起他老人家在天之靈麼？你身爲華山派掌門弟子，連派規也……」話未說畢，身子倏地一震，他突然尖嘯起來，但嘯聲一起便戛然而止。原來雲飄趁他不覺，先封住其痳穴，再封其啞穴。

風小月忙道：「此處不宜久留，但貴派所住的那家客棧已暴露，還是到咱們居住之處去盤問吧！」他又封了鍾岱之暈穴，然後抬起他帶頭先走。

一干人返回客棧，風小月先將經過複述一遍，高峯却道：「事關重大，高峯不能聽你一面之詞，在下雖然對他也生了疑心，但若他矢口不認，可不好辦，因爲他到底是華山派弟子，在下總得對師弟師妹有個交代！」

風小月沉吟了一下，道：「諸位先到鄰房去，待在下來盤問他，諸位就在鄰房聽好了！」當下華山派弟子便轉到鄰房去。

風小月又叫雲飄、星星及南宮夫婦也到了另一間房去，把門窗關好，低聲對朱鳳道：「朱姑娘，在下有個不情之請，稍候妳可否除下面具？」

（未完・八）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被迫爲寇開小差　傳遞消息鬥鷹爪

上文提要：李自成懂得隨機應變，叫李老八等脫下死了的官兵衣服穿上，賺開延長縣的城門，洪元壽與新上任的捕頭王成也不敵李自成，結果逼得縣太爺自殺了，並從監獄裏放出二十多位江湖好漢，其中有陝北飛賊別開東、飛刀手范冲等，並用「講道理」方法使二十七富紳送上金銀保命；之後拉人馬去姚家店，要七個富紳都用量玉米大斗送金銀各一斗……

那塊石頭倒了楣，李自成一刀砍下一大塊！

李自成手上是寶刀，石破人們大驚失色，刀却完好無損，所以後來人們有句話「石破天驚」，說的就是這回事！

到今天，如果有人去陝北，去延長西北的姚家店，有人就會帶你去觀看李自成的試刀石，還眞有！

＊　＊　＊

李自成那石破天驚一刀砍，砍掉了姚老爺子七人的膽，誰敢多說一句話，快走吧！

這七人匆匆的走進土城門，于把總與官副將接進來，二人臉上有愧色！

他二人心中最明白，他們是守城軍士呀，沒理由讓百姓同賊子去打交道，這像甚麼話！

天大的笑話嘛！

姚老爺子對于把總道：「大人，厲害呀！」

于把總道：「怎麼厲害？」

姚老爺子道：「那個年輕賊頭厲害！」

于把總道：「年輕賊頭？甚麼人？」

姚老爺子道：「那賊子拔刀砍石頭，一刀下去，石頭被他砍下這麼一大塊！」

他比了個大西瓜那麼大的樣子！

于把總道：「再厲害，一刀也祇能殺一個人，咱們仍然可以拚！」

姚老爺子道：「我發覺他們陣中還有官兵衣服的，可是衣服上盡是血，這證明他們眞的殺了張千總的人馬，他們見了官兵就殺！」

官副將道：「可憐，我們反而害死張千總一夥人，這可眞是想不到！」

于把總道：「不行，養兵千日用在一時，處在這個節骨眼，是我們拚命的時候了！」

姚老爺子道：「于大人，還是省省吧，咱們回去量斗金，送給賊子們！」

于把總道：「用斗量金銀？」

姚老爺子道：「少一點也不行，他們就會殺進城！」

于把總道：「我不放行，咱們總動員，殺個結果來！」

姚老爺子道：「怎麼殺？全城加起來也沒有賊人的人馬多，算了！」

于把總道：「不能看着你們去資匪呀，不行，我絕不開城放行！」

姚老爺子臉皮一緊，道：「是死是活你們自己去琢磨，一城的百姓還要命吶！」

于把總道：「叫我等有何面子啊！」

姚老爺子道：「放心，咱們仍然尊重各位爺們，定期仍然來勞軍！」

官副將道：「眞不好意思呀！」

姚老爺子七人匆匆奔回城內，各自回自己的家，沒多久就見每人把斗放在板車上，每車兩個斗，每個斗中不是白光就是金光，果然一斗金一斗銀的七輛板車由七個漢子推出城！

城門上，看得于把總那批官兵們流口水，想一想還不如當土匪！

七輛大車吱吱嚀嚀的推出姚家店土城外，上了土坡到林中，李自成仍然站在大石頭上沒移動！

李自成身邊幾個殺手也不動，但是雙目有紅光，這種銀子眞好賺，幾句話又是金又是銀，天下這種事情眞叫人心動！

姚老爺子走上前！

「英雄，你清點，收下以後你收兵，從此別來咱們姚家店，因爲姚家店已被你們挖空了！」

李自成道：「是嗎？」

姚老爺子道：「你看看這裏面還有碎銀子，也是全城百姓血汗錢吶！」

李自成一聽有些火，道：「好可惡，是不是你們回去找別人攤派呀！」

姚老爺子道：「總得把斗塡平吧！」

「哈……」李自成笑了。

高貴貞道：「收兵啦，收兵回鳳凰嶺了，哈……」

她高叫鳳凰嶺，這是甚麼意思？

這意思別人聽不懂，但這意思李自成太明白了！

高貴貞是他的老婆呀，她是在嫁禍於人了！

李自成一聲大叫：「端茶，拔營，回山寨了！」

他不說回鳳凰嶺，他說山寨，山寨就是鳳凰嶺。

於是，姚老爺子七人聽了李自成呼叫端茶，立刻招呼每人帶來的伙計，把空斗板車拉了就走，李自成却很有禮數的送他七人到大道邊。

李自成打橫作揖，道：「謝謝各位大老爺給咱們大伙活命的機會，謝謝，謝謝！」

姚老爺子道：「是英雄開恩，姚家店一城百姓感激不盡！」

李自成道：「那裡，那裡，也是姚家店守城的軍士有聰明，沒有攔七位老爺子出城外，他們也很識時務，咱們大家有好處！」

這話要是傳進守城的于把總與官副將耳朵裡，肯定會羞個臉通紅。

忽的，李自成回頭一聲吼：「三聲開路炮，大隊人馬上路了！」

隨之，就聽一具三眼子衝天炮朝着天空連響三聲，那灰烟硝帶着旋圈衝上十幾丈高。

「轟轟轟」之聲，嚇得姚老爺七人拔腿就逃，一邊跑一邊還回頭瞧，就怕流賊再追來。

李自成見又收獲大批金銀，他愉快的對高貴貞道：「咱們回去以後，我的岳父大人肯定犒賞兄弟們大吃大喝大玩大賭三天！」

高貴貞道：「那是一定的！」

聽聽便知道，他們弄到的銀子不是爲了塡飽肚子過日子，他們在山中照樣賭。

* * *

陝北闖王高迎祥有個怪毛病，每一次掠來寶物銀子，他都得過目一遍。

他這一回也免不了要看一看李自成與女兒二人掠回來的是甚麼寶，多少金，多少銀，多少糧秣。

只見這闖王高迎祥習慣的坐在一張羅圈大椅上，椅上鋪的是虎皮，椅前有個墊脚的，他把雙脚擱上面。

有壺酒他自己不用杯子直接往口中灌，有人說，高迎祥的玉石酒壺有防毒作用，誰要是想害他，他的酒壺就會有反應，是個寶壺。

當然，那也是他的戰利品，搶來的。

高迎祥的老婆馬飛女也有毛病，她是要下手去掏，去摸才過癮，爲甚麼是這樣？實在說，也是當年窮怕了，如今大堆金銀寶物在面前，她摸摸也過癮。

馬飛女此刻雙手捧着金與銀，她哈哈笑了。

高迎祥坐在椅子上也笑。

一邊站着李自成，李自成還被高貴貞用力的摟抱住，這二人一副親熱的樣子微微笑。

「阿成呀！」

李自成忙回應：「姨丈！」

高迎祥道：「功勞簿上你又是一大功！」

李自成道：「也是姨丈的栽培，姨媽的拉拔，貴貞的大力支持！」

高迎祥搖搖手，道：「別那麼說，你若是個軟脚蟹，劉阿斗，誰也沒辦法拉拔你！」

他看看一大堆寶物，又道：「這一回弄得眞不少，這一回死的人最少，比我還强十分，眞正是江山代出新人，一代勝過一代。」

馬飛女道：「青出於藍了，哈……」

李自成道：「眞正要二老高興的，莫過於我帶回的二十七個牢中人犯中，有六位是有眞功夫的人物。」

高迎祥一聽，道：「眞功夫嗎？有眞功夫還入大牢呀，你說是

不是……」

李自成道：「這其中有四位，算一算應是我師兄了！」

高迎祥一聽是李自成師兄，笑了。

「快，快叫他們進來我瞧瞧！」

李自成道：「姨丈呀，這六人我打算留在身邊！」

「當你的武士？」

「他們當我的武士，我又是姨丈的武士，他們也等於是姨丈的武士！」

馬飛女笑笑道：「聽，咱們半子多會說話呀，盡叫人高興。」

盡叫人討厭的事，李自成當然不會幹。

猪才會盡叫人討厭。

李自成親自走出大窰洞，他站在崖邊一聲叫：「別開東，孫大寶，你們六位過來了！」

立刻，有六個大漢一跳一躍的到了李自成面前，李自成笑對孫大寶、方圓、石九子、唐大年四人道：「四位，咱們先攀個親吧！」

他此言一出，別開東、范仲二人也吃一驚。

李自成道：「我提一位大師你們聽一聽！」

石九子道：「誰？」

李自成道：「紅雲和尚。」

石九子驚道：「大師伯，五台山有道高僧，我們四人師父的師兄。」

李自成道：「你們的師父是白雲和尚？」

唐大年道：「對，對！」

李自成道：「我的師父是紅雲和尚！」

唐大年道：「難怪你的刀法我們看得有些熟，更了得你的功夫高。」

李自成道：「我們也算師兄弟了！」

方圓道：「不敢當呀！」

李自成道：「往後你六位在我身邊，咱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哈……」大伙全樂歪了！

「別笑了，進來吧！」

這是高迎祥的呼喊，李自成把六個人帶進那座也是中軍帳的巨窰洞中了。

這以後聽人說，李自成有了這六人在身邊，如虎添翼，攻城掠池，無往不利。

* * *

老龍溝中果然老規矩，大事慶祝熱鬧三天三夜，鬧得大部份的人累倒在窰洞中爬不起來。

老龍溝盡是大大小小窰洞，這兒可是易守難攻之地，想大軍開來剿滅他們，難了。

李自成高貴貞沒有在他們的窰洞住，高貴貞與李自成二人有他們的另一洞天福地，那可是在老龍溝正面山頂上兩棵老松樹附近。

這二人下定決心要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情。

至此他二人以爲是十分重要的大事，就是定要製造他們的後代。

他們不許有人前來打擾，兩個人滾抱在土炕上，那何止是翻雲覆雨呀，簡直就是澎湃汹湧掀巨浪。

才只那麼兩天，李自成已是臉發黃了，眼也凹了，全身有些虛脫的樣子。

可是怪了，高貴貞反倒是精神旺，抓住李自成她不放，她還光赤溜溜的扭腰肢，把個少年郎的李自成神與魂也快奪去了。

一大早天剛亮，李自成趁着高貴貞睡大覺，他站到了山頂上，就在這時，忽見遠遠的山道上有一條人影跑得可眞快，不知是幹甚麼的。

立刻間，李自成心中想到一個人，那個人不是別人，曾經爲姚家店飛奔到延長縣求救兵的那個飛毛腿。

李自成後悔未把那人找來入夥，他一旦想及此事，便匆匆的下了山，走到了他住的窰洞附近，只見方圓幾人在窰洞中閒聊。

李自成走來，引得他六人站起來。

李自成對「陝北飛賊」別開東道：「聽說你常在延長姚家店活動，不知你聽過姚家店有個飛毛腿的人物？」

別開東道：「少主人，這很簡單，開東走一趟姚家店，肯定能找到此人。」

李自成道：「用一切手段，把這個人找來，多帶銀子，這種事有時是要花銀子的！」

別開東笑笑道：「少主人，你放百二十個心，別開東便是偸也要把這位飛毛腿完完整整的偸回來。」

李自成一笑：「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你需要甚麼，去找李老八！」

別開東走了，他不用找李老八，他出了老龍溝便奔向姚家店。

其實別開東心中也犯嘀咕，這人是飛毛腿，跑得快，可是如果姚家店沒這個人，那可怎麼辦？

走了一天半，別開東就快走到姚家店土城門了，忽聽城內街上傳來鑼聲響，別開東心中奇怪，爲甚麼有人在敲鑼，是不是又發生甚麼事？

這時候姚家店的三面城門大開，回鄉的人走進來。

如今山寇剛過去，姚家店花了銀子買平安，誰也以爲姚家店至少也該平安一年半載不會有土匪再來。

人們有了這個觀念，姚家店又熱鬧起來了。

別開東悠閒的進了土城門，土街上有人在圍觀，有繩子拴了三個人像拴螞蚱似的一串。

三個被拴的人跟在一個敲鑼軍士身後面，另有四個軍士掛了腰刀兩邊押着走。

那敲鑼的連三敲，噹噹噹之後開了腔。

「鄉親父老們聽了，他三人貽誤軍機，辦事不力，千總大人罰他三人遊街十日，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緊接着又是「噹噹噹」三聲鑼響。

別開東一看發了楞，甚麼誤了軍機，八成是此地方守軍不好意思，才製造幾個倒楣的替罪羔羊罷了。

別開東走進一家小飯舖，他要了吃的坐下來，今天這兒的客人眞不少，四鄉八村全來了。

別開東見小二把吃的送來，低聲問道：「伙計，敲鑼遊街幹甚麼？」

淡淡一笑：「客倌，已經十天了，你是……」

別開東道：「咱是延安過來的，不知道！」

伙計道：「十幾天以前，咱們這兒幾乎被賊破了城，官家追究責任，事情誤在這三人身上。」

別開東道：「會殺頭的呀！」

伙計道：「差一點，本來要殺頭的，咱們地方姚老爺子說了情，賊寇沒放咱們的血，自己人何苦放自己人血，只這麼一句話，三個人活了！」

別開東就沒有再問下去，伙計又去忙着招呼客人。

等到別開東吃過，他放了一塊銀子就走，要打聽軍中是誰跑得快，那當然要找個軍人去打聽。

西城邊有軍人，一大半住在窰洞，那個地方是土崖，背面便是猴子也難爬上來。

姚家店只有三面土城門，別開東大搖大擺的走到崖牆邊，兩個軍士弄了一桶水在洗碗，洗幾百隻木碗，這二人是伙伕。

別開東走過去，他未開口先笑笑：「二位軍爺，你們可好哇！」

有個老軍猛抬頭，叱道：「吃撐了不是？尋的甚麼開心呀！」

呆了一下，別開東道：「怪了，禮多人也怪呀！」

那老軍士道：「多的甚麼禮，走，走，走！」

別開東道：「軍爺，我是來打聽一個人的，是我的好兄弟，好哥兒呀！」

「誰？」

別開東道：「提起我這位好哥兒，嗨，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呀！」

「誰？」

別開東道：「這人就是好，好得不得了，他是飛毛腿，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不能，打個對折沒問題。」

「是飛毛腿萬里？」

別開東立刻點頭道：「對對對，就是叫萬里的，我們是好兄弟，你能把我的萬兄弟找出來，叫咱們見個面，吺，完了我請二位吃酒。」

那老軍上下看看別開東，道：「好，你等着，我這就去給你叫萬里，娘的，妙呀！」

別開東吃吃笑：「勞駕了！」

那是個老軍伙伕，只見他匆匆的走到一間窰洞門，沒多久便又站在窰洞門向別開東招手，叫道：「來呀，過來，你找萬里呀，過來！」

別開東微微笑，他還口中說：「謝謝。」

窰洞門只拉開門一半，別開東把肩頭一橫進去了。

只不過當別開東站定，有三把刀抵在他的身上，這其中有兩把架在他的脖子上，另一把刀尖抵住他的腰，別開東不動了。

別開東心中明白，他只一動就挨刀。

有個軍士到別開東的面前，他看看別開東，再伸手摸腰袋，別開東的一把尖刀也被搜出來了。

有幾錠銀子托在那軍士手中：「好小子，滿有銀子的嗎！」

別開東苦笑，道：「軍爺，我是好人吶！」

那軍士叱道：「好人裡面挑出來的吧！」

別開東道：「寃枉，同萬里認識的人，我會是壞人？」

那軍士臉色一寒，叱道：「你還萬里千里吶，萬里差一點被砍頭，你知道嗎？」

別開東道：「我不知道，萬里犯了甚麼法？」

那軍士吼道：「萬里該死，他是咱們傳令的，土匪來了那麼多，他在路上沒發覺呀，八成他知道，爲甚麼不向縣城張總兵報告，害得兄弟死了那麼多！」

別開東吃一驚，道：「那遊街的三人……」

「遊街已是便宜他們了。」

別開東一聽之下，追悔莫及，怎麼會想得到這一些，自己根本不認識萬里，自己這一回唬人唬壞了。

忽聽那人又道：「萬里那小子是不是在你那兒吃了酒，他睡過了頭？」

別開東急搖手，道：「其實我還眞的不識這位萬里兄，我是慕名找他的！」

「叭叭叭」！

「嚄呀！」別開東口吐鮮血痛得叫起來：「你怎麼打人吶！」

那軍士揚着大巴掌道：「我還要殺人吶，娘的，你剛才還說同萬里是好兄弟幾乎好得合穿一條褲，聽了萬里犯罪，你又不認識他了，說話顚三倒四，我不揍你！」

別開東道：「四海之內皆兄弟呀！」

「放屁，那是你說的！」

別開東道：「軍爺，這麼辦，你把那萬里帶過來，他若同我打招呼，你馬上砍了我，我變鬼絕不會找你！」

他此言一出，那軍士也瞪了眼。

「我問你，你不認識萬里了？」

「眞的不認識。」

「找他幹甚麼？」

「慕名而來，找他較量，且看誰跑得快。」

那軍士雙目一亮，道：「比賽那一個跑得快呀！」

「不錯。」

又聽那老伙伕道：「伍長，還是先証明一下，且看萬里認不認得他。」

「對，等萬里三人遊街回來，銷了罪以後，叫他們當面認一下。」

老伙伕已取來繩子把別開東拴牢了推倒在地，他冷冷的對別開東道：「萬里要是認得你，我說兒，你今天就死定了。」

別開東道：「叫他來呀！」

老伙伕踢了一脚，吼道：「當然來！」

* * *

姚家店這地方一共兩條土灰街，那會有多長，沒多久，就聽鑼聲傳來，祇聽那麼噹噹噹三聲响就停住了，原來今天遊完就算無罪了。

爲甚麼有三人遊街？

那是軍中連座法，飛毛腿萬里的上級伍長也跟着他去遊街，這叫倒楣，也是于把總對地方一個交代。

當萬里的上級伍長的這兩人也就跟着他倒楣。

就在別開東倒在地上沉思對策中，忽有五個士兵走過來：「起來，去見萬里。」

別開東一聽忙站起，他被五個士兵押進一間大窰洞內，抬頭一看，他心中好笑，洞內坐着兩個人，可不正是此地守軍于把總與官副將二人。

別開東乃陝北飛賊，一般官兵他不認識，地方大頭兒他見過。

祇聽于把總道：「你找萬里？」

別開東道：「同他比比腿功。」

「那得先看你認不認得他。」

說完手一揮，道：「把他們三人帶進來。」

又見洞門開處，三個遊街的進來了。

于把總道：「你們三人，那一個認識這人？」

三個遊街的看看別開東，三個人齊搖頭。

于把總道：「你們三人都不認識他？」

三個人再搖頭，于把總又問別開東：「他們三人中有一個叫萬里，說說看，是那一個？」

別開東道：「我一個也不認識，祇不過江湖上有人說，飛毛腿萬里人如其名，日行一千夜走八百，我是心中聽了不服氣，今天找來同他比高低，眞霉，我被上了繩。」

于把總道：「萬里已罰過了，他已無罪了，不是要比腿功嗎，好，咱們閒着也是閒着，你二人就來個比誰跑得快，也叫大伙提提士氣。」

祇見三人之中走出個矮又壯的中年人來，這人短小精幹，雙目有神。

有人爲他解了綁，老伙伕也把別開東的繩解開。

「朋友，我就叫萬里，你同我比腿程？」

「不錯，你敢嗎？」

「那得有個彩頭。」

「你如果贏了我，一百兩銀子我拿給你。」

萬里雙目一亮，忍不住的道：「否極泰來了！」

別開東道：「你若輸了呢？」

一怔，萬里看向于把總，祇見于把總哈哈笑，他不開口，逼得萬里道：「我存的銀子不多，全給你。」

別開東道：「賭不重要，要緊的是功夫。」

他冲着于把總抱拳施禮，道：「大人可以當公証人，我二人這就去比跑。」

他又向伙伕伸手，道：「還我的刀，還我的銀子呀，總不能無罪沒收吧！」

那伙伕祇得從一個軍士那兒把別開東的刀與銀子再取還，別開東笑了。

忽然，于把總問別開東：「朋友，你貴姓？」

「別！」

「大名？」

「我叫別開東。」

于把總想了一陣子，向他的人道：「你們誰聽過這個名字的？」

又是那老伙伕道：「大人，我好像聽過這個名，一時之間又想不起是幹甚麼的。」

別開東道：「我是長安販貨的，你別想差了。」

老伙伕在沉思，別開東急忙對萬里道：「咱們這就跑，往西奔跑到延河，撿一塊延河水中的石頭再回來。」

他頓了一下，又道：「延河祇有一個地方的石頭是乾淨的，那就是延安以北八里地的小河口石頭，你我各撿一塊回來請大人評鑑。」

他話完，一聲大叫：「跑啊！」

別開東跑向西城門，他這一跑無人攔，那萬里大叫：「給我一個饅頭。」

老伙伕急忙取了兩個饅頭交在萬里手中：「快跑，一百兩銀子呀！」

原來萬里一早被拉去遊街，他正餓肚子，肚子餓沒力氣，他當然跑不動。

萬里接過兩個米麵饅頭，懷中一揣拔腿就跑，他當然也出了往西城門追去。

前面，別開東展開輕功一路跑下去了。

這二人跑出姚家店沒多久，那個老伙伕一巴掌拍在自己的頭上，他大叫：「飛賊！」

于把總幾人急問：「在那兒，在那兒？」

老伙伕道：「大人呀，我忽然想起來了，那個叫別開東的傢伙呀，他是個飛賊。」

「你怎麼知道？」

老伙伕道：「陝北有個大飛賊，此人名叫別開東，就是那小子。」

于把總怒叱道：「眞是個老糊塗蛋，人跑了你才想出來。」

老伙伕道：「別急呀，等他再回來了，跑得一點兒力氣也沒有了，咱們輕輕鬆鬆的把人拿下。」

他還自我解嘲的又道：「大人，流賊太多沒辦法，拿一個飛賊咱們沒問題。」

于把總大怒，吼道：「滾，那個小子呀，他永遠也不會回來了，老東西！」

老伙伕一聽，道：「他們說明回來的。」

于把總叱道：「你懂個屁，滾開！」

老伙伕搖搖頭，走回後坡灶房去了，心中那個滋味，實在以爲今天是個倒楣天。

* * *

別開東拚了力氣，展開腳程往前奔，他回頭看，一條人影追來了。

那是萬里，這人跑得眞是快，別開東的輕功一流，拚命跑幾乎如同八步趕蟬功，可是他的耐力不會太久。

萬里就不同了，他是越跑越快，越跑好像越自在，他幾乎快追上別開東了。

「陝北飛賊」別開東見那飛毛腿萬里就快追上來了，約莫着已經跑了五十里，再往前方看去，延河已不遠了，他忽的站在路上不跑了。

別開東見這飛毛腿就快追到了，立刻雙臂一張，大叫一聲：「夠了，別跑了。」

飛毛腿萬里到了近前，見別開東全身汗濕帶着喘息，他冷笑了：「投降了？」

別開東道：「怪了，你怎麼氣定神閒的不流汗呀！」

萬里得意的道：「我是飛毛腿呀！」

別開東道：「天生奇才，可惜你生不逢時。」

「甚麼意思？」

「被人拴了繩子去遊街呀，唉，不但沒功反而有罪，兄弟，我是爲你不平，才用計把你引出來的。」

萬里忽的冷笑道：「哎，朋友，是不是跑不過我，生個歪點子想耍賴？」

「誰說我耍賴！」

「那就別攔我，咱們撿了石頭往回跑呀！」

別開東道：「一百兩銀子嗎？那太少了。」

萬里一怔，別開東又接道：「你叫萬里？」

萬里道：「遊了十天大街，如今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叫萬里。」

別開東道：「好，你這就跟我去拿銀子。」

萬里面帶笑意的道：「認輸就好，走，去取銀子。」

別開東立刻轉身走，那萬里跟在後面行，別開東邊走邊遊說了。

套句時髦的話，他開始給萬里洗腦了。

「兄弟，可不是我洩你的氣，憑你這雙天生的快腿，你屬於異人吶，你非比尋常人。」

「操他娘！」

別開東道：「你怎麼罵人吶？」

萬里忿然的道：「我搬救兵跑斷腿，沒有功勞有苦勞，操他娘的，沒有理由對上面講，拿我萬里來開刀，差一點砍了我的頭。」

別開東道：「人嘛，活着就得掙氣，可他娘的不是甚麼窩囊氣，拉你遊街，叫你難堪，你以後怎麼再混下去，有道是打人不打臉，說人不揭短，你的上司把你的臉碎了，你不但已沒面子，裡子也完了。」

萬里忿然的道：「操他娘！」他祇能罵大街。

別開東道：「兄弟，人家常說，這好雨不落荒田，好鞋不踩狗屎，英雄擇主而事，不爲阿斗當軍

師，你以爲我的話對不對？」

「對，對！」

他忽然又道：「請問你是……」

「別開東，我的名字叫別開東，你叫我開東是客氣，叫我老別也可以。」

萬里道：「我跟你去取銀子，一百兩銀子取到手，我他娘的溜之乎也。」

別開東道：「怎麼，開小差呀！」

萬里忿忿的道：「我他娘的豬八戒摔耙子，不侍候了。」

別開東道：「眼看着天下大亂了，我問你，你往甚麼地方躲？你就不怕被抓回去砍頭呀！」

萬里沉聲道：「老子就豁出去了。」

別開東笑笑道：「兄弟，你早說這句話，我也就不用轉彎抹角對你這一番淸腦了。」

萬里一呆，道：「這話怎麼說？」

別開東道：「我便老實對你說，你就快遇上眞主子了，你知道嗎？」

萬里道：「誰是眞主子？」

別開東道：「我告訴你，咱們少主人發覺你是一位了不起的異人，似你這種高人，不宜埋沒在姚家店那種小鼻子小眼的地方當一名傳遞消息小人物，所以才派我前來十分誠意的加以敦請，你老弟祇需點個頭，這以後吃香喝辣不用愁，銀子嘛，有你花。」

「別兄，你的少主人是那個？」

「李自成，闖王高迎祥的外甥，也是這一回率領人馬破了延長縣城的人物，怎麼樣？」

萬里一聽，他豎起大拇指道：「仁義之師。」

「本來就是仁義之師。」

萬里又道：「不亂殺百姓。」

「當然不亂來，百姓手無寸鐵。」

萬里道：「好，我今去見見這位少主人。」

別開東道：「你不當兵了？」

萬里道：「不再回去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今交你這位朋友了。」

別開東一笑，道：「我高攀。」

萬里道：「是我高攀。」

別開東道：「咱們江湖中人，交朋友是誠心的，兄弟，你聽過嗎，交人要交心，澆樹要澆根，以後我們在少主子手下辦事，祇要盡心盡力，有好處就少不了咱們的。」

「等等！」萬里忽的一聲吼，別開東也吃一驚。

「幹甚麼？」

萬里道：「眼前有件大事情。」

他想了一下，又道：「別兄，我不能就這麼去見那位少主，總得有所表現才有面子。」

別開東一笑，道：「未進門先立功？」

萬里道：「不錯，我這是前晚聽說的，京中東廠派出高手，要夥同長安調來的兩千人馬進駐延長縣，目的是綏靖地方，也兼要消滅流賊，別兄，我還是回去姚家店，一旦有甚麼消息，我立刻去找你。」

別開東想了一下，道：「這消息很重要，如果你眞能打聽到甚麼消息，兄弟呀，你立刻奔向老龍溝。」

不料他此言聽得萬里一怔。

萬里拉住別開東道：「爲甚麼不去鳳凰嶺？上一回那批人不是鳳凰嶺的嗎？」

原來雙方在離開的時候，高貴貞故意說出鳳凰嶺，姚老爺子七人聽得淸。

李自成就以爲這是一着妙計，嫁禍於人的妙計。

如今聽了萬里的話，姚家店果然以爲是鳳凰嶺上的霍大牙他們幹的。

此刻，別開東並不詳說，他祇淡淡的道：「兄弟，你祇記住，有消息立刻送上老龍溝。」

萬里立刻點頭，道：「我說呢，剛才你提到少主人是高迎祥的甥兒，高迎祥的老根在老龍溝，好，我祇要一有消息，立刻送上老龍溝。」

別開東把一把銀子往萬里手中一塞，道：「拿着，總是要花銀子的。」

萬里也不客氣的收下了。

這二人互相拍拍對方的肩，相視一笑就分手了。

別開東看着萬里走遠，他才哈哈笑的往老龍溝奔去，他高興呀！

當然，他如果能聽到萬里的話，就不會高興了。

那萬里邊走邊喃喃的道：「操你娘的，我回去把事情挑明了，告訴他們，上一回來的不是鳳凰嶺霍大牙的手下嘍兵，而是高迎祥的嘍兵人馬，長安大軍一到，這就是頭一功，不會再瞧我不起了吧！」

這萬里不打算上山入夥，他祇是應付別開東，因爲他發覺別開東腰裡有尖刀，他沒有。

如果他不迎合別開東的話，別開東肯定會殺了他。

萬里不是豬，他不會找挨刀！

祇不過人各有造化，一旦造化弄人，這個人就得認命，江湖上很多像萬里這種人的命運，是好是歹，一念間。

萬里不打算落草爲寇，他快步的走回來，大窰洞口他遇上了于把總與官副將二人在對話！

于把總見萬里回來，立刻問道：「那賊子呢？」

「大人知道他是賊呀！」萬里也吃一驚！

「他人呢？」

忽見官副將走過來，他伸手道：「一百兩銀子呢？」

萬里一呆：「一百兩銀子！」他的反應是手按袋子，這個動作立刻表明他拿了銀子！

官副將道：「那人是陝北飛賊別開東，咱們已經知道了，銀子呢？」

「我沒有！」

「叭！」官副將出手一巴掌，叱道：「飛賊的銀子是贓銀，拿出來！」

萬里往後退一步，道：「眞的沒有！」

官副將伸手去掏，一把銀子托手上，嘿嘿冷笑，道：「這是甚麼？你還賴！」

說着，他又是一掌打上去，萬里口吐鮮血，道：「眞的冤枉！」

于把總道：「你不用再說了，再說我把你關起來！」

官副將一聲吼：「滾，就知道那飛賊不會再回來，娘的，他有毛病，跑來咱們這兒攪和！」

官副將把手上銀子送到于把總面前，于把總抓起一大半，餘下的官副將揣入懷中了！

萬里火了。

這種事誰遇上也會火冒三千丈！

他本想把老龍溝來的高迎祥的人馬對于把總二人報告的，但至此，他下了決心不說出來。

萬里不但不說出來，他也決心等有了任何消息以後，帶着消息開小差！

當兵的逃跑不回營，那就叫做開小差，他眞打算未上老龍溝，先立個大功勞吶！

就在這件事剛過去三天半，姚家店土城門外大道上，飛一般的馳來騎馬的，祇一看便會叫人嚇一跳，那可不正是東廠番子們來了！

仔細看，一共來了十五人，塵土飛揚中剎時到了城門口，他們却不進城！

祇見爲首的一人自懷中摸出個巴掌那麼大的令牌是紅色的，照着守城的兩個軍士一揚！

兩個守城軍兵急忙彎腰施禮，其中一人拔腿往土城內奔跑，十五名東廠番子們便跟上去了！

那老軍帶路奔到西城下，那兒幾排房子是守城軍住的，于把總與官副將正巧站在正門下，二人見是來了東廠人物，立刻笑迎上去，于把總抱拳施禮，道：「各位大人一路辛苦，快請屋裏喝茶！」

不料爲首的那個中年三角眼壯漢並不下馬：「你是姚家店守城官？」

于把總點頭，道：「卑職于把總！」

那位番子指着自己：「我叫耿懷仁！」他指指身後又道：「他們二位，一個叫了王子丹，另一位叫方勉，我們特從京中趕來！」

于把總道：「爺們請進屋吧，軍中無大菜，水酒還能湊出來！」

那耿懷仁回頭手一揮，十五人翻身下了馬，祇不過住屋的祇有耿懷仁、王子丹、方勉三人！

于把總與官副將早就聽過東廠番子中有這幾個人物，均是厲害殺手，魏公公把他們派來，不知爲了甚麼。

這三人坐下沒多久，灶上已把酒菜端出來了！

那耿懷仁淡淡的對于把總道：「有山賊下山到地方來打劫，聽說到過姚家店！」

于把總一聽，心中一沉：「要完蛋，怎麼辦？」

一邊的官副將道：「爺們，是來過，來了五千人馬，把姚家店圍了個裏三層外三層，咱們雖然祇有二三百人，但圍守土城也不含糊！」

他看看于把總，又道：「都是城中幾個大戶，怕賊子殺進來雞犬不留，他們才要求放他們出城去同賊子們談判，他們也甘願出銀子買命！」

于把總道：「守城三日，本打算與城共存亡的，唉！」

方勉道：「知道是那一路的嗎？」

于把總道：「這些賊兵們先洗劫了延長縣又轉道而來姚家店，延長縣的人會知道的！」

方勉道：「延長縣官兵衙役們死絕了，百姓一個也問不出來！」

王子丹接道：「聽說賊兵來到你們姚家店，想來你們未有死傷，當知賊兵來自甚麼地方！」

官副將道：「咱們也是聽了姚老爺子七位說的，好像有個賊婆子說是回鳳凰嶺山寨！」

耿懷仁冷笑道：「霍大牙越來越囂張，他想成精了！」

這人眞厲害，早把陝北各路草莽人物搞清楚了！

于把總與官副將二人對望也吃驚！

忽聽方勉道：「大當頭，是否派快馬前去延長縣，宋清風的人馬應該到了！」

耿懷仁道：「新派縣令王希哲，他是獨自一人不帶家眷上任，派人轉告，人馬拉到白于山北，告訴他們，一路上裝做是去長城換防，等到接近鳳凰嶺，人馬調頭直撲上山寨，我們再由側面狙殺霍大牙幾個頭目，一擧消滅這股山賊！」

于把總立刻對耿懷仁道：「大人，咱們這兒有個傳令的腿快，就由他去延長縣報告，再把大人的交代一併的送過去！」

耿懷仁道：「這人可靠嗎？」

于把總道：「守在姚家店的兄弟們，個個忠心朝廷，忠心魏公公！」

耿懷仁一聽點頭笑了。

那年頭，在東廠番子們心中，忠心朝廷不如忠心魏忠賢才重要。

耿懷仁把手一揮，官副將立刻命人把萬里找來了。

萬里進到屋內，他爬在地上叩個頭：「大人差遣！」

于把總把耿懷仁的話對萬里說了一遍：「這件事很重要，你就誤了就提頭來見了！」

萬里起身就走，一路奔向延長縣。

萬里一路奔一路罵還帶着嘿嘿冷笑。

這就是機會，他飛奔到延長縣衙門，把東廠番子大當頭耿懷仁的命令傳達以後，他看着那總兵大人宋清風與新上任的縣官王希哲二人相對點頭哈哈笑了！

萬里收了縣衙門賞他的出差費，祇因爲他是大當頭耿懷仁派來的，才會賞他一兩銀子，這要是于把總派來的，頂多叫他吃兩個饅頭！

萬里又奔回姚家店，他的這一趟差事，便是耿懷仁也覺得這萬里是個異人！

耿懷仁當天就率人出了姚家店，他們這十五人趕往白于山以北去了！

萬里也在這天開小差了！

萬里再也不回姚家店，他奔向白于山西南的老龍溝，他的變節也算是被逼的！

歷來有許多眞才實料人物，受到小人壓制難以出頭，最後祇要一旦有機遇，帶着那股子憤然之心，投效別人的實例很多，萬里就是這種被欺走的人！

* * *

山頂上風有些涼，遠從西北高山上刮過來的勁風，帶着那高山積雪混合的寒意，刮得人們冷颯颯的，這才是初秋時候，距離寒冬日子還早吶！

沒有火炕，那兩人睡的是老棉被一共有三床，鋪了兩床之外，還有一張厚毛氈，那十二斤重的大棉被，壓得一對男女每有甚麼動作，就彷彿有人壓在他們上面，那得多用幾許力氣！

老棉被下的一對男女，許久未動了，如果掀開棉被，兩個赤裸的男女四肢糾纏得就像炸蔴花似的絞頸而扣在一起……誰敢去掀被子！

有耳語傳來，是那麼的逗人！

「親愛的，咱二人天天搞，夜夜歡，可是你怎麼一點兒消息都沒有！」

「表弟呀，我盡力了呀，咱二人甚麼招式也用了，甚麼那隔山蹈火，古樹盤根，引狠入室，還有那歡喜佛十八醉招，全用過了，可是就是不見有消息！」

忽聽男的沉聲如獅吼：「咱們再來！」

女的道：「你又站起來了，眞有本事，怎麼來？」

男的就要挺身而上，忽聽遠處傳來呼叫聲：「少主人吶，有消息傳來了！」

床上二人不幹了，立刻問披衣跳下床！

這二人不是別人，李自成與高貴貞這對寶貝小夫妻是也！

高迎祥早就視他們爲一對寶貝！

拉開那扇厚厚的木門，祇見遠處站了一個人，就是沒有走過來！

李自成向那人招招手，祇見那人匆匆走來。

「少主人，萬里那小子來了！」

「飛毛腿來了？」

「是的，他的名字叫萬里！」

高貴貞對李自成道：「咱們去見見他，看他說些甚麼！」

那個來此的人也正是陝北飛賊別開東！

別開東對李自成道：「萬里未入夥先立功，他帶來了好的消息！」

三人下了山，走進前面大窰洞，祇見一個矮壯漢子正坐在那兒，李自成一看便點頭，道：「不錯，正是他！」

那萬里上前唱個喏，道：「小子萬里，叩見少主人！」

李自成忙伸手拉住，笑道：「那日見你行走如飛，堪稱異人，今日見你前來，心中實在高興！」

高貴貞走過去，她拍拍萬里，道：「到了咱們這兒，那就是一家人了，咱們大碗喝酒少不了你一份，分金分銀，絕對公平，當然，最要緊的還是一視同仁，大家團結一起幹，早晚都會出頭天！」

祇這幾句話，萬里心中熱呼呼的想哭。

他以爲自己找到眞主子了，想起在姚家店，他跪斷雙腿還被繩子拴了遊街，眞冤！

這萬里挺挺胸膛，道：「少主，少主夫人，我來，就是一心投靠眞主子，我也帶來大消息，京中派了東廠番子的殺手，大當頭耿懷仁率領殺手來到了陝北！」

李自成一怔：「甚麼番子？」

陝北飛賊笑了，道：「少主，

大明朝設有西廠東廠，這些年祇聽到東廠，那老太監魏忠賢不久前提督東廠，殺戮異己，不知怎的，派人來陝北了！」

萬里道：「他們來陝北是配合新上任的延長縣總兵宋清風，圍剿鳳凰嶺的霍大牙那批山寇……」

他覺得山寇二字不適合此刻說出口，李自成他們也是大山寇！

心念間，他忙改口，又道：「我以為草莽英雄在山林，打家劫舍也忠義！」

一笑，李自成道：「霍大牙必是惹了東廠的人！」

萬里道：「不，他們沒有惹東廠人，而是上一回少主率人洗了延長縣與姚家店兩地，官家不知怎麼的，祇聽姚老爺子說是鳳凰嶺，他們就以為是霍大牙他們幹的，除了東廠殺手，還配合那位宋清風，就要圍剿鳳凰嶺了！」

「哈……」高貴貞哈哈笑了。

李自成也笑：「眞有妳的，好一招嫁禍西牆！」

嫁禍西牆就是嫁禍他人，高貴貞在心機上又比李自成高上一籌！

高貴貞道：「我爹早有心把霍大牙那一股力量拉過來，可是幾次都未成功，那霍大牙的作風很明顯，他是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一心做他當家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知道官府會找來，何不把官府的人引到鳳凰嶺去幹，我們暗中等着，一旦有機會，來個坐收漁人之利！」

李自成道：「你話是不錯，可是我住過三天鳳凰嶺，霍當家待我如手足！」

高貴貞冷哂：「那是霍大牙在拉攏你！」

李自成道：「我也知道這些，可是我那杜飛大哥，他與我的交情形同兄弟一般，我們曾在金家莊出生入死，肝膽相照，我李自成能眼看着杜大哥被番子們殘殺與不出手相助？」

高貴貞道：「派人把杜大哥請來呀！」

李自成道：「杜大哥是不會來的，他是個忠義之士，我很明白！」

他轉而向萬里又道：「萬兄，你看他們幾時發動攻擊鳳凰嶺？」

萬里道：「宋清風的人馬一到，他們分成一明一暗，直取鳳凰嶺！」

李自成一聲冷笑，對高貴貞道：「明裏由霍大牙他們去對付宋清風的人馬，我們去圍殺東廠番子。」

別開東道：「東廠的人最是霸道不過！」

李自成摸出幾錠銀子交在萬里手中，道：「萬兄呀，一來就派你出任務，你……」

萬里道：「那是少主看得起我萬某人！」

李自成一笑，道：「你就辛苦打個前站，我率三十人從白于主峯繞過去，咱們在那兒可以碰個頭，我們在那兒等你消息！」

萬里把銀子揣入懷中，他心中感慨呀！

想着他在姚家店遊街，懷中銀子被于把總與官副將瓜分，與這兒的就是不一樣！

萬里忍不住的一聲咒罵：「操你娘的！」

* * *

李自成的三十人中，包括他的幾員猛將，那正是陝北飛賊別開東、飛刀手范冲、白雲和尚的四名俗家弟子孫大寶、方圓、石九子、唐大年，另外就是老龍溝挑出的二十四名殺手頭目。

這件事先由高迎祥決定！

闖王高迎祥聽了李自成的計劃，他也有交代！

「阿成呀，我本想把霍大牙那股力量拉過來的，你要知道，江湖之上多一個力量比沒有要好，咱們這是處在亂世，祇要能為我用，你就要拉攏，這些年霍大牙他們在北邊天，我們這兒就放了心，可是這霍大牙是個石頭腦袋，他食古不化，一心當他的小皇上！」

李自成道：「岳丈大人，這一回霍大牙要吃虧了，我是顧全一個義字，前去看看！」

他看看身邊的高貴貞又道：「我祇要有機會，一定再說服霍寨主！」

他再對高貴貞道：「親愛的，你別再堅持，這一回妳必需守在家中別出門！」

高貴貞向她爹撒嬌，道：「爹，看嘛，他把我撇在老龍溝，不叫我出去。」

高迎祥道：「阿成，上陣父子兵，打架夫妻檔，你怎麼這一回不叫阿貞出征？」

李自成道：「岳父大人呀，她不能去呀！」

「為甚麼？」

李自成能說嗎，他急得祇能說：「她就是不能去。」

高迎祥一怔，道：「你得說出個理由來。」

半晌，李自成才瞪了高貴貞一眼，道：「我可要對爹說了。」

高貴貞道：「你沒甚麼好說的，我是去定了。」

李自成對高迎祥道：「岳父大人呀，我同阿貞成夫妻也有不少日子了，至今她沒有給我生個一女半子，我沒關係，可是這對你就不一樣了，岳父大人不想看到阿貞為你生個小孫子呀！」

「想，想，我想得不得了。」

李自成道：「岳父大人，你知道不知道，這些天我們住在山頂小屋子不下來，為的是甚麼？」

高迎祥道：「我老人家正想問你倆。」

李自成道：「叫她懷個孕生個娃兒呀！」

他哈哈的笑了，想着這些天天天摟抱在一起，他就忍不住的發自心口窩的笑。

「我們天天在設法，設法生個娃兒呀，她應該有了，我們黑夜白天的忙着那回事，她一定有了，所以她就不能去，娃兒弄掉，我們這許多天的忙碌也白幹了。」

高迎祥先是呆呆的，旋即仰天哈哈大笑起來：「對，對，是不能去了，這玩意我清楚，當年阿貞她娘，懷了身孕還出招，一下子就流產，娘的，至今不能再生了。」

李自成對高迎祥的話直點頭：「我親愛的，妳聽聽，那該有多麼的嚴重呀，別去了。」

高貴貞未開口，她爹高迎祥道：「她如果不聽話，拿根繩子拴住她。」

「爹！」

「哈……」高迎祥樂歪了。

大窰門外傳來馬嘶聲，李自成很大方的摟住高貴貞，道：「妳放心，我必把霍大牙的那幾百力量弄過來。」

高貴貞用力的吻了李自成，高迎祥道：「阿成、李老八、張翠山、尹六郎他們均是殺人高手，你不打算帶他們前往？」

「不了，我帶的人物也不是簡單的，不會叫我失望，岳父大人就等好消息吧。」

他一路出了大窰門，低頭看過去，范冲他們三十人正在黃土大道上等候了。

李自成一笑，大步奔上土坡，嚄，高貴貞會做作，她站在她爹高迎祥身邊在抹眼淚。

李自成看見祇裝做沒看見，他還仰天一聲笑，大聲叫：「老婆，快為我生一堆娃兒吧，妳說過的，哈……」

祇這麼兩句叫，高貴貞不哭了，她破涕為笑了。

* * *

白于山區有個地方叫周家灣，名稱上雖然是個灣，地方還是挺大的。

地方雖然大，却又是個三不管的地方，於是便也成了牛鬼蛇神雜處的地方，甚麼樣的人物全有。

正午時分，包家客棧的前堂上來了一批人物，五個伙計把馬匹拉上槽，餵的是上好飼料，黃豆鹽巴摻麥皮。

這批人一共三十一，擁着一個精壯少年人走進前堂裡，立刻間把六張桌子圍坐起來。

是的，李自成率人趕來了。

這其中有幾個頭目來過這裡，包家客棧的幾個伙計也認識，急忙上前打招呼。

何止是伙計，管帳的也上前，冲着大伙一抱拳：「各位爺們大駕光臨，包家客棧蓬華生輝呀！」

有個頭目小心的迎上管帳，他祇對管帳的耳語幾句，那管帳的馬上點頭，笑道：「吳爺放心，一切都是最好的，錯不了。」

管帳說完往後院走，沒多久，祇見伙計四人抬出兩隻烤得香噴噴的肥羊走出來，兩張大桌拉開來，每人面前一把尺長小刀，又有兩個伙計奔出來，兩罈汾酒擱一旁。

這些人均是草莽人物，大海碗倒滿了酒，切着烤羊肉吃喝起來。

天下事就有那麼巧，李自成這裡三十一個人吃了一大半，酒也差不多了，忽見來了十五名惡漢在門口下了馬，祇看他們那身裝扮，黑色英雄帽，小件精裝衫，腰上插着傢伙，薄底快靴走路不帶响聲的就進來了。

這是東廠來的人，想不到他們也繞道過周家灣來了。

十五個東廠番子見李自成這批人吃喝的高級，有三人重重的打鼻孔中哼出聲。

李自成忽的高聲道：「快吃，吃了趕路！」

祇見十五個東廠番子找了桌子圍坐下來，他們吃的眞簡單，每人一碗羊肉麵，白麵饅頭祇一個。

忽的，李自成一聲低吼：「付帳，咱們快走！」

就在這時候，有個番子走過來。

這人臉無表情，雙目凌厲的看向李自成這些人。

「你們是幹甚麼的？」

又見姓吳的頭目開口了：「有甚麼事嗎？」

「回答我的話。」

姓吳的頭目道：「咱們是口外喇嘛廟拉牲口的販子，怎麼，不行呀！」

那番子回頭看看另一人，忽的冷笑道：「驢馬販子倒是捨得花銀子，這一頓怕是要啃吃掉一匹牲口。」

「那也是咱們自己高興。」他淡淡的又道：「這年頭不大對勁了，有了銀子怕人搶，沒有銀子怕餓死，朝廷不知民間苦，到處是欺壓善良人，你沒見是山都有盜，盜是被逼的，大人，休怪在下多口，我們吃甚麼關你何事？你這不是多管閒事嘛。」

那番子忽的一掌打過來，姓吳的甩肩閃開了。

「我操，你還打人呀！」

那番子叱道：「別人飯都吃不飽，你們在此大手筆的揮霍，我看你們不是販馬的。」

「你說我們幹甚麼的？」

「八成是那個山頭下來的。」

「哈！」姓吳的笑笑，道：「隨你去說吧！」

門口忽然傳來一聲叫：「老吳，咱們回鳳凰嶺了，再晚就得摸黑天了。」

姓吳的回應：「就來了。」

他聽到了拔刀聲，回頭，那人果然在拔刀，而且刀已舉在胸前，那架式，正是一刀刺死人的絕招。

這批東廠番子都是一流殺手。

姓吳的急忙搖手，道：「別在當街殺人，想動刀，娘的，咱們山裡幹，不幹就是褲襠裡的那一串。」

他說完回身就走，很快的上了馬追出去了。

坐在中間一直未抬眼的那個番子，正是東廠大當頭「下山虎」耿懷仁。

這時候耿懷仁才開口。

「店家。」

又見管帳的迎上去，笑得好像吃了歡喜糖一般，道：「大大大人，你有吩咐？」

耿懷仁道：「那批人你必認識吧！」

「不……不認識。」

「給我打！」耿懷仁大怒。

兩個番子走上去，一掄拳腳打得管帳的滿地爬。

耿懷仁道：「他們吃那麼多銀子不付帳，你他娘的會不知道他們？」

管帳的想着剛才聽到李自成說出鳳凰嶺地名，他苦喪着臉道：「大人吶，誰敢伸手向山賊索銀子，他們不搶我已是萬幸了。」

「他們是那兒的呀！」

「鳳凰嶺上的强人。」

「有多少？」

「不多啦，有三四百，四五百，也許多一些的有那麼個五六百。」

耿懷仁道：「剛才這幾人可是鳳凰嶺上的頭目？」

管帳的道：「祇有個霍大牙沒有來。」

耿懷仁拍桌而起，他不開口，祇把手一揮，自己當先往店外就走。

十五個東廠番子剛走出去，最後一人回頭就把手一甩，就聽門板上叮的一聲响，一塊銀子已嵌入木門板裡了，要想弄下來，還眞需花一番功夫了。

* * *

耿懷仁率人馬追上去了，遠遠的看着前面一里多遠處，三十一騎快馬奔馳得快，那鐵蹄翻飛中，彈起黃土直往空中飛飄。

怪了，李自成這些人不回頭，拍馬狂奔馳得疾，白于山區有深壑，幾道小河要淌水過。

遠遠看過去，誰都以為前面的人在逃命。

耿懷仁也以為李自成這批人在逃命，他在馬上大聲吼：「加鞭，快追！」

另一位二當頭，神弓王子丹道：「這是機會，咱們先搏殺這些山賊，梁大人攻山也就輕鬆了。」

三當頭拚命三郎方勉道：「他們以為到了山區就會逃掉呀，哈……」

也不知他這一聲笑是甚麼意思，但祇要看方勉的臉色，便知道那是個極為殘酷的人。

皮笑肉不笑就令人看了不舒服。

* * *

前面奔馳中的李自成一行也有話在說。

唐大年道：「少主！」

李自成一笑，道：「別那麼客氣，咱們也算一個師門的人，叫我師弟吧！」

唐大年道：「不，少主，咱們要公私分開來，在私下，咱們大膽叫你一聲師弟，可是此刻也算是兩軍陣前，那是公事，咱們當然叫少主人了。」

李自成道：「你隨便啦！」

唐大年道：「少主人呀，咱們這兒先把人員安排一番，等下雙方動上手，咱們是兩打一，各人與同夥找對象，這一伏，少主人就能在一邊看熱鬧。」

李自成道：「行嗎？」

「行！」唐大年道：「他們有三位當頭人物，我師兄弟四人侍候兩個，另一人……」

那飛刀手范冲道：「由我范冲與別開東送他上路了。」

別開東笑笑道：「太好了，把番子們引到鳳凰嶺界內，砍死在深山也不會有人知道。」

李自成道：「這就是我為甚麼叫大伙快往山區馳的眞正目的了，哈哈！」

他笑哈哈的又道：「如此一戰，鳳凰嶺以後再也不太平了，哈！」

別開東道：「咱們老爺子一心要把霍大牙拉過來，我看這一回差不多了。」

唐大年忽對二十四名頭目道：「你們也該配成對，到時候合力對付一個人。」

姓吳的頭目哈哈笑，道：「唐老哥，咱們早就安排了，你放心啦！」

（未完・七）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紫衣女欲與宗濤比本領，紫衣女不知使出何種功夫，使在場諸人均心頭悲愴欲哭，宗濤輸了，紫衣女提出五年之內得聽其吩咐做一件事……紫衣女又與易天行口頭比武，口述武功滔滔不絕，易天行越應付越心驚……紫衣女走後，易天行邀請宗濤、上官堡主喝酒，宗濤冷哂而去……徐元平走出莊院，體力不支，照「養氣一息，易筋大機」調息……

難於捉摸女人心　催命銀牌決生死

他這一陣疼痛，正暗合要義，在一陣猛烈的劇痛之中，人便沉沉睡去。

再說與「神丐」宗濤、徐元平同來的金老二和「鐵扇銀劍」于成二人。

在他們四人同來這莊外之時，「神丐」宗濤曾對金老二言道：「今晚雖有熱鬧可瞧，但正戲上場還不是時候，你與于兄暫時找處地方隱起，我和這娃兒先去瞧瞧再說。」

但是隨後宗濤又囑咐二人，如若在四更之後，仍不見回來，可先到正北方十里之處，一座小破廟中等候。

金老二與于成自知此去關係重大，自己實不便貿然進莊，是以待「神丐」宗濤與徐元平離去之後，雙雙立刻隱入矮樹深草叢中靜待動靜。

二人一等再等，眼看着星漢徐移，心中又惦念着徐元平的安危，眞是十分焦急。

夜涼霧重，二人身上已有寒濕之意，再看星斗，已然是四更已過。

「鐵扇銀劍」乃是性急之人，强壓住了這段長長的時光，已是忍耐不住。他低聲對金老二道：「徐相公和宗老前輩深入莊院，這般時候還不出來，我看定然是發生了變故，我等還是前去接應才是。」

金老二道：「不行，宗老前輩臨行是怎樣叮囑，再說你我進去，也未必有用，依我看，再等片刻，如若不然，咱們寧可到北方小廟相候，也不可盲目涉險。」

于成對金老二還是甚為佩服，聽他如此一說，也不勉强。

二人又等了頓飯工夫，這時天光漸曙，朦朧中，已現出山樹影跡。

金老二抬眼看看前面幢幢莊院，轉臉對于成道：「咱們不妨向前移進一點。」說着鶴伏而行，向前走去，于成巴不得金老二有所行動，當即跟隨前去。

二人匍匐走了約十一二丈遠近，陡然聽得莊院那邊，傳來一陣步履之聲。

金老二一拖于成，迅快的往旁邊一叢濃密的草樹之中一隱。

這時東方魚肚白色已微微開露，再加上二人又是目光精銳之人，已可看清周近景物。二人知莊內之人都是當今高手，哪敢大意，趕忙屏住氣息，偷眼向前一瞧，祇見前面人影閃動，走出四個人來。

前面二人正是駝矮二叟，第三個人乃是那紫衣少女，她身邊則是一位拄杖而行的老嫗。四人正向自己隱身之處走來。

四人走了一小段路，那紫衣少

女抬手理弄了一下耳鬢秀髮，幽幽的輕嘆了一聲，說道：「唉，我太累了，一步也走不動了……」

那拄杖老嫗接道：「孩子，再往前走一段路，就是馬車在等候了。」

那紫衣少女搖着頭道：「不行啦！我一步也不想走了，好梅娘，你別老是迫着我好麼？」

梅娘輕輕嘆息一聲，道：「孩子！這等荒涼的地方，一無床榻，二無被褥，秋晨露重，你怎麼能停在這裏休息？」

紫衣少女仰臉望着泛現銀白的天幕，怡然自得的吟道：「蒼穹爲被地作毡，野草覆身眠，飢餐風霜，渴飲露，此情欲誰憐？」

隨口吟來，凄婉欲絕，臉上笑容亦隨着吟聲消失，兩行清淚順腮而下。

祇見駝矮二叟臉色一變，頓時籠罩起一臉愁苦，慌忙轉過身去，背那紫衣少女而立，不敢再多看她一眼。

原來兩人都爲她幽幽吟聲，引得心神大慟。

梅娘輕輕搖着頭，黯然說道：「孩子，你心裏不快樂了？」

紫衣少女擧起衣袖，拭去臉上的淚水，道：「唉！我現在才知道，不論如何快樂的人，總是要有些煩惱……」悠悠坐下身去，躺在荒草地上。

一陣晨風吹來，飄起她的衣袂，和梅娘滿頭蕭蕭白髮。

梅娘把竹杖向下一按，登時入土半尺多深，蹲下身去，柔聲說道：「孩子，我抱你回去，好好的睡一覺，好麼？」

紫衣少女微閉着星目說道：「不要啦！我要睡在這荒草地上。」

梅娘嘆息一聲，道：「孩子，你身體素來嬌弱，如何能受得住風霜侵襲？」

紫衣少女凄涼一笑，道：「我要好好的大病一場。」

梅娘聽得怔了一怔，道：「傻孩子，這是何苦呢？病了要吃藥的，你一向不是最怕吃藥的麼？」

紫衣少女道：「我要睡覺了，別和我說話啦！」

但見她秀麗絕倫的臉上，泛現出萬縷幽情，熱淚如泉由那微閉的雙目中湧了出來，直叫人憐愛橫生，黯然魂銷。

梅娘不自禁的滴下兩行老淚，低聲說道：「孩子，甚麼事害得你這樣傷心？我把你從小帶大，名雖主僕，情勝母女，祇要你想到之事，不論何等困苦艱難，拚上這條老命，我也要替你辦到。孩子！告訴我好麼？」

紫衣少女忽然睜開眼睛，婉然一笑，道：「梅娘，我要是一旦死了，我爹爹能不能獨自活下去？」

此話問得大是突然，祇聽得梅娘心頭如受重擊，呆了半晌，才道：「這個，這個……」

紫衣少女道：「你從小就和我爹爹在一起，定然知道他能不能離我而生，梅娘，不要騙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好嗎？」

梅娘道：「你爹爹愛你甚深，但生性冷僻，不肯把父女至愛之情流現於言詞神色之間，表面上看去，他對你不聞不問，事實上暗中向我問你生活情形，已不知有多少次了……」

她輕輕嘆息一聲，又道：「自你娘離他而去之後，外形之上，雖然不見他絲毫傷心之處……」忽然臉色大變，倏而住口不言。

紫衣少女霍的挺身坐了起來，目光緩緩盯在那梅娘臉上，瞧了半晌，說道：「梅娘，你怎麼啦？」

梅娘道：「沒有，我很好。」暗中一提眞氣，裝出一副鎮靜神色。

紫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你是不是覺得自己說溜了嘴，怕我爹爹知道了責罰於你，其實你不說，我早已想到，爹爹告訴我說我娘早已死去，還替她造了一座假墳，但那祇不過騙我罷了，你想想，甚麼事能夠瞞得過我？」

梅娘嘆息一聲，默然不言。

紫衣少女又慢慢的躺了下去，接道：「其實我早已知道我娘還活在世上，祇是不願和我爹爹再相見罷了。」

梅娘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說道：「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呢？」

紫衣少女閉上雙目，答道：「以我爹爹那等精深的內功，縱然再大上幾歲，也不會那樣蒼老，如非有過大傷大痛，長期的憂心傷神，絕不會兩鬢斑白，皺紋纍纍。」

梅娘道：「你娘和你爹爹相遇之時，你爹爹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

紫衣少女道：「但我爹爹那時一定滿臉紅光，看去如二十幾歲一樣。」

梅娘默然不言。

紫衣少女又道：「自從我娘和我爹鬧翻之後，爹爹就變得憂鬱起來，他雖然不肯去找我娘親，但他卻變得十分憂傷，因此十幾年的工夫，人已變得異常蒼老了，唉！爹爹實在很可憐，但卻不知我生身之娘，是否也和爹爹一樣的生活在憂傷之中？」

梅娘啊了一聲，道：「孩子，這些事發生之時，你還在襁褓之中，怎麼你竟然都知道了呢？定然有人告訴你了！」

紫衣少女道：「沒有人告訴我，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再說除了爹爹之外，也沒有人敢告訴我，但

爹爹絕不會告訴我。」

梅娘愕然說道：「你能想到這些事，實在聰明過人……」

紫衣少女接道：「爹爹很愛我娘，但娘走了，他竟然還能活得下去，看來我要死了，爹爹還是會活下去的，恨起來我就死了算啦！」

梅娘聽得似解非解的說道：「你恨甚麼？」

紫衣少女道：「我恨所有的男人！」

梅娘奇道：「你恨他們，死了有甚麼用？」

紫衣少女凄涼笑道：「我死了，爹爹定然十分震怒，因我死在中原，他定要把這股怨氣遷怒在中原道上，那就不知道他要殺多少人了。」

梅娘道：「殺上一千一萬個人，也抵不過你一條命，孩子，你難道還不覺得快樂麼？不知道多少男人爲你傾倒，咱們南海門下所有武功高强之人，都已動員起來，維護你的安全。

「你那大師兄本已被你爹爹逐出門牆，永不准他重返師門，但爲了要他保護你遨遊中原，特准他帶罪立功，如果你有了甚麼差錯，兩罪合一併科論處，那是非死不可，唉！不祇他一人死罪，祇怕南海門下弟子，難有一個保得住性命。」

紫衣少女道：「那最好啦！咱們統統死了，在陰間作鬼，也有人陪我玩了。」

駝矮二叟見紫衣少女靜靜睡去，再看梅娘，見她安詳的守候在她身旁，也祇得站在一側守護。

這時，朝陽初起，那柔和的陽光驅散開迷濛朝霧，遠近景色，仿如雨後新洗，清朗醒目。

隱身在樹草叢中的金老二與「鐵扇銀劍」于成，一見天色大亮，怕自己隱藏之處被人發覺，心中甚是不安，又因自見駝矮二叟等人由莊中出來之際，就屏住氣息，一直强自壓逼到現在，任是武功再高，要忍上這一段長長時間，也實是不易之事，于成一時强忍不住，祇得輕輕吁出一口氣來。

歐駝子人一凌空躍起，將要落向金老二、于成隱身之處，才暴喝一聲，道：「是哪處的朋友，爲何不現身相見，卻偷偷藏藏的，眞是太不大方了。」

金老二和于成雖不願與他們衝突，但事已如此，也由不得自己心願，一見歐駝子躍身撲到，也立時一長身，分向兩邊閃出。

歐駝子一撲未中，心裏已自惱火，脚尚未落實地，右手已倏的劈出一掌。

他這一掌正擊向「鐵扇銀劍」于成閃避之處。

于成見他出手厲害，忙的又一閃身，讓開掌風，冷笑一聲，道：「來得好，待我于某來試試再說。」

金老二在一邊忙道：「且慢，大家把話說明了……」

于成道：「有甚麼可說的，待打完了再說吧。」話音未落，一抖鐵扇，向歐駝子點去。

歐駝子不慌不忙，略向旁邊一閃，讓開扇勢，冷哼一聲，道：「好哇，你堂堂的總瓢把子不做，卻竟學着這些偷偷摸摸的行爲，久聞你以『鐵扇銀劍』成名江湖，今天倒要見識見識了。」

胡矮子一旁見二人越打聲響越大，他怕驚醒在熟睡的紫衣少女，心中打算速戰速決，是以就在歐駝子向于成胸腹二處點擊之際，一晃肩，躍到當場，正待向于成擊襲。

金老二右臂傷勢未癒，但一見胡矮子躍出，準備夾攻于成，也祇得一咬牙，向胡矮子落脚之處迎撲而來。

那歐駝子猝然反擊，于成眞沒有料到他竟然如此的迅快，眼看指掌齊到，猛又張開摺扇準備硬接他一下。

哪知歐駝子一見胡矮子上來助拳，心中大不樂意，撤回擊出的指掌，退後兩步，對胡矮子道：「你回去吧！這裏有我對付……」

胡矮子道：「駝子，你不要逞功好勝，現今之計，是早早結束，可千萬別把小姐吵醒。」說話間，也不理歐駝子，人已欺身上前。

歐駝子見胡矮子對自己之言竟不睬不理，一翻雙眼，轉身一掌，向胡矮子擊去。

胡矮子瞧了歐駝子一眼，冷哼一聲，退了回去。

那邊于成正感胸腹受敵，竟被胡矮子一來化解開去，同時見金老二也出了手，不由豪氣大壯，鐵扇一揮，點點扇影直逼歐駝子渾身大穴點到。

金老二也在一旁揮掌相助。

三人激鬥的聲響，將那紫衣少女由熟睡中吵醒，她移動了一下嬌軀，梅娘一見三人把她吵醒，一頓竹杖，就想上前，但那紫衣少女輕輕的把她一拖，道：「梅娘，不要去，看他們打一陣。」

歐駝子力戰二人，約過了二十招，依然未見勝負，不由心中惱急。

紫衣少女看了一陣，緩緩的道：「唉！難怪你贏不了呢！你出錯了。」看了看忙道：「歐駝子快出『蒼龍歸海』……」

歐駝子聽得一震，忙的一招「蒼龍歸海」向于成抓過去，但見于成往後疾退，鐵扇已被歐駝子奪在手中。

于成鐵扇被奪，翻腕取下銀

劍，正待撲上，猛聽一聲大喝：「住手！」徐元平如飛躍到。

朝陽中但見他來勢如電，話聲甫落，人已落到于成前面，擋住了歐駝子。

金老二喜極而泣，熱淚盈眶的叫道：「平兒，你沒有事吧……」他心情激動，一時間想不起適當措詞。

徐元平恭恭敬敬對金老二躬身一揖，道：「多謝二叔掛念。」

「鐵扇銀劍」于成一揮手中銀劍，道：「相公暫時請退開休息，待我和歐駝子打個勝敗出來。」

徐元平搖頭說道：「此人掌力雄渾，你絕不是他的敵手！」

此言如是出自別人之口，「鐵扇銀劍」于成絕難忍得下去，但從徐元平口中說出，他却甚是敬佩，當下把銀劍還入鞘中，向後退了三步。

徐元平目光掃掠一周後，冷然向歐駝子道：「咱們一無積憤，二無恩怨，我也不願和你們動手，拿來吧！」應聲把右手伸了出來。

歐駝子怔了一怔，道：「甚麼？」

徐元平突然欺身而進，手腕翻轉之間，已把歐駝子拿在手中的鐵骨摺扇奪了回來，出手疾如電奔，而且去勢奇奧難測。

歐駝子祇覺手腕一痲，奪得的摺扇已入徐元平手中，不禁大怒，厲喝一聲，一招「乘風破浪」直劈過去。

徐元平身軀閃動，橫移三尺，讓開了掌勢。

但聞一陣沙沙之聲，强猛的掌風衝裂荒草而過。

徐元平冷然一笑，回頭對于成說道：「咱們走吧！」一抖健腕，把摺扇向于成抛了過去，當先轉身大步而行。

忽聽一個脆若銀鈴之聲，喝道：「站住！」

徐元平已走出四五步遠，聽得喝聲，祇好停了下來。

回頭望去，祇見那紫衣少女手扶梅娘，亭亭玉立，朝陽照得嫩臉匀紅，容色奪目。

不知是她心情激動，還是難耐晨寒，嬌軀不住的微微顫抖。

徐元平瞧了她一眼，立時把目光移注到上空一片悠悠移動的白雲上，冷傲的說道：「姑娘喝住在下，不知有何見教？」

紫衣少女道：「你怎麼知道我叫的是你？」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既然不是叫我，那就算了。」霍然轉過身去，大步而行。

紫衣少女道：「哼！不算了，你還要怎麼樣？」

徐元平停下脚步，又回頭瞧了那紫衣少女一眼，似想發作，但他終於又忍了下來，轉身而去。

紫衣少女高聲罵道：「瞧我幹甚麼，不要臉！」

徐元平再難忍耐，回頭怒道：「你罵哪個？」

紫衣少女忽然微微一笑，道：「我罵哪個，你還能管得着麼？」心中却暗暗奇道：他昨夜身受重傷，距今不過一二個時辰，不知何以竟然恢復得這般神速？

徐元平似是不願和那紫衣少女衝突，沉吟了一陣，道：「我已再三禮讓於你了，欺人不可過甚。」又轉過身子，向前走去。

紫衣少女突然拿開扶在梅娘肩上的右手，向前追了幾步，叫道：「你要急着去送喪麼……」

徐元平霍然回頭，縱身一躍，直飛過來，落在那紫衣少女面前，接道：「你這般出口傷人，難道看定我不敢……」

他本想說不敢揍妳，但話將出口之時，忽然覺得在一個少女面前，說出此等之言，太過不雅，倏然住口不言。

但聞衣袂風聲，梅娘已縱身衝了過來，竹杖伸縮之間，連續點出了三杖，招招都是襲向徐元平要害大穴，應手杖風勁急，迫得徐元平向後連退三步。

紫衣少女伸手攔住梅娘，說道：「梅娘退開，他絕不敢打我。」

徐元平被梅娘迅快的杖勢逼退，心中又是驚駭，又是惱怒，暗忖道：這老婆婆能把內力貫注在竹杖上傳出傷人，武功實非小可，我大傷初復，不知能否打得過她？但此女連連出口傷人，如不給她一點教訓，實難甘心，當下舉起右掌，說道：「你怎麼知道我不敢打你？」

梅娘滿頭白髮直氣得根根豎了起來，暗中運集功力，蓄勢戒備，祇要徐元平一出手，立時以全力出手相救。

紫衣少女望望徐元平揚起的右掌，笑道：「你已舉起手來，如若不敢打我，不知要如何放下。」口中言笑晏晏，人却緩步走了過來。

但見她臉上笑容如花，嬌媚橫生，徐元平祇感手腕痠軟，舉起的右掌竟然拍不下去。

紫衣少女直欺他身前尺許之處，突然斂去臉上笑容，冷冷說道：「你爲甚麼不打？」

徐元平如夢初醒，仰臉望望天上悠悠浮動的白雲，心中暗暗忖道：原來一個美麗的女孩子笑將起來，竟然如此好看，多采多姿，目不暇給……

紫衣少女看他仰臉出神，嫩臉之上微微泛起一層紅暈，柔聲問道：「你在想甚麼，可是怕一掌把我打死麼？」

徐元平心頭突然一凜，暗忖道：我和丁氏姐妹相處之時，心中坦坦蕩蕩，毫無異樣，怎的此女一笑，竟使我如中瘋魔。當下一提眞氣，澄清心中綺念，冷冷說道：「念在你替丁玲姑娘療傷份上，我再讓你一次。」

他說話之時，仍然仰臉望天，目不轉睛。

祇覺一股香風拂臉而來，「啪啪」兩聲，雙頰各自着了一掌，聲音雖響，但却毫無疼楚之感。

耳際間響起那紫衣少女嬌脆的笑聲，道：「你不打我，那我就打你了。」

徐元平被打得怔了一怔，向後退了兩步，舉起右掌，正待拍出，忽看她雙眉輕顰，眼眶之中，淚光濡濡，滿臉幽怨，楚楚可憐，不覺心中一動，暗道：如我這一掌拍了下去，祇怕要把她活活打死……

心念一轉，按下胸中憤怒之氣，緩緩的放下右掌說道：「我徐元平乃堂堂男子，豈肯和你女孩子家計較……」

紫衣少女不容他說完，冷然接說道：「張口男子漢，閉口大丈夫，哼！男子漢有甚麼了不得，你比『神州一君』如何？」

徐元平道：「眼下我雖然未必能夠勝得了他，但我總有一天把他活活劈死……」

紫衣少女嫣然的一笑，接口道：「是啦！日後的事，以後再說，眼下來說，你是自知打他不過了，是麼？」

徐元平道：「我和黑衣少女比武受傷，不能和他動手，彼此沒有相試，怎知我打他不過？」

紫衣少女聽他言詞間，似乎把「神州一君」易天行恨得切齒入骨，秀眉微揚，眼珠兒轉了兩轉，笑道：「我覺得那位易天行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爲人也很和善，『神州一君』之名，實不虛傳……」

徐元平大聲說道：「其人外貌僞善，心地險惡無比……」

紫衣少女微笑接道：「你怎麼知人家心地險惡，我看比你和善多了。」

徐元平怒道：「我懶得和你談啦，哼！婦人之見。」說完，不再容那紫衣少女接口，轉身一掠，人已到數丈開外，放腿疾奔而去。

金老二和「鐵扇銀劍」于成，一見徐元平向前疾奔而去，立時放腿向前追去。

紫衣少女望着徐元平逐漸消失的背影，暗自嘆息了一聲，緩緩轉過身子，恨聲罵道：「呆頭呆腦的傻瓜……」

梅娘「嗤」的一笑，接道：「你舉手就要打人，開口就要罵人，那自然要把人家嚇跑了。」

紫衣少女仰臉望天，默然良久，突然回頭望着駝矮二叟說道：「你們立時重回那莊院之中，告訴『神州一君』，要三日之後，五日之內，趕到碧蘿山莊見我！」

駝矮二叟同時怔了一怔，才抱拳說道：「敬遵令諭。」齊齊轉身，向那莊院之中奔去。

紫衣少女秀眉微顰，艷麗絕倫的粉臉上，滿是肅殺之氣。

梅娘呆了一呆之後，柔聲說道：「『神州一君』易天行，乃中原武道上最爲險惡之人，你要他去咱們碧蘿山莊作甚？」

紫衣少女嘴角間泛現出一絲冷峻的笑意，道：「我要幫他把中原武林道搞得天翻地覆。」

梅娘微微一皺眉頭，道：「咱們遊歷中原風光，與人無涉，何苦要自找痲煩？」

紫衣少女美麗的眼中滿是怨毒的光芒，冷冷答道：「我要中原武林自相揮戈殘殺，屍橫荒野，血流成溪。」

梅娘聽得悚然一驚，轉臉對她一瞧，祇見她黛眉深鎖，一雙秀眸怔怔地凝望着蒼茫無際的雲天，輕輕的咬着下唇，眼神裏透露出怨恨的神情。

她這種情形大異往昔，是梅娘從來未見到過的。

她伸手抓起紫衣少女的玉手，輕輕的撫拍了兩下，愕然的柔聲問道：「孩子，你今天是怎麼啦？咱們與中原武林並無甚麼恩怨糾葛，你怎能這樣做？」

紫衣少女依然佇立遙望着遠方，冷漠而低沉的說道：「嗯，我就是要這樣做，非把他們搞得天翻地覆不可……」

梅娘這時見她這種神情，既不好附和稱讚，又不好出口勸慰，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怔怔的又瞧了她一眼，祇見她雙頰泛現起一層淡淡紅暈，心中忽然暗道：是啦，她乃是嬌養慣了的人，哪會這樣勞動過的，想必是身子困乏了。

想到這裏，搖了搖頭，道：「孩子，咱們不要盡站在這裏了，先回碧蘿山莊去吧！」

紫衣少女惘惘的點頭，緩緩的抬起玉腕，扶在梅娘的肩上，隨着梅娘向前走去。

梅娘扶着她越過兩條小徑，橫繞過幾叢樹叢，回頭朝莊裏看了一眼，然後才徐徐走去。

二人來到一座樹林旁邊，但見翠竹數畝，蒼松遮天，一聲低低馬嘶，轉過兩步，已見一輛套篷馬車，停在樹蔭之下。

兩名壯漢一見二人到來，肅立一旁，梅娘略略點頭招呼了一下，扶着紫衣少女上了馬車，放下垂簾，一聲長鞭劃空，蹄聲得得，車

聲轆轆，順着大道疾馳而去，車後揚起一陣似霧的煙塵。

徐元平被紫衣少女打了兩下，心裏不知是甚麼滋味，一怒之下，向前奔去。金老二和于成對他自是關心，忙的由後追上。

三人默默的走了一陣，徐元平一路上漫無邊際的想着，把激動的心情又漸漸平伏下來。

金老二停了半刻，問道：「平兒，昨夜你在那莊子裏，跟他們起過衝突了麼？」

徐元平搖搖頭道：「沒有。」

金老二望着徐元平道：「那麼你怎麼在那裏面這樣久呢？」

徐元平忽然笑道：「我受了傷啦。」

鐵扇銀劍于成啊了一聲，道：「相公受傷了，難道與他們動手了麼？」

徐元平道：「許多事眞是使人難以逆料，想不到竟碰到上官堡主上官嵩的女兒。」

于成聳了聳肩，道：「那是出名難纏的，難道相公和她動手了？」

徐元平沒有說話，祇點頭微微笑了笑。

金老二滿心關懷追問道：「你既受了傷，這時如何又能行動了呢，已不礙事了麼？」

徐元平應道：「此刻已不礙事了……」

他本想把自己治療傷勢的事說出來，但是繼而一想，如果說自己療傷之事，勢必要將少林寺慧空大師之事說出，那定然要牽引出許多話來，而且其中有許多事，是不能對外人說，也無法向別人說，所以說了一句，倏然住口，又淡淡的接道：「我自己調息了一陣就好了。」

金老二道：「平兒，你認識那穿紫衣的小娃嗎？」

徐元平搖搖頭笑道：「不認識……」忽然覺得不對，又改口接道：「我和她有過數面之緣，昨夜在那莊院之中，又見到了她……」

金老二皺皺眉頭，暗道：你要不說，我還可以想出一點頭緒，你這一說我反而聽得更糊塗了。

他不知徐元平因爲說得過急，故而前言不對後語，祇道徐元平不願告訴他，當下也不再追問。

于成看看天色，說道：「相公昨天入那莊院之中，可見到『神州一君』易天行麼？」

徐元平道：「見過了，我和那上官堡主女兒動手，身受重傷，他還出手相救於我。」

于成默然不言，沉忖了良久，才嘆息一聲，道：「如那『神州一君』眞如金老前輩所說，祇怕他也不會出手救你了。」

言下之意，似是對「神州一君」其人，仍然萬分敬仰。

徐元平仰臉望天，默然不言，心中却暗想道：看那「神州一君」爲人的確和藹可親，以他那等俠氣風釆，難道眞還會做出甚麼卑劣可恨之事不成？不覺心中動搖起來。

金老二江湖閱歷何等豐富，一見徐元平神情，立時察覺他心中有了懷疑，當下嘆息一聲，說道：「平兒！昨宵『神州一君』救你之時，可有他人在場麼？」

徐元平道：「『神丐』宗濤老前輩，和上官堡的堡主在場。」

金老二略一沉吟，道：「他可是先救上官嵩的女兒，然後才動手救你，是麼？」

徐元平心頭一震，道：「是啊！金叔父怎麼會知道呢？」

金老二臉色忽然變得十分緊張起來，急道：「平兒，他在救活你們之後，可曾取出一種藥丸要你們服用？」

徐元平凝目沉思了一陣，道：「好像有過此事……」他那時間神志還未十分清楚，想了半晌，才想了起來。

金老二急聲問道：「平兒！你吃了沒有？」

徐元平搖搖頭，道：「沒有！他先把那藥丸送給上官嵩的女兒，被『神丐』宗濤搶了過來。」

金老二長吁一口氣，道：「『神丐』宗濤之名，果不虛傳，一代大俠，心胸竟然與衆不同。」

徐元平聽他連聲頌讚宗濤，不禁回頭望了金老二一眼，正待開口說話，「鐵扇銀劍」于成已搶先說道：「金老前輩此言，晚輩甚感不解，難道易天行出手救人，也是故作虛假不成？」

金老二道：「君子與小人之分，就在此處了，易天行救人之後，取出一粒丹丸，要你服用，表面之上看來，堂堂正正，其實他那一粒藥丸，乃是一種奇毒無比的慢性藥物，服用之後，緩緩侵入人體內臟，數月之後，才會發作，那時藥毒已然深浸內腑五臟，縱然是華佗、扁鵲重生，也感束手無策……」

「鐵扇銀劍」于成祇覺得由心底泛上來一股寒意，道：「此事可當眞麼？」

金老二仰天一陣大笑，道：「平兒，宗濤搶去藥物之後，『神州一君』決然不肯就此罷手，定要把那藥物重新搶了回來。」

徐元平道：「不錯，『神丐』宗濤搶得藥物之後，易天行立時出手搶了回去。」

金老二哈哈大笑一陣，說道：「如果那藥物落在宗濤之手，易天行僞善天下之名，即將被武林同道拆穿，是以……」突然臉色一

變，倏而住口不言。

他這等大反常情的神態，祇看得徐元平和于成同時呆了一呆。還未來得及出言相詢，金老二已搶先說道：「平兒，咱們走吧！」

也不待兩人回答，轉身向前走去。

徐元平看他神態之間充滿驚懼之情，不忍出言相詢，茫然隨在金老二的身後，向前走去。

于成畢竟是久走江湖之人，見多識廣，心中感到金老二異常的神態，定然有甚麼發現，立時轉頭四下張望，果然看見四五丈外草地上，有一塊銀光閃爍的牌子，除此之外，再無發現。

回頭望去，金老二和徐元平已走到七八丈外，正待轉身追去，忽然心中一動，暗道：那塊牌子，不知是甚麼東西，何不撿來瞧瞧？

心念轉動，縱身一躍，直向那銀牌飛去。

那塊銀牌相距他不過四五丈遠，一連兩個縱躍，已到那銀牌旁邊。

低頭看去，祇見那塊銀牌之上雕刻着一根白骨。

伸手撿了起來掂一掂，祇覺入手甚重，似是純銀做成。

這時，徐元平和金老二已走到十幾丈外，于成來不及翻轉過銀牌瞧看，隨手放在袋中，急步向兩人追去。

金老二脚步愈走愈快，頭也未回過一次，徐元平和于成緊隨身後，一口氣走出了五六里路，到了一片雜林旁邊。

徐元平低聲叫道：「二叔父，你想起甚麼要緊的事了？」

金老二停下脚步，緩緩轉過身來，徐元平仔細一瞧，登時心頭一震。

祇見他臉色發青，滿是冷汗，似是受到了極度驚駭一般。

于成心中甚感奇怪，忍不住問道：「金老前輩，你怎麼了？」

金老二伸出獨臂，從懷中摸出一方絹帕，擦去額邊汗水，說道：「平兒，我祇能活半日時光了，今天入夜之前，我就要死去，而且死得奇慘無比……」

徐元平奇道：「爲甚麼？」

金老二慢慢轉頭，四下望了一陣，就地坐了下來，閉目養息了一陣，臉色逐漸好轉過來，說道：「因爲我已看到『神州一君』的催命牌了，凡睹此牌之人，非死不可。」

徐元平愕然說道：「有這等事麼？」

金老二黯然道：「那催命牌乃『神州一君』隨身所帶之物，除了他本人之外，其他之人均不得擅自動用，此牌一出，必然有人要死，四個時辰之內，如若見牌之人還不自斷肢體一死，立時將被拘回，身受萬蛇慘噬，用刑之慘，世無倫比。」

徐元平暗暗忖道：看那「神州一君」爲人，和藹可親，怎生會想出此等慘酷之刑……

于成心中一動，探手入懷，取出撿得的銀牌，問道：「金老前輩所見，可是此物麼？」

這一面小小銀牌，不過徑寸大小，除上面雕刻着一根白骨之外，再無其他可怕之物，但久歷江湖，見聞廣博的金老二目睹那銀牌之後，立時臉色大變，頂門之上又滾下點點冷汗。

徐元平眼見金老二對那一面毫不起眼的銀牌竟然這等畏懼，心中大感奇怪，伸手取過于成手中銀牌說道：「一面銀牌，有甚麼可怕之處，叔父怎的這等畏懼？」

金老二目注銀牌，說道：「你把那銀牌翻轉過來瞧瞧。」

徐元平依言翻過銀牌，祇見上面雕刻着兩行小字，道：催命之牌，睹此速死。除了八個小字之外，再無其他可疑之處。

于成忽然放聲大笑，說道：「我們也見了這面銀牌，難道也要被『神州一君』拘去受那萬蛇噬體之苦不成？」

金老二嘆息一聲，道：「這我就不太清楚了，你們局外之人，是否也要受這催命之牌的約束，除了『神州一君』之外，大概再也無人知道，我曾目睹他在一宵之中，連傳六面銀牌，天色未亮之前，六人無一逃過銀牌拘捕之諭，推入蛇穴，被毒蛇生生咬死……」

忽聽于成大聲喝道：「相公快些放手，那那……那銀牌之上有毒。」

徐元平轉眼望去，果見于成拿過銀牌的左手之上，泛起一片黑氣。

金老二忽然叫道：「平兒、于兄，快些運氣閉住穴道，別讓奇毒傳到身上……」

祇聽那一片雜林之中，傳出來一個冷漠的聲音，道：「可惜爲時已晚了，那銀牌之上，塗有世所罕見的奇毒，祇要用手一摸，奇毒立時沾身，如想保得性命，快把摸過銀牌之手，齊肩斬去。」

于成低頭看去，果見一層綠綠黑氣，由左手循臂向上蔓延，不禁心頭大駭，趕忙運氣閉住左臂穴道，拔出長劍喝道：「甚麼人鬼鬼祟祟，躲在林中？」

徐元平一抖健腕，手中銀牌疾如劃空流矢一般，直向那發話之處飛去，人隨牌進，縱身猛撲過去。

但見那銀牌挾着一縷尖風，落在一片雜林密茂的草叢之中。

銀牌穿草而入，徐元平已跟踪

飛到，人未落地，懸空拍出了一掌。

一股勁猛的掌風，震得枝葉紛斷，叢草裂分。

在徐元平心中想來，這一掌定可把那發話之人逼了出來，祇要對方一現身，立時盡展所學，把那人捉住，然後迫他交出解藥，以救于成身受之毒。

哪知事情大出了他意料之外，掌風過處，草叢分而復合，但却不見那發話之人。

徐元平脚落實地，分草而入，向前搜去。

他乃毫無經驗閱歷之人，一心祇想找出發話之人，迫他交出解藥，解去于成手上之毒。

這片草叢，十分深茂，而且高可掩人，徐元平分草深入了兩三丈遠，仍然不見敵踪，不禁心中動疑，暗道：對方話聲，明明由此處傳出，難道我還會聽錯不成？

何況此草這等深茂，不論身負何等輕功之人，祇要一動，定然要發出聲響，既不聞草動之聲，又不知敵踪何處……

正在忖思之間，忽聞左側兩丈左右之處，枯草一陣嗦嗦大響。

徐元平大喝一聲，縱身直躍而起，身懸半空，突然一個轉身，直向那傳來響聲的地方撲去。

這一動作迅快無比，一閃而至，那荒草搖動還未靜止，徐元平已自撲到。

祇感一股怒火由心底直衝上來，大聲喝道：「鬼鬼祟祟豈是大丈夫的行徑？」喝聲之中，雙掌連環劈擊出手，强猛的掌風，排山般向四外湧去。

他這時功夫已然十分深厚，非同小可，但聞一片折枝之聲，繞耳不絕，斷草紛紛，四外橫飛。

他一連發出二十餘掌，才停下手來，週圍丈餘方圓以內的枯草，都被他掌力震斷，成了一片空曠的地方，但仍然不見敵人踪影。

心中正感奇怪，忽聽遙遙傳來一聲悶哼之聲，不禁心中一動，暗道：糟了，他們施用誘敵之計，把我引到此處，然後好下手對付他們兩人……

心念一動，立時縱身而起，兩三個起落，人已竄出草叢。

定神望去，哪裏還有金老二和于成的踪影。

這一驚非同小可，口中大叫一聲：「二叔父！」放腿直向原來停身之處奔去。

祇見于成雙目緊閉，仰臥在地上，手中銀劍和肩上插的鐵扇，齊丢在身側，金老二却已不見。

徐元平一望之下，立時看出于成是被人點了穴道，趕忙蹲下身去，伸手在于成身上輕輕拍了幾掌。

祇聽于成長長吁一口氣，道：「金老前輩已被人挾持去了，相公快些追去。」

徐元平接道：「向哪個方向去了？」

于成道：「向北……咱們來的方向。」

徐元平道：「那一定重又回到那座莊院中去了……」

縱身躍起，一掠二丈，直向正北追去。

他一口氣奔出兩里左右，忽然心中一動，暗道：我何不先爬上一株大樹上瞧瞧。

心念一轉，直向道旁一株大樹奔了過去，縱身一躍，抓住一條垂下的樹枝，藉勢一翻，人已到了樹頂之上。

這時，艷陽當空，視界遼闊，一目可見數里外的景物。放眼看去，祇見西面大道上，悠悠行着一輛馬車，除了那馬車之外，四下再無人踪。

他黯然嘆息一聲，躍下樹來，心中想道：這四下不少可以掩身荒草，如若他藏起身來，一時之間，如何能夠找到？

他忽然覺得世上有着很多困難的事，那些事，並非武功可以解決。

回頭望去，祇見「鐵扇銀劍」于成搖搖擺擺的走了過來。

徐元平極快的迎了上去，問道：「你傷勢很重麼？」

于成搖搖頭，道：「一時間血道不暢，大概過一天就會好了，相公可看到金老前輩的踪影麼？」

徐元平道：「沒有。」

于成沉思了一陣，道：「事已至此，急也無用，此處滿是荒草，他們隨便找個地方藏了起來，一時間也不易尋到，眼下之策，祇有先到那莊院中去，找到『神州一君』再說。」

徐元平仰臉望天，自言自語的說道：「如果她在這裏，定然會想出辦法。」

于成奇道：「相公說的是誰？」

徐元平道：「鬼王谷的丁玲姑娘，她心思縝密，足智多謀，一向料事如神。」

于成默然不言，心中却暗暗想道：我于成跑了半輩子江湖，難道眞的連鬼王谷一個小女娃兒都比她不過麼？當下凝目尋思起來。

要知人的智慧聰明，先天的稟賦極爲重要，年齡和經驗雖然增長了見識，但却不能助長才智。是以，于成想了半天，仍然想不出一個完善之策。

徐元平看他一直沉思不言，忍不住問道：「于兄，不知那動手之人，是何模樣？」（未完・廿九）

八方狙殺

新派俠義追緝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成人之美打商量　又幫擒獲惡和尚

上文提要：「索命郎君」於心忍趕到長德，夜探金龍寺，因了因大師告訴他，了智本是被五台山逐出寺的和尚，他入了姓步一夥，且在長德有個老相好，於心忍便在七孔橋等他，詎料兇僧却跑到丁家莊去作案，姦殺了莊中三個姑娘，被丁百先等五個人抓住了，於心忍提議把屍體讓給他交官府，但對方堅決要捉回去點天燈，於心忍只好動手了……

於心忍接過韁繩，這才緩緩笑道：「我本來繞向金龍嶺的金龍寺，那兒有個地道，我只要在附近隱起來，這凶僧絕難逃出我的手掌心，却不料我在山上望見勝兄對他一番整治，不及追上呢，勝兄已押着他向這邊過來了，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得謝謝勝仁兄的援手！」

了智和尚大罵道：「可恨了因幾個該死的東西，老子大把銀子讓他們用，竟還是出賣老子。」

這時丁百先往下游繞去，因爲溪水既寬又深，流水也急，一時間無法過來，才向下游繞去。

於心忍忙對勝一豪道：「這凶僧在九里灣丁家莊上姦殺三名女子，如今姓丁的正要抓他回莊點天燈呢，就職業上的一貫規矩，凶僧是要送官究辦，不合與讓他去受私刑，勝兄能否幫人幫到底的替兄弟阻擋一陣……」

勝一豪道：「那當然，我一定會幫你的，否則我何不去找『黑千歲』步超一干人去，而明知你來長德，我却趕來呢！」

於心忍道：「那就好，在下先走一步了。」

勝一豪搖手道：「我幫你，但你却必須要信得過我！」

於心忍笑道：「那當然，勝兄的武功絕不在我之下，應付丁家莊的人，我敢說，那是綽綽有餘。」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刀快不斷無罪人，力大不壓善良的，這是稍具正義感的人應有的認知，我勝一豪自也不屑於爲的。」

於心忍一怔，道：「你不殺人人殺你，難道你甘心引頸就戮不成？」

勝一豪道：「九里灣丁家莊上的人，如今的心情我最清楚，他們必欲噬這凶僧的肉，喝他的血，方稍稍消去衆人心頭之恨，如果我們一味的以武力相對抗，其結果反倒更增加他們的仇恨。」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聲冷笑，道：「這麼說來，勝仁兄是在幫倒忙了，明着把凶僧送回兄弟手中，實則連於某一起送到丁家莊一衆手中，哼，我終於明白了……」

勝一豪道：「你明白甚麼？」

於心忍毫不多思慎想的道：「你可是覺得生意上有我姓於的同你競爭，你要藉着任何可以借用的力量來打擊我，甚至消滅我，以逞你獨霸此行業或壟斷之能事，你說是也不是？」

搖搖頭，勝一豪苦笑道：「我不知於兄弟在想些甚麼，但我勝一豪心地光明，行事磊落，從不作興損人利己之事！」

冷冷一陣嘿笑，於心忍道：「你這種陳腔爛調與欺人之談，我聽得可多了，雙方在事業上的競爭，

原本就是各出奇謀，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當然，對於你剛才之言，那也只算得是欺敵的另一方法而已，不足當眞，更不足爲怪了。」

望着遠處正在過溪的五騎，勝一豪沉聲對於心忍道：「不管你信不信得過勝某，有句話我可要說明白。」

於心忍已有怒容，臉無表情的道：「你說。」

勝一豪道：「凶僧一定是你的，更一定會由你押往廣寧府衙，而你也很想得那五百兩銀子花紅，只是你却必須從現在開始，一切要聽我的。」

於心忍不解的道：「眼看着丁家莊的人追過來了，他們可是一羣十分頑固的人，一心只要拉這凶僧去點天燈呢！」

勝一豪道：「我說過，你只要聽我的，這凶僧就準定會由你押上廣寧府，否則……」

於心忍一咬牙，道：「好，就算於某明知上當，也坦然的接受一次教訓，但我會永遠不會忘記這種洋當的。」

勝一豪笑道：「當你拉馬押着凶僧走人的時候，你會記住的，而且是永遠的牢記在心中，只是你所牢記在心中的必定是心服口服透着感激，而不是滿懷恨意。」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但願如你說的，更盼是眞的。」

於是，馬蹄聲越來越近，刹時到了三人面前。

丁百先咬牙怒指於心忍，道：「姓於的，你終還是被我們追上了。」

王中馬上騰躍，人已落在了智和尚身前，手中繩子又要往凶僧脖根去套呢。

勝一豪伸手一攔，笑道：「這位仁兄，如今大可不必再如此了。」

王中怒道：「爲甚麼？」

勝一豪道：「一個脚筋已斷的殘廢之人，還能怕他再逃嗎？」

馬上的丁百先與其餘四人望向了智和尚雙足，發現一足血尚在滴，白色布襪已染滿鮮血。

丁百先怒道：「是誰幹的？」

勝一豪一怔，單鳳眼微露迷惘的道：「可有甚麼不對之處？」

丁百先怒道：「這凶僧淫徒應該在我丁家莊當衆凌遲而點天燈，在此之前，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越俎代庖的傷到他的毫髮，因爲那將會使其無法死去活來的上百次而提早死掉。」

勝一豪臉色凝重的道：「貴莊主的心情我十分明白，然而就算每日加諸他死而不能死的酷刑，又對已死之人何益，反倒徒增生者之恨，何不順應無形的天理，而由有形的國法加以咎治。」

丁百先怒指勝一豪道：「難道你與這姓於的是同路的？」

王中鋼刀一擺，高聲道：「莊主，且讓我們戮力一拚，無論如何，也得將這凶僧抓回莊人面前。」

丁百先一揮手，五個人又緩緩向勝一豪與於心忍二人圍過來。

坐在於心忍馬上的了智和尚早哈哈狂笑，道：「能看着各位爲爭奪本人這身臭皮囊而拚命，可也是人生一大樂事，哈……」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冷對一旁的勝一豪道：「直到目前，我可是一直順從你的安排，但我十分不懂，且又實在看不出你勝仁兄如何能讓我順利的押着了智和尚上路。」

勝一豪挾着雨傘環視漸圍漸近的丁百先五人，微翹的鼻尖抖動了一下，道：「等等！」

丁百先沉冷的道：「話已在口乾舌燥中說完，說絕，餘下的只有在刀光血影中各爲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拚命了，還有甚麼再好等的！」

勝一豪道：「想不到貴莊眞正具有必欲得之而後甘心的決心，也罷，且容勝某同太莊主私下一談如何？」

丁百先道：「有此必要嗎？」

趙强一擺手中銀槍，道：「別聽他的，咱們上！」

丁百先伸手一攔，勝一豪已咬牙，道：「聽了就會知道！」

金背刀交在左手倒拿，丁百先道：「好，你說吧！」

緩緩的往溪邊下游走去，丁百先一旁趕上去，手持兵刄另四人，却又是滿臉怒容而又虎視眈眈的望着於心忍，也望着馬上滿口是血的了智和尚……

馬上的凶僧了智和尚見雙方正要爲他開打呢，突然只見雷聲而未看雨下來的似要經由談判而化干戈爲玉帛，不由得粗聲狂罵道：「你們這在搞他娘的甚麼名堂，可是在討價還價的拿老子的血肉論斤兩了。」

一旁的於心忍偏頭怒視道：「如果你眞想在身上加些顏色，對我而言那只是擧手之間的事，不信的話馬上你就會知道！」

凶惡但已顯得頹廢的了智和尚怒瞪着怪眼一雙，逼視着於心忍道：「你的話老子絕對相信，而且也知道幹你們這一行的，具有高度不文明的絕子絕孫手段，說得明白些，你們比之佛爺來，其兇狠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老子心中有一百個不服氣，你小子有種，那就鬆開老子兩手，別以爲佛爺一足已殘，照樣也可以活活撕碎你！」

於心忍雙眉一挑，心高氣傲的還眞要去動手呢，趙强、王中四人早狂叫道：「你絕對不可以上他的當，且看我們莊主如何決定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一咬牙，遂又望向遠處，只見勝一豪邊說邊詳加解釋似的，盡把個雙手在比劃個沒完沒了。

終於，只見丁百先跺脚點頭，像是十分痛苦的下了個一生中最不願意下的決心，一橫身，大踏步走回來。

勝一豪緊緊的跟在丁百先身後面，似是仍然在解說着甚麼似的……

不旋踵間，丁百先與勝一豪二人到了衆人跟前來。

「於兄弟，人是你的了，只是你却一定要把人送上廣寧府衙。」

於心忍驚奇的望着勝一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會放我上路嗎？」

勝一豪道：「當然會放你走，不過於兄弟且過來如何？」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仁兄還有私語要同在下交代？」

勝一豪人往溪邊走了幾步。

於心忍也才剛剛走近他身邊。

突然間，空中悶雷似的一聲狂吼，於心忍回頭望去，便發現了智和尚翻滾在地上……

他雙手被綁，臉上血水直流不停……

就在這時，丁百先已與他的四個手下，調轉馬頭，一句話也不說的拍馬疾馳而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騰身而起，人已到了正在地上翻滾不停，且又罵不絕口的了智和尚身旁。

扭住了智和尚破衣領看，於心忍也是一驚，只見了智和尚右目已成了個血洞，原來竟是丁百先抓過趙强手中銀槍，一槍扎瞎的。

這是重傷，如果要想了智和尚不死，就得替他先行醫治，於心忍忙先取出自己傷藥替了智和尚包紮起來，回頭望去，勝一豪也已走得不知去向……

「索命郎君」於心忍怒道：「這算甚麼，明明是在躭誤我的行程嘛！」

突然聽得地上了智和尚狂笑的罵道：「小子，你別再爲佛爺費事了，乾脆你一棍子敲碎佛爺腦殼，就算死了，佛爺也會讚你一句好樣的！」

於心忍冷笑道：「現在，你更是不能輕言死去，而我也不會輕易的讓你死去，因爲有三方面的人要你痛苦的活下去，這樣才能祛除他們心中對你的怨憤。」

了智和尚暴彈而起，單足一登，人已上躍一丈有餘，然後雙肩下壓，猛然往一塊稜形大石上一頭撞去！

擰腰斜竄似豹，於心忍後發先至的雙手已抓牢了智和尚雙肩上提，一聲悶哼中，已把了智和尚拖離大石，邊冷冷笑道：「想在於某手中死，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大和尚，這死的念頭你盡早打消吧！」

於心忍終於活拖死拉的又把了智和尚拖在馬上，爲了安全，他把了智和尚雙足自馬腹下面連起來，笑道：「大和尚，你且耐心騎在馬上，只等到了長德鎭上，我會立刻給你僱上一輛馬車，讓你極爲舒坦的一路睡到廣寧府。」

了智和尚一目已瞎，痛得他額頭汗水直淌，另一目却更見凶焰暴射的厲喝道：「去你娘的舒坦吧！」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冷一笑，也不多言，拉馬疾往長德趕去。

天色眞的黑了，而且是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秋雨已住，秋風輕撫中，却吹不散漫天墨雲，迎着長德鎭上幾隻燈光走去，於心忍覺得有些辛苦……

那不只是一天一夜的辛苦折騰，如果不是昨夜稍睡，只怕眞得設法閉閉眼睛了！

於心忍絕不會擔心馬上的了智和尚會逃走，只要看他那身上的傷，如果不是個身子粗壯結實的人，只怕早已不支的倒下去了呢！

一盞風燈掛在門外，姚家客棧就在長德的街頭第一家，於心忍拉馬門外站，有個小二從裏面走出來，笑道：「客官，你住店？」

於心忍道：「不，煩你替我包些吃的，再僱上一輛騾車，我這就要連夜上路。」

小二仰頭馬上看，不由一驚，道：「你不是……」

不料小二話尚未完，早聽得馬上的了智和尚叫罵道：「王八蛋的還不快滾！」一邊獨目怒視如電……

小二一怔，旋即對於心忍道：「就請客官店內稍坐如何？」

於心忍點頭，把馬拴在馬樁上，人已跟着小二走進店內，只見他拉了一張欖子坐在門邊……

小二見於心忍拉了一張欖子坐門邊，人早已溜向後院，不旋踵間，已自灶上提了一包吃的出來。

於心忍接過吃的，邊問道：「可會找到騾車？」

小二忙應道：「有，已經去套車了，約莫着就快來了！」

於心忍隨即掏出銀子，往桌上一放，道：「不用找了，我這就在門外等着。」

小二收過銀子，忙又返身回到二門邊，早見一個身材魁偉大脚女人大步走進來，邊問道：「在那兒，你可看清楚了？」

小二苦喪着臉，道：「九娘，

天底下那會有第二個那麼幹實的大個子，而且又恁般巧的也是個和尚的！」

快步走到門旁邊，九娘扶着門往外看，不由得暗叫一聲：「苦也！」

只見了智和尚滿臉鮮血，雙手反綁，甚至脚上也傷得不輕，不由得暗罵是誰這般的作賤人，老娘絕饒不了他。

心念間，當即把小二叫到後院，問道：「你已替他僱好車輛了？」

小二道：「九娘，就是我們自己的車子呀！」

九娘點點頭，道：「叫胡魁來。」

小二早又跑向後院，不久，有一個黑漢隨他走來。

九娘低聲吩咐道：「有件事情由你替我好生辦了！」九娘先塞了一包東西在胡魁手中道：「一路上你琢磨着辦，我在家等你消息。」

胡魁把東西塞入懷中，小二早又遞過一袋酒來。

於是胡魁來到後院馬槽上拉過一匹騾子，就近套了一輛車子，趕到前面店門口。

於心忍見騾車趕來，立刻拖過馬上了智和尚，胡魁忙着把了智和尚扶進車子裏。

於心忍對胡魁道：「到廣寧府，上路吧！」

胡魁長鞭空中抖個鞭花，「叭」的一聲脆響中，騾車立即向前衝去！於心忍跨馬隨在騾車後，掏出吃的來，邊吃邊趕路，這夜雖無月光，且又是大陰天，却未能影響騾車趕路，三更天已駛出五十餘里。

就在這時候，趕車的胡魁提過酒袋，仰起臉來連連灌了幾口酒，邊對後面的於心忍道：「客官，你要不要喝幾口，趕夜路喝上幾口酒，那可是最能提神的。」

哈哈一笑，於心忍道：「好，我就喝上兩口吧！」

於心忍催馬緊趕到騾車前，伸手接過酒袋來，仰起頭來就是四五口，抹抹嘴巴，酒袋又遞還給胡魁，於心忍點着頭讚道：「不錯，是好酒。」

胡魁接過酒袋，往腰上一掖，抖動韁繩又是一陣緊趕，邊回頭望向車後面，却早已不見於心忍的影子，不由得哈哈一笑，立刻調轉馬頭，緩緩向長德鎮趕回……

回程一開始，胡魁走得十分小心，他要看看於心忍倒在甚麼地方！

只是黑暗中，胡魁竟然未曾看到於心忍倒在甚麼地方，回身望車內叫了一聲，也不見了智和尚回答，於是胡魁心中一緊張，忙趕着騾車往長德鎮上疾馳而去……

於心忍怎會突然失去了踪影呢？這位「索命郎君」究竟到了何處？其實他是……

* * *

胡魁撥馬回頭，黑夜中他絕想不到「索命郎君」於心忍會到甚麼地方去了。

原來「索命郎君」於心忍也是個千杯酒不醉的人物，但他却絕少喝酒。接過胡魁酒袋喝了幾口，尚未馳出半里遠，他已發覺胡魁酒中有問題，本能的運起內功逼住腹內酒再繼續發作，立刻一撥馬頭，斜刺裡闖入一片老荒林中，直到聽不到車聲以後，他才翻身下馬，伸手入喉一陣狂挖不停，他連下肚的醬肉也挖出來……

* * *

騾車「咕裏隆咚」馳回長德鎮九娘開的那家客棧時候，那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九娘，正在客棧內雙手絞揉着絲巾，焦急的在來回蹀躞，「胡魁這個糊塗蟲，怎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這時遠處有車聲響動，站在門口的小二已向屋內叫道：「回來了，胡魁回來了，九娘！」

「天都要亮了，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九娘邊問着伸手撩起車篷來，不由叫了一聲：「寃家，快醒醒啦！」

這時胡魁跳下車來，走到車後向九娘道：「掌櫃娘，別提那個年輕漢有多精，黑七烏八的路上，甚麼時候他離開的我都不知道。」

九娘一驚，道：「怎麼？你沒把他迷倒？」

胡魁忙回道：「我當時自已先喝了幾口酒，立刻把掌櫃娘給我的東西暗中放入酒中遞給那小子喝，明明他喝了好幾口，可是走了一段路我回頭看，却不見那小子踪影，我還以爲已經把他弄倒在路上了呢，立刻我就緩緩的回頭找去，不料連個影子也沒有，我祇得趕着回來了。」

九娘一聽，驚怒交加道：「這麼說來，你竟沒有把那小子殺死在路上了？」

胡魁哭喪着臉，道：「天太黑我沒有看到人嘛！」

九娘怒恨中，反手一巴掌打在胡魁臉上，道：「沒有用的東西，快把大師扶回後屋去。」

小二與胡魁二人連背帶扶的把了智和尚送到後面房中，九娘立刻對胡魁道：「你可要牢牢記住，馬上連車帶人找地方躲起來。」

胡魁一怔，道：「爲甚麼？」

九娘一指頭點在胡魁臉上，叱道：「十幾年道上生活你眞是白混了，也不多想想，大師已是武功不俗，沒看他那種銅頭鐵額，悍不畏死厲烈模樣，當今還能有幾個人是

他對手，如今他竟被那年輕人繩細索綁，且又打得如此淒慘，可知那年輕人絕非庸碌無能之輩，祇等他藏在暗處，迷藥失效，人醒過來，必定重找上門來，到時候你可怎麼辦？」

胡魁一聽大驚，道：「這怎麼辦？」

九娘道：「怎麼辦？趕快找地方躲起來。」

胡魁一聽不及多想，忙又走出店外，拉着騾馬就走。

九娘房中細看了智傷勢，不由心中大驚，祇見了智臉上血水尚自右目中往外流淌，滿嘴牙齒被搗碎一大半，大光頭頂上還有個大肉包，一身鞭傷，連一條脚筋也被人挑斷，光景透着淒慘而令九娘咬牙格格響。

一摸了智和尚，已到了奄奄一息光景。

九娘忙爲了智擦拭傷勢，且叫小二忙着去請大夫！

這天一早，掌櫃娘可眞正是忙得不亦「悲」乎！

* * *

還未到午時呢，這時候天空出現了奇景。

奇景是令人心情舒暢的，因爲天空中從北向南，齊中一分爲二，一半有雲，而且是雲層密又厚，另一半晴空萬里，而且又是點滴雲片也沒有。

秋陽照了半邊天，而正在爬向中天呢，遠處勝一豪騎着他那匹「烏雲蓋天」，輕快的往長德鎮上馳來……

昨夜他意外的竟住在九里灣丁家莊上，丁百先給了他善意，也是熱誠的招待。

當然他同丁百先也談了很久，否則丁百先又如何會聽他嚷嚷的。

望望頭頂上異乎尋常的景象，勝一豪臉露淺笑，緩緩進入長德鎮上，無巧不巧的在九娘開的這家客棧下了馬。

小二從屋裡走出來，笑道：「客官請進！」

勝一豪馬韁繩往馬樁槓上一纏，舉步走入店中，道：「兩個熱炒，一壺二鍋頭。」

小二擦拭着桌面，邊應道：「你請坐着喝杯茶，吃的馬上送過來。」

也就在這時候，突見一個光臉老者，手中提了個小木箱向外走來，掌櫃娘緊跟在老者後面，邊低聲而又焦急的問：「七爺，你看他這傷勢……」

叫七爺的老者搖搖頭，道：「他身子骨好，換了旁人，祇怕早就……唉，總是已經殘廢了。」

掌櫃娘忙又問道：「這個我知道，不過……」掌櫃娘突然發覺尚未中午，店中已有了客人，馬上住口不言的跟着叫七爺的老者走出來。

就在二人快到門口的時候，突然那位老者停下脚來，回頭對掌櫃娘道：「眼傷最重，妳要小心替他換藥，得空我會再過來的。」

掌櫃娘相當機警的望了勝一豪一眼，把老者忙着送出門外，這才匆匆又轉回後面去了。

勝一豪絕未想到了智和尚已被這婆娘救回來，因爲他絕對信得過「索命郎君」於心忍的機警與武功。

然而他在聽了老者的話以後，心中還是一動，不過這時小二已送上酒菜來，勝一豪就沒有再多想了。

不旋踵間，勝一豪風捲殘雲的把酒菜全掃入肚裡，立刻騎馬走出長德鎮。

勝一豪原本是要找「賊大王」梁上君去的，但他在幾次與「索命郎君」於心忍相遇以後，忽然發現這於心忍還稱得上是位俠義中十分執着的男子漢，值得他伸手拉他一把，所以他又回頭追下去了。

當然，勝一豪知道，於心忍絕對是往廣寧府去的，同時他也相信於心忍經過這次風浪以後，應該多少會知道他勝一豪的爲人了。

勝一豪輕鬆的不疾不徐往前趕路，金龍嶺早已過去很久，而眼前却又是起伏不斷的崗巒與荒林……

清脆的鳥聲自林中啾啾不斷……

一聲馬嘶，却令勝一豪吃了一驚，忙着舉首望去，却又林深葉青，難以看見馬聲起自何處，但那是一聲馬叫是絕對一些不差的！

調過馬頭，勝一豪緩緩往林中馳進。

他馳進得十分小心，不時的他會彎腰伸手拍拍胯下的「烏雲蓋天」，單鳳眼則精芒熠熠向四週梭巡不斷……

漸漸的，前面一處陡崖下，荒草人高而松樹參天中，祇見兩個灰影交互着跳動不已，一匹健馬，却後蹄翻踢不斷，口中尚且噴出白沫來。

勝一豪見這光景，急忙大喝一聲縱馬撲將上去。

兩隻猶似小牛般的大灰狼，見有人狂叫着騎馬衝到，嗥叫一聲夾着尾巴竄入荒林中。

勝一豪細看那馬，不由一驚，那不正是於心忍的棗紅馬嗎？那麼「索命郎君」於心忍呢？

隔着一棵樹幹，草中正躺了個人，勝一豪一眼就認出正是於心忍。

翻身落下馬來，勝一豪縱落到於心忍身邊，正看到於心忍口吐白

沫，沉睡不醒呢。

一聲冷笑，勝一豪道：「如果眞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話，於兄弟呀，我實在看不出你會有甚麼後福可言！」邊雙手拖起於心忍扶到他那棗紅馬背上，然後自己也騎上馬，直往附近一條小溪邊馳過去。

勝一豪一把將於心忍的頭按到冰涼的溪水裡，而令於心忍悶哼一聲施力的仰起頭來。

「噗」的一聲，吐出一大口水，於心忍昏頭轉向的大叫一聲道：「怎麼回事？」

緩緩站起身來，勝一豪望着仍然歪跌在溪邊的「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怎麼一回事？那要問你呀？」

「索命郎君」於心忍用力搖晃自己那發脹的頭，突然間他彈身而起，道：「我想起來了，勝仁兄，大恩不言謝，我得趕回長德鎮，後會有期！」說着就要上馬離去。

勝一豪伸手一攔，道：「別謝我，要謝該謝你這匹馬。」

於心忍一楞，道：「勝仁兄的話我不懂！」

勝一豪笑道：「不是你不懂，而是你不知道，因爲你在草窩中睡得可舒坦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夜半時候我上了小人當，是我發覺得快，趁黑暗中橫裡往林中衝去，直到我嘔出一地而昏倒在地，以後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勝一豪道：「原來是這樣子的，祇是我由這兒經過，聞得馬嘶，才入林一看究竟，發覺有兩頭野狠正與你這匹馬纏鬥不休，想是你的馬爲救主而拚命，口中直流白沫不斷呢！」

於心忍一聽伸手撫摸馬頭，邊又道：「但如果勝兄不來支援，於心忍還是難逃大限。」

勝一豪突然想到甚麼，自語道：「難道會是他們……」

於心忍道：「勝仁兄已發現甚麼了？」

勝一豪道：「有個老郎中自那家客棧中走出來，我似乎聽得他說是有人殘廢，如今想來，可能就是那凶僧被人救在客棧中了，而且是個高大女人。」

於心忍咬牙道：「我饒不了他們的。」翻身落在馬上，又道：「看我怎麼折騰他們吧！」

勝一豪忙道：「我陪於兄弟去。」

「索命郎君」於心忍伸手一攔，道：「不必，已經躭誤勝仁兄不少行程了，那還能再敢勞動你的大駕。」

哈哈一笑，勝一豪道：「可是怕我搶走你的大和尚？你放心，勝某絕非那種見財起意而不顧行規與道義之人。」

於心忍一聲苦笑，道：「勝仁兄如果這麼說話，那就太過傷在下的心了，如果勝仁兄眞的放棄去找『賊大王』梁上君一同前去，在下自然十分歡迎。」

勝一豪笑笑，道：「我發覺於兄弟很着重賺銀子嘛！」

於心忍道：「難道勝仁兄不是專爲銀子而拚命？」

勝一豪面露神秘微笑，顧左右而言他的道：「回轉長德鎮，可得快馬加鞭趕，晚了那女人把凶僧藏在他處，給你來個死不認帳，你又能奈她何！」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哼一聲，道：「祇要我找到那個趕車的，還怕她不承認。」

於是，勝一豪與於心忍二人縱馬疾馳，也祇是一個更次，兩個人已見前面燈火，長德鎮已不遠了。

勝一豪馬上對於心忍道：「你我何不來個夜探客棧？」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是我想法，不謀而合，且找地方把馬匹藏起來吧。」

* * *

一盞風燈，上面貼了個姚字。

不錯，這正是姚九娘開的姚家客棧。

二更天還未到呢，姚家客棧後院裡有個女人，她一手拉住小二手臂，低聲吩咐道：「快叫胡魁把騾車趕到後門口，小心別人發現。」

小二回道：「胡魁已經躲起來了。」

九娘沉聲道：「去找呀，你是死人！」

那小二無奈的點頭道：「好，我去找！」說完反身就走。

姚九娘抽身又回到屋子裡，且把房門關上。

床上的了智和尚喘息着問：「是老九嗎？」

九娘忙趨前低聲道：「你眞能馬上走嗎？看你傷得如此重。」

了智和尚粗聲而獰厲的道：「這點傷我還撐得住，奶奶的，如今道上出現對頭尅星，而且是兩個，全都是心狠手辣不亞於我們，陰險詭詐更高人一等的活閻王，我得趕着去把這消息向魁首稟報，那還顧及自身傷痛。」

姚九娘道：「你們魁首身邊能人不少，就算出現這麼兩個殺手，也不會放在步爺眼裡，以我看，你還是先養傷要緊。」

冷哼一聲，了智和尚道：「那個姓於的小子也祇被胡魁迷倒，但倒在何處？人是死是活，大夥全不知道，萬一他沒死而又找來，我的老九呀，妳該怎麼辦？祇怕連妳也全跟着完了。」

姚九娘冷笑，道：「如果你不堅持上路，胡魁同騾車藏得嚴實，那小子就算找上門，老娘給他一推六二五，他能拿我姚九娘如之奈何。」

了智和尚道：「你別低估那小子，就算當年姚老二在世的時候，也無半點能耐對付，妳還是省省勁吧。」

姚九娘道：「這時候你提我那死去多年的老鬼幹甚麼。」

原來這姚九娘當年下嫁給桐柏姚二，但自姚二死後，姚九娘才領着兩個親信，拿出積蓄就在這長德鎮上開了一家客棧，前不久他結識了金龍寺了智和尚，兩個人打得十分火熱，連「黑千歲」步超幾次三番召他，了智都是推三說四不即趕去。

就在這時，小二匆匆自外面奔回店中。

門外面已是天黑一片。

輕叩着窗戶，小二在九娘房外道：「掌櫃娘！」

一聽是小二的聲音，姚九娘閃身來到門口，道：「找到胡魁沒有？」

小二低聲道：「正在賭呢，我找他來的時候他可是一肚子的不高興。」

姚九娘道：「快去弄些吃的放在車上，眼放尖些。」

小二應着走了，姚九娘這才來到床前，道：「我還是反對你去，却也知道攔不住你。」

了智和尚道：「車來了，叫他們扶我一把。」

就在姚九娘屋子裡正張羅呢，胡魁已走進來，道：「掌櫃娘，昨夜沒走了，今晚又要上路，我眞怕碰上那個年輕人。」

了智和尚道：「這時候沒見那個王八蛋找來，一多半是死了，咱們這就連夜入山，祇要走上個百里就不怕那小子了。」

胡魁忙道：「那就快走，往西進山區，祇怕有幾處山道難行呢！」

姚九娘塞了一錠銀子給胡魁，道：「好生照顧着大師，回來我有賞。」

* * *

又是那輛騾車。

依舊是胡魁趕車。

不過這次可並非是往東走，而是西入桐柏山。

望着騾車遠去，小二陪着姚九娘走回後屋裡，姚九娘道：「我心裡在想，昨日大師走時，我祇是打算如何才能救他，而今日送他上路，好像他一去不回頭似的。」

小二笑道：「這就叫牽腸掛肚心上人，誰遇上都是如此。」

然而姚九娘又如何會知道，胡魁才把騾車馳出長德鎮沒有多久，就出了事。

原來於心忍與勝一豪二人在快到長德鎮時候，二人互打手勢，早把坐騎藏於附近林中。

二人一路展開輕功直躍上姚家客棧的後面馬廄，於心忍未看到騾車，就在正要轉向客房中的時候，也正是姚九娘呼叫小二去找胡魁的時候。

於是黑暗中於心忍衝着附近的勝一豪一打手勢，接着露齒一笑，躍出客棧外。

「勝仁兄，你我來得可眞是時候呀！」

勝一豪點頭，道：「這就叫下民好虐，上天難欺，一個惡貫滿盈的人，大限一到，怎麼也逃不掉的。」

於心忍望着姚家客棧門口掛的那盞風燈，咬牙道：「祇等騾車上道，我去收拾那個婆娘去。」

勝一豪搖頭道：「對於一個開棧的婦道人家而言，她見少識淺而不知分寸，總以爲自己可一手遮天，不過其罪應不至此，饒了她吧，於兄弟。」

「索命郎君」於心忍道：「勝兄替她求情？」

勝一豪淡然一笑，道：「上天也有好生之德呢！」

於心忍咬咬牙，道：「太便宜她了。」

就在這時候，黑暗中一輛騾車從街頭走向鎮西。「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笑一聲，道：「大山裡窩了個匪首步超，不過這時候我們可不能找去，當然更不能叫凶僧上山。」

勝一豪點頭道：「原來你的消息也十分靈通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哈哈一笑，道：「彼此，彼此，你我同行，心照不宣。」

勝一豪滿面笑意，道：「車已出鎮西去，於兄弟意欲如何下手？」

「索命郎君」於心忍毫不考慮的道：「原車押人送上廣寧府去。」話聲中他把韁繩交在勝一豪手中，又道：「勝兄且請先行，我去把車子調頭，那個黑漢見了我不知是個甚麼做像？哈……」

勝一豪望着「索命郎君」於心忍振臂衝向黑暗中，搖頭自語：「是個可塑之材。」

* * *

胡魁騾車駛出長德鎮外，四顧無人中，他稍覺安心的揮鞭往迎面大山中駛去，不久正駛近一片竹林，胡魁也許因正在賭的時候被小二叫回去，故而尚未吃晚飯，這時就着小二送到車上一包乾糧滷肉，隨手抓了一塊塞在嘴邊啃着，邊問車內了智和尚，道：「大師父，要

你看，咱們入山以後還得走多久才會趕到地頭上？」

胡魁問了兩聲，見車內沒有回音，掀開車門帘，發覺了智和尚正在鼾聲雷動，不由一笑，道：「睡着了就不覺身上傷痛，要說大師父可眞結實。」

突然間，一團黑影一閃而落在車門前，緊貼身子的坐在胡魁身邊來。

胡魁一驚，正要叫喊，好快好亮的一把匕首已貼在胡魁喉頭。

沒有說話，因爲一個嘴巴張開而又閤不攏的人，是不會吼出聲音來的，胡魁就是這個樣子。

「索命郎君」於心忍把頭一偏，示意胡魁把騾車調頭。

胡魁連忙輕點着頭，手中轠繩一圈一緊，拖車的騾子立刻偏頭轉身，把騾車又往回拉。

睡在車內的了智和尚，兀自還在鼾聲雷動呢！

於是，騾車又從長德鎮上急速的駛過去，也許天色太晚，未曾引起人們注意，連姚家客棧的人也沒人出來看上一眼而使得胡魁的第一個希望落空。

沒人來救他，胡魁就得自己設法救自己。

騾車離開長德鎮越遠，胡魁心中明白他的危機就會越大，如何設法逃走，大概也祇有在這黑暗中進行了。

夜風蕭瑟，荒林如墨般黑漆一片，就在駛離長德鎮一個時辰的荒道上，胡魁趁於心忍前後梭巡不停中，突然不哼一聲，丟下轠繩縱落車下，一頭衝入林中。

在這樣荒野僻地，要想去追趕一個人，對於心忍而言，那是十分容易的事，不過難就難在夜無月色，林深墨黑，然而於心忍也正要躍下車去的時候，已望見前面不遠處的勝一豪在向他招手不迭。

於是，於心忍打消了抓胡魁的念頭，忙抓起轠繩來穩住騾車。

刹時已到了勝一豪面前，於是二人相視一笑，相繼直往廣寧府趕去。

車聲轆轆，直到天色破曉，才聽到騾車內了智和尚粗聲呼叫，道：「怎的還未進入山道？」

於心忍彎着聲音道：「快了！」

了智又問道：「天亮多久了，快將九娘準備吃的拿來，我好餓！」

於心忍伸手在車轅門邊掛的包袱內掏出一塊大餅，抖手丟入車內，道：「省點吃。」

突然間，了智問道：「附近怎的有馬蹄聲？」

「索命郎君」於心忍望了一眼車後面的勝一豪，扮個怪臉，邊對車內道：「大師父躺着別動，官道上行人走馬乃是常事，祇要大師父不伸頭出來望，一切天下太平。」

了智原本是要伸頭觀看，但在於心忍的裝腔下，邊啃着大餅，邊低聲吩咐道：「老胡啊！你小子眼睛可要放亮，可別被人看出端倪來，須知今日一過，才能安全呢！」

「索命郎君」於心忍還眞想笑，但他還是啞着聲音道：「安心，錯不了的。」

於是，又走了將近一個時辰，「索命郎君」於心忍捏着鼻子小聲又問：「大師父，聽說你們魁首步爺武功機智具都高人一等，這可是眞的嗎？」

半晌，車內了智和尚才回道：「你小子問這些幹甚麼？」

於心忍仍然捏着鼻子道：「好奇嘛，反正路上沒事幹，說說話也是好的。」

了智和尚道：「想着也會知道，魁首若無過人之處，他又如何能統領着我等奔殺在十萬荒山中無敵手。」

於心忍應道：「說得也是。」祇是這句話他忘了捏鼻子，而使得車內的了智和尚一驚之下，忍住傷痛而撐起身子拉開車帘向外看去。

「你……」

「索命郎君」於心忍低頭回看，咧嘴一笑，道：「我怎麼啦？不是好好的？」

了智奮力想爬起來，却因一足已殘而咧嘴倒下來。

「索命郎君」於心忍嘿嘿一笑，道：「大和尚，你該十分清楚，一旦落入我於心忍之手，最光棍的表現就是同我合作，否則那是給自己製造痛苦。」

車中了智和尚破口大罵道：「奶奶的，這個臭婆娘眞不會辦事，就這麼一件稀鬆平常小事，她竟也會辦砸鍋。」

「索命郎君」於心忍冷笑道：「那女人對你大和尚而言，已經是推心置腹，仁至義盡的照顧你了，祇可惜你這淫僧，捨棄那婆娘的溫柔之鄉，却偏要去打野食而找新鮮，你這是自作孽不可活，反倒罵起那女人來了，眞的是良心早已餵狗了。」

了智狂怒的叫道：「你把她怎麼樣了？」

於心忍道：「這個節骨眼還替你那個姘頭操心呀！哈……」

了智突然憤怒的一把拉下車門帘來，便又看到附近馬上的勝一豪，不由破口大罵，道：「他奶奶的，原來是你這小子橫插一腿，壞了佛爺的事情。」

（未完・六）

上文提要： 令狐爽穿着「金絲軟甲」過了劍陣後遇到長孫玫瑰，一句「妳這麼美的女人男人放一邊不追求」救了他，而西門風也見到了妻女，可惜鳳仙嫌他當花子頭……西門風送令狐爽去清風谷，小龍山口碰到馬魁女被席大、吉方二人圍毆，只因二人尚明大義沒去投靠滿人，令狐爽才放了他們一馬。西門風送令狐爽至谷口，並事前告訴他四邪的毛病……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　棄　疾・文
可　飛・圖

歪歪小爽哥

八卦洞中學刀法　臨走吼聲探消息

公羊山道：「這一次爲甚麼不把寶物拿來，這一回爲甚麼叫咱們失望？」

令狐爽道：「各位師父呀，首先我是想把寶珠拿來，先交學費的，可是這不公平呀！」

申屠艮叱道：「公平？」

「是呀，我同宇文師父、東方師父、司馬師父，還有那夏侯師父們習功夫，均是學會了功夫才奉上一顆寶珠，一方面這樣也好看，別叫外人以爲師父們爲了寶物才教我，另一方面，也是我誠心誠意的奉上，這樣一來，我送得眞誠，師父們收之心安理得！」

他笑笑，又道：「我如果先奉上寶珠，一旦我宇文師父四人知道了，罵我混帳王八蛋，罵我厚此薄彼，爲甚麼不先送他們寶珠，要在教會以後才奉送，而對你們四位先送，這不是惹你們雙方不快嗎？」

申屠艮四人怔怔的未開口！

令狐爽又笑了：「所以啦，小子我暫時把寶物保管着，只要那一位先把本事教了我，我這就快馬加鞭回去終南大山，爲他取回一顆來！」

他帶着神秘的又道：「天下只有那麼幾顆龍目珍珠，那可是神仙也眼紅的寶物，價值連城呀！」

申屠艮忽的一聲大叫道：「算你小子有理，回去山腹中去吧，打從今天起，我先教你！」

這位「秦川老怪」就是性子急，他大聲吼着。

上官文道：「不，我先傳他一套刀法！」

公羊山道：「這是甚麼話。」

公冶長道：「不如叫這小子選，他喜歡誰，誰先教！」

令狐爽道：「四位師父呀，我喜歡你們四位，不如你們猜拳行令，誰贏誰先教！」

申屠艮道：「這小子果然讀過幾天書，腦袋瓜子到底他娘的不一樣，好主意！」

這四邪果然圍在一起划拳了！

四個人划拳聲音大，鬧了半天才有個結果。

結果是，申屠艮第一名，依序是公冶長、公羊山、上官文。

上官文回頭走，轉個山彎人不見了。

公羊山臨去罵一句：「操他娘！」

公冶長對申屠艮道：「老傢伙，你要開個速成班呀，三天你就教會他！」

申屠艮一聽哈哈笑了。

只見公冶長在令狐爽的頭上拍了一把掌，笑道：「好好的學，學會了去殺人！」

令狐爽道：「而且是殺好人！」

公冶長一怔，道：「放屁，爲

甚麼你要殺好人？」

令狐爽道：「因爲好人太多了，顯得師父們沒面子，因爲師父們是……惡人嘛！」

公冶長大怒，伸手要拔刀，令狐爽急搖手，道：「惡人也是不得已呀，那個惡人天生是惡人？」

公冶長道：「要說爺們是逼上梁山的好漢！」

令狐爽道：「對對，我就是這意思！」

公冶長笑了。

只見他雙目的藍芒猛一厲，雙肩一晃人走了。

申屠艮樂歪了。

「徒兒呀，你已習了宇文道姑幾人的功夫了，是不是？」

令狐爽道：「他們十分的熱心，認眞的教我，令我十分的感動。」

申屠艮道：「我也會叫你感動的，哈……」

令狐爽道：「如果經過考驗，你眞的令我滿意，這第一顆寶珠我要精挑細選的弄一顆送上師父。」

申屠艮嘿嘿笑了。

「你小子只要有艮心，我是定把我的刀法傳了你，叫你在江湖上萬夫莫敵。」

令狐爽忽然想起一個人，那個人至少刀子頂上他身上有三次，出刀之快嚇死人。

那個人就是「八指快刀」荀五。

令狐爽道：「師父，你說叫我在江湖上萬夫莫敵呀！」

「不錯！」

「我想問問師父，有個玩刀大豪，不知師父可知道這個人嗎？」

申屠艮不悅的道：「江湖稱得上大豪的人只有四個，就是我們四聖！」

「四聖，四邪聖？」

「不要邪字，四聖！」

令狐爽笑笑，道：「其實加個邪字才有威風，叫人聽了心裡怕怕！」

申屠艮道：「閒屁少放，你說的大豪叫甚麼名，他的年紀有多大？」

令狐爽道：「他是個白髮小老頭，名字叫荀五，人稱他『八指快刀』，你……」

「哈……」

申屠艮一聽之下大笑，笑得令狐爽也莫名其妙。

「師父，你笑甚麼？」

申屠艮盡力收住笑，道：「你說別人不一定爲師的知道，荀五呀，小子……」

「師父認識他？」

申屠艮道：「當年師父在江湖上奔馳，遇上了這傢伙，三招兩式的砍下他一根手指頭，哈……手下敗將呀！」

令狐爽一聽樂了！

「好，好，師父呀，你就教我那一招，只要眞管用，一顆龍目珍珠你賺進荷包了！」

「哈……」申屠艮大笑。

賀蘭山有山洞，賀蘭山的山洞比終南大山或秦嶺的山洞還多，還壯觀，而且有幾處山洞還有大名。

像盤龍洞、盤絲洞、臥虎洞、九宮八卦洞。

這中間就是九宮八卦洞最神秘。

當年，通天教的最大分壇就設在這九宮八卦洞中。

申屠艮就是把令狐爽帶到了九宮八卦洞中的。

令狐爽很新奇的跟在申屠艮的身後走，聽着申屠艮的交代。

「小子，你進了洞中之後，只能在我告訴你的範圍內活動，別的地方絕不可以隨便跑。」

令狐爽道：「這是爲甚麼？」

申屠艮回身一巴掌，打在令狐爽的頭，叱道：「從現在起，你不許問爲甚麼，你只有聽話，叫你幹甚麼你就幹甚麼，娘的，當徒弟就得像個徒弟。」

令狐爽急忙點頭應道：「是，是！」

他心中可在罵：「操你老娘！」

* * *

從一處絕壁斜處走進洞中，令狐爽就用盡心計的記着他走過的地方。

只不過走走轉轉，轉轉又彎彎，三五次之後就亂了，令狐爽被帶着走了個迷糊三十六章，早已難分東南西北了！

洞中是乾燥的，石壁也相當光滑，大部份的光綫是鑿了壁洞由外面射進來的。

當然，有些地方却高掛着長明燈。

令狐爽很想開口問，問一問還有多少遠，但他又不敢問，當然是怕挨巴掌。

令狐爽正走着，忽的前面吹來一陣風，頓覺十分的心神舒暢。

申屠艮回過頭來，對令狐爽道：「小子，快到了，我就住在這天貴宮，地方雖不大，可是洞天福地，神仙之境，去了就知道！」

令狐爽道：「是，師父！」

申屠艮哈哈笑了。

「小子果然靈光，一巴掌就把你打得服服貼貼了，哈……」

令狐爽道：「猪才喜歡挨揍！」

前面忽然一亮，只見一個小小天井式的通天大洞，眞絕佳之仙境也，陽光自百丈高的上方，像個面盆般的空間照射下來，四週山壁上盡是各色蘭花，美不勝收，從上方壓下一股一股的山風，便也把那絕妙的花香吹送下來。

令狐爽忍不住地用力吸了口香氣，那申屠艮已走進一個洞室中了。

令狐爽要跟進去，申屠艮喝住了。

「你站在洞石外別進來。」

令狐爽忙把一腿再抽回來，道：「是，徒兒不必去，徒兒在洞外侍候師父。」

他話剛說完，「呼」的一聲響處，一件東西拋出來了！

「撿起來，那是一根二尺長鐵棒，很重的！」

令狐爽接過手中，是覺得很重。

忽聽申屠艮又道：「用你的雙手，單足獨立，把這鋼棒在手上甩動着，一個時辰不許停。」

「師父，這就開始練功呀！」

洞中一聲低吼：「想挨巴掌不是？」

令狐爽不問了，他單足獨立甩鋼棒。

他心中不是味道，這邪魔是不是在整他的寃枉。

令狐爽心中不自在，可是進來這九宮八卦洞，就算想走出去也難了。

令狐爽枯躁的在這天井洞下甩鋼棒，半個時辰之後，他忽聽洞室中申屠艮哈哈笑。

「太好了，妳今天這模樣令我開心。」

令狐爽一聽，怪了，這分明不是對他說的話呀，難道還有別人在？

他甩着鋼棒仔細聽，洞室中傳來嚶嚀聲，好像裡面有人聲……女人的聲音在嚶嚀。

於是，令狐爽想到了西門風對他說的話，四邪各自有不同的女人享用。

令狐爽木然的笑了。

是，石洞中傳來哈哈笑，還是申屠艮笑得多，也有哎唷叫，叫的人當然是女人。

在那種地方，那種光景之下，女人的叫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過份的虐待，吃不消才會叫出聲，另外一種便是太過愉快了，叫的是撒嬌與逗趣。

只不過這光景對於令狐爽而言，他是個門外漢，未曾經過這一關。

令狐爽只專心練功。

就算他心中有不高興，他也只有練，不能問。

就好像他在終南山老龍洞中過的日子一個樣，吃的盡是令他莫名其妙的佳餚，可就是不知道這些好吃的東西是怎麼來的，誰人做的，何時送到。

令狐爽只有在洞石外的絕壑天井下練功與休息，便是睡覺也在這兒，他甚麼地方也不能去，甚至申屠艮的洞室中甚麼樣的擺設，他也一樣的不知道。

當然，令狐爽經常聽到申屠艮同女人在他的石室中目中無人，肆無忌憚的作樂，好像這兒只有他們男女兩個人，而忘了室外還有個令狐爽。

* * *

同樣的動作，同樣的那根二尺鋼棒，令狐爽甩了一個月，而且整整一個月，他每天有十個時辰作同樣的動作。

漸漸的，他有些不耐煩了。

這天寅時，忽聽石室中傳來申屠艮的聲音。

「你回去，回去，娘地，老子還有工作吶！」

「嘻嘻嘻，爺呀．同你在一起，眞叫人快樂！」

這是個細聲細氣的女子聲音，這聲音絕不是北地胭脂，那是蘇杭姑娘的味道。

申屠艮道：「不嫌老夫年歲已大？娘的，老夫乃八仙中的漢鍾離呀，哈……」

女子嗲聲嗲氣的道：「爺，你看着灰髮蒼蒼，白髯飄胸膛，可是你上得床之後，比個金槍不倒還厲害，人言吶，葛條瓜做梨淹……看着不値吃着値，嘻……」

「哈……去去，三天後再來！」

那女的大聲吻着，道：「不用交代我會來！」

於是，申屠艮閃身出來了。

申屠艮也看到了令狐爽。

「小子啊，練得如何了？」

令狐爽道：「我用力甩了一個月，甩的盡是這一招，我他娘的覺得你在整我呀，花了那麼昂貴的學費，我來找罪受不是？」

申屠艮臉色一厲，但忽又哈哈笑了。

「哈……小子，你懂個屁！」

令狐爽道：「不懂才會被你整寃枉！」

申屠艮道：「小子，我的刀法之最，是在那一招叫『流星殺』絕活，叫你練這反手甩鐵棒，無他，是叫你在出刀殺人之時，比別人快上一點點。」

他嘿嘿冷笑，又道：「別看只快上一點點，那就足以殺死幾個敵人了，苦練的目的，就是叫你爭取那麼一點點快的訣竅，娘的，你該懂了吧！」

令狐爽道：「師父，我還要練多久？」

申屠艮道：「今天開始，我教你如何使用這一招『流星殺』，你可得用點心！」

忽的，祇見申屠艮自手上拔出一把利刀，他見刀臉色就立刻變得冷酷！

玩刀之人，永遠有這個反應！

申屠艮冷酷的看着手上泛青色的利刃，重重的道：「刀走斜槍走直，正面出刀易閃避，反手旋刀不易躲，這一手流星殺，正是反手回殺之最！」

他比劃着，又嘿嘿一笑，道：「這一刀就是當年老夫削了苟五一指的那一招！」

令狐爽一聽，立刻來了精神！

祇見這申屠艮提左足，側右轉，刀指左下方，看上去是個刀勢已走老的架式，然後就是一道光弧劃過來，端的快如流星，十分意外。

令狐爽就是甩了一個月的鋼棒，甩的就是這反手一招！

令狐爽早已有了武功强靭根基，他祇一看便明白了！

於是，他接過申屠艮的刀，笑笑道：「師父，咱們來過這一招！」

申屠艮道：「你至少練上三天才會這一招！」

令狐爽道：「那得先餵我出刀的方位呀！」

申屠艮道：「此招乃老夫所創，小心我拿下你的刀！」

令狐爽道：「試試！」

申屠艮道：「小子，就是這一招，你對老夫下刀吧！」

令狐爽忽的旋身，他旋動身子原地轉，第三圈他已雙足離了地，口中叫了：「師父，小心！」

「咻！」

果然，他用的正是那一招「流星殺」！

祇不過當申屠艮去抓他刀的時候，突覺手背一涼，大吃一驚往後跳，他也火大了！

「你小子……這一刀……」他低頭看手背，完整的一點也不痛！

令狐爽笑了！

「師父，怎麼樣？」

「你剛才這一刀……」

一笑，令狐爽道：「我怎麼會刺傷自己的師父呀，我是有艮心的人呀，弑師之事我不做，那是王八蛋們幹的事，所以我把刀反着拿，刀背抹過師父的手！」

申屠艮怔怔的道：「眞天才兒童也，有擧一反三之能，娘的，我這裏肚子一咕嚕，你就會知道我是要拉屎還是要放屁！」

令狐爽笑笑，道：「師父，我是不是學成了？」

「成了，成了，太好了！」

令狐爽道：「就是這麼一招？師父，你不覺得應該多教我幾手絕活？」

申屠艮叱道：「眞他娘的人心不足蛇吞象，你還不滿意呀！」

令狐爽道：「師父，你的意思是……」

「龍目珍珠，快送老夫一顆來！」

令狐爽道：「行，我這就快馬加鞭去取珍珠，祇不過，徒兒來此八仙洞中一個月，還不曾參觀過，師父，是不是你帶我參觀一遍如何？」

申屠艮一聽大怒，叱道：「休想！」

令狐爽笑笑，道：「祇不過石頭洞，這個洞，那個洞，死洞活洞，看一看也不許呀，這要是我有一天回來給師父收屍我找不到，也盡不了孝呀！」

申屠艮一聽大怒：「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是巴不得爺們早死呀，哦操，爺們正在修行那長生不老之術了！」

令狐爽道：「果眞如此，老祖先們留下的話才眞的是放狗臭屁了！」

「甚麼老祖先留下的話？」

令狐爽道：「地不長無根之草，世間無長生之人呀！」

申屠艮雙目一厲，叱道：「那是至今還沒有人習到眞正長生之術的人！」

令狐爽道：「師父呀，這幾年江湖窮混，可也混醒了我的夢！」

「你的甚麼夢？」

令狐爽道：「當年師父們去了虎牢關，我還眞把師父們當成了八仙，求你們收我當徒弟，可是……」

「可是甚麼？」

「可是你們並非眞八仙，而且這世上根本沒有眞八仙，那祇是人們寄於幻想的故事，誰見過眞的八仙呀，江湖上無人見過，江湖祇是現實，而現實就離不開刀了！」

申屠艮冷笑道：「小子，老夫小覷你了！」

令狐爽道：「師父，你放心，我是個有艮心的人，我可以罵別人祖奶奶，我不會也不敢罵你不是人！」

申屠艮道：「你敢！」

一笑，令狐爽道：「我不但不敢，而且還打算馬上回去終南山中，取來寶珠孝敬你！」

申屠艮呵呵笑了。

「還算你有艮心，小子，過兩天吧，我把出刀的竅門傳了你，你就知道你的學費沒白花！」

令狐爽道：「出刀的竅門必重要。」

「那當然了，刀出見血，那是敵人的血，如果刀出流的是自己身上血，就不叫竅門了。」

令狐爽笑了。

申屠艮果然認眞的擧刀示範，他甚至出手把令狐爽的姿式擺正確，刀尖與刀把之間的捏拿，也一樣的加以指正，令狐爽頓時覺得他有些憑艮心辦事了！

＊　＊　＊

天下不論幹甚麼事情，祇要能捏拿住竅門，也就能達到藝術境界！

這話是申屠艮說的，因爲申屠艮年紀老，經驗多，他對令狐爽說：「小子啊，出刀就要追求完美，那是一種藝術，當敵人的鮮血飛灑的利那間，你會覺得自己有了至高無上的成就感！」

令狐爽道：「刀割在自己身上就沒有這種成就感了，對不對？」

申屠艮一瞪眼，道：「所以你要用心學！」

令狐爽笑道：「開玩笑，我當然不想被人殺死，我還要接師父們的衣鉢吶！」

申屠艮道：「少來，師父們不需要有人接衣鉢，師父們在修練吶，哈……」

令狐爽這三天苦練那招「流星殺」，申屠艮幾乎是廢寢忘餐的傳授，令狐爽不放鬆每一刻，他修成了，而且出刀就是滿天星！

申屠艮在第三天晚上才對令狐爽道：「好了，好了，你可以去拿你的寶物了，我送你出去！」

令狐爽道：「你叫我連夜走？」

申屠艮道：「而且還要很快回來！」

「師父，咱們這是公事已畢，我可不可以問點私事？」

申屠艮叱道：「滾！」

一怔，但申屠艮又道：「小子，我可以明白的告訴你，便是傳了你這一手絕活，有一天你想造師父的反，小心你的小命完蛋！」

令狐爽道：「我怎麼會造師父們的反呀！」

他摸摸自己的後腦，又道：「我這兒就缺少像師父們的那樣一根骨頭！」

「甚麼骨頭！」

「反骨呀！」

申屠艮雙目一厲，咬牙了！

令狐爽急忙搖手笑：「開玩笑，開玩笑！」

申屠艮仍然憤怒的叱道：「小子，世上有許多人死在兩片嘴巴上，你少開這種玩笑！」

令狐爽道：「下回不敢了！」

申屠艮道：「跟我走！」

他帶着令狐爽往洞中走着，又是左轉轉右拐彎，走得令狐爽暈頭轉向！

令狐爽一邊走一邊想到一件大事情，那可是他決心要辦的事情！

那件事他如果不辦妥，他這一輩子不快活！

他要辦的事情，就是要替那「獅王」齊大天打探出「天魔女」長孫明月的下落！

那齊大天知道明月被囚賀蘭山清風谷，二十年了，生死不明，二十年是個好長的歲月！

人老了，當然更懷念妻子！

令狐爽就是要打聽出長孫明月的下落，而且，他甚至還想找個機會同這女人見一面！

＊　＊　＊

令狐爽走着，心中着實發急，這要是出了八仙洞，這一趟回去怎麼向那老人交代？

令狐爽是個鬼名堂極多的人，他忽然對前面帶他出洞的申屠艮道：「師父，走着多沒意思，我學有口技呀，叫兩聲你邊走邊聽！」

申屠艮道：「你會甚麼口技？」

令狐爽道：「當然不是學師父的畫眉鳥聲，我會公雞叫野獸逃，狠來了，羊羔叫，當然還有別的！」

「你叫一聲我聽聽！」

「哦吼……哦吼……」

申屠艮一聽全身猛一震：「這是獅子吼聲！」

令狐爽立刻又一連叫數聲！

立刻間，洞中有迴響，聲音宛如走雷聲，滾向遠方，滾向每一個洞中角落！

就在這時候，遠處好像是來自幽冥中的哭泣聲！

「獅王……獅王……」

申屠艮一聽，對令狐爽道：「你小子是個惹禍精呀，沒事學獅吼，混帳，快走！」

「師父，這聲音怪了，有人在叫獅王！」

申屠艮道：「不許多問，快走！」

二人匆匆的走到了「九宮八卦洞」外的那片荒石草堆上，祇見三條人影奔過來了！

這三人不是別人，公治長、公羊山、上官文三人是也，這三人滿臉驚悸！

公羊山道：「老魔頭來了？」

公治長道：「我們聽到獅吼！」

上官文還在四下瞧，滿臉緊張，手上尖刀反扣！

申屠艮指着令狐爽，罵道：「就是這小子，娘的，我送他出洞，他娘的，跟我後面學羊叫，學狠叫，又學獅子吼，是他吼的！」

公治長三人立刻把令狐爽圍住了！

上官文叱罵：「他媽的，你爲甚麼學獅吼？」

令狐爽道：「我小時候就會各種口技，各位師父們要不要再聽幾種，很逗人的！」

公治長的粗指頭點在令狐爽的鼻尖上叱罵：「你娘的，以後不許學獅吼！」

「爲甚麼？」

「叫你不要獅吼，你就別亂吼！」

令狐爽道：「好嘛，不叫就不

叫，我以後不學口技了，我聽師父話，做個乖寶寶！」

「哈……」

四個人全笑了！

祇要不出情況，大家都高興。

申屠艮對令狐爽道：「快馬早已備妥了，你去山前吧，娘的，限期半月要回來了。」

令狐爽道：「我爲師父去取寶，哈……」

公治長道：「小子，你何必一趟一趟的跑呀，乾脆你把四顆一次取了來，也免得來來回回奔波在路上呀，你們說是不是？」

「是，是！」另外三人齊附和。

令狐爽笑了。

他緩緩的笑道：「我是他娘的不見兔子不撒鷹的小人物呀，我在同四位偉大的師父打交道，我不能低估了師父們，對不對？」

申屠艮四人一楞！

令狐爽又道：「更重要的是我學了師父們的功夫以後，這四程的千里路上我實習，我以師父們的傳授出刀，如果我放了別人身上血，那當然，半月之後寶送上，萬一我完蛋，那就是師父沒把眞本事傳授我，我人都死了，還有甚麼寶物拿回來孝敬師父們呀！」

申屠艮一聽，似乎還額手稱慶的道：「娘的，我差一點祇是騙騙你，叫你這一說，我親愛的徒兒呀，快走吧，江湖道上去出刀，看看爲師的刀法高不高！」

令狐爽噗通跪在石地上，重重的行了大禮，道：「各位師父，我走了，限期之內我呈寶！」

他起身大步往淸風谷口走去！

申屠艮對上官文三人道：「你們看，他會不會去了不回來呀！」

上官文道：「他會回來的！」

「甚麼理由？」

上官文道：「這小子想成精呀！」

公治長道：「他娘的，我有時候覺得這小子有點不大對勁，可是有時候我又覺得當我乾兒子差不多！」

公羊山道：「咱們教他，當然要留一手，小心這小子會造反！」

造反之人是怕別人也造他的反的！

於是，四邪閃身而沒，各自回去洞室中了！

馬匹是令狐爽原來騎的快馬，早已備妥了鞍拴在一棵老樹下，馬鞍上有水袋，有乾糧，還有一件厚毛毯，令狐爽一看就笑了！

爬上了馬疾馳，而且笑的聲音更大，爽呀！

至少他已爲那老人打探到有個女人聽了他的獅子吼聲，有了回叫！

令狐爽以爲，那個吼叫的女人必是天魔女長孫明月。

別的女人是不會那麼淒厲的慘叫。

令狐爽以爲，他那一手獅子吼，也許中氣不足，但在「九宮八卦洞」中，那種迴蕩的聲音是會放大的。

令狐爽騎馬走得快，天已黑了，他仍然在大漠之中狂奔着，有點冷，但令狐爽不在乎。

令狐爽甚至不在銀川市停留，因爲他精神大極了，他要趕回老龍洞，把消息告訴那老人。

令狐爽也要問一問，他懷中藏的那本通天秘笈，是不是與當年的通天教有關係！

黃沙滾滾中，前面一片大高原，令狐爽一個多月前經過這裏，那時候他與花子幫主西門風一同出塞來到賀蘭山，那大片高原牛羊多，一片草原好風光！

已快三更天了吧，令狐爽正在拍馬疾馳，忽見前面草原上一片黑呼呼的東西移動得十分快！

那是一輛馬車在移動，看上去快，但當接近以後，看清楚了，才知道車行並不快。

馬車的快慢沒關係，主要的是車上坐的人。

馬車上祇坐了一個人，而馬車後面却有個全身赤裸的女子，她雙手被綁，隨着馬車奔跑。

車聲壓不過大笑聲，笑聲是車後面那女子傳過來的。

令狐爽拍馬追上去，他看得大吃一驚。

令狐爽追上去，並未叫馬車停下來，那個後面赤裸狂奔的女子也不回頭看後面。

那女子笑着，狂叫：「好玩，太好玩了，有甚麼比這種遊戲更加刺激呀，哈……好玩極了。」

「哈……」車上那白衣男子也不把馬車停住。

那男子還揮鞭打馬，笑道：「叫你累死，累死你這天下最厲害的尤物。」

車後的女子道：「等我跑不動了，我就會在你的懷中好好的睡上三天。」

「快呀……打……打……」

男的又揮鞭打馬，那女的也吼叫：「追呀，追上了呀，我追上了呀！」

她的身上拴着繩子，繩子又連在馬車後，這光景她還十分的愉快，這種女人有怪毛病。

令狐爽就感到很奇怪，大草原的半夜裏，怎會出現這種怪場面？

他在馬上緊跟着，祇見趕車的白衣男子高興的大笑，那幾乎不是揮鞭，而是手舞足蹈。

令狐爽至少跟了五里遠，他實在心不忍，立刻挾馬追上前去。

「喂，停車，停車！」

他叫了十幾聲，才引得趕大車的猛側頭，而且出手鞭子抽打過來。

令狐爽以爲這白衣人是打他的，然而白衣人的鞭子打在馬屁股上，打得令狐爽的坐騎長嘶一聲。

怒馬踢蹄急衝，好像在表示：「我招誰惹誰了？」

令狐爽冒火了，他無法攔住馬車，但他有辦法叫馬車停下來。

令狐爽的方法很簡單，他開駡。

「混帳王八蛋，你娘也是女人呀，爲甚麼把人家女人拴在車後面狂跑，還把姑娘衣服剝光，你是個禽獸，你是隻狗，你們一家人都是狗，我操你老祖宗。」

「刷刷刷」連續七八皮鞭抽打空，嘩啦一聲車停了。

月光之下，祇見那白衣人忽的拔空而起。

他人在半空中發出一聲長嘯：「殺！」

冷焰在激閃，令狐爽不閃躲，自馬上騰空迎上去了，他也同樣一聲大叫：「龍泣血！」

兩個人在半空中相遇，也幾乎是撞在一起，半空中的搏殺甫起，那白衣人已驚呼了。

「令狐爽！」

令狐爽聽得吃一驚，他在逼退對方的長劍刺殺中，落在地上了。

「令狐爽，你怎麼了？」

到了這時候，令狐爽才大感吃驚的木然了。

令狐爽迎上去，道：「水中花呀，你怎麼不在百花谷中與西門吹花培養感情，怎麼跑出塞外？」

他指指車後赤裸的女人，又道：「你瘋了，爲甚麼把女人用繩子拴了拉着跑？」

那白衣人果然就是水中花。

水中花忽的仰天尖笑，也許他的聲音叫啞了，所以一開始令狐爽未聽出是水中花。

現在，水中花忽然嘶啞着聲音，道：「我們兩個喜歡就好，別人何必多事！」

令狐爽道：「你把百花谷的姑娘當成甚麼了？你姨婆知道還了得呀。」

「我不再回百花谷了。」

「爲甚麼？你在百花谷的日子過得不錯呀！」

「那是過去。」

「現在又怎麼了？」

水中花忽然抓住令狐爽的肩頭，大叫着：「令狐爽，你替我想想吧，西門吹花呀！」

令狐爽一聽西門吹花的名字，立刻吃一驚。

「西門吹花？她怎麼了？」

水中花道：「她……不但不理我，而且還躲我，她還對我說，不可能會喜歡我。」

「眞的嗎？」

「我怎麼會騙你呀！」

令狐爽道：「是否出現第三者？」

水中花道：「絕對沒有。」

他頓了一下，又道：「西門吹花她瞧我不起呀，她說我們二人的名字就不會結合在一起。」

令狐爽道：「名字有甚麼關係呀！」

水中花道：「她說我的名字是水中花，水中的花祇是幻影，而她又叫西門吹花，她把水中花吹消失了，所以我二人不能在一起，免得爲我惹上殺身之禍。」

令狐爽心想：「西門吹花比他還聰明，沒有理由拒絕交往，祇好藉着名字回絕。」

令狐爽道：「水兄，你放心，我找個機會去同她說去，至少我會叫她知道，你是多麼的喜歡她。」

水中花搖頭道：「沒有希望了呀！」

他忽然雙目一厲，又道：「女人啊，你有甚麼了不起？女人啊，我就是要叫你們赤裸裸的受我擺佈。」

令狐爽一聽，全身一緊。

這傢伙受了刺激變態了。

水中花本來就有些娘娘腔的味道，這種男人是經不起任何刺激的。

水中花不正常了。

令狐爽道：「水兄，車後的女子，她……」

水中花一聽提到車後女子，立刻對令狐爽笑笑，道：「走，我帶你去看我的女友。」

令狐爽跟着水中花道：「我可以看嗎？」

水中花道：「你是我的朋友，當然可以看她。」

令狐爽當然要看看，這個女子爲甚麼喜歡被虐待，還把全身衣服剝光。

水中花到了車後面，祇見那赤裸的女子正仰面躺在草地上，她四平八穩的睡着了。

她太累了，當然倒下來就睡着了。

水中花用脚去踢她，被令狐爽攔住了。

「別叫她，她累了，叫她睡吧！」

水中花愉快地笑道：「你看過這麼妙的女人嗎？你享受過那欲仙欲死的快活嗎？」

令狐爽忍不住的低下頭去看這女人的面貌。

他已發覺這女人的身段，那是絕色的，光滑的身子比天上洒下來的月光還柔美白淨。

祇不過當令狐爽看清這個女人的面貌以後，他幾乎大叫一聲的一跳三丈高。

「天爺，你怎麼同她搞上了？」

「你也認識她呀！」

令狐爽一把拉過水中花，低聲道：「咱們過去遠一點，再聽我把話告訴你。」

水中花跟着令狐爽走到附近小土堆邊上，令狐爽對水中花道：「你知道這女人是誰嗎？」

「誰？」

「她叫乖乖呀，她是那大淫賊霍樂的女人呀！」

「霍樂？」

「是的，姓霍的是個大淫賊，我教訓過他呀！」

水中花道：「可是我們在一起，她令我知道我是個眞正的男子漢，我也高興同她在一起。」

說着，他回轉車上，取了一條厚毛毯子，走到了大車後，小心的把毛毯蓋在乖乖的身上。

令狐爽小聲道：「你不把她抱上車？」

水中花道：「我甚至不把她身上的繩子解掉。」

「爲甚麼？」

「這是我們兩人的事，我不希望你多管閒事。」

令狐爽道：「你在玩火。」

「我高興。」

「當你挨刀的時候，就不高興了。」

水中花道：「你是怕那個姓霍的淫賊找上我？」

令狐爽道：「那人的功夫詭異，也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你麻煩大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一聲嬌笑，道：「我聽到有人在挑撥我們的感情了，我也聽到你堅持愛我，令我好感動。」

是的，乖乖坐起來了。

祇聽她對水中花道：「我的好人呀，我上車了。」

「上車？」

「是的，我們上車去吧，因爲他……」

乖乖手指令狐爽，又道：「我認得他，就如同他認得我一樣，我們的相會是在打鬥中，所以他是不會喜歡我的，就好像我不喜歡他一樣。」

水中花道：「我解開繩子，我抱妳上車。」

乖乖仍然全身赤裸，對令狐爽而言，他已是第二次看到這女人赤裸了。

第一次他是在山中斷崖的布幔中，那時候乖乖爲了挑逗大風莊的姑娘諸葛紅，全身不知塗了甚麼東西，像蛇一樣的在諸葛紅的身上糾纏着。

此刻又是不同，此刻她仍然像條蛇，但却十分馴服的被水中花抱着上了車。

水中花十分愉快，就好像一個男子抱着他的新娘走進洞房中一樣，他還衝着楞然的令狐爽哈哈笑。

水中花在表現給令狐爽看了。

他要令狐爽明白，他此刻有多麼的快樂。

車帘掀起，乖乖忽的抱緊了水中花。

她喃喃的道：「好人，我愛死你了。」

眞玄，她不知用的甚麼手段，水中花的衣服也剝光了，而且水中花像要吃人的樣子，張口咬住乖乖那奶子還左右擺動着，好像恨不得把乖乖的奶子咬掉。

乖乖在愉快中對車旁站着的令狐爽道：「上來呀，小子，上來大家同樂呀！」

令狐爽木然的道：「霍樂也會殺了妳的。」

「他呀，他去找更厲害的殺手了。」

「更厲害的殺手？誰？」

「等你挨刀的時候自自然然就明白了。」

令狐爽道：「原來霍樂又去請厲害的人來對付我呀！」

「他也要對付大風莊。」

令狐爽一聽火了。

「他娘的，好像我同大風莊都對不起他們似的，狗娘養的，下回我必宰了他。」

乖乖笑笑，道：「別提那些血腥事了，上車吧，我足可以應付你二人的呀！」

令狐爽一瞪眼，祇見水中花已在她的身上又是舐又是咬，好像一隻哈巴狗一樣發出嘰嘰察察聲。

水中花似乎忘了車旁還站着個令狐爽。

他的雙目在噴火。

他的全身在緊繃，然後，乖乖忽然把她的雙腿舉得高高的，對令狐爽道：「你看清楚呀，我們會很快樂的，人生吶找不到的快樂，嘻！」

車上兩人眞幹起來了。

幹甚麼？令狐爽還能看下去嗎？

令狐爽大叫一聲：「我的媽呀！」

祇見他飛身上了馬，拍馬疾馳。

他想着水中花完蛋了。

他也聽到大車上傳來尖叫聲，聽起來是嚇人的，但那在兩個當事人而言，却是昇華到一定限度而又忍不住發出那種原始的吼叫。

草原上是平靜的，但草原此刻不平靜，因爲令狐爽已馳出三里

外，他仍然聽得到。

令狐爽以爲這二人眞能搞，也眞能叫，好像宇文鳳與與東方東二人一樣，上了床就叫。

令狐爽就不明白，搞就搞吧，叫個甚麼勁，難道怕人不知道？

他還說對了，乖乖就是要叫給他聽。

乖乖也故意舉雙腿「大敞門」，逼令狐爽快走。

令狐爽祇是有一件事情他沒想到了。

那還眞的很重要，因爲霍樂與乖乖二人均是有迷幻人的本事。

難道不想一想水中花是不是被乖乖迷幻了？

令狐爽也眞危險，因爲乖乖想對他下手。

乖乖是想突然出刀殺了令狐爽，可是乖乖並未冒然對令狐爽出刀。

她太明白了，令狐爽的本事太大了。

令狐爽不但傷了霍樂，甚至還把「八指快刀」苟五的五官抓碎。

苟五躲起來養傷去了。

乖乖怕自己難以得手，她用了點心計，她希望令狐爽上到大車上。

但她也知道令狐爽不會上車，於是乖乖用最妙的手段，把令狐爽逼走了。

＊　＊　＊

令狐爽拍馬奔出五七十里遠，他忽然勒住馬。

「不對，水中花必定中邪。」

令狐爽一急之下，立刻又撥馬而回。

他拚命的挾馬疾馳，他一定要把事情弄個清楚。

大草原上的黑夜相當荒涼，令狐爽拍馬馳得快，一個時辰之後，他回到了原地。

一個時辰可以做許多事情。

令狐爽回來了，但却已不見那輛裝滿色情的大車。

大車會駛到甚麼地方？

令狐爽有些不自在，他當時爲甚麼沒有想到水中花是受了迷幻？

令狐爽有些自責，他再看看四週，四週空蕩蕩的甚麼也沒有。

令狐爽無奈的又回頭走了。

「水中花呀，你是眞的受了刺激，還是被那淫女人迷幻了？」

這一路往回馳，這件事情一直在令狐爽的心中塞着，兩日塞得他幾乎要大叫了。

現在，他到了大散關。

令狐爽已在馬上過日子有三天半了。

大散關住着申屠艮的女人叫丁白。

令狐爽吹着口哨輕鬆至極的進入大散關，他別的客棧不進去，一路到了「大散關大客棧」的大門外。

都已經三更天了，大散關也只有三五家客棧，門口吊掛着如同鬼火似的氣死風燈。

令狐爽在客棧門外躍下馬，忽見客棧門口的廊簷下坐着一個漢子。

令狐爽初時不在意，因爲叫化子們就是常常睡在住家的廊上。

西門吹花也住過屋簷下。

只不過當令狐爽走到那人身邊，他吃一驚，因爲這人站起來攔住他。

「你來了！」

「我來了，你……你不是客棧的主人王艮新嗎？」

那人還眞的是「大散關大客棧」的棧主王艮新！

王艮新點點頭，道：「小伙子眞是好記性，多日不見，而且還只見過一次面，你還記得我呀！」

令狐爽心中在笑：「那是因爲你特別，特別中的特別人物，天下有幾個男人會把自己老婆叫別人抱在床上一抱多天不下床的。」

令狐爽當然不說心中話了。

江湖上很多人不會對人說出心中話。

如果每個人的心中話都掏出來，這個世界就會更加大亂起來了。

要不然爲甚麼會有句話，說的是「口是心非」。

你別以爲這人對你恭順得快要爬在地上尊稱你一聲老祖宗二大爺，這人在心中也許會罵你祖宗十八代，咒你快快早下地獄。

令狐爽已經知道一回事了，那就是這位大方得令人不敢恭維的王艮新，此刻會在門口不進去，必是他老婆丁白的身邊有了人。

丁白身邊的男人不會是別人，夏侯金在裡面了。

「怎麼，我師父夏侯金在裡面呀！」

「別進去，會打擾他們的。」

令狐爽道：「這麼說來，你還眞偉大！」

王艮新道：「天下像我這樣的男人多的是，小伙子，你大可不必大驚小怪，你還小呀……」

令狐爽道：「甚麼？我大驚小怪？」

王艮新道：「一切天下事物，必需順其自然，隨波而逐流，求個太平日子，長命百歲呀！」

令狐爽道：「眞的領教了，領教了！」

王艮新道：「小伙子，你這一路而來，想是餓了，咱二人輕聲進門去，關起門來在客堂上吃酒，你看好不好？」

令狐爽道：「好是好，我在想，你的老婆有人抱，那另一廂還

有張白與方白，兩個姑娘也不錯，你怎麼不去同她們找快活，留在屋裡也自在呀，何必獨坐在門外？」

王艮新道：「你的白鬍子老頭也來了，那老東西這些天他常來，他來便把我轟出來。」

令狐爽一聽，壞啦，司馬元也來了。

司馬元上一回找方白，那是有聲有色的動作，王艮新的丁白有了個夏侯金，他退而求其次的去找方白，却遇上方白與司馬元二人正幹在緊要的時候。

那一回若非方白兩腿勾住司馬元的大屁股不放鬆，司馬元就會殺了王艮新。

只不過後來司馬元弄清楚王艮新是這兒的主人，他才對王艮新客氣多了。

此刻，令狐爽與王艮新二人進了店門，令狐爽把馬鞍背進門，他對王艮新道：「不是還有個張白姑娘嗎？」

王艮新道：「她呀，我不喜歡！」

「為甚麼，張白也是美人呀！」

王艮新道：「她的毛病很特別。」

令狐爽道：「人人都有怪毛病，有的叫，有的笑，有的口對口人工呼吸不出聲，有的還喜歡光着屁股被人拴在大車後面跑，一面跑一面叫，大叫快活喲！」

令狐爽這幾年見過的可多着吶！

他也把水中花拖拉乖乖的怪事說出來。

王艮新道：「張白是不錯，可是搞到關鍵時刻她就犯了大毛病，她呀，痛哭流涕大聲叫，好像死了她親娘一樣，哭得叫人心煩，還能再搞下去嗎？」

他搖搖頭，又道：「慾火全被淚水澆熄了！」

令狐爽道：「上一回她還打我主意吶，娘的，如果她在我懷中大哭，我就慌了！」

酒來了，王艮新把最好的女兒紅提了兩錫壺放在桌子上，又在櫃子裡取了兩盤滷味。

令狐爽道：「王叔，我為你不平呀！」

王艮新舉杯一笑，光景還十分坦然的道：「喝！」

「喝！」

令狐爽猛喝一口酒，道：「就算你的老婆侍女被人霸佔，你也不必在門外枯坐吧！」

王艮新道：「我心平靜，我在細數天上的星星呀！」

他笑笑，又道：「娘的，數來數去我數亂了！」

令狐爽道：「王大叔呀，你這不叫大方，你這行為叫窩囊，這世上有許多人窩囊，這世上活的人被人牽着鼻子走，聽人指示而活，話也不敢多說一句，這種人活得就十分痛苦。」

王艮新道：「小伙子呀，我把老婆當成身外之物了！」

令狐爽一怔，道：「你好像很有修養，只不過我就十分不同意。」

「喝酒！」

王艮新猛喝一口酒，淡淡的一笑，道：「小伙子，你還為我打抱不公平呀！」

令狐爽道：「我是有這份心。」

王艮新指着後大院道：「小伙子，你別忘了，他們都是你師父呀，你敢造他們的反？不可以！」

令狐爽道：「你太過怕他們了！」

王艮新道：「小伙子，人吶，好不容易為人呀，人死了便甚麼也沒有了，常言道得好，好死不如賴活，我都不在乎，你何必為我操心吶，來，喝！」

令狐爽舉杯喝着酒，他又吃了滷味。

半晌，忽的聽得後院傳來大哭尖叫聲，聽那哭聲，還真以為死了最親最親的人一般。

「噢呼喲……哎呀呀……」

一聲聲的傳過來，王艮新笑笑。

（未完・廿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上文提要： 喬步天請人畫韋紫琴的肖像，却沒說詳細，萬花千把回復了女裝的譚珍當作紫琴偷偷畫下，剛好紫琴前來找陸浩，一向自負的她因為此事而懷恨在心……五大門派掌門人拿出陸浩掉在寒潭的匕首指證他殺害一僧一道，陸浩知有人嫁禍，幸虧陶森、梁總鏢頭較為客觀的分析問題，但金峯却一口咬定是他，且叫韋紫琴誘他前來圍殺……

情場失敗心不忿　誆騙譚珍險失身

陸浩道：「如果能又如何？」

「你作夢！」汪奇和金峯已撤劍在手。天一和了空還不大好意思這麼露骨，天一道人道：「陸施主，吾等在武林羣情激怒之下，不得不順應輿情，擒住你公開審問。」

「公開審我？」陸浩笑道：「陸某犯了何罪？誰有資格審問陸某？」

「一僧一道，皆死於施主之手，又豈容施主狡賴？」

「今天在大通鏢局，陸某及梁總鏢頭所說的話，你們都忘了？對於本人說的話，你們查証過沒有？既未查証，憑甚麼斷定陸某有殺人之罪？」

「上吧！」汪奇道：「何必對牛彈琴！」

了空和尚道：「所謂千年駝龍之事，恐係子虛，根本不必浪費時間查証，陸施主是跟我們走，還是非見眞章不可？」

「老禿，甚麼人給了你們好處？你們這些偽君子居然昧着良心說話？」

了空和天一臉上有訕訕之色，不管他們有多虛偽，畢竟打的是白道翹楚的旗號，儼然君子，一旦變了臉正理不談，淨說歪理，總是有點不好意思。

「老禿」二字一出口，反正已經抓破了臉，了空沉聲道：「天一道友，這孽障不可理喻，咱們也祇好依計行事了。」

首先攻上的是汪奇，此人的劍法也非庸手，絕不是他的師弟張青那種貨色，「野渡橫舟」，一劍橫掃而來。

陸浩閃開，撤下了鞭匕。

這也是此番大難不死之後，第一次使用鞭匕。此刻天一的鐵拂塵攻了上來，根根馬尾豎立如針，而了空的方便鏟也當頭劈下。

四個掌門人聯手，這種場面大多數人畢生也難得一見，三件輕便兵刃，加上沉重的方便鏟，似此丟人現眼的打法，誰也不想再有第二次，所以都是全力以赴。

陸浩的鞭匕對付劍及拂塵，可以猛掃硬纏，匕首也可以近攻，但對方便鏟這種沉重兵刃就必須迴避了。

金峯曾當眾出醜，所以他今夜一言未發，却是咬牙切齒，要找回點本錢，專找要害招呼。

其實四人任何一人都是如此，沒有人希望陸浩能活着離開這兒，把四對一的事宣揚開去。

鞭上發出不同的呼嘯聲，元嬰眞炁加上駝龍寶血，又在大悲的深厚內力之下推開，導引入奇經八脈之中。他的內力之渾厚，未出二十招，汪、金二人的長劍有幾次都差點脫手。

就連天一的鐵拂塵也不敢砸實。

陸浩所受的壓力之大，可以說是畢生僅見，方便鏟上的罡風，把他的髮髻都震散開來。他的身子在劍浪中迂迴，在拂塵的絲網中翻滾，又在沉重無比的方便鏟的勁力漩渦中閃掠。

敗葉飛濺，塵土激射，落空的方便鏟在地上砸出數十個大坑。因爲林中極暗，拚鬥的人還要時時留意腳下，一腳踏空，就要認命。

五十餘招在雙方硬拚死纏中過去，陸浩忽然隱約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不由心中一動，立刻改變了打法。

此刻正好天一攻來一拂塵，他本無意得手，祇是爲別人製造機會罷了，但却未想到，這一拂塵居然點中了陸浩的「箕門穴」附近。

此穴在大腿內側，以天一的內力，點中絕對要廢掉這條腿。陸浩身子一栽，恰巧閃過汪奇一劍，但長鞭其疾如電，纏在天一的小腿上。

幾乎同時和了空擦身而過，匕首一挑，在「大橫穴」附近挑了一條半尺長的血槽，了空勁道一失，方便鏟差點砸中金峯，「蓬」地一聲，把一株合抱大樹一切兩斷。

而纏在天一小腿上的烏龍鞭同時一抖，天一的下身揚起，但拂塵在地上一撐，硬把那隻腿抽了回來，但小腿上約半尺的地方皮肉全無，全是皚皚白骨。

陸浩的下馬威戰術收效，因爲了空和天一是主攻，汪、金是助攻，而且金峯已栽過一次，在心理及氣勢上已煞了威。

祇有汪奇還沒嚐到苦頭，以爲自己這兩下子很耐折騰，趁機「龍形一式」，自左後側猛戳陸浩的「京門穴」。

幾乎沒有看清陸浩是如何轉身的，祇看到刺出的一劍被對方的匕格住，祇是微微一楞，人家的短匕已順劍身向前一滑，到了長劍的護手處。

一般來說，到了此處就已打住，但這短匕甚怪，不知如何越過護手，「刈」地一聲，半根拇指和一根中指隨匕首飛了出去。

由於太快，匕首也太鋒利，指頭斷了兩根，汪奇還不知道，直到握劍的手有點鬆脫握不緊的感覺，低頭一看，這才發出一聲悲嘶。

這兩指失去，就等於無法再厠身高手之林了。

就在這聲悲嘶之中，鞭匕呼嘯，人已盤旋林中夜空，祇見寒芒閃爍，「噹」地一聲，金峯的長劍被捲飛，背上衣衫裂開，皮肉翻裂。人未落地，烏龍鞭其直如鎗，把了空的左肩戳了個窟窿。

四個掌門個個灰頭土臉，祇有牛喘聲與夜風相呼應，陸浩一字一字地道：「試問，如我陸浩要宰了性和天機二人，用得着兵刃出手，留下把柄而予人口實嗎？」

不錯，僅僅這幾句話就夠了，就算小孩子也懂得這顯淺的道理，陸浩掉頭就走，向鎮上方向疾掠。

他發現四個掌門人相互扶持着，向相反方向移動。雖是鐵的事實，陸浩幾乎還不大相信，這幾位一直被人敬仰的掌門人爲何中途變節。

一個人老來變節，必有其重大原因，如文官要錢，武官怕死，這也都算是變節的原因，這四大掌門人是爲了甚麼？

這工夫人影幢幢，出現了兩個女人，這羊腸小徑祇容一人，一爲金素如，一爲白雨花，這兩個女人能在一起出現，而且聯手，毫無疑問是由於譚長風的關係。

陸浩有點恍然道：「看來四大掌門人聯手對付在下，似已爲武林寫下新的一頁壯烈戰史，而他們的聯手，和妳們二人的聯手，不無關連。」

金素如道：「先別往自己臉上貼金，這四個老殺才，沒有甚麼大用。祇是武林鼎沸，滿城風雨，豈能讓他們置身事外，如此而已。據說東西已落你手，拿出來吧，我們可以破例與你共享。」聽這口氣，四大掌門人若非已被收買，必有隱私和把柄在金素如手中。

打了個哈哈，陸浩道：「看來我的面子不小，居然可以『共享』，可是這麼簡單的算盤我也會撥，獨享是否比共享要好些？」

白雨花道：「姓陸的，你掂掂自己的斤兩，夠資格獨享嗎？」

「這很難說，通常我們掂自己的份量是比別人重得多。既然能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何嘗不能說，武功是自己的好呢？」

金素如道：「這麼說，東西確在你的手中，還沒有轉移囉？」

「妳們怎麼知道的？」

「毛起說的不錯，他剛自小譚手中搶去不久，就被另一年輕蒙面高手搶走，試想除了你，小譚會告訴誰？不是你又是誰？」

「這聯想頗爲合理，可惜你們仍然猜錯了。」

「玩花草這是祖字輩，你少在我們面前來這一套。」

陸浩道：「話不說不明，燈不點不亮，信不信由妳，我還是要說，東西確已在我手，而且早已送還了火龍眞人及大悲神尼兩位前輩收訖，因爲那東西是他們昔年在普陀山共同發現的。至於我是自何人手中得到的？目前就是說出也無關

宏旨了。」

金、白二人神色驟變，道：「不可能這麼快！」

陸浩攤攤手，道：「快是夠快，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我自毛起口中得知那蒙面人的身材，武功路數及口音之後，立刻就猜了個八九不離十兒，不久就找到了他。」

他祇能說到這裡，他儘可能爲喬步天保密，也不願扯上韋紫琴。

金素如冷峻地道：「是誰？你不敢說？」

「對對，我是不敢說，說了那人會遭殃，所以目前兩位似乎祇有一條路好走，那就是動手見個眞章。」

兩女一言不發，互視一眼，有默契似地，白雨花退到一丈以外，金素如道：「我一直就把你當作最後的大敵，這一點我沒有估計錯誤。」

苦笑一下，陸浩道：「我當時看得可沒有那麼準，雖知麥家頗不單純，却絕未想到還有那麼多的隱情。」

「陸浩，你出招吧！」

「看妳是女流之輩，讓妳先出招。」

金素如噙着一抹冷峭的哂意，緩緩地作出挽强弓的姿勢，陸浩凝神蓄勢以待，絲毫不敢大意，渾厚的眞力流佈前身，形成綿密的罡牆炁壁。

「嗡」地一聲，就像强弩離弦的聲音一樣，其實陸浩是可以閃避的，但爲了考驗自己的實力，尤其是元嬰眞炁及駝龍寶血被大悲以內力舒散之後，到底和過去相差多少？

「蓬」地一聲，氣流激濺，一丈外的白雨花都掩面疾退一丈。陸浩胸中一陣翻湧，退了一大步。

而金素如被反震的猛烈暗勁回擊，也退了一大步，兩人幾乎是分不出勝負的。

這麼一試，兩人心中都有了數，陸浩反攻過去，連劈數掌，金素如也是硬架硬接，絕不含乎。

雙方以力對力硬接了十來招，陸浩撤出了鞭匕，金素如撤出了軟劍，看得白雨花目不暇給，震驚不已，論功力，不但五大掌門其中四人無人能及，就是世外奇人也不見得比他們高明。

軟劍在高手手中能軟能硬，詭詐無比，而烏龍鞭也一樣，軟時如索，硬時如棒，匕首短而險，如出洞之蛇，俟機而噬。

兵刃雖然都是較輕的，却都貫以無儔的內力，且都以死神似的眸子，瞄着對方的要害，他們的仇恨太深了，他一直盼望有這麼一天，能和這女人一決勝負。

七十餘招在風馳電掣下過去，白雨花有點技癢，在功夫上，她自認不如金素如，但她是以「七巧梭」成名的，就在這緊要關頭，四道寒芒由雙手中飛出。

這是金素如所未想到的，陸浩更未想到。

上一次她對付金素如是用了三支，這次用四支，可見她不敢低估陸浩，而且不用則已，一用就必須得手。

四梭左、右兩路射到，其中三支到了陸浩身子附近互撞，「嗆」地一聲，突然變爲六支。

這六支較小的鋼梭，幾乎掩蓋了陸浩上中下盤任何重要部位，但他的匕挑飛了兩梭，閃開了三梭，烏龍鞭也砸飛了一梭。

剛剛喘了口氣，揮鞭去格纏金素如的軟劍，那知四梭中有一梭落後，像失去力道而落地，待那三梭變爲六梭全部被陸浩格挑撥閃開之後，這落地的一梭突然炸開，由一變七，其中四隻更小的鋼梭射向陸浩的中下盤。

由於金素如的攻勢無儔，而她也極自負，陸浩在應付那三梭時，她的攻勢緩下來，見危機應付過去才又猛攻，那知還有這一手，連金素如也沒想到。

所以在全力應付金素如之下，勉强閃過兩支，另外兩支，一支釘在他的左腰脅之間，另一支射中了他的左腿膝上部份。

爲了復仇，爲了兩位奇人的囑託，以及爲了小譚及泥鰍，他不能作無謂的犧牲，拔下兩支小鋼梭，抖手擲向白雨花，由於含怒出手，用勁太足，快得使這個使梭名家都未及全部閃過，其中一梭釘在她的右胸乳根處。

而陸浩一個倒掠就是二十一二丈，金素如本來想追，一看他負傷之下，仍能有此輕功，未必能追上。況且也不得不去照料白雨花，也就作罷。

金素如和白雨花不會有甚麼眞交情，但由於白雨花這兩套在緊要關頭還眞管用，自有利用價值，這才不得不攏絡譚長風和白雨花。

這也是由於聽說大悲東來，可以說是專程來找她的，她是決心不會妥協。她以爲祇要譚長風能和她聯手，再加上白雨花，應可應付火龍眞人及大悲，要是譚長風能驅使「西天敎」中的高手，如紫衣護法韋昌等人物，那就更有信心了。

陸浩中的兩支小鋼梭射得都不太深，祇是膝上那一支雖不深，由於距膝部太近，影响奔行及搏鬥，必須找個地方把傷治好，祇好退走。

他一路奔掠，祇見衣褲上血漬斑斑。本想回客棧，但又害怕連累泥鰍和小譚，所以改變主意而改變

了方向。

他以爲到這兒來，可能是最危險也可能是最安全之處了，麥家他來過很多次，明的暗的都有，今夜又是踰牆而入。

在麥大熱的臥室內見到了他，道：「麥大俠，今夜要打擾你了。」

「陸老弟，你怎麼啦？」

「傷在『七巧梭』之下。」

「那就難怪，白雨花的『七巧梭』十分霸道，稍一不愼就會吃虧的。快上床，我來爲你療傷，好在她的梭上不淬毒。」

「其實……若非我在和金素如力拚，白雨花的『七巧梭』固然詭譎奇玄無比，仍然未必能傷了在下……」

「怎麼？金素如和她聯手？」

「不，我在和金素如動手，白雨花抽冷子射出四支『七巧梭』，三支互撞炸開變爲六支，被我全部破解，但絕未想到力盡落地的一支又炸開，變爲更小的七支，其中兩支實在無法閃避，因爲當時金素如的攻勢凌厲……」

「老弟，在這兒不成……」他抱起陸浩，匆匆出屋往後，在一跨院中的廂房內，移開一個巨大的空酒缸，下有一木墊，墊下就是地窖入口。入內會借滑輪自動把酒缸移到原位。

下面地方不大，只有一個雙人床，一張桌子及兩張椅子，剩下的空間不多。但有一小柜，放了很多藥品。

「老弟，上床躺下，在這兒你就不必擔心，由於我早知她用心至狠至險，就在她離家後，暗暗遣心腹部下構築這個秘密地窖。其中有一暗道直通府外一口枯井。由於你說有金素如在場，我怕她猜出你會來此暫避的……」

「麥大俠，您的設想眞周到。」

「這個女人智慧過人，麥某自承鬥不過她，就不能不提防她。老弟，你們是怎麼遇上的？」

「麥大俠，這恐怕是預謀……」他說了韋紫琴誘他出鎭和四大掌門力搏後，金、白二婦出現的事。

「老弟，這果然像是安排好的，只是我知道，金素如這女人陰是陰，但却十分自負，她不會用車輪戰法對付你的。但是……」

「麥大俠……」

「老弟，依我猜想，金素如已收買了四大掌門人，而且四大掌門人也都有隱私在她的掌握之中。」

「怎見得不是譚長風，他是『西天敎』敎主，麥大俠一定知道的吧？」

「麥某也是剛知道的，我以爲譚長風身爲『西天敎』敎主，部下高手甚多。必要時可以一聲令下發動全敎中人手爲他賣命，但金素如則不成，她的武功雖高，却是人單勢孤，她必須有幾個心腹爲她作護衞，以便練那玄功。」

「麥大俠，她手中的法衣已失，你知道嗎？」

「不知道。」

陸浩說了金素如被小譚竊走金領銀袖，又被毛起得手，但不旋踵又入喬步天之手，最後獻給了韋紫琴的事。因爲告訴麥大熱是不會洩漏秘密的。

「居然有這回事，喬步天太可惜了！」

「麥大俠，話也不能這麼說，在不能修證之下，情有所屬，吾人似不應苛責。況且小弟衝散了他的元嬰，一直認爲是畢生憾事……」

「甚麼元嬰？」

陸浩又說了，麥大熱喟然道：「說句迷信的話，這是緣份，也可以說他前世欠你的。要不，老弟，你恐怕不是金素如的敵手。」

「麥大俠是否以爲她尚有絕招深藏不露？」

「麥某以爲甚有可能，老弟千萬小心！」

「麥大俠剛才曾說，四大掌門可能已被金素如收買，這是根據甚麼？」

「第一，金素如已自本府的錢莊中提走了四百萬兩，我以爲也是作爲收買人手之用，另外，除了利誘，必然還要威脅他們。以當今四大門派的四個掌門人的無能來說，誰敢反抗她？況且只要是人，誰都有不可告人之事。」

「麥大俠，果然有此可能，要不，不會那麼巧合。可是您說過，金素如相當自負。」

「不錯，但爲了應付她的師門及火龍眞人，她似乎要作孤注一擲，把全武林都拖下水。當然也希望搶回法衣，多練些上乘的奇學，她可能還不相信法衣已被你送回石府了吧？」

「最初不信，可能最後已經信了。麥大俠，我相信少林的了性和武當的天機二人，必是她殺的，這也是挑起四大門派仇視在下，把我推入武林公敵的陷阱之中的陰謀。」

「那是錯不了的，她的身材和你差不多，只要換上男裝就成了。我知道她的水性極佳，八成知你和駝龍鬥過，且把匕首失落在寒潭之中，就悄悄地去撈出，然後殺人栽贜。」

「麥大俠，就是這麼回事。」

上好了藥，陸浩道：「麥大俠，我要回客棧一趟，因爲我不放心譚姑娘和泥鰍，他們都是我的好友，而且即使金素如不害他們，韋紫琴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老弟，你的腿不能奔跑，要

不就不會好的。千萬要儘量少活動，這件事我本來可以自己去，但那會引起別人注意，如果金素如看到我去照料貴友，以她的聰明，馬上就會猜到你在麥家藏身。」

「是的，麥大俠……可是派府上別人去也差不多的。」

「我可以派一位昔年好友，剛自塞外回來的『雲中雁』湯伯蓀前去，金素如不知我們有交情。」

「多謝麥大俠……」

* * *

韋紫琴到客棧裏來的時候，小譚和泥鰍正自焦急，因爲陸浩是以入廁的託詞而外出兩個多時辰未歸的。

乍見韋紫琴到來，本來想把她氣走，韋紫琴却關切地說出了一段話，兩小傻了眼。但小譚道：「不！我親自找金素如去。」

「不行，陸浩說，他有辦法脫困，叫我來通知你快點跟我去藏起來，因爲她抓住了妳再也不會放妳，而且必殺陸浩，如果一天抓不到妳，陸浩還可以苟活一天……」

泥鰍本不信任韋紫琴，但對這說法却很相信，道：「小譚，這說法不無道理呀！」……

「可是我不放心陸浩……」

「小譚，妳是知道，金素如對妳十分迷戀，妳要是被她抓到，她會留陸浩的活口嗎？別的仇恨不談，至少陸浩是她的情敵呀！」

小譚很不喜歡聽這類的話，却又不能不信這說法。可是，她不喜歡韋紫琴這個人。韋紫琴道：「我對陸浩拍過胸膛，我把你們藏起來，大羅神仙也找不到，快跟我走吧！」

小譚道：「藏身之處，我們自己也能找到，何必勞妳的大駕。陸浩呢？他在何處？」

「哎呀！這是甚麼時候？妳還嘔氣？估計金素如也快來了呀！陸浩受了點輕傷，但無大礙，是被『七巧梭』所傷。」

泥鰍道：「小譚，就跟她去吧！被金素如找上門，要脫身就難了。」

小譚十分委屈地跟她自後門走了，竟然來到「百花塢」內。小譚一楞，道：「怎麼到這種地方來？」

泥鰍道：「小譚，這點不會錯，躲在這兒，的確誰也想不到，金素如雖精，她就是想白了頭髮，也不會找到這兒來的。」

大茶壺還是那副德性，太陽穴上貼着膏藥，腰總是佝僂着，往下看白眼珠多黑眼珠少。往上看那可就不同了！總是見牙不見眼。

這工夫韋紫琴帶着泥鰍往後堂走，大茶壺又是作揖又是打恭，道：「紫姑娘，妳這可是新媳婦回娘家呀……」這是往上看嘛。

「少嚕嘛！我在後面等當家的，快點叫她下來見我！」

「是，我這就去請……」

「慢着！任何人問起我或者帶來的兩位朋友，你都要推說沒有來！」

「這……當然，當然……」大茶壺顚着屁股往樓上走，韋紫琴引導兩小來到最後面一個小院落中。

這兒有個小荷池，花木茂密，三間精舍，拾奪得一塵不染，原來這是老鴇子的老相好，偶爾來此的住處。

不一會，鴇母一路小跑趕了來，由於鴇母已知韋紫琴的身份，自然不敢慢待，哈着腰道：「紫姑娘，妳可眞是稀客，是哪一陣風又把妳給吹來了？」

「當家的，妳給我聽着，我和這兩位朋友在此避避風頭，不論何人問起，就說我們沒有來，懂了沒有？」

「懂是懂了！不過……」

「沒有甚麼好嚕嘛的，馬上弄飯菜來，而且交代下去我剛剛對妳說的話！」

「姑娘，妳交代的事兒，絕對錯不了！妳看先來壺甚麼茶？」

「怎麼？我才一兩個月沒來，連我愛喝甚麼茶都忘哩！妳可眞是記性不好，忘性不差呀！」

「不是『碧螺春』嗎？這怎麼會忘記？姑娘，你可把我看得太不成材哩……」

鴇母上了樓，在她的專用客屋內大刺刺地坐着一個四十左右，一身白色薄綢長衫的漢子，此人道：「當家的，怎麼樣了？」

「史爺，這檔子事兒還錯得了嗎？尤其是紫姑娘安排的……」

「說的也是，紫姑娘的眼光一定錯不了。」鴇母笑着臉道：「紫姑娘嘛！雖是熟人，可是嫖客是方爺，所以史爺你剛在樓上看過貨色，總要先放下點訂金……」

這位白衣豪客自袖內取出一個金元寶，怕不下於二十兩吧！鴇母伸手去抓元寶，白衣人又收了回去，道：「當家的，要是貨色不清，或有惡疾甚麼的……」

鴇母道：「放心！史爺，這都是經過細篩篩過幾百次的清水貨，有半點差錯，分文不取，您看如何？」

「當家的，七八年前，我就是『百花塢』的常客，只是妳把白某給忘了……」

鴇母仔細一打量，不由得連連拍着前額，道：「您不是史護法嗎？看我！眞是老囉！這就難怪，紫姑娘會爲史爺找來這個百年難得一見的貨色。老實說……」四下看看放低嗓門道：「史爺，你可眞是艷福齊天，就是紫姑娘，似乎也比

她差些……」

「有那麼好？啊……」白衣人暈乎乎地道：「能有紫姑娘那麼好，我史堃已經萬分知足哩！」把元寶向鴇母手中一塞。鴇母滿臉春風地出屋，親自去泡「碧螺春」名茶。

她那裏知道小譚是甚麼人？而史堃又怎知這條鮮魚竟是敎主的千金？反之，就是有人借一百個膽子給他們，他也不敢有這念頭呀！

鴇母親自送上「碧螺春」，茶盤上還有三個茶杯，放在三人面前，且親手滿上茶。

韋紫琴先嗅了幾下，又拿起啜了兩口，道：「當家的，這『碧螺春』可不像是上品，妳可別拿二流貨色來冒充！」

「喲……我說紫姑娘！這我怎麼敢呢？這批茗茶是剛到的，是地地道道由南貨商人親自由南方帶來的。」

兩小不大重視喝茶，對於「碧螺春」這名字都很陌生，不由端起杯子啜了幾口，却也品不出甚麼特別味道來，甚至在他們來說，還感覺有點怪味道呢，泥鰍心道：「喝茶的人窮毛病眞多，甚麼『碧螺春』、『碧螺秋』地，還不都是一個鳥樣？操……」

那知這茶中有强烈的「百日丹」，雖放了少許，也會沉睡上一整天，且剛睡時會像死了一樣，連呼吸都已停止。

這「百日丹」是大有來歷的，南宋時元兵深入，情勢危急，左丞相王爚及右丞相陳宜中還在爲小事鬧意見，置救亡大計於不顧。大小官員紛紛逃遁，更絕的如文及翁和倪普之流，竟敎御史上奏章彈劾自己，以便冠冕堂皇地下野，却又怕朝廷不准，不等奏章批下，先已出京。

所以宋亡後元世祖忽必烈召宋朝降將問道：「你們投降，爲何如此草率？」答稱：「賈似道當權，優待文士，輕視武臣……」忽必烈覺得這些人太不堪，斥之道：「似道輕看你們，也只是似道一人的錯，宋主沒有虧待你們，難怪似道看不起你們了！」

這「百日丹」也就是當時的產物，是一種烈性痲醉藥，南宋貪官狡吏，到了不可開交之時，偷吃此藥，裝死避禍……

兩小塌在椅上，韋紫琴無事，因爲藥是抹在杯子上，韋紫琴的杯子上是乾淨的。

鴇母道：「紫姑娘，妳說過，這丫頭是孤兒，而且是異鄉人，六親無靠對不對？」

「怎麼？我還會騙妳？爲妳找了棵搖錢樹來，妳還挑三撿四地……」

「多謝紫姑娘！這份盛情老身是拜領了！我這就去把嫖客請下來……」

史堃就是「西天敎」三大護法之一的「白衣護法」。剛遇上了韋紫琴，決定向代敎主報到，也正巧韋紫琴情場失意，恨透陸浩，沒害死陸浩，自不會放過眼中釘，肉中刺的小譚了。就想了個借刀殺人的毒計。

反正小譚一旦被汚，以她的性子不自絕也會遠離陸浩，就是陸浩要她，她也會自慚形穢，到時候宰了老鴇子及大茶壺，把責任往史堃頭上一推就成了。

因爲當史堃嘗了甜頭之後，韋紫琴會告訴他，剛剛查明，這妞兒恰巧是敎主的千金，叫他立刻天涯亡命……

這毒計不怎麼嚴絲合縫，却以爲很不錯了。到時候連泥鰍也不會留活口的。

韋紫琴本不會這麼毒，可是人在情場失意挫折之下，往往會失去人性。所以紫衣護法說過一句話：少女恃美傲物……

一個恃美傲物的少女，一旦她的美不受重視了，其表現是十分激烈可怕的。

當史堃來到精舍之內時，韋紫琴已不在，鴇母詭笑着退出掩上門。史堃此刻仔細一打量，的確少女之美，絕不在韋護法的千金之下。

* * *

當麥大熟的好友「雲中雁」湯伯蓀到達客棧時，正好金素如也到了。而湯伯蓀在屋中找不到人，正想到前面去問問掌柜的和伙計，有沒有看到他們時，忽聞極爲輕微的衣袂破空聲。

湯伯蓀可算是老江湖了，立刻藏了起來。

金素如找不到人，發現屋中也未留字，更無打鬥現象，不由喃喃地道：「這丫頭和泥鰍會去了甚麼地方？難道他們知道有人會來找他們，已先藏了起來？應該不會的……」

停了一會，忽然發出恍然大悟之聲道：「整陸浩是韋紫琴這丫頭出的主意，其實這丫頭最恨的應該不是陸浩，必是譚珍，莫非她先來了一步？可能！但是，以韋丫頭的身手，未必能收拾得了譚珍和泥鰍……要不……她可能會以低姿態出現，把他們誘往某處去害死……或者藏起來……然後再向陸浩威脅勒索……」

金素如不這麼自語，湯伯蓀還眞弄不清他們去了何處，聽了這話，也以爲言之成理。因爲臨行前麥大熟大致對他說了陸、韋、譚三人的關係，也提過韋紫琴的身世以及在「百花塢」隱身的事。

金素如聰明絕頂，立刻自後面走了，而湯伯蓀自然小心地暗暗跟着。

金素如從未如此急急忙忙去救一個人。到了「百花塢」，不由正門而入，在屋面上梭巡了一個來回，就看到了大茶壺，一把揪住，摔在地上，用指節在他的肋骨上一劃，就像敲竹琴一樣，大茶壺那堪折騰，馬上就是一頭大汗。

「說！一個姓譚的姑娘和一個瘦小子，被紫姑娘帶到此處藏匿，他們在甚麼地方？」

說了會得罪韋紫琴，大茶壺不敢說，哼着道：「女……女士……沒有甚麼人……藏……藏在這兒呀……」

金素如運指如風，大茶壺這種掏虛的身子，怎會受得了這種分筋錯骨的痛苦，立刻就變了樣，不像個人樣子了。

怕他受不了而伸腿瞪眼，立刻又爲他解開，因爲他連話都不能說了。大茶壺那曾嘗過這種滋味？哼哼道：「女士……我說……他們在後院精舍中……要快去，不然的話，就被一個姓史的嫖客給弄了……」

金素如踢了他一脚，大茶壺滾到花叢中，已被點了穴道，暫時是不能動了。

當金素如推開精舍的門時，那異象立刻吸住了她的目光，也吸住了她的心。

在邙山中她是爲了使小譚取暖，互相擁抱。但那畢竟是在黑暗的木屋中，只可意會而不能目擊。有時小譚發燒，使她赤裸爲她打扇，那也是在黑暗的屋中，即使能看到，也不甚淸楚。

現在屋內燈光明亮，小譚一絲不掛，玉體橫陳在床上，一種人體的曲線美和視覺上綺麗的組合，眞是令人魂飛魄散，金素如忽然體會到，甚麼是天下之至美了！

在此同時，史堃乍見這婦人甚是面熟，本沒在意，可是突然想起，她就是昔年常到「西天敎」走動，也就是敎主的膩友金素如，不由神色一變。

金素如冷峻地道：「你可是『白衣護法』史堃？」

「正是小可，妳是金女士了？」

「不錯，你知不知道你在幹甚麼？」

「一個單身漢，逢場作戲，即使敎主亦不禁，別人似也不必置喙吧……」

「你可知道，此女是何人？」

「一個流落異鄉的孤女而已！值得大驚小怪嗎？」

「世上的事，值得大驚小怪的本就不多，可是你馬上就會大驚小怪，甚至嚇掉了魂！」

「金女士把史某形容得太不堪了吧？」

「如果我告訴你，她是譚長風的獨生女，你有何感想？」

「甚麼？」史堃震驚之下，暴退一步，吶吶道：「這……這怎麼可能？果眞是敎主的千金，『紫衣護法』之女紫姑娘敢來這一手？」

「這是因爲她們兩個姑娘在情場上拚得你死我活，唯有在情場上，才不管甚麼主從的身份。你爲她服了甚麼藥？」

「不是我，是鴇母爲她服了『百日丹』。」

「你是自裁，還是跟我去見譚長風？」

「史某離敎已有七八年之久，既然尚未向敎中報到，從此不再報到亦無不可，告辭……」史堃已掠入院中。

七八年來，誰的武功都有進境，史堃豈能例外？那時金素如的武功和他差不多，他以爲金素如或有進步，他也不便稍讓。所以金素如叫了一聲「史堃」，他馬上停了下來，道：「金女士有何見敎？」

「我剛說的自裁或去見譚長風，你只能任選其一，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小可正打算走第三條路，從此不再屬於任何幫會……」

「我以爲自你想動譚姑娘的念頭時開始，你已經失去了這種抉擇的權利了！」

「我看未必！」

「史堃，如你能接我一招，你可以揚長而去，從此海闊天空，不會有人再攔阻你了……」

「不要說一招，十招百招史某也能接着……」

金素如到了精舍門外，緩緩作挽弓狀，她是個非常「護食」的人，凡是想侵犯或佔有小譚的人，不論是誰，即使是陸浩，她也絕不放過。

因而，她這次比任何一次施展這「意弓心箭」更爲認眞，用了約九成內力，「騰」地一聲射出。

史堃本以爲她要施放暗器，却又發現她手中沒有暗器，而且素知她從不用任何暗器，所以多少有點覺得可笑。

那知此念未畢，一股無形的暗勁當胸壓到，像一根無形之棍或無形之箭，「咚」地一聲，正中他的左胸。

史堃在無比的驚震之下，淸楚地聽到胸骨發出「克察察」之聲，至少斷了三四根，而且力道深及肺腑。身子猛退七八步坐在地上。

到此爲止，他還不知道，這一手叫甚麼名堂，却知道他中了人家一招奇門玄學。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他輕估了金素如。

金素如再看小譚的胴體，讚嘆地爲她穿上衣服，點了她幾處穴道。這才向後窗外冷冷地道：「我與尊駕素昧平生，尊駕却自客棧中一路跟來，不知有何意圖？」

湯伯蓀心頭一震，果然非同小可，他的身手和麥大熱差不多，但輕功却高出多多，「雲中雁」之名即由此而來。

沒想到自己很小心，仍然被她發現。

湯伯蓀只好來到前門外道：「女士到這兒救譚姑娘，在下來救故人之徒泥鰍小弟，何謂跟女士而來？」

金素如打量一下，道：「閣下的大名是……」

「湯伯蓀……」

「原來是『雲中雁』湯伯蓀湯大俠，久仰！那就請湯大俠把泥鰍帶走吧！」

湯伯蓀受人之託，是來救小譚兩人的，也可以說主要是救譚珍的，泥鰍次之。如果是要救小譚，恐怕說不出理由來，且會暴露身份及意圖，因爲金素如和譚長風很熟。如果說謊，可能穿崩。

但是，此女如被金素如帶走，對不起老友，而老友也對不起陸浩，這等於受人之託，未能忠人之事。一時十分爲難。

金素如伸手一讓，道：「湯大俠，請！想泥鰍必也是被服以『百日丹』痲藥，不須解藥，解幾個穴道亦可助其速醒的……」

湯伯蓀一邊盤算，一邊進入，點了泥鰍幾處穴道。這工夫金素如又進入精舍，挾起小譚就要走。

「金女士，且慢！」

金素如道：「湯大俠有何見教？」

「金女士，妳救譚姑娘，這當然是一件好事，譚長風掌門人未必同意譚姑娘留在女士身邊！」

金素如爲之色變，道：「湯大俠認識譚長風？」

「不錯，但並非深交。」

「既非深交而說出這種話來，豈非交淺言深？」

「『交情』兩字，既不能用尺量，也不能用秤。試問金女士和譚當家的交情又有多深？」

金素如忍無可忍，厲聲道：「姓湯的，你少管我的閒事，史堃就是個例子！可別怪我沒打招呼！」

「金女士武功蓋世，湯某欽佩不已，但在下既和譚當家的以及陸大俠都是朋友，自應把譚姑娘交給他們二人之一。金女士敬請見諒……」

金素如就怕別人以另一種眼光看她，而湯伯蓀硬要插手，似乎就怕小譚和她在一起，已隱隱顯示湯伯蓀、譚長風及陸浩諸人都看出她對小譚有某種心態。這是她所無法忍耐的，道：「湯伯蓀，這樣好不好？誰勝了誰把人帶走，就以十招爲限。」

湯伯蓀見過她的絕技，毫無把握，但爲朋友辦事，豈能畏首畏尾？道：「就依金女士的意思，希望點到爲止，手下留情……」

兩人來到院中，湯伯蓀心中盤算，要勝她必須智取，不可力戰，金素如道：「請出招！」

湯伯蓀未亮劍，表示自己必然點到爲止。且先攻出「童子拜佛」，也是一種禮貌。

金素如也並不馬上就施出絕技，還了一招「暗渡陳倉」，她出招就不客氣，不講禮尚往來這一套。

湯伯蓀只試了兩招，就不由暗暗吃驚，這女人內力雄渾，出招老練，總是留有變招的餘地。

這就是高手，同樣的招術可以產生不同的威力和效果，同樣的招術，有的人還沒施完，對方已知他的動向，也就等於施完了。有的人即使快要施完，對方却莫測高深。

湯伯蓀必須以哀兵方式，到了最後一招以自己的輕功特長僥倖取勝或戰成平手，或有希望。因而，他故意拖泥帶水，堪堪不支的樣子。

事實上，即使他不裝佯，全力施爲，也不會很輕鬆的。所以這一手還眞騙過了金素如而無意施出絕技。到了第九招時，湯伯蓀馬步浮蕩，左支右絀，堪堪不支，甚至兩腿都軟了似的。但到了第十招，突然攻出一式「落英繽紛」。

金素如要破此招眞是輕而易舉，所以也未在意，有把握折服他就成了。可是一招三式到了最後一式，湯伯蓀以他最拿手的「蝶戀花」輕功，繞金素如一匝，金素如突然發現上當，立即要施絕技，但湯伯蓀身子疾挫，貼地不及半尺，掠出五丈以外。剛好湊足了十招。

這距離金素如就是想施展「意弓心箭」都不成了，因爲目前她的有效威力爲兩丈以內。

「嘿……」金素如吃這暗虧，實在不甘，道：「湯伯蓀，你好詐！」

「金女士，這話湯某就不便苟同了！高手臨敵，本應手腦併用。鬥力而不鬥智乃是下乘的較技。誰敢說劉邦的：吾寧鬥智不鬥力，就不如霸王的拔山扛鼎之能？」

金素如正要下毒手，忽然想起過了這一段時間，也許兩小應該醒來了，爲甚麼一點動靜也沒有？哼了一聲，一掠入屋。

湯伯蓀也十分擔心，這時忽聽到金素如發出一聲怒吼，道：「姓湯的，我說你陰你還不承認，原來你故意裝熊纏住我，另外有人把他們二人救走了。」

（未完・十八）